末場節要目録

君門
臣門
治門
儒門
製門
經門傳附
史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門
文門 詩附 字附
吏門
戶門
禮門
兵門
刑門
工門

一引用書目

文獻通考
大學衍義
大學衍義補
皇明政要
皇明名臣言行錄
性理大全
資治通鑑綱目
史記
左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續資治通鑑綱目

國語

截江網

文選

源流至論

文粹

策畧策別策斷

文鑑

小學史斷

宋名臣言行録

諸子纂要

宋學士文集

七十二子粹言

群書類要

五經傳註

周禮

儀禮

策學衍義

策學輯畧

保齋十科策

梁氏策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策海

糟粕集

歷科會試策

歷科鄉試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末場節要卷之一

君門目録第一

唐虞

春秋戰國

兩漢

兩晉

唐

宋

三代

秦楚君

三國

六朝

五代

元

國朝

法祖

敬天

責實

勤政

納諫

集議

實録

帝學

經筵

帝製 宸翰附

箴銘

敬臣

君權

后德

內降 詠歷代歌附

臣門上月録第二

黃帝

春秋戰國

兩漢

唐虞三代

秦楚

三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史記天官書補

末塲節要卷之一

君門第一

唐虞

大哉帝堯君哉帝舜其仁如天其德好生同一仁也其智如神其明好察同一智也抵璧于山投珠于谷同一儉也衢室之問總章之訪同一求道也（餘見尚書）

三代

禹之繼舜得天下于揖遜湯之放桀定天下于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伐禹湯之後有帝啓之敬承太甲之悔過太戊之
祇惧恭默思道之高宗文王事紂棄天下于不
取武王伐紂取天下于不疑文武之後有成康之緝
熙側身修行之宣王夏姓紂似自禹至桀凡十七世
四百三十二年　商姓子自湯至紂凡三十世六百
二十八年　周姓姬自武至幽（西周之世）凡十二世自平至敬
凡十三世自元至赧凡十一世通三十六傳八百陸拾七年

春秋戰國

自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行于天下繻葛一
戰首足倒懸而世降春秋矣自威王失馭而禮
樂征伐得專于諸侯晉侯一命冠履倒置而世
降戰國矣使平王能復父之仇則勤王之師諸侯
畢會天下必無春秋矣使威王能正晉之罪則
興王之師諸侯聽天下必無戰國矣　春秋十
二大國魯齊宋晉楚鄭曹蔡陳衛燕秦　五
伯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　戰國七雄燕趙

韓魏秦齊楚

秦楚君

始皇奮累世之業振長策而吞二周履至尊而併六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于是焚書坑儒以愚其民入海求仙以長其生銷鋒鏑以弛武備頭會箕斂以繁征役起咸陽而至西雍離宮三百高數十仞東西五里為宮室之麗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托處焉東窮燕齊南極吳楚隳以金椎植以青松為馳道之麗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側足焉賈山至言祖龍既死秦使者從關中夜過華陰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忽不見置璧而去使者奉璧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知歲事也蘇林注曰祖始也龍君象也謂始皇也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蒙恬將兵三十萬人北擊胡其後趙高矯詔殺扶蘇立胡亥即二世而亡秦者胡之識驗矣圖書曰亡秦者胡

秦自并周跨五十年子嬰降沛公于軹亭而秦亡

項羽世為楚將與項梁起兵梁與秦戰死定陶項羽由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齊趙魏燕衛兵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力能拔山氣能蓋世號稱霸王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詐坑秦降卒矯殺卿子冠軍屠咸陽燒宮室
勒子嬰掘始皇冢放弒所立義帝秦民失望王侯畔
已迺欲以區區匹夫之勇矯人之仁唐說齋云只此二句說盡項羽之短而籠
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蓋不爲不幸矣秦不施
仁義故亟谷一呼舉秦如毛楚惟恃勇力故垓下一敗捨楚如芥

兩漢

劉季以泗上一亭長借項氏以遂秦鹿是爲
漢高帝入關之初約法三章與坑降卒二十餘萬于新
安者所得爲孰多不殺降王子嬰與殺義帝于
江中者所存爲孰優秦民大喜與秦民大失望者
所就爲孰勝楚漢雄雌坐判于此故能手持天下將
起漢中定三秦擒魏取代仆趙脇燕東擊齊南戚
楚垓下不五載而成帝業蓋其天資寬仁愛人不
嗜殺而定天下此三代得天下之本也高帝所爲
多暗合于先王如舉關中五十以上有行能者爲三
老則成周鄉舉里選賓興賢能之意也如用董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說為義帝發喪則武王明義孔子正名之意也如
命祀官尊事上帝則大易王假有廟之意也如在
軍有死命吏斂之則孔子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之
意也 呂東萊文 天下已定命蕭何次律令攈摭秦法作
律九章韓信申君法與張良次序兵家定著為
三十五張蒼定章程用顓頊曆比于六曆疏闊中最
為微近叔孫通制禮儀上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以定
君臣之位陸賈造新語著秦漢得失及古今成敗凡
十有二篇一時人材雖未能如古然皆往往過人下至
唐山夫人以孱然一女子其所作樂章 唐中宗歌 格韻高
古駸駸乎商周之頌嗚乎異哉 元城語錄 高帝氣稟雖
厚而不能無偏又無學以磨治又無真儒以開導格
矢是以人道之大綱亦有未盡然者以功業驕其父
西山真氏曰高帝歸尊于父可謂孝矣昔也未央之宴侈然以功業自矜有奏其父之意 以爵祿富貴驕其臣
子 呂東萊曰高帝裂天下土大封王矣乃下詔歷數其無負于天下士大夫是不免以驕氣德色加諸群臣 晚年弱愛戚姬
欲易太子國本幾危賴張良四皓力挽角持僅免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難其後趙王不得其死而惠帝竟以駭殺其禍實
原于此　呂東萊曰高帝天資有二一則寬仁愛人
二則知有偏處無學以磨治故終為患　班虎王命
論曰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
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
五曰知人善任使　當食吐哺納于房之策挾足捫洗
揖酈生之說寢戚卒之言斬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
割肌膚之愛舉韓信于行陣挾陳平于亡命惜其

詩書不事而制多襲秦　趙衡曰高祖即位封功
臣異姓為王者八人　韓信楚王張耳趙王韓生信大原王臧荼燕王
黥布淮南王彭越梁王吳芮長沙王盧綰燕王
為列侯者一百四十四人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
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唐仲友曰誤聽
守関計取項羽怒賴張良免誤聽立六國計賴張
良不敗事誤聽使者十輩言關平城遂用婁敬和
親約誤欲止宮休舍賴張良諫止誤欲攻項羽賴蕭
何諫就封誤罵齊使賴平良諫止誤欲西歸賴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平諫追羽誤言安事詩書賴陸賈諫聽誤不知尊
大公賴家令言即聽誤欲易太子賴張良招四皓聽
誤囚蕭何賴王衛尉諫改誤處皆緣不學改處皆
緣性明達若使高祖學亦無此誤　孝惠仁柔之
資内修親、外禮宰相開言路而納叔孫之諫廣
文學而除挾書之律優厚齊悼趙隱恩敬篤矣
當時君臣拱手天下宴然可謂寬仁之主不幸遭
呂后虧損至德佈陷威雌勠死趙王而使帝昆第
之誼虧過愛魯元納甥女以為后而使帝夫婦之
倫亂因張后無子殺后宮美人而使帝父子之親不
白　文帝平勃誅呂氏殺大后所名惠帝子而迎立
代王是謂文帝在位二十有三年　文帝躬修玄默
專務德化絕遊畋而却千里之馬罷露臺而省百
金之費衣則弋綈履則革舄集囊為帷編蒲為席
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覇陵
皆因器不得以金銀銅鐵為飾因其山不起墳　欲

厚風俗則止奢夫之拜除誹謗之法欲恤民隱則今
年除肉刑明年減田租詔舉賢良而求直言之士躬
耕籍田以率天下之民陳武建征伐之議帝則曰念
不到此也賈生陳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之請帝
則曰未遑也　嘗與匈奴結和親迫其背約則赫然
發憤躬戎服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
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于廣武顧問馮唐
與論將師思古名臣然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

恐勞百姓吳主不朝賜以几杖張武受賂金錢愧心
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則擢為廷尉　海內富庶興
于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粟斗至十餘錢鷄鳴
犬吠烟火萬里六七十翁亦自言未嘗至市井遊戲
嬉如小兒狀　獄周勃殺薄昭遷淮南　三事害恭　寵愛鄧通
賞賜鉅萬　一事害儉　其與恭儉之意少衰失韓子謂帝
大醇而小疵有以也　景帝以無寵廢正后　王氏　而夫
婦之義薄以無罪廢太子而父子之恩虧過愛梁

王輕許傳位而凡弟之好不忠信詭用奸詐申屠
嘉戮鼂錯殺周亞夫而君臣之道乖閼張釋之文
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鄧通文帝之倖
臣也以吮癰之怒困迫至死吳王世子來朝以博爭
道至投博局殺之漸之叛逆勢激于此 蘇子由文 天資刻
薄專以詐力御下是以背理傷道之事不可殫書獨
節儉不妄費育民而致豐富一事為充遭洪業耳
此所以不與七制之列也 以下總論文景

蘇子由曰文帝寬仁大度而有高帝之風景帝忌
刻少恩而知君人之量致堂胡氏曰文帝以德化
民無事則譴抑如不能有難則英武奮發景帝
以智數繩下平居則誅賞肆行緩急則惴惧失
措其大致懸絶如此 孝武以英雄甚壯之年當盛
成富強之世慷慨積財磅礴之忿即位之初卓然罷
黜百家表章六經嘑咨海内舉其俊茂與之立功
然有好大喜功之念故仲舒彊勉之言申公力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語及黷多慾之戒皆不見納用　後雖之志一起
命將出師二十餘年而窮兵黷武之禍兆矣卒之
奢侈之念一動商工計利不遺錙銖而荒樂耗財
之弊萌矣營千門萬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臺
泛沙棠木蘭之舟作魚龍角觝之戲　招東甌來
南越穿朝鮮開滄海大將軍出定襄出雲中
出高闕出上谷出朔方五出而匈奴服驃騎將軍
出隴西出代郡出鴈門三出而渾邪降賭犂布
玳瑁則建珠崖七郡感筍將軍竹杖則開牂牁越嶲
聞天馬葡萄則通大宛安息當是時斬捕首虜
之士受賜黄金至十餘萬斤而漢士馬物故者亦
數萬兵甲轉漕之費稱是于是大司農告經用竭
不足以奉戰士矣　信惑齊人之言侈大為五利將軍
躬親為之祠五時祠大一如東萊如泰山史不絶書
又數遣燕齊迂怪之士求仙人不死之藥至以方士
尚主馳神物外玩境希夷其後枿軸空虚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鑄白金造皮幣蓋鐵有征舟車有算六畜有租
因之卄年盜賊并起作見知故縱之法遣繡衣直指
之使 一喜桑孔禍及黎民 一喜衛霍禍及邊鄙一喜
張趙禍及大臣一喜江充禍及父子之際追乎晚年
棄輪臺之地下哀痛之詔封田千秋為富民侯擢
趙過為搜粟都尉力本務農以明休息 朱子曰
武帝過失雖多然其天資高足以有為 致堂胡氏曰
使其即位之初即以待公孫弘之位待董仲舒退張
湯而使汲黯居御史大夫之職則數十年間輔道
建明諫止正救之事可勝算哉 鹽鉄權沽即秦之
頭會箕斂也監臨部主即秦之參夷相望也驃騎
二師即秦之窮兵黷武也文成五利即秦之方士蓬萊
也千門萬户即秦之宮室也酒池肉林即秦之遊宴也
誅戾大子即秦之殺扶蘇也其異于秦者無幾矣
奚其不喪 秦用商鞅積刑罰而高文以來積寬
仁本不同一也二世增殆皇之過而孝昭改武帝之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末不同二也秦皇蔽塞下情而武帝疏通言路秦焚書坑儒而武帝好賢不倦其所以為治之不同三也又況盜賊滿山終無豪傑橫歛四出不增正賦其異于秦多矣夫如是奚其衰　孝昭童稚之年識姓克實矣　昌邑王賀狂縱好遊動作無度不逾月間為霍光所廢（宇即位七月廢在位二十七日）宣帝起自閭閻知民事之艱難霍光卒後始親政事五日一聽事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以為太守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奬勵公卿闕則以次用之至于講論經理每稱制歸夫值匈奴垂亂推亡固存單于慕義稽首稱藩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可謂中興比迹商宗周宣矣　然刑名繩下欺弊雜用出恭顓而啓元帝之信宦者貴許史而啓成帝

之任外戚楊歸趙蓋之戮而啓哀帝之誅大臣啓
三大釁卒以亡漢故前輩直謂兩京之亡自宣帝始
蓋以文景養民之意至是尽消靡焉孝元優
柔無斷知望之之賢善善而不能用知恭顯之姦
惡惡而不能去貢薛京匡迭君鼎鉉使上牽于
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然初政亦有可取
成帝湛于酒色飛燕棋私赤鳳内亂五侯秉政王譚為平阿侯
商為成都侯立為江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國曰封謂五侯至于有罪詣闕一謝即赦而
不誅劉向王章精忠貇切如水沃石朱雲梅福披
心讜論動遭按劾杜欽谷永張禹孔光之徒諂諛權
臣保寵固禄而國脉如綫矣　哀帝定陶恭王之子
入繼孝成欲遵定陶藩師冊傳喜孔光之正諫不用
王莽知天下之清議在是也于是摟取之以文其奸
而莽得志矣　孝平幼弱政自莽出國號新　孺
子嬰為莽所立而莽攝尊位曾不二年遂行篡
奪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篡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祚十八年間考其罪逆擢髮不能盡也劉氏一呼遠近響應而莽就戮矣其女背之（平帝后莽立欲嫁之不從）其子叛之（大子館謀弒莽）自高祖訖王莽凡十一主都長安二百一十三年（以上西漢）光武以孝景之裔膺受命之符偕伯氏縯起兵春陵興復漢家鏖戰昆陽人服其武司隸入洛人服其度持節渡河人服其德此三者中興之本也討張豐于涿郡誅王郎于邯鄲殘朱鮪于洛陽殄公孫于巴蜀擒隗囂于隴西降赤眉而定銅馬獲盧芳而斬彭寵故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使火德復然炎精更輝明（廟謨糾雄斷沉幾先物深不言軍旅）

延攬英雄總攬權綱退功臣而進文吏罷佛文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自隴蜀平後非儆急開學校以修禮文閉玉關以謝西域棄卓茂之賢高嚴光之節思先漢之弊每事而爲之防

延訪儒術採求闕文四方學者抱負奇策雲會京師即位三十年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

明然廢郭移太子綏薨歆斥桓譚貶馬援封
子密用讖言而行封禪信赤符而拜王梁以
吏事責三公以譴言易宰宰故朱浮上書歲
切峻政鍾離等亦規諷嚴勳以長者爲言所以
中興之美未盡焉　明帝天資聰察坐明堂
而朝諸侯登靈臺而望雲物尊養三老五更
法令昭明幽枉必達外內無侔曲之私在上無矜
大之色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然
而誅朱浮發虞延杖藥猛廣陵王荊楚王英
皆以謀逆相繼誅死遣使天竺求佛書傷于偏
察以耳目隱發爲明其君人之度未弘乎　章
帝天性寬厚感陳寵之議除慘獄之深元元之
愛著胎養之令奉承明德大后盡心孝道友愛
諸弟不遣就國史稱長者左雅好文章立白
虎觀厥苛切而過于寬故外戚浸橫實后以無
子譖陷貴人動搖東宮　太子慶　一切順之東漢之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始于此矣　孝和年十有四而能獨斷以誅竇憲致堂以謂方之章帝或者過之然誅憲之時與中常侍鄭衆計議梯十常侍（趙忠張讓等）爲亡漢之階　自和帝崩後孝殤始生百日而爲君安帝年十三（虛）俾稱尊享御而權歸鄧氏孝順寵邪而盡封列侯孝冲孝質俱以幼冲而遭廢弒孝桓孝靈俱以昏雲而壞紀綱至于孝獻則千里之草（董卓）乘時蔓延三袁之雄（紹術）従而召難遂使乘輿播越（帝出至河上）董卓廢弘農立獻帝而東漢亡矣

東漢自光武迄三國凡十二主都洛陽一百九十六年（以上東漢）歷觀兩漢之主更四百餘年歷二十三帝其在西漢自高帝而下有文有武有宣其在東漢自光武而下有明有章其餘亡稱焉河汾王通以七制斷之善矣或曰就七制論之若高祖之創業光武之中興其畧有優劣乎曰大體無優劣也若其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目如高帝明于知人而料事不如光武不免有平城之圍光武熟于料事而知人不如高帝不免有龐萌之失高帝盡功臣之才而不全其身光武全功臣之身而不盡其才高帝材不及諸將而彙以柔之若天而彙以蓋之光武材過于諸將而彙以柔之若天高帝不知尊大公而溺愛戚姬欲易太子光武廢東海王而黜郭后其于三王修身齊家之道皆不能無歉焉　文宣明章有優劣乎曰文帝有王者規模故欲用賈誼之命諸儒刺經作王制終成富庶之風宣帝有雜伯規模故族霍光殺趙蓋韓楊實啓刑名之慘二者固不同矣若明帝聰明過而施剛于嬖友之世不免鍾離意之議章帝寬大長者而納柔于弗友之人愈滋竇憲之橫

武宣有優劣乎曰武帝所爲去秦皇不遠末年有悔過之心宣帝所爲去周宣不遠末年多兆禍之事宣帝苟不爾不特優于武帝而已也

衆景以論章可乎曰文帝之後有景帝寬仁少衰明帝之後有章帝苛刻少衰自茅觀之若有爾殊然景過于薄卒以來吳楚之兵章過于厚不能戰外戚之暴其爲害漢一也 又復兩漢之世大抵仁義公恕役簡刑清如七制之盛者兩漢所以興也毋后擅權宦戚用事如七制以下者兩漢之所以亡也

蜀漢之興昭烈實中山之裔因獻帝爲曹丕篡逆遂即位于成都武擔之陽帝寬仁大度能得人死力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降于呂布帰于曹操借勢于袁紹爲客于劉表雖蕆沛艱難而信義愈明勢迫于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動三軍戀赴義之士則并于同敗及其托孤之際君臣肝膽相照無纖芥形迹何其盛也後主中材孔明星隕而爲魏所滅矣民

心思漢以王即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以孔明留之而不足蜀漢爲國凡二傳四十二年　曹丕篡漢而僭國是爲魏文帝操子　凡五傳四十六年至陳留王殆咸蜀紹漢未幾亦爲司馬晉所取焉

吳自孫權稱號至皓凡四傳而爲晉武所滅詩曰明知蜀破即吳亡最峙相持勢久長　三國之才孰爲勝曰孔明有王佐之心正大之體眉山蘇子以爲一山歸然三代之佐　朱易以世

論　三國之興孰爲正曰蜀志在寢漢則正也　伊川

兩晉

晉武帝承魏驕奢存心儉約聽納黨言擢用賢士遂使席捲全吳混一寰宇于是吏奉其法民樂其業曾不數年紀綱枝蕩宗廟丘墟者何也蓋迹帝之先欺孤弱寡原帝之身居安忘危燕以荒湛酒色保養奸回欲保邦長世得乎加以惠帝之昏愚懷愍之幼弱安得不亡　以上西晉　元帝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牛金之子月典午之裔遯居江表士民歸心一時
輔佐之臣王道爭有克復神州之功祖逖有誓清
中原之志惜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自是
君臣宴安江左生失事幾明帝天資英武而天
不永年成帝天性簡約而才不稱德康穆政
在房闥衰廢政在奸權文帝赧獻之輩而武帝
則荒湛于酒色也安帝懷惠之流而恭帝則徒擁
虛器也劉裕起而晉遂亡矣 以上東晉 故觀阮籍之佇
而覺禮教崩弛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
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師不讓思郭欽之謀
而悟戎狄有釁賢付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
邪核付咸之奏賂錢神之論而覩寵 之彰民風國
勢如此 總論西晉

六朝

高祖內修于政外克于敵猶身犯大逆天理所不
容也少帝遊狎無度文帝武斷不足迓及順帝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遂亡矣 宋祖劉氏高祖名裕 高帝博學于文持身于儉然身犯大逆王法所不赦也武帝留心政事頗好華靡明帝溺情術數肆爲殺戮延及和帝而齊遂亡矣 齊祖蕭氏高祖名道成 武帝隆寒不亡筆硯盛暑不廢衣冠似務恭儉者然紀綱不立而捨身于佛家則亡國之禍不待侯景至而已兆矣簡文聰慧死于賊臣孝仁殘忍降于夷狄延及敬帝而亡 梁祖蕭氏武帝名衍 高祖常膳不過數品後宮不餘金玉似崇節儉者然法度不修而甘心于佛教則亡國之禍不待韓擒虎來而已萌矣文帝恭儉而值雒亂臨海幼弱而之君人之度延及后主而陳亡 祖陳名霸先 隋文帝之于周室非有元功厚德素洽人心直以天后暴崩嗣君幼弱奸臣矯命倖得之然明敏儉約勤於政治隨才任官信賞必罰故能取江南三百年之國易于反掌使天下一統百姓繁庶夷狄藩服揚帝悖逆詐謀坐承

富強之業慕秦皇漢武窮奢極慾兵連四夷政
煩賦重盜賊蜂起而猶巡遊不息　楊堅得國之初
既廢其后又戮其族使宇文氏厥飛烟滅蕩無遺
燼楊廣當父病華淫烝父妾行甘禽獸曾不
旋踵弒父弒君禍出不測逾年之後一日殺其猶子七
人貶年身死而子至徹怵簀以裹尸受禍之烈
前代罕有　隋本姓普六茹改姓楊

唐

唐之興蓋以人厭隋亂高祖起兵大原降李密
于黎陽俘建德于河北擒世充于東都芟武周于
并州翦黑闥于山東夷蕭銑于江陵殄仁果于
涇水六年之間海內咸服惜其舉事之初設詐
罔衆　淵使劉文靜詐爲詔書發大原西河鴈門馬邑民悉爲兵以動人心　殺人利已　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
昵裴寂之邪而受宮女聽劉文靜之說而臣
突厥是以唐世無正家之法戎狄多滑夏之亂開
國之初定律令置學校旌擢孫伏伽李素立等

録隋之子孫量才授任 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
而立是謂太宗書生一見而知其濟世安民李密
潜窺而識其真英主值孤隋喪亂乃糾合同
志誘說慈父起兵晉陽遂植洪業即位初首用
雠臣王珪魏徵放出宮女置弘文館令諫官隨宰相
入閣奏事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内省訪問
得失鋭情經術收召名儒增廣學舍至千
二百區封比干之墓賜孝義之粟録刺史之名
以擬廢置重縣令之選以謹薦舉其聽納也孫
伏伽騎射之諫則受之魏徵封禪之諫則受之張
玄素巡幸之諫則受之其于刑獄也董三覆五
覆之奏定失入失出之罪其待群下也雖神采
英毅而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戒奏皇之營繕
恐其奢也懲桓靈之私藏恐其侈也 建府立
衛則似鄉遂之師口分世業則似井田之畫限官
任才則欲如六卿之師屬定律令格式除肉刑笞

背則欲知五刑之禁暴是以貞觀之治米斗三錢
外戶不閉牛馬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突厥之
渠酋繫頸闕庭北海之濱悉爲州縣四夷降服者
餘百二十萬天下斷死者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
惜其泣政之初首寢浮屠（罷沙汰僧道）志伐高麗迄
死不忘殺張蘊古誅李君羨而刑獄濫仇田舍
翁停婚作碑而君臣之好不終上皇徙居大安十
年之間未央置酒寢一書而父子之恩大簡
寵奉璽恪孤疑不決至欲引刀自刺而社稷之本
幾動又其大者則劫父臣虜殺凡及弟戚其十子
卒駭君親而奪其位他日亂弟之（婦妃楊氏）（齊王元吉妃）與之生
子（生曹王明）使繼弟之後（二年立明曹王繼元吉）又欲立以爲妻爲
伊川曰唐有天下數百年雖號治平然三綱
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殆于大宗也故其後
世之子孫皆不免君不君臣不臣藩鎮不賓
摧臣跋扈陵遲有五代之亂後世以大宗爲聖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主不可法也　高宗即位之初與無忌遂良共政故永徽之政有貞觀之風榮李道裕之希旨而自責躬已之不足取信觀胡人進戲而知所好不可不慎柰何燕父妾爲妻莫念聚麀之恥縱后父因裴炎切諫有不道語爲母所廢贏十五年及其正位而昏愚又甚矣（不道語謂我以天下與帝元貞有何不可）肅宗文后與政武后辛招晨牝之凶　中宗過寵帝元貞因其子之功在位不久明斷不足釀成其殊之惡向非狄仁傑輩則國可以復存乎　玄宗以臨溫玉誅帝氏開元之初勵精政事禁文樂而黜宮嬪叙交于而敦骨肉黜前朝寵倖之臣焚珠玉錦繡之玩有謂武新豐之行置侍讀官罷員外檢校冗員復史官對仗奏事選名臣爲刺史禁酷吏之子孫改胖仙髮名抑祥瑞奏請　天寶以后侈心乃生忠直浸疎諛諂浸進昔也圖無遠今則圖山水昔也焚錦繡今則供織繡昔也天樞

石臺之室毀今也金仙玉真之役興昔也戒縣令愛民今也賜百官遊賞昔也犯子養安祿山一旦兵起邊隅乘輿播遷　三千無罪一日殺之（大子英鄂王瑶光王琚）父子之恩垂十年子孫一朝奪之（壽王妃楊氏）夫婦之倫亂罷張九齡相李林甫殺周子諒而君臣之義闕至于久任邊將而胎唐世藩鎮之禍用高力士而胎唐世宦官之禍開兩巨釁迄以亡唐　肅宗收兵靈武友祐而東受命馬嵬父子君臣之義所當盡心柰何統至靈武邊自稱帝唐室再造非帝之功李光弼郭子儀輩之功也故程子直以乘危篡國目之專務姑息節度旌旄隨意畀之委李輔國以政致使上皇憂崩帝亦駭設張后受戮于其手　代宗老于軍旅使大河南北寖爲唐臣厥功懋矣然大阿之柄下移而不自知是以司馬公論肅代二帝以爲此兩君者明不足以燭理武不足以決疑向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郭子儀之忠李光弼之智因僕固懷恩以困回
紇之衆則天下已非唐有矣　德宗之立頗振紀
綱淄青軍士至挍戈相顧曰明天子出矣吾屬
猶患乎未幾罷崔祐甫而相盧杞苛政日增故
姚令言以孱卒數千張旗一呼莽爲盜賊假息
奉天困頭山南興元一赦雖痛自克責而大勢
支離空言何補是以范祖禹論之曰德宗批政最
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鎮二曰委政宦人三
曰聚斂貨財唐之亡卒坐是三者　順宗寢疾踐
阼近習弄權而能委政家嗣以安杜稷得爲賢
矣　憲宗有貞元十年以後朝廷威福日削方
鎮浸權天下之爲節度者十有五縣官賦入什于
東南八道而已帝既然發憤志平僭亂異論
輻輳而不爲之疑淫盜發都邑屠害元臣而不
爲之惧果能擒劉闢于劒南執李錡于浙西縛
盧從史于昭義服王承宗于鎮冀誅李師道淄

青五世之襲平吳元濟淮西三世之叛唐之威
令幾于復振矣及世難漸平侈樂一生以宦者爲
館驛使以方士柳泌爲台州刺史以聚斂而罷裴
度迎佛骨而拒韓愈未幾金丹之藥方試而陳
弘志之謀遂行史稱帝剛明果斷不過朞年討
蔡之事耳　穆宗踐祚之時年幾三十國事不
恤而河朔再失矣　敬宗兩年納諫而後則遊
戲無度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晉見八關十六子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交相附麗朝政濁亂滅燭之禍自貽伊慼爲蘇佐明所紙
文宗即位之後每延英對群臣率徧下十一刻故
當時政治修飭然其仁而少斷委靡不立議者
以此少之帝嘗側目中官以李訓鄭注反覆小
人而乃任用武宗享國日淺宣宗殘忍不仁懿
宗淫樂不恤僖宗初禍亂相仍　昭哀嗣位天祿已
去人心已離宦者揚後棊之徒恃功驕恣自號
爲定策國老斥其主爲門生嗚呼漢之將亡

天子呼宦官爲父母、唐之將亡、宦官目天子爲
門生、可勝嘆哉　唐之立國凡二十有一世二百九
十年而亡爲子所奪者三焉爲婦所棄三焉
爲賊所篡者五焉爲妻所弑者一焉爲宦官所廢者一焉爲方士所殺者
立者七焉所弑者三焉爲强臣所殺者二焉不爲小人所惑者僅
七焉爲强臣所殺者二焉不爲小人所惑者僅
得三而無全德其治效亦亞于兩漢而賢君
如是之少何也蓋起于兩漢而賢君
難偪父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內禪始也納君之
妾高祖其後納父妾者有之高宗始也亂弟之婦大宗
其後亂子之婦者有之此其閨門無法不足
以正天下亂之大者也
五代梁唐晉漢周凡十二君
起自梁之丁卯迄于周之已未有以盜賊而君
天下者梁朱溫也有以夷狄而君天下者後唐
晉漢諸君也有以黥卒而君天下者周郭威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以養子而君天下者唐明宗潞王與周世宗
也其變之大者同姓宗盟之嗣斃于刀鋸互相殺
戮而不顧盜賊夷人之裔養為已子使紹大統而
不恤中國之君則叛逆篡弒并受首惡之名夷狄
之主則稱尊上號極為卑諂之態自有書契以
來其禍敗之酷戚亡之速未有甚于此者所可
稱者惟唐之明宗周之世宗乎崇節義選文
學務節儉廣仁義遠女色抑伶人昔人所謂明
宗美善頗多者是也治律曆明典禮審法令
修政事收賢才養百姓刻木為農夫織婦置
諸殿庭見元楨均田圖慨然有志昔人所謂世宗
留意邦本者是也　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復
見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車書萬里舊山川　杜
稷安危繫卒伍朝廷輕重視藩方　邵子五代詩

宋

大祖趙匡胤起介胄之中踐九五之位削平僭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解藩鎮之權擢用儒臣而任郡國之事勸農
興學惜罰薄斂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可謂規模宏
遠矣惜幽燕之地未復耳從毋后遺命不傳于
子而傳于弟此尤近世帝王所不及者　大宗篤
前人之烈成未集之勳洪進納土錢氏入朝劉繼元
之逋寇歸命閩庭于是并包四海混一六合其
沉謀雄斷勤儉納諫憫農恤刑崇德尚義過災
知懼過舉能悔是以民窮而不怨兵罷而能戰
惜上負杜后遺訓大祖大漸事有疑涪陵武功
死有餘憾　真宗守已成之業政從簡易作七
條以賜文武臣僚分三等以察官吏能否澶淵郤
狄之後十九年偃武修文惜譖信丁謂之誕言
貶斥寇準輕聽王欽若之惎誣僞降天書　仁
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嘗服浣濯之衣不極膏
粱之味親決疑獄歲活千人故契丹修好元昊稱
臣四十二年風淳俗美白璧微瑕其郭后之事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英宗濮安懿王之子入繼大統恥玩經史不樂
遊晏服食儉素悅服人心臨政必問故事與宰治
所宜處事詳刑出入意表過宦者少恩故兩宮
搆隙賴韓琦調護其事遂平　神宗勵精求
治將有所爲惜熙寧之政誤于王安石青苗保
甲保馬助役供輸之法黜老成悅輕浮呂惠卿之徒
朋邪黨輔消耗國脉安與南北之役安西喪師
永樂敗績天下搔動鞏靖康之禍亂惜哉

哲宗以幼冲踐祚宣仁臨朝召用司馬光呂公
著挾蘇轍斥蔡確章惇罷王安石新法元祐之
政人稱文中堯舜宣后既崩清臣温伯首倡紹述
章蔡大用首廢孟后假紹述以文前政驕姦惡以
陷良善黨籍禍興至欲發諸賢之塚國事非矣

徽宗性資聰敏博寔群書非若晉惠之愚孫
皓之暴亦無曹馬之篡特以疎斥正人狎昵姦佞
蔡京以猥薄巧佞濟其驕奢林靈素以惟誕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資其放蕩朱勔以崇飭遊觀竭夫民力童貫
用事又集兵勤遠捻禍速亂遂至亡身辱國與
石重貴同科　欽宗雖無失德然六賊可誅而不
誅宗澤李綱當任而不任致萬乘于俘囚俾
九廟于胡塵犬羊腥臊于中原父子委身于絶
漠自古亡國無甚于此　自太祖至是凡九帝共
一百六十七年以上北宋汴京既陷二帝北狩徽宗第九
子即位于應天是爲高宗高宗恭儉仁厚以
之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因
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恢復之事
宜無不可爲者顧乃生失事機惑于汪黃終
制于秦檜罷趙鼎張浚而罪岳飛匿怨亡親倫
安忍恥悲夫　孝宗以宗室秀王之子大祖七世孫置恢
復局覽華夷圖建國用使開都督府惜無賢臣
佐之以經營北方之議幸當時士大夫尊尚程
氏之學于善類多所引進朱張呂氏四方師宗

南使至北必問朱先生安在值金世宗賢明易表爲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少休民生人君能盡孝道帝其至乎　光宗宮闈悍妬奄奪專擅驚憂成疾孝道有虧　寧宗初以幼學輔道守之思召用黃榦羅點毋召朱熹侍講中更詭胄當國指正爲僞外挑強鄰詭胄之首雖梟不能自強理宗爲彌遠所立蔡州之役可以雪國體之虧莫補彌遠擅外權揚后竊內柄拱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先世之恥顧乃貪地棄明事釁遂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然能默安石尊周程表章朱呂至變士風　度宗即位之日賈似道不學無術專權挾私誇功結怨賣國招兵而帝荒于酒色國事茫然衰益甚矣　少帝除天運傾頹毋后三宮辱身俘虜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鞠躬盡瘁無計保全時德祐二年少帝至上都宋亡陳宜中陸秀夫張世傑等共立王爲端宗陸秀

夫立衛王爲帝是爲帝昺　自高宗建炎至
是凡七帝一百五十年以上南來自太祖建隆至少帝
德祐凡三百一十七年

元姓奇渥氏蒙古部人也

元以夷狄入主中國其君雖有一二可取亦不足道
今上録其世系歌并我
大祖北征撒于後　撒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
國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
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内
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冠屨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
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
天曆以弟酖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
習恬不爲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
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
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豈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爲訓于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淫荒失君臣之
道又加以宰相專權蔓憲報怨有司毒虐于
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
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
其德而棄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
之今日信乎不謬 按徼語幾千言今止節其論元者而已

元共十三主九十年

世系歌曰大祖大宗定憲帝五朝世祖成武君

仁英泰定明文主寧後庚申四九春

國朝

太祖高皇帝洪武

太宗文皇帝永樂

仁宗昭皇帝洪熙

宣宗章帝宣德

英宗睿皇帝 正統 天順

康定景皇帝景泰

憲宗純皇帝成化

孝宗敬皇帝弘治

武宗毅皇帝正德

今上 嘉靖

敬天

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帝即心也一陟一降在帝
左右天即我也此堯之欽 天舜之勑天湯之六事
自責文之純亦不已皆其求在我之天者乎
宋公一言熒惑移次齊侯暴露甘雨應期雨
暘之不時是以有夫獄之命星文之示變是以
有罪已之文 旱乾之變天心仁愛也漢武帝
且以乾封之祥而自文廟室之壞天意警惧也唐
明皇又以行與壞會而自釋 我

太祖許存仁傅士也而與之請洪範廣徵之應
許好問縣令也而與之論祈天永命之道 洪武
三年仲夏不雨乃素服草屨徒步出詣山川壇
設臺席露坐晝曝于日頃刻不離夜則于地衣不
解帶皇后諸妃執爨為昔日農家之食皇太子
供饋齋所既而大雨 洪武七年甘露降于南郊
群臣咸稱賀獻歌詩以頌聖德上曰朕德不逮惟
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為已所致 諭博士許

存仁曰豈特爲人上者當勉爲人臣者亦當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爲格天之本　諭參政付瓘曰君臣一體苟知謹惧天心方囘卿等其盡心力以匡不逮

法祖

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荒墜壞緒幾于亡矣顛覆典刑幾于亡商　述文帝故事于武帝之朝讀太宗政要于憲宗之世惠帝守高帝之約束肅宗修顯宗之疎令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武王善繼人之志成王儀刑文之典王安石曰祖宗不足法故神宗銳意于紛更我太祖謂侍臣曰朕看祖訓録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嘗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爲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紬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禄苟作聰明亂舊章是違祖訓矣

太宗諭侍臣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多謀慮深每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亦欲其世守之又曰太平豈易

言朕惟遵皇考成憲仁宗諭侍臣曰守成之主
動法祖宗斯鮮過舉朕十有餘歲侍 大祖側親
見作祖訓屢更改易而後成書是時秦晉周世子
皆在 大祖間暇即召大孫及諸世子于前分條逐
事委曲開諭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
爲天子爲藩王能每事遵守豈有不福祿永遠
者 宣宗語侍臣曰朕祗奉 祖宗成憲所以諸司
事有疑碍而奏請者必命考舊典
温公曰夏商周之子孫苟能世守禹湯文武之法雖
至今存可也
勤政
充勤于邦禹以之興夏罔遊于逸武以之造周 尧
之兢兢舜之業業湯之慄慄文之翼翼若秦始皇
之衡石程書隋文帝之衛士傳飧魏明帝之按行尚
書事則未矣宴朝之宣王非寢疢燎之宣王暮年
之趙孟非寢九合之趙孟 武帝善惡之機決于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黜一人之進退明皇治亂之分係于無逸一圖之存亡我
太祖曰朕一日自非犒賞將士宴百官享勞外使未嘗設宴爲樂未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以不能安寢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爲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太祖侍謂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後出追暮乃罷 大宗謂侍臣曰朕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又曰朕每四鼓以興衣冠靜坐命六部官有事當商確者皆于晛朝來庶得盡委曲 英宗嘗語李賢曰朕負荷天下之重五更二鼓以起齋潔具服拜天畢省奏章剖決訖復具服謁奉先殿

責實

荀子曰忠信誠慤可以結民虛僞詖周不可以爲化乞詧百工在所必録而巧言令色者則不列于位庶績咸凞在所必用而靜言庸違者則不容于朝

此唐虞之務實也既而夏忠商質木鐸有循官刑有制迨周尚文似不足于實者而董正治官之時一則曰以公滅私二則曰無載爾僞　雄材大畧如漢武而公孫弘竟得以詐欺信賞必罰如漢宣而膠東相卒得以僞售光武責課公卿督察之令屢頒而奔尚彊屯田警備亦多失實唐憲宗非不銳于爲治也然邊軍之籍衣糧虛費交兵天德僅餘一弓宋仁宗非不親庶政抑僥倖也然非是錯謬賢不肖混淆而鉤校簿書訪尋比例非政之實姦暴不除冤結不理而拘泥微文糾察細過非刑之實材任相違職政廢弛而檢勘出身比類資序非審官之實久大之謀棄而不省幾近之言應時施行非納諫之實司馬光蓋責備焉　胡寅曰實則聚斂而名曰理財實則掊尅而名曰抑兼并實則開邊而名曰征不庭實則尚同而名曰一衆志移囚外舍而奏罔罔空水旱不以聞而稱大有年諫諍路塞則曰無事可言賢

國立國會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才盡廢則曰野無遺伏　荀悅論政核真之事有八
曰德必核其真而後授之位能必核其真而後授之
事功必核其真而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真而後授
其刑行必核其真而後貴之言必核其真而後信
之物必核其真而後用之事必核其真而後修之
司馬光告君仁宗務實之規有十曰利百姓保基
緒以務仁孝之實立綱紀和上下以務禮樂之實明
好惡詰姦慝以務政刑之實詢安危訪治亂以務納
諫之實察言行課功狀以務求賢審官之實練勇
敢習戰鬬以務治兵之實　按光之告仁宗者凡五規一曰保業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謹微務實其七也

集議

明堂之材非一木之枝太平之功非一士之畧　徂征之師禹以為奉命益以為招損卒之有苗來格禹曾不以益之言為戒已東征之舉成王以為圖功邦君御事以為艱大卒之罪人斯得成王不以邦君御事之說為敗謀秦堂上之議甘龍之言不勝而商鞅

之言勝君子已知秦之短漢匈奴之議安國之言不行而王恢之言行君子已知漢之災　朱崖之議有定國以主之則棄之而不顧屯田之議有魏相以主之則行之而不疑緜閣烏道非不險阻而不足以沮平蜀之謀主之者杜黃裳也淮蔡用兵非不勞弊而不足以奪平蔡之役主之者裴晉公也　景德和戰此大議也一準決策則熱血相沃之議不足以撓澶淵之舉相戰亦大議也一趙鼎居中則有進無退之議終足以成諸鎮之捷曲江之眷方密而霓裳之歌遽聞　張九齡

宣室之席未温而翔鵬之賦已作　賈誼　正人之難安也又矣戚姬之寵既深未必不遲疑于商皓之羽翼　漢高帝

弄臣之惑滋甚未必不正救于申屠嘉之典刑　漢文帝

邪説之難去也又矣詩曰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文中子曰易其見天地之心乎

納諫

呂相謙曰德未信于人者其言委曲而遷就德已

信于人者其言剴切而侵奸　李德裕曰欲道行者其辭婉有所激者其辭訐陸贄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人主不以時人小而廢聽納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証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　元城劉氏曰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大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傅說之儆于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智之君所以能大過于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為先務也　胡五峯曰人君盡下則聰明開而萬里之遠親于祗席　羅豫章曰人君納諫之本先于虛己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強明自任必能拒諫舍己從人明目達聰可以不如堯舜從諫弗咈改過不吝何可以不如成湯　漢文帝一見馮唐而從

容反覆與論將師漢光武一見馬援而恢廓簡易
與談蜀漢唐大宗促召新豐之覇旅宋大祖賜
食洛陽之布衣我
大祖因唐仲實鄧愈築城百姓頗恕之言而即
命罷之因參軍宋思顔願主公始終節儉之言即
賜之幣以彰其直　官僚之議參之兩府藩屏之
建謀之侍臣語學士宋濂以漢治之未盡語中丞
劉基以天位之可憂南北之治與學士劉三吾言

之名將之道與都督張温言之　甘州中衛左所軍
張真上言便民及守邊数事大宗賜衣一襲鈔数
千貫又諭解縉曰敢為之臣易求言之臣難得敢
為者強于已敢言者強於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
見若使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作天下何
患不治　翰林學士楊溥密疏言事仁廟賜綵幣
一雙又鈔一千貫且慰之曰覽卿所奏為國家之計誠合
朕心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相朕致治以承天休

感卿忠懇特用酬報

帝學

程子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又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　范華陽曰人主學與不學係天下之治亂　武夷胡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　羅豫章曰人主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經以尚書爲先讀史以唐書爲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爲多唐書論朝廷變故最盛　黃勉齋曰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　真西山曰人主之學其要在于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以爲出治之本非徒琱鏤詞藝破析章句爲書生之末技而已　尧之執中舜之用中二帝之所以爲學也湯之建中武之建極三王之所以爲學也高宗之學則遜志時敏以

求建事成王之學則宜命緝熙以求顯德其大
經大法見于易書詩禮春秋之文其大本大原由
于性命道德仁義之實　六經之表章百家之
罷黜見于武帝建元之初年固也然一事征伐則
此心已肆于窮黷矣一興土木則此心已縱于奢侈
矣一惑神仙則此心已荒于神仙矣何惟帝學之
不雜文籍之討論名儒之訪問見于大宗開館之
初政固也然浮屠之立此心不能不惑于異端矣射
獵之好則此心不能不縱于游畋矣雪恥酬虎之
誇詡則此心未能不馳騖于遠畧矣何惟帝學
之不怠宣王甘露三年石渠之講論名儒之召
集固也後用恭顯慕神仙而學以荒　光武親
幸大學諸儒雅歌擊磬而中興之美則未盡
明帝臨雍拜老諸儒執經問難而王道之大則
未純　明皇更曰侍讀有問疑義而開元之政鮮
有終　范祖禹上帝學之三卷石介上三朝之聖

政呂公著節三經之要語 尚書論語孝經哲宗時 宋大宗雖曰夜分觀書而惟務博覽不窮義理宋仁宗炎暑講筵專以正君心為本文公在淳熙經幄首以誠敬為勉 論聖學之博不若論聖學之專我學大祖嘗謂侍臣詹同曰吾每于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其治國之良規萬世之師法也 王棣講大學有主有人則諭曰人者國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則人懷人安則國固 朱善講周易家人則曰朕求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親之恩嚴則無閨門之 因宋濂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則揭之兩廡之壁時睹觀之因洪範一篇為帝王之要道則命書御座之右且自為學之旨仁宗覽文章大宗因制筆精妙而悟為註

正宗而喜其爲爲治之條例監戒
宣宗得元趙孟頫所給遞風圖乃賦長詩一章揭
于便殿之壁英宗翰林春坊儒臣分直侍講而降
以勑諭之勉

實録

實録之名何始乎稱于漢而定于唐也　漢人曰
本紀則係天下之統曰世家則係一國之統曰列傳
則係一人之事書者制度沿革之大端表者興亡理
亂之大畧雖出入于歷代之事而實襲貶西漢之
治此漢實録之號也　然帝紀列吕氏而不能無譏
于房闈之政行書著封禪而不無憾于登封之舉
禮書盡録荀子是長樂等儀非儀也樂書止載
記是昭容禮容等樂非樂也漢之實録得無不
足于漢之治乎　唐高祖之二十卷敬播撰之房玄
齡修之大宗之六十卷顔嗣元修之長孫無忌又增
之憲宗之四十卷則潤色于既齊父子之手德宗

之五十卷順宗之五卷則粉飾于將入韓愈之筆
此唐實録之書也　然敬宗之曲筆未免有失實
之嫌韓愈之直書又起後來窠定之議唐之實録
果能直記唐之事乎宋自搜尋有詔訪求有命
而實録之書益備提舉以宰臣修撰以侍從檢
討校勘以本省官而實録之官益重或置院或
寓史館或罷館而歸院而實録之地益崇

帝製　宸翰附

古人非有意于為文而文自足以垂後後人每有意
于為文而文不能逮古人悉此馬出大禹之九疇非
天地之機緘陰陽之奥竅伏羲之八卦非八卦也蓋
九疇也蓋彝倫之本原皇極之旨要于此乎見
執中一語堯之文也勅天敕語舜之文也日新九字
湯之文也作彖辭以明八卦文王之文也几杖有箴武
王之文也　其形于來歌也或為歌　武帝天馬芝房朱鳥陰陽之歌　為賦
魏武帝登高必賦唐大宗作威鳳賦以勝長孫無忌等　或為樂章　漢武帝造雜詩皆成樂章　為詩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文宗召郗公權聯句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屬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開成二年賜裴度詩曰注想侍元老識君恨不早 我家柱石臣衰耄未學正藩

其寓于述作也或為論 魏武帝作典論二十篇

書 魏武帝作兵書數十言 或為序 唐大宗作帝範十二篇 宋大祖文宣有贊 王澤下棄文武將墜尼父捶生河海摽異 或為序 唐大宗作孝經序 或為

論我

大祖大祀文有我將之誡大誥三篇有風愆之訓醉學士歌虞庭明良之氣象也閱江樓記周公相洛之謀猷也 其餘見制誥門 嘗謂詹同曰古人為文章或以明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衺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觀斯言也則帝之所以為文可知矣 是以誠意伯劉基之文曰萬幾之暇作為文章舉筆立就莫不雄深宏偉言近而指遠至于詔諭遐方明燭萬里如見肺肝 學士宋濂之文曰帝為文或不喜書命侍臣坐榻下操觚受辭終食之頃衮衮千餘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光昭回赫著簡策真所謂天之文也赳居注郭
傳之文有曰親掬奎翰意無停機一揮而数千百
言群臣環視莫不讋服又曰天才英邁聖體純穆
絶遊畋之娛不弱于聲色之好逈養冲素流深
而施溥 以下宸翰 河圖之畫以道之所寄也不得不
形于畫盤銘之字以德之所寓也不得不寓于文 景龍
石鼓之文以功之所形也不得不托于字 景龍
呈瑞龍書作馬嘉穗效祥穗書作禹雲書鳥書
足矣而又有蝌蚪之書也龜書魚書足矣而又有
鍾鼎之書也 十札之書頒及方國光武之敬吏治
也九霄六翮高宗之勸近臣也股肱之寄大宗飛白
以賜馬周專城之重玄宗親題以贊盧奐 書千
文不若書孝經大宗垂世立教之意采書儒行
不若書中庸高宗崇儒重道之心切日新厥德
仁宗書之以賜張士遜明良慶會孝宗書之以
賜史公浩 臣工筆法君至相忌 宋武帝 君得弋畫

臣皆稱慶我

大祖祖訓一書親膳七槀　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宋濂　太宗出斤楮宸翰所書周楚二王東宮皇太孫謁陵位次正與楊士奇所言合　宣宗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以示楊士奇　英宗曰朕在正統年間留心讀書惟不好寫字李賢曰帝王之學不在寫字

經筵

程頤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　前師後傅左疑右丞可與講論保氏諫慝史官諫過可與講論　師氏之職同于膳夫（詩雲漢）奄官之賤得列小宰（礼天官）　路門寢門皆屬儒臣內朝外朝統于冢宰　宣帝甘露中始詔諸儒講五經同異于石渠經筵之所始于此　厥後遂爲常制章帝嘗會諸儒于白虎觀講五經因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石渠故

事于是有定所矣然望之名儒出補外郡石顯
儉人弄權中庭宣帝之講論果嘗如石渠乎玄
宗選儒學之士入內侍讀馬懷素褚無量與
焉侍讀之名昉乎此開元十三年置集賢院有
侍講學士有侍讀學士于是有常職矣然黎
園之樂寧王之笛帝之講學果嘗如集賢書院
乎漢武帝以來尚書樸學厭而不好漢安帝以
來博士倚席廢而不講　宋大祖置講席于便殿
命王昭素講易大宗大平興國始開經帷　馬上
之治弗用詩書　漢高帝清淨之治專尚黃老　孝文帝是
不事乎經也通變之說竊而紛更　武帝復雠之語舉
而窮黷　武帝是以詩書發蒙也　新甞一詩或者
不知置而弗講是未知其所以詩春秋一經安石
不知黜而不進是未知其所以春秋講詩三昧如
范祖禹　東坡稱之經學淵源如程伊川

敬臣

古之待臣也貌敬而心亦乎後之待臣也貌親而恩
實踈古者改容而見王公無矯情也下車而拜昌
言無薄心也齊戒受諫盥手納弼又非區、咲貌也

唐虞之論不曰臣而曰鄰咸周之詩不曰臣而
曰交自君臣尊卑之分嚴而情不通自騎項踞
鞍之意形而禮愈薄 漢高祖騎周昌項羽慢酈生 蕭何敛履上殿
非不誠也而詔獄之嫌至不能脫 賈誼長沙之謫
已行而前席之問徒切汲黯淮陽之驛既遣而避

帷之敬徒施 霍光麟閣不名胡為有赤族之誅
魏徵凌烟賦詩何為有仆碑之咎 陸贄山南夜召
喜見顏色卒莫去其追佽盡言之恨裴度曲江召
宴愛彤詩章終莫追其信說投閑之遣 尊事
黃耇行箴有詩敬體臣下中庸有訓 宋太祖
趙普開國元勳始終信任曹彬開國名將始終保
全范質一疾之廖大祖則賞爵賞醫者吕夷簡一疾
之療仁宗則親剪其鬚 真宗見吕端肅然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揖仁宗見韓琦而只呼侍中　大祖半夜親幸（趙普）
示殊恩也哲宗命三日一朝（呂申公）示異禮也　魏公定
策兩朝而不容中丞之輕議潞公累朝德望而不容
唐介之輕毀（仁宗）御宴賦詩脫畧邊幅（仁宗）講筵論經
誠意交孚　神宗以師臣待安石無使上知至修
私書其如自欺何高宗以大師處秦檜和議誤國
至今非之如自專何我　大祖親製書以報宋濂用
祖父爵以重劉基嘗稱爲老先生又曰吾子房也

親製徐達之墓碑録用文忠之甥男　手注甘露
以賜宋濂臧五合之稅以寵劉基　呼三益而不稱章
溢字士奇而不名楊寓　憫宋訥之死親爲文以祭
之録張輔之功策英國公而封之

箴銘

古者以箴銘爲防過之本而其心嘗有所畏後世
以箴銘爲文過之具而其心嘗有所玩　長夜之屏
成帝之美意也然後宮之寵羔淫無度其視商

紂特五十步矣無遠之圖元宗之盛心也然山水之
筆轉移不常其視成王不啻天淵矣　連屏五十
種憲宗之念非不勤而睨節用人何如邪冊扆六
箴敬宗之志非不銳而溺志邪說又何如邪　真宗
中庸有圖歌器有論　高宗無逸之圖設于殿壁
孝宗敬天之圖列于經幄　英宗書洪範之語于
座屏是屏也示不忘三德御臣之意高宗書孟
子之言于屏帳是屏也示不忘講筵治道之語

后德

易著家人詩首關雎
舜之歷試不在于親揔
萬幾而在于禹之典則不在于予臨兆
民而在于奎山之德文王姜姓太姒所以成肇造
之基宣王得助姜后所以致中興之業　古者彤
管有史雅頌有訓以冢宰揔內朝之政宰夫任
宮教之職（周礼天官）　漢自呂后之橫不能制政出房闥
而產祿有封王之僭（呂后紀）　自慎夫人同坐之禮不能

尊卑無度而倡優有后飾之習追至末
年許史專寵鳳莽竊權桀指漢鼎舉朝不問
而漢之宗社危矣 唐自昭儀立后革命爲周
而諸李有殲滅之禍章氏專國政事無章而五
王有就戮之慘追至中世牽愛貴妃胡雛倡亂漁
陽鼙鼓動地而來而唐之國祚殆矣 漢之風俗
至有妬婦相稽之嫌唐之風俗至有婦駕其夫之
失漢朝椒房恃寵至有戚里撓權之患唐朝宮闈

不肅入閤圖事至有昭容之位 高氏修宅請置
潛火高后因戒二高不得于請曹俗至老視疾禁
中曹后曰此非若所當留 英宗推恩元舅曹俗大
后持其制不下高氏舉故事加恩大后輒欲裁損
昭憲四海至廣必立長君是言也杜稷之福治
得其道此位可尊是言也子孫之鑒 宣仁召申
公起司馬謜然有慶曆之風隆祐掃清留苗再
植中天赫然成中興之烈我 大祖嘗謂侍臣曰

若不惑于女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文寵之禍何自而生　宋濂序大明日曆其四曰后妃君內不預一髮之政外戚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貂璫之輩惟給事掃除之役此皆古昔所深患今絕無之其家法之嚴五也

君權

以天下之責任大臣以天下之平委臺諫以天下之論付士夫則人主之權重矣　漢自孝惠以來白馬寒盟諸呂爭王是時也權出于房闥元成以後黃霧四塞司馬輔政是時也權出于戚畹然使平勃之歡早交王陵之諍得行雖百呂產其何施王章之言不屈楊興之諫見聞雖百王鳳其何損

唐自中葉之世斜封四出紀綱紊亂是時也權出于內庭德順之北衙勢橫廢置自己是時權出于奄宦然使彥範之表弗沮宋景之言見容則宮掖安敢竊其柄蕭復之謀見聽挪伉之疏早入

則奄宦安敢弄其權

宣帝初年霍氏用事猶

前日也一但赫然綜核名實以魏相爲丞相以丙吉

爲御史朝廷尊嚴凜然大阿之出匣　憲宗初元

藩鎮陸梁猶前日也神斷天造振舉紀綱以杜黃

裳揔相權以李絳任言責強藩屏息豁然大明之

當天　宋朝爲宰相置參貳分兵民爲二府以給舍

司兩省以臺諫察大臣收節鎮之兵則問趙普

失征伐之議則問趙普宰相之任重矣然參政

薛居正得以分其柄御史雷德讓得以糾其失

此藝祖善于攬權也故始則委夷簡終則委文

富宰相之任重矣然范諫官得論夷簡之非唐

御史得糾文潞之失此仁宗公于攬權也　責股

肱之任于大臣而君道嘗佚委耳目之寄于言路

而上聽無壅　呂希純言仁宗　天聖之時宋綬以揔攬威柄之

說進余靖以自攬威權之說進　漢唐宋威權之揔

攬每見于創業垂統之君而其權柄之下移多出

于繼體守成之主

內降

內降之名非美也殆亦鴻都斜封之意乎　唐之治雖微復起者蓋唐大臣尚得任其責諫官尚得言其事百司尚得舉其職公議猶存私情知畏

漢之治日衰曰亡者蓋漢三府不舉劾尚書不加請奏請朝上罷譴夕報莫能挽天下之勢方元靈之在位也常侍阿保氣燄薰灸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出呼吸變霜露陳蕃言之而就戮楊賜諫之而去位熹平鴻都之榜招集斗筲涸濁政理侻眉承睫俾恩寵呂強所謂三府坐逃選舉之負尚書復不豈省而選舉皆出詔用則祿賞之柄外朝不預聞也黃門北寺之獄擅矯王命逐捕忠黨根連株繫甘戮如飴鄭颯持節自行之而迸獄不預聞三府不覆按則斧鉞之柄大臣不與知也方中庸之簡政也公主則大平安樂尚宮則柴氏婁氏戚

里則鄰國市國爭奔其權勢傾朝野宰相重臣皆出私門屠沽臧獲納粟除官然大臣得言吏部得執公議尚存矣除授之命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一無所顧斜封之官兵部尚書姚元之力言停廢至數千人則大臣有司尚得守公法以奏請也 釋慧範何人哉建寺作佛賊至萬計御史魏傳弓請置極法乃行放黜鬻伎行巫又何人哉濫居纓冕盡占膏腴左拾遺辛替否上疏謂今金銀不共于應東帛不充于賜則御史諫官尚能引大義以彈劾也 漢自武帝巫相不端百出 武后垂拱之初命王立本往宣勅以鞫劉禪之事而禪之謂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勅則制勅未有不經鸞臺鳳閣也 文宗大和之末宣除鄭覃御史大夫而中書侍郎李宗閔謂每事一切宣出安用中書則政事未有不經中書也

文宗開成之間李珏謂用杜悰爲户部尚書陳夷行謂當由上旨珏謂大宗用宰相天下皆先平章若事不由中書安用平章則宰相未有不平章天下事也　敬宗童昏嚭比群儉牛僧孺累表補外李逢有表稟爲奸觀辭迷以右拾遺入閤奏事謂近日除拜不由中書進擬多自宣出敬宗厲色叱之　宋仁宗有言人雖知杜衍封還内降吾居禁中以衍不可而止者多于所封還

景祐之初幕琦方爲諫官首論内降爲唐之斜封今之内降蠹壞紀綱爲害至深願詔皇族戚里之家不許陳乞至慶曆李仲昌修河之罪不經兩府詔從中出臺官相與極力言之　歐陽領京兆首論内旨之承奉靡籍倖開封力奏内侍之私請　仁宗曰措置天下事正不欲中出如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臺諫言之　楊士奇曰詔下談兩日令聞惜薪司傳旨賦柬八十萬得無過多

雖是歲例然詔書所減除皆歲例　大宗喜曰
吾数日宮中事叢脞此是急遽中荅之不暇致
審即命減除四十萬

按內降即今之傳奉

咏漢歌

高惠文景武昭宣
元成衰後有平皇

孺子嬰時王莽篡
光武中興始復全

明章和帝殤安順
沖質桓靈獻帝危

昭烈位蜀分三國
禅立庸愚漢室頹

咏晉歌

武帝懷愍元帝明
成康穆後衰帝愍

更有簡文同武帝
安帝恭帝晉祚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咏唐歌
高祖太宗與高宗
順憲穆敬文武後
宣懿僖昭宣帝終
咏宋歌
太祖太宗真與仁
英神上下哲徽欽
高宗光宁聡理度
恭帝端宗帝昺終
末場節要卷之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末塲節要卷之二

臣門第二

黃帝

首命六相蚩尤明天道大常察地理蒼龍祝融辨東南之方風后后土辨西北之方

唐虞

禹為司空稷為后稷契為司徒皐陶為士師垂為共工益為虞官夔典樂伯夷典礼龍作納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九官也　舉八凱使主后土凱者和也曰蒼舒曰隤
凱曰禱敳曰大臨曰龐降曰庭堅曰仲容曰叔達俱
高陽氏之子舉八元使布五谷元者善也曰伯奮曰
仲諶曰伯虎仲熊曰叔獻曰季仲曰叔豹曰季貍俱
高辛氏之子

三代

在禹時則有皐陶伯益以任國政而刑政修明在仲
康時則有胤侯以專征伐而黨與翦戮在少康時則
有臣靡盡懇秉節以田一成以衆一旅而興夏焉　在
湯時則有伊尹仲虺居阿衡而克享天心在高宗則
有傅說輔台德而朝夕納誨他如伊陟臣扈巫咸甘
盤之輩或格于上帝或乂于王家皆其股肱乎殷
者　大武造周太公望著鷹揚之勇周公旦盡夾輔
之忠宣德化者召奭也迪天威者大顛閎夭也率下
親上則有畢公榮公修和有憂則有散宜生南宮适
宣王之時有若仲山甫之德行功業尹吉甫之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問文章方叔之充壯其猶召虎之經營四方有韓侯以
鎮乎北有張仲以弼予一人有召穆公以平淮南有程
伯休父以定淮北以鹿鳴佳賓何者非純良之士羔羊
大夫何者非正直之臣

春秋戰國

春秋之時遽伯玉史鰌之在衛趙孟叔向之在晉季
梁在齊而楚畏宮之奇在虞而懼王良在鄭而知
其未可問統朝在秦而不可謂秦無人至于管仲
鮑叔子產晏嬰之徒皆一時人才之尤者而孔子大聖
寔生其時　戰國之時屈子之忠而傷于怨莊子
之學而流于虛廣頗之老練一勇將也魯仲連之慷
慨一大志也毛遂為二十人之長孟嘗君特鷄鳴狗盜
之雄張儀蘇秦縱橫遊說之是尚李牧孫武兵法韜
畧之是習至于白起王翦蘭相如李斯之輩皆一
時人才之盛者而孟子大賢寔生其時

秦楚

李斯之相秦所以教始皇者惟焚詩書事耳殊不
知詩書雖可焚人心其無詩書乎故秦未亡而斯已遭
乎剠戮之慘刑有臣如茅焦如蒙恬一忠一直而不能
用焉　范增之相楚所以教項羽者惟殺沛公一事
耳殊不知沛公雖可殺天下其無沛公乎故楚未滅
而增已殂于發背之惡疾有臣如張良如韓信一
智一勇而皆不能用焉

西漢

高帝置酒洛陽南宮謂徹侯諸將曰運籌帷幄之
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
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
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　陳平出奇
計　請捐金什万間西楚使屯夜出女子二千解滎陽圍三也曠足請封齊王信四也請偽遊雲夢縛韓信五也解白登之圍六也

曹相國參周絳侯勃則有清淨　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孚重之稱　高祖為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

次律令一節已見君門　此下當有蕭何

程子曰張良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高祖能用
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　南軒曰子
房蓋有儒者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得也五
世相韓篤春秋復讐之義始終以之　又曰蕭
何佐高帝規模亦宏遠矣高帝征伐多在
外而何守関中營緝根本漢所以得天下
者以関中根本先壯故也此何相業之大者
又何為相之初首薦韓信為大將而三秦之
計遂定此亦得為相用人之體　或曰張漢
家之勢者信之功多于越破魏取伐仆趙
賛燕擊齊滅楚是也困項氏之勢者越之
功多于信焚楚積聚而項氏敗擾梁地而
項氏急是也　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　程子言
龜山曰後世如曹參可謂能充己者觀參本
武人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為天下
乃以清淨無為為事氣質都變了養心吳

氏曰勃令軍中左右袒設使右袒其可已乎
伊川先生以為此屬盡為身謀非真為國家
也
文帝之時賈生之識達時務周亞夫之號令嚴
明張釋之以長者稱與夫三表五餌其術固疎矣當時人君方且
謙讓未遑也詎身非宰輔乃汲汲然自進
其說蓋亦不自重矣 南軒曰賈生英俊
之才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
乎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 胡五峯
曰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
身亡宗是功名富貴誤之也 周亞夫軍中
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朱子曰凡天子命將
既付以一軍只當守法張釋之為廷尉天下
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廷尉平于公決獄民自以不冤若趙
蓋楊敞之死謂之不冤可乎呂東萊曰然

以實考之則定國實不勝釋之

景帝之時以刑名術售者鼂錯也其言曰人君必知術數又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而自親事

林氏曰文帝以鼂錯為家令是以刻簿之臣輔刻薄之君也安得不為刻簿之事乎 其後削七國及景帝用袁盎之言誅錯于東市

武帝即位五十四年之間而為相者十有三人一言悟意即加超擢少有罪戾大者腰斬 劉風鳌

小者棄誅 本于蔡彪書 擢趙周公孫賀

當時登相位命 孫公賀

故班史贊武帝得人之盛獨丞相闕焉此意深矣 儒雅則董仲舒公孫弘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皐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叶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

魏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漢之得人于斯爲盛

南軒曰董相則知學者也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覆誦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中来也　朱子曰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

劉元城曰公孫弘姦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不用卜式郭解是也只此二事得大臣之體

涑水司馬氏曰若張湯者雖險陂人也而有子安世保輔漢室寔有大功子孫嗣之率皆忠恪信厚恭儉周密以是光顯于後　龜山曰武帝特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孫弘輩若發蒙耳夫汲黯之直爲天下敬憚如此于獨疑其狷忿褊迫隘大事不能無輕動輕動則失事機難與成功　南軒曰昌邑王在國素狂縱不能察知而輕立之豈得無罪其後幸而能立宣帝劉元城謂取其無黨此則未然

又曰人才知光輩學者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所
長而後議其所蔽
宣帝之時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
士文雅翕然中興而又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帝
元成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
趙充國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召
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之屬皆知
名當世

陸象山曰後世儒者乃以黃霸爲鈞距而鄙之
原霸之心本欲免人之欺求事之實而已　南軒
曰蕭望之劉更生輔元帝之政以元帝天資之弱
而外有史高摠朝迭之事內有恭顯制樞機
之權可謂孤弱之勢危疑之時矣又曰若更生經
歷憂患晚年纂象殊異于前處王氏之際庶幾
爲憂國敦篤者矣
丙吉之識大體魏相之知相業趙充國之名將故漢

世論賢相則曰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
丙魏有声
南軒曰魏相所存不得爲正觀其有許史之累
則可見矣然四方有異聞或有逆賊災變輒奏
言之此誠宰相事也又曰丙吉深厚不伐在他
人亦無所難者其德厚可稱也若語其才識蓋
不逮魏相遠矣又曰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爲最
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爲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
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任閫外之寄要使百姓安遒
圍強而西戎坐消爲予謂充國在宣帝時且不
徒爲賢將殆可相也
揔西漢一代而論之高帝之時若田橫之客皆義
士叔孫通之綿蕞劉敬之料敵周昌之諫廢太子
陸賈之新語樊噲之排闥四皓之羽翼王陵守白
馬之盟南軒曰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文帝之時吳公之治行第一賈
山之至言袁盎之却坐申屠嘉之治鄧通馮唐之

論將武帝之時主父偃之請分王諸侯卜式之助邊
桑弘之言利李廣利之貳師將軍李陵之有國士
之風王賀之陰德孝昭之時焉不疑之引經斷罪傅
介子之奇功孝宣之時黃霸之寬和路溫舒之請緩
刑徐福之言霍氏朱邑之治行第一北海大守二疏之請老王
褒之聖主得賢臣頌張敞之治京兆元帝之時賈捐
之請棄朱厓貢禹之勸節儉薛廣德之從橋匡
衡之上疏言事京房之考功孝成之時王章之

論王鳳梅福之請收威柄何武之去而見思朱雲
之拆檻谷永之黨王氏衰帝之時師丹之論限田
楊雄之諫拒絕卑于王嘉之請久任孔光之附董賢
孝平之世逢萌之掛冠王莽之時嚴尤之三策清名
之士如紀逡薛方鄒越鄒相唐林唐逡焉是諸
人者或醇或疵不可綾舉

東漢

光武之時首建大策延攬英雄務悅民心有鄧禹親

將突騎八戰八克有吳漢鎮守河內漕運不乏有
冠恂安集關中彎弓三百有貫復蓋延憂國奉
公善待士卒有祭遵王霸決策河北定計南陽有
耿弇請正號位有耿純請擊隴蜀有陳俊率精
騎羽翼大軍有任光斜從河北有萬脩諫請徑
有邳彤以赤符而爲大司空有王梁擊五校而
拜大將軍有杜茂平川蜀而遷大將軍擊王郎而
封安成侯有岑彭北期二劒抵掌志馳吏吾之北有
臧宮馬武維治障塞身冒矢石之難有馬成堅鐔
景丹傳俊李忠之徒朱祐劉隆劉植之輩皆佐中
興者而高節厲光志世罕見
朱子曰鄧禹十三歲學于京師已識光武爲非常
人後秉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又
曰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　南軒曰考
子陵之言論風旨亦非素隱行怪必欲長往而不返
者高臥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爲力
固已多矣
孝靈之時虛名相尚共相標榜以實武陳藩劉淑爲
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佑
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
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
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翟超岑晊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
敷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劉

儒胡毋班秦周蕃向王章王孝爲八厨（音廚）厨者言
能以財救人者也　孝桓之時政治日衰猃猾縣縣
延延不至于絕者上則有公卿大夫陳蕃李固楊秉
杜喬之徒面折廷諍用公議以扶其危下則有帝
布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鳩衆論以救其敗
矯激成風放言成俗惜乎黨錮諸君子生茲不辰
天下大勢如長江大河不可復返而諸君子欲以
區區之口舌障其流而迴其瀾噓枯吹生揚清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濁御李膺荀爽侯林宗侍范涛殷陶黄穆願登龍門李膺同
仙舟郭泰願就下坐庾衮願與月旦評許劭私相品題自立榻
的而狹彈操弓者已睥睨于左右矣天地一網羅高飛
竟何益卒之禍連朋友殃及無辜諸君子其自取矣
故龜山曰黄叔度學充其德雖顔子可至矣
南軒曰郭有道泰在有道科之識高量洪才優慮遠足
爲當時人物之領袖收斂之功猶未之盡要亦
于學有欠也　南軒曰陳大丘爲大丘縣長在諸君子之
中持心最平蓋天資又加美焉耳而其所處張
讌之事亦非中節在當時隱迹自晦豈無其方何
至送宦者之喪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　又曰李
固杜喬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凛乎
猶有生氣其視胡廣黄琼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
伯貊天下中庸有胡公趙戒輩未
翅如糞土也但恨于機會節目之間處之未盡要
是于春秋提綱之法講之不素耳　又曰嚢武陳

蕃雖援權位而事當至難主弱臣政在房闥云也
宜官盤錯其勢已成三也又曰予每讀蕃辭爵之
疏未嘗不三復嘆息其辭達其義正東京之文
若此者蓋鮮
荀淑在朗陵莅事明洽稱爲神君有子八人儉鯤
靖壽正爽肅敷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
朱子曰荀淑正言于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
亦濡跡于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則遂爲簒
衛之猾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想其當時父
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
抱東漢氏而論之光武之時卓茂之仁政班虎之王
命論周黨王良王成之不屈朱浮之諫數易守宰
杜母之政治清明貴戚之斂手避二鮑郭伋之諫用
南陽人梁統之論刑輕歸欵之以直諫死張堪之麥
穗兩岐董宣之彊項吳漢之言無赦郭況之金兄
劉昆之反風滅火虎北渡河桓榮之稽古第倫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見決聖主桓譚言讖之非經明帝之時若宋均之驅
獉劉平之善政祓徼郭賀之官有殊政班超之立
功異域耿恭之拜井章帝之時楊終之請罷邊
兵馬廖之勸成德政庶況之五銖朱暉之彊直
之漢史殤帝之時樊準之請興學校安帝之時
仲長統之昌言楊伯起知農四知虞詡之增竈順
帝之時樊英之祓徼左雄之言吏治張綱之理輪帝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八使分行天下曰杜喬周舉周
栩馮羨蜀郡巴郡張綱部郡遠刺奸
蘇章冀州之不私故人桓帝之時崔
寔之政論潁川之四長 幣部荀淑鍾皓陳寔
劉寵之一錢佽香之
化陳元孟敏之墮甑不顧李膺之破柱劉寬之
蒲鞭宗資之主諾成瑨之坐嘯 汝南南陽二郡語曰汝南大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
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賈彪之呼爲賈父皇甫規之恥不與黨
人史弼之平原無黨孝靈之時孔褒之一門爭死
申屠蟠之見幾蔡邕之石經桓典之驄馬御史霍
烈之銅臭孝獻之時霍寧之不顧金玉烈之勸

誘賢否不一此其彰、者

三國

漢之諸葛亮方其躬耕隴畝抱膝長嘯自比不下管樂及昭烈枉駕就見三顧草廬則慨然從之其在巴蜀治兵講武以肅軍政分兵屯田以給兵食又長于巧思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下至橋梁道路井竈圍捄無不修繕市無醉人其氣象剛大嚴毅（晦菴語錄）至今于呢峨劒閣爭高天下奇才敵人称之而出師貳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

程子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又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文中子曰諸葛亮而不死礼樂其有興乎羅豫章曰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于宦官至于諸葛孔明然後可

與權又曰諸葛亮近伊尹之出處　南軒曰孔明心体正大學問未至　朱子曰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觀其讀書獨觀大節亦豈得無欠闕邪　南軒曰諸葛武侯左右昭烈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　吳館川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謂有　慮于國但勤政吾之闕漢丞相諸葛武侯語也可以為萬世相天下之法矣　關羽張飛為之爪牙法正為之謀主許靖麋竺簡雍為之賓友將琬員社稷之器　諸葛曰將琬之器非百里之才　馬超煞文武之姿黃忠之勇冠三軍龐寵之冠冕南州此皆一時之名臣董和黃權李嚴輩劉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劉璋之姻親也彭羕兼劉璋之所排

擯也刘巴宿昔之所忿恨也咸擢君顯要尽其器
能
陳壽評曰関羽張飛皆称萬人之敵為世虎臣
羽報效曹公飛義釋顏良並有國士之風然羽
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数之常也
或問蔣琬特守常才乎曰誠不可以應変
以上漢
魏則賈詡實良平之亞杜畿當蕭寇之舉荀彧之
才名以義報國張遼之謀勇以寡勝衆
龜山曰東坡謂荀文若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
予以為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
立于惡人之朝寧忍事操乎以為其道似伯夷
吾不知其說以上魏
吳則呂蒙有國士之量陸遜有良将之才周瑜之
明斷籌策有成魯肅之忠烈臨事不苟
孫權曰公瑾周瑜雄烈贍畧兼人遂破孟德開拓

荆州貌焉寡傳子敬因公瑾致達于孤（子敬魯肅字）孤與宴語便及大畧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子明（呂蒙）少時孤謂不辞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畧奇至可以次于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遜所折辱豈非天邪（以上吳）抱三國而論之在漢則有龐士元之鳳雛趙雲之一身都是膽揚顒之論為治有体李平廖立之恨亮死董允之秉心公亮（與陸遜論）陸遜敗漢兵漢帝大慙恚曰吾乃為陸在魏則董昭之請加操九錫陳郡之立九品中正王昶之戒子鄧艾之屯田曹冏之勸親宫幹之知何晏鄧颺必敗竹林之七賢（嵇康阮籍）孫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末塲節要卷之二

臣門下目録第二

兩晋

六朝

唐

五代

宋

元

國朝

宰相

三公

翰院

將帥

館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講官
諫官
史院
六部
學官
京兆
縣令
宦官
宮官
臺官
樞府
監司
戚畹
郡守
吏胥
儒吏
廉吏
薦賢
君子
循吏
才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兩晉

七賢之嘯散竹林惟知有酒之可戀張翰之秋風命駕
惟知有蓴之可思庾元亮親抗逆賊之鋒而不能無南
樓寄興之放逸王右軍深識治亂之迹而不能無蘭亭叙
情之酣飲泊舟清溪據床三弄桓伊之情肆矣其如禮何
家有稽山彈琴一曲嵇康之趣雅矣其如樂何王衍揮麈
談玄之高妙而排墻之難不能逃謝安圍棊別墅之閑
暇而折屐之矯不能掩王導功名第一負良友于幽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可愧何曾位列三公執牙籌于晝夜而不足

南軒曰符堅掃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殆矣而謝安方且從容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劉牢之輩卒成功若安者其在東晉人物中傑出者哉

殷浩謝安方其隱而未用也人皆以公輔期之或曰深源不出當如蒼生何或曰安石不起當如蒼生何潛室陳氏曰坐而成功則為謝安如其無成則為殷浩然安能矯情鎮物浩則遇事周章較是輸他一着

朱子曰王導守元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吳中人情惟欲晏安江左耳

時惟羊祜仁以撫民信以御衆人進讜計者則賜酒以止之軍為侵掠者則送絹以償之以至有敗俗之先知而決乎吳之大策豈非烈火中之真金乎時惟卞壼忠以事君鷹以律已子孫慕王謝則舉義以責之蘇峻拒臺城則戮力以死之以至劾司徒之不朝而明御史之有罪豈非疾風中之勁草乎

祖逖擊楫而中原之是清陶侃運甓而分陰之是惜士夙
有論考課有論傳玄杜預之說允契乎人心徒我有論錢神
有論而郭欽魚皆深衣之見切中乎時弊當世儒宗有若賀循
之重望一代人物有若淵明之高風

朱子曰東晉時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誕者之後惟顧榮
賀循有人望不得已而用之　魏鶴山曰淵明有謝康
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于放有
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　養心吳氏曰晉俗之弊在于

清談廢事而僅能勤事如此可謂砥柱中流不為習俗
所移賢于王導寧謝安柔矣　又曰觀漢魏居戎于內郡使
當知五胡之亂所由始觀郭欽之疏不行便當知五胡之
亂所以不可制也

合兩晉而論之其在西晉若衛瓘之撫床崇愷之鬬富劉毅
之論中正八損（其辭曰昔名中正實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何晏之祖尚老莊張茂先之華而不
實裴逸民之慾而無厭索靖之知亂（指洛陽宮門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王衍之三
不屈（以第一為荊州都督弟敦為青州刺史語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汝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為三窟矣）何曾之日食萬錢

江東之百六椽 王導與郗鑒牧羣恢卞壼庾亮畢卓周訪陶侃皆與焉

晉刁協之久庭中朝詣練舊事劉琨段匹磾之翼戴晉室

季野之皮裏春秋 謝安曰桑雖不言而四時之氣已備矣 王述之折王導于王獀門虱談當世之務范甯謂王何之罪深桀紂郗超之髯參軍

王珣之短主簿溫侯為煙溫用 孫盛之晉春秋劉穆之振舉朝綱崔浩之論人物 對魏主嗣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秦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皝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

六朝

宋之檀道濟西平姚秦北却元魏而為一代之雄王鎮惡先圖

關中後克長安而為一時之傑徐湛之江湛之白面書生

浣慶之鼠眼錢齊之蕭衍有文武才幹魏崔亮之資格梁

之韋叡用其所長棄其所短而有郡陽之捷賀琛因其所

明攻其所蔽而有四事之啓在陳則有李諤論文體之輕

薄長孫平之置義倉在隋則有賀若弼韓擒虎將于外

而有以造一統之業高類蘇威相于內而有以成一代之治王伽

之縱囚歸劉炫之撫夷論虞世基之不以盜聞高德孺之

指孔雀為鸞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遂教授于河汾之間其言曰無赦之國則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又曰聞謗而怒者諛之囿也見奢而喜者倭之媒也絶囿去媒讒倭遠矣大業末卒于家門人謚曰文中子

唐

太宗之時房玄齡之善謀杜如晦之善斷李靖之燕資文武出入將相温彦博之敷奏詳明出納惟允戴胄之濟繁治劇衆務畢集魏徵以諫諍為心耻君不及堯舜王珪激濁揚清疾惡好善岑文本之敦厚劉洎之堅正褚元亮之鯁亮衆賢濟濟以共成有唐三百年之基下至技藝之事亦精絶過人如思邈之醫李淳風吕才之陰陽袁天綱之相法後世亦罕能及之 元城語録

程子曰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昔事建成而今事大宗可乎 唐柳芳曰徵死天下知與不知莫不恨惜以為三代遺直

中宗即位之初與無忌遂良共政 唐説脊言永徽之政兩人維持之也可見當時付托得人 武后以婦人竊天下大號謚二十年而不至禍敗者無他由以姚元崇

狄仁傑相于內妻師德郭元振將于外其後五王（東之漢陽王柬之恕己南陽王崔玄暐博陵王）提衛兵誅二張（易之昌宗即六郎以美色為眷所幸時人奏其美曰六郎面似蓮花）而中宗復辟矣南軒曰狄仁傑始終之論皆以母子天性為言拳拳然曰以復廬陵王為事然其所以紓餘曲折而卒成其志者則用功深矣潛授五龍夾日以飛（呂溫頌之曰取日賁渊洗於咸池云云）仁傑豈必功業于其身哉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為法　龜山曰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之臣可也玄宗之時張嘉貞之尚吏張說之尚文李元紘杜暹之尚儉韓休張九齡之尚直姚崇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以至張守珪哥翰輩旌戈所指則虜王降將宇文融楊慎矜籌算所及則雨粟流錢養馬則燕冀在禁中鑒渠則吳楚在畿內一時人才隨所器使罔不如意

贊曰姚崇以十事要說政先仁恕一也（不俾邊功二也法行自近三也宦豎不與政四也租賦外一絕之五也戚屬不任臺省六也接臣以禮七也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八也絕道佛營造九也監戒保泰閹梁亂天下為萬世法十也）上天子而輔政顧不偉哉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也宋璟剛正又過于崇玄宗素所尊憚嘗屈意聽納嗚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

不肯賞遷臣天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先見矣

肅宗平原之圖無光弼之嚴整河東之役無子儀之權衡南陽之守無睢景之扼衝要香積之陣無嗣業懷董之力戰新店之遇無官軍田紇之夾擊李諫離枯骨謀取范陽勸師廣大無李泌之奇策則河北必非唐有兩京亦未易復綵

裴垍曰子儀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修容豹人欲而議者不之貶

張巡許遠之守睢陽

贊曰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巡先死不為遽遠後死不為屈巡死三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　涑水曰驅市井數千之衆摧胡虜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明君臣之大分守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控扼天下之咽喉敵全天下之大半使其國家定于已傾存于既亡斯可謂之功矣嗚呼以巡之才如是

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于流俗之毀況其朘朘者邪

代宗之時宦者程元振掩蔽虜寇幾亡社稷僅削官爵放

歸田里魚朝恩相繼用事竊弄刑賞初為觀軍容使總禁

兵之權未幾又俾之判國子監事　德宗謂崔祐輔為護短

而猶不覺盧杞之奸邪于是陽城以直言左遷矣

龜山曰陸宣公奏議未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此都

是經濟之學又曰陸宣公可謂知進退者矣　又曰陽

城固可取然以為可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

朝一夕何不救之于漸乎

憲宗之時望冠一時直如骨鯁李絳也以絳之賢而不能勝

李輔吉甫之邪媚名震四夷裴晉公也以度之忠而不能勝

皇甫鎛之譖諂韓愈佛骨一表切中帝心而反有潮陽之貶

其表畧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　史氏謂其功齊孟子而其力倍之

蘇東坡曰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故文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驅鼉魚之暴而不能殄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于海南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

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策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論議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為

一世冠

敬宗之時李德裕上册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征求貢好）四曰納誨（以諷悔棄黨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群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文宗之時而劉黃之對策甚畧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　揔唐一代而論之在高祖時孫伏伽之直言受賞徐世勣之真純臣（後賜姓李）李素平之守法李綱之羞盡忠欵張鎮周之不私故人傳奕蕭瑀之論佛法張蘊古之大寶箴裴矩之諫隋人于法大宗之時

長孫順德之受人餽綃劉林甫之請四時選士祖孝孫之作雅樂盧祖尚之才藝文武常何之薦馬周顏師古之作王會圖周武王時遠國歸欵史乃集其事為王會篇 張玄素諫洛陽之經營王珪之確論虞世南之聖德論陳叔達之讜言受賞蕭瑀之社稷臣 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權萬紀之言利馬周之論時政會文切理孔頴達之五經正義世勣之長城宇文士及之侯劉洎之諫辨詰臣下王師旦之黜浮薄 張昌齡王公瑾 高宗之時李猫之笑中有刀 義府 薛仁貴之大破高麗張 公藝之九世同居盧承慶考寵辱不驚者為

中上裴行儉有知人之鑒王劇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 李善感之鳳鳴朝陽中宗之時徐杜之用法平恕李子曰知之果直傳遊藝之四時仕宦周興來俊臣之慘酷安金藏之剖心蘇味道之模稜蘇安恒之請太后禪位 以上即武后改命為周時人 睿宗之時祝欽明之八風舞劉幽求之請立隆基玄宗之時盧懷慎之伴食宰相 裴漼謂姚崇為救時之相 班景倩之登仙常濟之詞理第一字文融之括田陸象先之天下本無事吳競之直筆王毛仲之望如雲錦蕭嵩之佞張九齡之千秋金鑑録羅

希奭之鉗吉溫之網王鉷之聚斂楊國忠之氷山顏杲卿之
討賊肅宗之時郭從謹之言致亂第伍琦之理財房琯之言
事史思明之驕橫李輔國之刼遷上皇代宗之時楊綰之請
罷明經進士郎模之獻十三字其言國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其言監者請罷諸州監軍使也崔祐輔
之除官八百人德宗之時楊炎之兩稅法劉宴之可法五事
段秀實之以笏擊朱泚趙光奇論和籴害民陸贄之倫遣
六失措置乖方謀費虧度財匱于兵衆力分于將多怠生于不均機失於遲制非
侯張萬福之名重天下王叔文之死友內有呂溫劉宗元劉禹錫王伾憲宗之時杜黃
裳請以法制藩鎮李巽之理財高崇文之平蜀李吉輔之
元和國計簿斆垍之定稅法不私故人郗宗元之梓人豪
馳傳皇甫鎛之聚斂李絳之論用兵郗公權之筆諫穆
宗之時郗公綽之誅舞文吏劉栖楚之碎首玉階李逢吉
之八開十六子李祐之膽落于溫御史文宗之時牛李維州
之議杜牧之罪言李訓鄭註之謀誅宦官武宗之時佽士良
之勸其徒固寵宣宗之時繇夫言李行言涇陽之政父老
言李君奭醴泉之政令狐綯之流汗沾衣昭宗之時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密之安集淮南郴玭之戒子歇後鄭五之作宰相不可
屢舉

五代

唐莊宗之興本于李克用雖沙陀微種奄有河東巢寇之平功為諸將第一上源之變訴于朝廷而不獲伸安于爵列為唐純臣觀其荅蜀王書曰誓此一生靡敢失節故先儒稱其得人臣之體（孫唐論）述其忠義功烈為唐末流第一（按莊宗本五代中之君而列于臣門者以其始終為唐也）馮道為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易面變名辭曾無愧怍嘗著長樂老叙而時人又以德量推之亦獨何心以臨前代之民死則何面涑水曰彼馮道者存則何心以臨前代之民死則何面以見前代之君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比者

周世宗之時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張美以私恩見踈嚴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見棄況當時王朴實佐之朴明敏多才非徒當世之務通曉雖至陰陽律曆靡不究心所定敬天曆所考正

雅樂當其為帝畫平遼之策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意以吳為易圖并為難敵欲先取吳而後取并　摠五代而論之在梁之時梁敬翔之上疏王彥章之人死留名豹死留皮在唐之時郭崇韜之決策滅梁在晉之時桑維翰之諫負契丹延廣之與契丹構隙在漢之時王章則曰此輩授之握筭不知縱橫何益于用史弘肇曰長槍大劒安用毛錐在周之時李穀之守節

朱

太祖之時開國元勳弘濟艱難有趙普斬艾蓬蒿削平僭僞有曹彬〔彬普字則平彬字國華〕

朱子曰趙曹王佐大祖定天下收許多藩鎮之權立國家三百年之安豈不是仁者之功　宋史斷曰趙普嘗曰吾以半部論語佐大祖治天下觀其嘗以微時所不足者言于大祖及以睚眦中傷人甚多是不知無求生以害仁也教李符上言迓美悉望是不知孰不可忍也遣親吏往市秦隴屋材及以隙地私易尚不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疏圖是不知君子喻于義也以私憾竄盧多遜于崖
州是不知以直報怨也出居河陽且憂不測是不知仁者不
憂也渝金匱之盟是不知信近于義也受吳越瓜子金
是不知見利思義也
宋史曰彬性仁厚子在朝廷未
嘗言人過失伐蜀唐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
異遇士大夫于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
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還大祖從容問
官吏善否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君子謂其仁恕
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彬為良將第一
太宗之時張齊賢諫北征則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
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
養外田錫之上疏言軍國要機一朝迭大體四文定公字師亮
李氏燾曰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蓼末可伐而不
知燕薊在所當取蓋燕於
陷于左衽二則中國之險移于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
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　呂氏源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錫在大宗朝鯁慨言事而太宗親賜爾玉書與之委曲
辨論周悉如此即擢為知制誥因歲旱言事忤旨出
知陳州以此受人主異知至使人主聚集前後章疏自收
置一漆匣以遺仁宗錫雖亡矣而名不滅可謂不負其所
學也

真宗景德以前之相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
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沆之賢為最祥符以後之相王欽若陳
堯叟馮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欽若之奸邪為最雖有向
敏中李迪二賢已不踰時而去矣呂蒙正字聖功謚文穆李沆字太
初謚文靖丁謂字公言一字謂之

或曰端為人糊塗大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
意用之　李氏燾曰寇忠愍之入相凡三忘身徇國守
道嫉邪見于同列之稱薦者然也官居鼎鼐宅無樓
臺播于處世之歌咏者然也魏野堂吏之進例簿則叱之門
生之獻三箪則謝之甚至澶淵之役不沮不屈親扶輦
轂屹然如山百萬貔貅折簽笏之使三千餘年遺無牧焉
公之勳烈何如哉此所以感雷陽之竹也　長編曰旦自

祥符以来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嘗悒悒不樂
臨終謂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事之失令諸子
削髮披緇議者謂旦得君言聽諫從而不能以正自終
或比之馮道云　王旦追思李文靖之先見嘆曰李文靖
真聖人也　真宗欲立德妃劉氏爲后李迪言妃起于
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欲得翰林學士楊億草制億不
肯草　朱子曰楊億工于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
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丁方丁謂之逐蔡公也以他事召
憶至中書億乃恐懼至于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
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　程子曰向敏中號有度量
至作相却與張齊賢爭取一妻為其有十萬囊橐故也
呂氏中曰宋之目為小人者自欽若丁謂始然欽若則
請蠲負釋係囚丁謂則請罷兵撫蠻夷與君子之處事
何異惜其一入政府改節易行矣當時知二子之姦者李
沆王旦而已宋綬草丁謂謫詞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
辜幸常刑罔赦
陳恕不進府庫條目

龜鑑曰陳晉公不荅錢谷之問而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庫充溢恐生侈心嗚呼丁謂上景德會計録而封禪定林特上祥符會計録而天書成陳公之為慮遠也

仁宗之時杜衍之封還内降富弼之出使契丹韓琦之調護兩宮范仲淹之名重一時 謚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喪膽天下通為韓范

呂夷簡之主廢郭后

李氏燾曰鄭公毅然請往入對便殿忠激于心義形于色

仁祖亦為之改容乃單車入不測之虜庭詰其君拆其口而服其心壯矣哉主憂臣辱臣不能愛其死之言凜凜乎與秋霜烈日爭嚴 後王安石用事有所建明神宗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嘆者即當至矣其敬之也如此

呂氏本中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韓魏公不動聲色垂紳搢笏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蓋自慶曆嘉祐之時可屬大事重厚子如勃至于處事應變胷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所以正英宗之始與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

初則有韓琦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嘗條陳所宜先行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才賢倫荷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又維陳救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並入官去冗食又陳四策以為當今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請繕甲利兵營修洛都密定討伐之計龜鑑曰毋子之問人所難言自魏公倡而歐陽修繼之既以保佑之語勉太后又以承順之語勉英宗以孝聞魏公之功益大矣修之稱英宗以孝聞魏公之功益語勉天子卒也慈聖以慈稱英宗以孝聞魏公之功益以偉矣　程子曰韓公可謂服善我矣　呂氏本中曰先儒論本朝人物以仲淹為第一觀其所學必忠信為本其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誠心也觀其論上壽之儀雖晏殊有所不能曉寬仲約之誅雖富弼有所不能知而十事之規模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重守令減徭役　雖張方平余靖之諸賢有所不能識仲淹嘗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大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吏簡為迂曠乃為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陳樛曰自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然加幣契丹聚兵西北為後日之患又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私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于外為可罪也
丁丑會策曰夷簡呂公以二十年執政最為仁宗所
信任乃惟用数固寵而不知為國任怨以柔侯易制
者為心腹以憂時建議者為好名陽排陰沮事多報
罷横山之議既不能贊成于西歲幣之遺又不免有
增于北國勢益弱人實為之謂之何哉
英宗之時司馬光上疏論心術之要三曰仁明武治國之
要三曰官人信賞必罰訂言甚切至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
六事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嘗進仁宗以五規一曰
保養（言得之至難守之至艱）二曰惜時（言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
戒懼彌甚故能永久無疆）三曰遠謀
其畧曰迫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閑暇無灾害之時也徹彼
桑土者求賢于隱微也綢繆牖戸者修勑其政治也四曰謹微（其畧曰
惰肇荒淫之根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
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遵僭偏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
者其初甚微而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五曰務實（小註已見責實類）自少至老語未
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日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
者耳及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剗革畧盡
故王介輔曰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始終以

為不可行者司馬君實也

史臣曰一變而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已老且病不克終治惜哉　南軒曰司馬光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心溫公乃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聖人不過如此說近于始終條理者矣

神宗之時王安石以捐狹執拗之資素有矯世變俗之志外示朴野中藏巧機雖有呂誨先見司馬光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次吾皆不及也一時蘇洵辨姦有論康節閒杜鵑知亂而神宗方且以聖人目之于是外假周公泉府之名陰用管商富強之術創立新法引用群邪曩時祖宗良法美意一掃無餘矣

涑水曰介輔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元城劉氏謂永卿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非徒為趙氏禍乃為萬世禍也

明道程子以陽休山立之姿接聖賢不傳之統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于金石孝悌通于神明即其立朝

論白如王伯誠偽之辨欲其初審之此則格心之論而十
事之陳與正風俗得賢才之疏規模次第亦孰及之此明道之大略也一時道學如濂溪周子伊川程子橫渠張子康節邵子俱見儒門哲宗之時以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興以來以三公平章軍國者事四人而公著與父庚簡居其二世美其榮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于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于國不以利害動心嘗上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遠

謝上蔡曰申公自洛中上君道十篇不止可用于當時爲君之道幾無出此

大防劉摯誤欲調停川洛朔黨川黨蘇軾為首洛黨伊川為首朔黨劉摯等為首清臣溫伯首倡紹述及章惇入相而舟勢益偏矣君子小人雜用謂之調停

呂氏中曰明道謂新法之行吾黨有過紹聖之禍吾黨尤有過焉元祐所以轉為紹聖矧于朋黨成于調停始于呂大防之引楊畏成于楊畏之引章惇清臣惇卞布京借紹述之名而用安石之法安石變法之禍止

于一時而引進小人之禍終于一代

大學生陳東率諸生上書于徽宗其文曰今日之事

蔡京壞亂于前梁師成陰賊于内李彦結怨于西北

朱勔聚怨于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于遼金此六

賊者異名而同罪　高宗之時李綱之上十事一曰議國

是二曰議巡幸三曰議赦令四曰議僭逆五曰議偽命六曰

議戰七曰議守八曰議本政九曰議久任十曰議修德

李氏燾曰自綱之入為右僕射也以英哲全德勉全

以修政攘夷為已任抗忠心數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

決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

安他如修軍政變士風定經制改弊法置檢鼓院以通

下情置賞功司以伸國法減上供之弊以寬州縣修

茶鹽之法以通商賈遣張所招撫河北王瓌經制河東

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閑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

以為必守中原之計此朱文公謂李綱入来方成朝

廷者也　朱子曰李公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

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讒
間寘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
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朱子曰宗澤
守京城治兵禦戎以圖恢復之計無所不至上表
乞迴鑾數十表乞不南幸乞修二聖宮殿論不割地
其所建論所謀畫是非利害昭然可觀觀其勢駸
駸乎中興之基矣
趙鼎之作相以固國本為先務以修攘為已任故朱子稱
其為中興名臣一人洪皓之使金留北十五年不為少屈故
真西山稱其節無愧蘇武韓世忠之忠勇有成名聞夷
狄張浚之志復中原不主和議胡銓一疏志節扼腕（乞斬秦檜王倫）
張俊忠勤始終一節岳飛素負才氣忠孝雙全劉光世
戮力敢戰盡心報國
南軒曰胡澹菴大節極好曾見其諫書否門人對曰
見之曰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孝宗之時虞允文之出入將相慷慨有志劉珙之忠抗

萬言中時喜肯周必大之純篤忠厚　朱熹論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擧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又嘗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絶奸佞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紀綱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　寧宗之時真德秀魏了翁既貶梁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德秀既歸浦城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持此而往可也了翁至靖湖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餘見儒門）

文天祥謝枋得張世傑陸秀夫孤忠大節可表天日

文山自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疊山詩曰

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一文錢　宋新劉氏曰苟

秀夫之朝服負王與之俱溺世傑之取香祝天願風覆
舟與夫天祥之如金百鍊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有
死之心無生之志者無惑乎其然也其所以致茲者豈非
宋立國雖不能純于仁義而未嘗不慕義強仁焉
是以其效若是乎
揆宋一代而論之大祖之特若陶穀之袖詔竇儀之清介
重厚李漢超之守關南郭進之守西山和峴之定雅
樂王全斌之受賜 求衣帽浣義倫之國書數卷陶邴之
覆試董遵誨之紫雲黑龍李光贊之蕩平之策王昭
素之治世養身之言劉溫叟之清介薛居正之修五
代史樊若水之渡江獻策曹翰之屠江州大宗之時張
齊賢十策 下并汾富民封建敦孝舉賢大學籍田選良吏懲姦謀刑 辛仲甫不辱君命
楊業之號楊無敵王顯之讀兵戒三篇呂蒙正之雅量李
穆之謹言慎行李昉之不取尤于人尹繼倫之黑面大王种
放之尚節錢若水之清要貴重王禹偁諫不成開寶皇后
之服張詠之激平蜀將真宗之時李沆之無密啓楊礪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介直清苦曹琦之請減德明孫奭議天書之非杜鎬
之神道設教林逋之結廬西山陳彭年之九尾狐張師德
之兩謁旦門魯宗道之魚頭參政號曰魯直仁宗之時張
奎運之造崇天曆欽若之五鬼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并欽若為五鬼晏殊之請興
學校張知白之清約如寒士呂夷簡之手疏八事正朝綱
禁賄賂辨倭主純文謁
疎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孔道輔之伏閤諫廢郭后胡瑗阮逸
之較定鍾律蔡襄之作四賢一不肖詩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修一不肖高若訥
夏竦之獻十策范雍之太范老子任福之兵敗以死報國歐
陽修之進朋黨論石介之慶曆聖德詩唐介之劾文彥
博狄青之折節讀書宣撫廣南王德用之黑王相公趙抃
之鐵面御史范鎮之請建太子
曰范景仁司馬君實不敢有所軒輊光思濟斯民任天下之重而鎮嶷然如山確乎其不可拔使之易地則皆然也
髭髮皆白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天下稱之包待制之笑
北黃河清張昪之言帝孤立王安石之止萬言書王
珪之真學士劉敞之進讀史記英宗之時張方平之
請立潁王劉恕趙君錫之同修通鑑趙抃之琴鶴自隨
神宗之時若王詔之上平戎策孫固之論宰相自有度

呂誨之三見黜（始論陳旭次論歐陽修最後論王安石）蘇轍之請兗官戶范純仁之沮新法呂惠卿之講變法李定之便新法熙寧之三舍人宋敏求（蘇軾稱其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蘇頌李大臨（大臨奉世子）曾公亮之薦王安石鄧綰之從人笑罵楊繪之言群臣未老求去劉摯之極言新法鮮于侁之三難鄭俠之繪所見為圖韓絳之傳教沙門呂惠卿之護法善神王安禮之諫峻法流括之使遼海濱之四先生（陳襄周希孟陳烈鄭穆）蘇緘之死節馮京之為名執政曾鞏之文章本六經蒲宗孟之毀司馬光徐積之遇石不踐哲宗之時蔡京之希司馬光意范祖禹言學不學繫治亂豐稷之講無逸傳堯俞之金王君子常安民之攻呂惠卿蔡卞欲毀通鑑板鄒浩之諫立劉右田畫之責鄒浩徽宗之時任伯雨之半歲上百八疏朱勔領花石綱事蔡京倡豐亨豫泰之說葉夢得阿黨蔡京折克行之號折家父陳禾之引落 帝裔盧航之表裏為奴（陳朝老大學生）之論何執中陳瓘之著尊堯集陳顯之歸隱四明曹輔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帝徵行陳過庭之諫誅三賊蔡京王黻宋昭之諫伐遼欽宗之時李邦彥之浪子宰相尹焞之不應進士舉种師中之死節崔鷗之諫誅安石餘黨胡安國之封還詞頭何栗言三鎮為國之根本李若水之為南朝一人劉韐之死節以下南宋高宗之時張所之言五利請帝還京城因其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係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慶而一意于邊防五也陳東歐陽徹之見誅呂頤浩之會勤王師張守諫思二帝胡寅之進七策一曰罷和議而修戰畧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曰務實效去虛文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曰都荊襄六曰選宗室賢才者封建任使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趙開之善理財趙鼎之陳三策楊邦乂之死節劉子羽之保三泉吳价敗金人于仙人關晏敦復之憂姦人相曾開之不草國書吳璘聞和不樂張壽言金仇萬世不可忘劉錡順昌之捷王居正學本六經李燾修公卿百官表劉珙之制姦吏虞允文之備禦洪邁使金不屈孝宗之時辛次膺之鯁直王十朋之劾史浩陳俊卿諫御騎射周必大為一時詞臣之冠陳賈之請禁偽學尤袤言道學不宜詆光宗之時劉光祖乞禁道學之譏王介之對策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汝愚請帝朝壽皇上皇帝監成甯宗之時何澹之攻正學趙方之名言理宗之時彌遠之三玄梁成大
澤李翺陳寅夫妻死節孟珙之復鄧州李心傳為史館修撰丘岳之賜宇忠實吳潛入對致亂之由恭帝之時汪立信移書似道三策趙昺發之死節江萬里之死止水鄭虎臣窘辱似道

元

輔弼于內者則有許衡姚樞廉希憲劉秉忠而立綱陳紀定一代之制度許衡之功居多經營于外者則有張弘範史天澤董文炳李恒而攻城畧地造一統之寰宇弘範之功居最可方汲黯者竇默也而王磐則淹貫經史劉因則講明性學可比麦齊者王英也而季孟則善論古今吳澄則肆力聖賢張養浩之著三事忠告居官之道備矣而范梈則性有頴悟卓然自立金履祥之著四書考證而許謙則學無間斷確然自守趙孟頫書逼晉魏詩宗盛唐而程鉅夫則其儔也虞伯生文祖歐蘇詩宗李杜而馬祖常則其匹也隱居不仕有若吳萊之清修徵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起有若杜本之高尚鄧文原以道而淑諸人朱公遷以道而任諸已楊載之文章主于氣而理存其間歐陽玄之制作主于理而氣行乎內罵賊不屈李黻之死節引刀自刎于闕之死節以上漢人木華黎之謀勇弘濟大業耶律材之聰明精通數學伯顏為將彷彿乎曹彬之仁完澤為相痛革乎桑哥之弊幷揭傒斯尚清儉雖老而不易泰不華尚氣節雖死而不避以上遼人

國朝

洪武之時中山武寧王徐達功首諸將而一人不妄殺宋之曹彬也故御製碑文曰景命昌兮天彰錫我英俊兮忠良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勇冠三軍而百戰不少挫唐之敬德也故大祖謂宋濂曰計其開拓之功以十分而言王蓋居其七八耳誠意伯劉基才本王佐而識真主于英椎蜂起之秋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公獨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漢之張良也觀其論楊憲之無相器論胡惟庸之為小犢丞相李善長有罪則救之參軍胡琛敗没則先知之而時務

十八策領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數言尤為卓卓大學
士宋濂學貫天人而贊謀獻于四海景沸之日元之許衡
也觀其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請留意二典三謨詠鷹
而有自古戒禽荒之言崇國體而卻日本求文之金而養
心莫善于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數言尤為表（表所著有孝經周禮傳龍門子數十萬言）李文忠姻連帝室戰勝攻取而寧河武順王鄧
愈則奉公守法沐英簡在帝心招降納附而東甌襄武
王湯和則臨陣決機章溢為中丞而振肅百僚（上嘗親祀社稷會風雨怒）

議禮不合以致天變將殺之公曰縱禮官議有未盡陛下一誠自足以格神明上為之霽
威公與劉基葉琛宋濂同至建業入見對大祖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
殺人者能一之耳 陶安為參政而保障二郡（御製詩以美大之曰匡廬君窪甚
濟濟水怪無端盈彭蠡鱷魚因
韓去遠洋陶安鄱陽即一理又賜門帖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至采石見大祖
曰將軍若能友群雄之志不殺人不虜掠不燒房屋首取金陵以圖王業願以身許之
侍制王禕（使雲南見脫脫曰天訖汝元命汝如燃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邪 上親
征江西公進平江西頌上曰吾固知漳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
御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所著有華川集續東萊大事記）參政胡大海（蔣璞刺殺公嘗曰吾行軍有三事
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人廬舍
皆仗義而死節宋訥任祭酒宋善任學士（所著有詩經解順詩經
輯釋史輯及遼海集）
皆望冠于一時 宋樂之時少師蹇義少保夏原吉得
君行道猶魚水之相契仁宗即位賜銀章各一其文曰

絕愆糾繆諭曰朕有過舉卿具疏用此進来　解縉因大
宗御書褒定義等十人名命各疏其下乃具以實對于
義曰其旗厚子重而中無定見于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
不遠小人　英國公張輔平定交趾仁宗嘗曰張輔
知禮群臣莫及而少保黃
福則固鎮守之策　解縉曰秉心易
直確有定守　平江伯陳瑄疏通漕運
而尚書周忱則主交兌之議大宗簡進士曾棨等二十八人入文淵
閣俾進學公自陳年少願進學大
宗喜曰是真有志者
命增為二十九人　祭酒胡儼取士得人可比歐陽修都憲
顧佐鋤強抑豪可比包孝肅文貞公楊士奇制謁陵展
敬之位諫惜薪司賦柬之多論科舉之弊則曰長材大
器多出北方如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則南北人材皆入
用矣論安南之乞立陳氏台則曰漢棄珠崖前史以為戒
美（疑）願勿疑文敏公楊榮一問即決庶幾片言折獄之材
大宗嘗勞之曰天下事咸朕與若等同計非若六卿之
分理也文定公楊溥在獄中讀書不輟曰朝聞道夕死
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迴嘗采文帝事編為事類以獻
仁宗甚悅賜書褒美初入卿試胡儼典文衡批其文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初學小子當退避之舍老夫亦當讓一頭地他日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為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阿曲人以儼為知人正統間名臣稱三楊文貞為西楊文敏為東楊蓋以居第別之也文定為南陽蓋以郡望每書南郡也李時勉名懋以字行猶楊寓之士奇也在翰林直言進諫仁宗命力士打十數瓜不死後為祭酒倣胡安定教條隨其器而造就之後王振怒其持儒禮以罪枷于監門諸生不忍願代者甚衆獲免劉球為侍講正統八年上疏論威權不可下移忤權奸王振死錦衣獄從第玭為莆田知縣奉夏布一匹即曰封還貽書誡之曰力行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于賢第者有兩溪文集陳敬宗由翰林拜南京祭酒以師道自任戶部尚書開中楊鼎初發解于鄉試自北監求入南監從公卒業其為士大夫所重如此吳訥字敏德為右副都御史所著有性理集書補註山云為都督在廣西摠率府號令嚴明有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公皆笑納之尚書王直因遣使迎復乃折與安曰豈可為此言令日群臣皆朝廷人一唯朝

迓用孰敢有不行者興安語塞既而陞禮部侍郎
李實等為正副使以行況鍾由吏員官至知府勇
于為義時稱曰況圭月天文貞公贈之以詩曰十年不愧
趙清獻七邑重迎張益州嘗薦鄒亮才學可用朝
迓授吏刑二部司務會穆為僉都御史剛介之操凜
如一日正統己巳之變社稷幾危而少保于謙內修政事
外攘夷狄英廟移紫荊關京師嚴戒往往挈而南奔
侍講徐珵妄言占象倡議南遷公為慟哭于迓抗言

京師天下根本宗廟三陵社稷咸在百官萬姓郛廛
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見矣一
步不得離此及進位少保有言今日宋李綱大不能
及公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城下但不盟耳後英廟
復辟為權奸所害楊洪字宗道累立遷功勇人畏之
呼為楊王後為杜衍所誣上付洪自治頗類宋大祖待
郭進事知府劉實之在南雄也怿中貴中貴共苛辱之
南雄民爭以身翼蔽君喜著書尤用意于春秋左

都御史軒輗清節不變天順之時上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具僅二竹籠景泰是汝乎主事沈琮嘗曰惟利亦可以觀人琮司皂者久不以動心而干人撓法者得兩公焉尚書魏公驥都御史軒公輗是已戶部尚書年富本姓嚴洪武初附籍訛為年夙夜不懈以國計為已任尚書魏驥初為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才好別白君子小人先是上御奉天門顧禮部臣曰魏驥壽及百齡盡有德望朕甚嘉悅其勅遣行存問賜羊酒有司月給米三石贍之耿九疇爲刑部尚書嘗坐水傍一童子曰水清不如使君之清朝廷下有司買羊角以充燈嘗上疏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而蘇軾輒諫止之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操履素定天下信之然欲絆石亨之罪反為所排天順嘗念及九疇非罪召至京師上憐其衰命為南京戶部尚書且曰遂其優閑可也薛瑄家逐于性理之學周易大極圖西銘近思録未嘗釋手提學山東每臨諸生不事檳楚皆呼之曰薛夫子時中官王振權傾一時或邀拜其門公

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而拜官私門邪後振誣其出
入人罪繫獄當死公曰辨冤獲免死何憾焉中官金英
奉使道南京公鄉俱餞于江上獨公不往英至京言于
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平生奏疏削其葉皆不存一
日檢閱舊書及讀書録束置架上為詩曰七十三年無一
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古稀雜録云李朝仕途中能以理學為務者終見薛大理一人王翱為吏
部尚書端方強毅清白儉約在吏部于恩讎一不介意
嘗曰吏部豈報恩復讎之地邪李文達曰皐陶言九
德王公有甚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毅
又曰王公凡處事則無淹滯吳與弼江西崇仁人天順時
上命行人齎勅束帛造其廬至則命為左春坊固辭
云老病不堪供職既而獻十策一曰隆聖德上深嘉納諭之
曰嘉猷最朕足見忠愛復遣行人送歸李賢景定
即位進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啓曰欲絶玩好
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免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陳敬宗
見之以為至論其建論之詳具見天順日録得時行志自

三楊後莫能及之劇定之父髦以易經魁鄉闈學者
稱為石潭先生稱定之曰此子有八面受敵之才所著有
經義及策畧王竑兵部尚書成王監國于午門視朝
百官彈劾奸臣誤國者方讀彈文未起錦衣衛指揮馬
順從旁叱各官起去公起拉馬順首曰此正姦臣當除
去監國退百官拳擊手馬順死鍾同居御史風采壁立
嘗與章綸期論易儲事願獻狄梁公之誠脫受比肝
之慘無所憾詞氣嚴正維之以泣及上疏言宗社之本在
儲位宜復不宜緩遂收錦衣衛下獄死葉盛禮部侍
郎邊境未寧大臣有奉留邊將守京師者公言今日
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葉則六師何以陷
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急宜遣固守
宣府居庸為便轄雍為都 御史因兩廣蠻寇弗靖乃
與將士約能生擒被虜男女者准其功故無妄殺之慘
功成之日士皆斂迹無譁秋毫無漁于衆林鶚在蘇州
府徽孔廟泥像易以木主曰塑像非古我大祖千大

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華彼未壞者猶當毀之
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陳選為布政使自號
克菴自河南聞喪還行裝蕭然車一兩而已及之官
廣東驕驢出都門而去其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
羅倫為修撰因李賢欲起復乃歷陳古今起復之非
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楊守陳嘗言
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大宗靖內難後史臣不紀建
文君事遂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于所事
者皆湮沒不傳及今采輯尚可補國史之缺楊繼宗為
嘉興知府莊昶撰府志序曰吾聞侯以嘉興人物莫
大于陸贄名宦莫過于楊繼宗修志之餘皆欲大其祠
宇實錄其行以萬古其人于天下或謂公別白大明節
目大疏言論大激三者非自全之道蓋其細者也

以大師大傅大保為三公者周也以永相大司馬御史大夫
為三公者漢也以大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者後漢至唐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抵然也　成王作周官曰立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則大師大傅大保周之三公也然三公之位實兼六卿之職所謂鄉老二卿則公一人初無司存

通典註周禮王畿六鄉每二鄉則公一人蓋一公二鄉也　非必親治二鄉蓋與王坐而論道者也成王時周公以公兼冢宰召公以公兼宗伯蘇忿生以公兼司寇康王即位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則是六鄉之中召公畢公毛公亦皆兼三公之職杜佑通典以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謂三公豈非以公兼卿職而言乎　丙吉為丞相自謂三公典調和陰陽王尊劾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負下罔上王根為大司馬杜鄴言前為三公比周則丞相大尉御史大夫漢之三公也然太尉本主兵之職御史大夫特附丞相之官乃與丞相並列已失古誼況得稱為公乎自武帝寵假大司馬之權而冠以大將軍之號大司馬專主國柄霍光董賢王鳳王莽尤重于相權耳自成帝從何武之請以御史大夫為大司空自是遂是丞相鈞禮耳杜佑通

典以漢丞相大司馬御史大夫爲三公者豈非以其權
重而稱公乎按後漢志太尉主天司徒主司空主地東漢之三公
也然多以九卿爲之似有古意然三公之外復以大傅爲
上公果何義耶若三公災異冊免則始于徐防三公在外
冊拜則始于張温三公封爲列侯則始于崔林魏則并
大尉司徒司空之外而增置大保晋則加大宰大傅
大保司馬將軍之官而爲八公宋則仍八公之官而不名
言爲八公齊之三公惟有大傅梁之三公復置七員陳之
三公並爲贈官宋之國初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三師太尉
司徒司空爲三公仍唐之制也宣和之末以三公只爲階官不
三公爲三少倣周之制也政和更制詔三師爲三公
復摠領三省復祖宗之制也記曰虞夏商有師保有
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伊尹曰三公
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夫知人事列士去其私周禮建
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
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後三公壹命袞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棘取赤心外刺之義槐取懷來之義

宰相

自黃帝首命六相舜之舉相十六而相之名始立自湯之左右用伊尹周召而相之員始定周人冢宰之尊其所統六十官之屬如內朝宿衛之士外庭徒役之人冢宰統攝之故侍御僕從皆正人也大府受藏之務司會稽考之任冢宰均節之故用度有節無奢濫也奴僕熏腐之流閹人宮闈嬪御之職宮人內宰供奉飲膳之儀故家齊身修心平氣和無女寵閹宦之習也秦人焚烈周官將古人所以體統維持之具分散四出宮伯宮正則分入郎中令衛尉而宿衛之意失司會大府則盡入治粟內史而出納之意壞膳人醫師則盡入少府宮人內府則盡入中長秋而供奉飲膳使令之意至是盡泯漢自高文之時相得預制相得兼武事二千石之重丞相罷戮之申屠嘉欲斬內史晁錯是也閹宦之寵丞相請誅之加

官未置而内庭外庭相得通主之椽吏行部而州郡民事相得盡知之武帝過懲心田蚡專權之弊而深抑大臣之職自丞相不敢擅召二千石（旦平秋）至使弘羊榷利温舒峻法而九卿更進用事矣自宦者典尚書章奏至使石顯弄權董賢竊政而中宦益恣矣諸吏居中舉法侍中論誣大臣（如嚴助之徒）是中朝之血脉不關于丞相府矣刺史得自奏事綉衣專遣出使（暴勝之）是外郡之血脉不關于丞相府矣武帝五十四年之間凡易相者十有三人雖至宣帝重宰相之權丙魏伸丞相之職然外而御史之抗禮（蕭望之）内而宦者之用事（石顯洪恭甚）至東都以大傅當冢宰之任大抵事權盡歸臺閣此漢初任相之制而壞于武帝者然也魏則以劉放孫資為中書監令而掌機密晉以張華荀勗為侍中而居阿衡東晉以謝安庾亮庾冰之徒並為中書監而皆稱賢相宋以汪湛王僧綽殷景仁王華之徒並以侍中衛將軍而或任機密或居門下齊有六貴為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相則如顧命之江祐領軍之坦之梁以參機事為宰
相則如尚書令之何敬容僕射之徐勉北齊謂登台
鉉稱宰相者則如司座之韓執侍中之趙彦琛晉宋
數朝以風流相尚以元虛為宗覩白署空稱為清貴省
牒按簿鄙為流俗何敬容獨勤庶務為世所嗤鄙卞壼以
甚閻之務頗欲綜理阮孚曰不亦勞乎東山
勝遊蘭亭名會事肥遯也龍章鳳姿壁立千仞餘
儀渠也雌黃陽秋崇辭致也玉塵蒲葵尚放曠也此
清談廢事所以卒致夷狄之禍與隋以楊素為僕射
射掌朝政聊述為兵部參機事唐正觀間李勣以太
子詹事同門下三品而同三品之名立李靖以疾辭位
詔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之名立他官
上薦相職如杜淹魏徵岑文本張亮輩宰相下行有
司者如杜如晦房玄齡終唐之世相無常職亦無常員
故有三為宰相皆薦兵部前後出鎮三佩相印時方
用兵則為節度使時或崇儒則為大學士時急財用
則為鹽鐵使此非貽謀之未善與宋朝制雖沿唐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實異于人蓋以三官為空官而以平章為宰相惟其
真加侍中則不除平章至平章而分為三等帶昭文
為長修史為次集賢又其次　李斯趙高以嚴刑峻法
而禍秦相業大壞矣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
丙魏有聲至于孔明才本王佐而天不假以年焉王莽
曹操以老奸巨猾而傾漢相業愈壞矣太宗創業房
杜在前明皇繼治姚宋在前（後）至于張曲江九齡峭直剛方
惜也相位不留而有范陽之變陸宣公論諫仁義惜也

杜門却掃而有涇卒之亂裴晉公身佩安危惜也
讒言一入（度為綠野堂）而有閹宦之禍劻腹如林甫鬼貌如
盧杞唐之所以亡也趙普佐太祖以開基而韓范富歐
皆能奠安乎社稷趙鼎佐高宗以恢復而李綱張浚
皆能再造乎邦家奸邪如秦檜欺罔如賈似道此宋
之所以亡也

國朝首罷宰相以革前代之弊　為相之道有六曰
務學問二曰明去就三曰持公正四曰用人才五曰

知大體六曰戒紛更　宋史斷曰若蕭何之書法陳平之智慮周勃之重厚丙吉之大體孔明之仁斷魏徵之明敏文之以道學成之以聖德行之以忠恕俾致君澤民之功無一毫之不善斯亦可以居相位矣

將帥

周官將與帥並置而將之職大于帥漢唐之初置將不置帥而帥之名泯周設六官而兵掌于司馬司馬之職其制軍有六曰軍曰師曰旅曰卒曰兩曰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軍有將二千五百人為師師有帥五百人為旅旅亦有帥軍將命卿師帥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夫秦之伐鄭有三帥之遣齊之內政亦有鄉帥縣帥焉漢初有大將之拜韓信唐興以府衛制兵析關中為十二道皆置府後更為軍軍置將副而帥之名皆未聞宋建炎初李綱請于沿河沿江要郡置帥府文臣一員帶安撫

使為都摠管武臣一員為副摠管遇朝廷起兵則副總
管為帥　制彼裳衣勿事行枚將東征之師者周公
也將如周公非儒將乎陳師鞠旅克壯其猷將南征
之師者方叔也將如方叔非智將乎進厥虎臣闞如虓
虎將平淮之師者皇父也將如皇父非勇將乎奏淮淝
之捷（謝安）儒之似者也貽泜水之敗儒之窘者也而張良之
從容孔明之正大祭遵之雅歌投壺羊祜之輕裘緩帶
皆庶幾乎儒將者運安劇之策（平勃）知量（之）任者也激七
國之變智之鑿（鑿）者也而陳平之奇計謝安之秘畧孫
臏之減竈示弱詘之增竈示強皆庶幾乎智
將者贊遼東之功勇之小者也稱萬人之敵（項羽）勇之
粗者也敬德之膽畧李靖之威名韓信之席卷三秦
耿純之折衝千里皆庶幾乎勇將者雲臺畫像榮耀
一時帝室勒功垂傳萬世
國朝將相無設文武並用內建五府有兵部以統理之
而為心腹外建都司有大臣以鎮守之而為藩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翰院

玉堂賜篆景仰彌文寶帶黃金敬佩新渥（東坡謝翰林表云）

漢以來代言委諸尚書魏晉以後代言委諸中書亦未有是官而翰林建職其自唐始與夫翰林院者藝能技術召見之所處也開元二十六年翰林學士之名始定

宋太祖實儀曰深嚴之地當以宿儒處之大宗之命張洎曰學士之職清貴非可以他官比之夫水先瀛洲花圃周廡外喧既寂內務靡詳清之極也西聯金鑾北瞻銅樓晨趨瑣闥夕宿嚴衛密之至也備待顧問辨疑釋非發演絲綸擾古授今任之重也李太白嘗為翰林供奉矣雖一時應制搆辭奴僕力士然未幾神遊八極不可絆縶者才為之累也張洎亦嘗為翰林學士矣雖一時侍詩侑酒勢有華羞之逼然未幾而儀同之詔不下卒受楊国忠之謗者德未足于此也自開元至咸通翰院顯名者一百八十九人為相者五十有三非不俊為羨談求其正諫自任閣宦知懼如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絳草詔一下士卒感泣如陸贄者鮮矣至于有宋和
嶲以文得寵可用也而睥睨乎不正大祖竟不居以近侍
范杲獻記玉堂記求進可用也而躁競可厭太宗終不除
以內制蘇易簡張洎皆興國間之翰林矣清淨玉堂中豈非洎之
堂中之詩大宗特示易簡焉詩云翰林承旨貴清淨玉堂中
德行不及文學蘇之忠孝形諸歌咏與大宗賜易簡詩曰
曰忠孝執政欲用張洎上曰極知洎文
一生心學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耳楊憶晏殊皆景德之翰
林矣前席待名賢之詩承明近侍寵遇苦學勞心疾已痊善
保厥居調飲食副前席待名賢

真宗特賜楊億焉豈非億不草冊后之詔而殊甘復相
之詔與丁謂復相召劉筠草之遇筠側面而過蓋有所愧也
神宗賜玉珪仲設以紫花之座同上炳以金蓮之燭哲宗于蘇軾或不覺前
席英宗于張方平或命坐賜茶同上或待舊臣以賓友大宗于蘇易簡或見宰
相以客禮孫抃此宋朝待遇禮也條畫兵數稱為頗牧有
李文定焉無有文學可比董仲舒楊惟有司馬公焉張方
平文章典雅有三代風趙安仁文行無著如此其幾歐
陽公宮帖亦不忘規諫之意劉筠亦不草丁謂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制雍容東坡田翔仙境參決國論發揮天語子瞻堂
堂如山如河 黃魯直 贊東坡
國朝建翰林以為清要之地設學士以為侍從之官
又有侍講主勸講侍讀主進讀修撰主修史編修主編
纂檢討主檢閱又續簡拔進士為翰林庶吉士以作養
之

館閣

聲華當健筆洒灑富清製衣此杜甫祕監之詩也

義苑手祕窻文堂耳敬為霆逢此韓愈校書之詩也東
辟土騰輝 東辟土三星下應圖書 祕府見晉天文志 大乙秉籥余 拾遺記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青黃衣持藜杖出火用以照向
向問姓名荅曰我是太乙之精上帝聞卯金之人有博學者下而觀焉 天所應也 蓬萊仙境 漢宗東觀禮儀時人美為
蓬萊道士 瀛洲清選人所美次也 漢之有天祿石渠以為諸儒
校書閣而閣之名自此始以密勿之地而諸儒得出入
其中漢之崇文厚矣何楊椎校讎忍為劉新劉歆
集議甘心事莽求如劉宗老乃心王室者不多見也
唐有弘文崇文以為諸儒儲材之館而館之名自此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夫以森嚴之處而諸儒得以講習于內唐之崇文厚矣夫何敬宗修史第成門戶欽明談經甘舞八風求如蔣義劉知幾史學優長者不多得也宋朝曰館則有昭文史院集賢之三館曰閣則有經典子書圖畫之六閣龍圖閣天章閣所以藏太祖太宗御筆也寶文閣顯謨閣所以藏仁宗英宗御筆也楊億年方十餘而清節自許樂史年至七十而好學不倦曾鞏在館九年而處之自如王存在館十年不干

恩澤司馬公文章學術當代尊仰張橫渠道德仁義開中師表范景仁之遷直閣龐公薦之以不交通于當道耳錫之晏會以歡其心李至寵之犀帶以華其躬王禹偁羅處約親製御詩以美其事親書秘閣以榮其居此宋之為上者眷遇然也處以子第魯宗道力拒之恐膏粱之習而溷清華之選校以道書范淳甫深闢之恐異端之說而玷六經之書此下之愛惜者然也王安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當國喜用少進主行新法遂不由召試直除館職而儲才之地遂輕矣荊公初年方辭館職之命至後復講嚴召試之法蓋以此選為重不欲濫進也末路倒戈始終二節矣蔡京竊政九等職名增立不已弊濫愈甚而養賢之職掃地矣

國朝建文淵閣于　內迓建國子監于兩京以藏天下之圖籍以儲天下之英賢求樂三年大宗命解縉等于新進士中選材質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學至是選曾棨等二十八人入見大宗慰勉曰朕不任爾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爾各食其祿日就閣中恣爾玩索務實得于已庶幾國家將來皆得爾用不可自怠以孤朕期待之意時庶吉士周怳自陳年少願進學大宗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怳為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月給筆墨紙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擇近第宅居之

講官

太公進冊書以戒武王拳拳手敬義之辨召公作旅獒

以戒成王切切乎慎德之辭衛武公在輿有旅賁之規位
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瞽史之道晏居有師工之誦程明道以正心朱
晦菴以誠意司馬公以通鑑胡康侯以春秋皆進講于
宋者也以水喻政得之匪風
老子曰治國如烹小鮮 慶曆與趙師民 烹鮮喻治得之匪風
此學詩也薄征緩刑荒政講之 至和與楊安國 修德承天
視稷論之 至和與盧士宗 此學禮也上承下施蓋取諸鼎 皇祐與楊安國亂極
生治蓋取諸萃 孝宗 易學明也說命三篇特誦三句 淳化五年
孫奭講說命篇至事不師古以克
是言上欲切屬輔臣因喋曰天以良弼賚商朕獨不得邪 五子之歌再
誦六句 范祖禹講內作色荒
一節哲宗首肯者是 書學深也論魚封彊 景德與王旦
鑄刑此明春秋而知之中庸修身 天聖與張知古 大學入德 元祐與劉唐老 此
講禮記而知之取需卦燕樂之說啓其君以宴遊 林鵬撰周易天人會
元記上慶曆 借豐亨豫泰之說諛其君以侈靡 蔡京 易果如是乎
青苗弊法假周人出息之事以自文保甲苛令托先王民
兵之論以自售 王安石 禮果如是乎湯錫勇智呂公著則
以不殺論之而黥武者不能竊王制柴望范祖禹不以巡

符原之而封禪者不能假許魯齋以孝經廣希憲
以孟子吳草廬以酒誥鄧文原以帝範皆進講于元者也
國朝太祖之時宋濂講大學衍義司馬遷論黃老事
既而曰臣以為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與
學校教民則禍亂無自而作矣永樂貳年楊士奇
進呈文華殿講義大宗覽畢稱善因曰先儒謂堯
典克明峻德一篇一部大學皆具　仁宗命楊士奇曰
今翰林春坊諸臣分撰諸經講義內閣之臣閱過有
未當處悉與改正解繕專寺閱書胡廣閱詩金幼
孜閱春秋士奇閱易　楊士奇作周易直指及周
易大義仁宗賜以綉衣銀帶　徐好古作尚書直指
金幼孜作春秋直指

宮官

典樂之職在舜不敢綏世子之法于周為最詳文王有
虞胄之儀而明為子為弟之禮成王有禋祼之教而
設太師太傅之職始皇以趙高教太子故取禍于望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帝以智囊教太子晁故激變乎七國武帝使太子自
通賓客致有江充之逆德宗使太子馳習突棊致有
叔父之釁唐太宗作帝範以賜太子而餙躬閨政
之道明玄宗作開元訓以示諸王而父子君臣之義顯
作詩六章扎于步障以賜太子而仁孝之禮彰宋太
宗出戒子篇令郭貽貫講說以諭諸王而為善去惡
之監著真宗召集宗室賜太子元良述而播四術三
善之風修承華要畧而廣繼體治民之論

太祖謂劉基陶安曰元氏事不師古設官不任賢惟
類是與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
師禮傳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
重務皆令啓問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命李善長
等兼東宮官且諭曰朕于東宮官不別設府僚而以
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大子
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問大子或有聽
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

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為
之賓友後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罷無
領之職大祖不從　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
四方名儒教大子諸王分番夜直選才俊之士充伴讀
諭宮臣曰汝所謂商彝周鼎者此非重器也太子者
天下之重器
大祖教大子之書名曰儲君昭鑒録　大宗有文華寶
鑑聖學心法　永樂十四年文廟命吏部舉老成正
大儒者侍　皇太孫講讀寔義舉儀　智上喜曰此得
人矣

諫官

唐虞三代盛時不以諫官名而天下無敢言之人漢唐
之世特以諫官名而天下皆可言之人漢唐
之書曰臣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鮑宣上書論何武
亦曰官以諫諍為職不敢竭愚群后四朝數奏以
言諸侯朝宗諫謨謀事則外之侯伯郡守皆得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矣皐陶作士稽首颺言伯益朕虞吁咈作戒則內之公卿師長皆得言矣鄭人鄉校得議執政則草茅賤士皆得言矣鼓旨諫市議道謗則農商工賈又皆得言矣是意也行于總章衢室之間寓于謗木善旌之際見于發言盈廷之時拳拳于都俞規戒之頃當時諫官之名隱然于其間自諫議大夫之置于漢武帝置諫大夫光武改為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之員增于唐武后垂拱中置補闕左右拾遺開元以來左屬門下右屬中書霜飛白簡露奏皂囊中即補闕之汲黯出綰淮南之綬博士對策之仲舒往持江都之麾劉向戒外戚之專孫寶奏馮后之事皆以大夫也蕭望之以諫官而出補郡吏王吉以諫大夫而上疏見疏皆以諫官也唐自正元以來蔣又以左拾遺為史館修撰穆宗之世李紳以左拾遺為翰林學士李渤之初以拾遺召也未幾遷為補闕一諫忤旨下遷參軍裴潾之初以補闕諫也一徙舍人未幾再疏自貶諫憲宗從柳泌沿冊亦再貶諫宋之三百餘卷上裨君德田錫一十九章極詆時弊劉安世論蔡京諫議大夫

之有人也御筆新除歡動朝野慶曆初歐陽永叔張安道王素俱除諫官蔡君謨以詩賀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毋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謀猷裨帝治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虛士留取功名久遠看三人以其詩薦之于上尋亦除諫官親題魚目直名留殿司諫正言之有人也四諫之稱修為美談歐陽修余靖蔡襄王素四賢之名播在流咏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鄒浩之為正言也不陳孟后之事而曾誕玉山客問之篇陰諷潛刺聞者若愧高若訥之為司諫也不言仲淹之去而蔡襄不肖之詩極口深詆畧不少貶見上歐陽修外任漕基亦許奏事司馬公出為郡倅得議建儲寇準身居員外挽衣論列鄭俠職為監門上言新法張舜民賢山林布衣抗論行都江煒上庠諸生疏陳中道王贊錦衣徼吏引對殿陛大名細民訴旱伐鼓論事我朝稽古建官六科則有給事中十三道則有監察御史雖仍諫諍之員而不拘諫諍之職故柯暹辭侵李慶固諫官也而宋思顏參軍對行節儉桂彥良正字諫怒祝文彥良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文曰我將我享儒士泥古不通許好問以縣令而論

祈天永命之道張所以軍士而上便民事及守邊數事是自上而下由貴而賤皆論列之人爾官共漢唐而意實入唐虞殆有由也

臺官

御史古官也以御史為傳命記事之官者周與戰國也以御史平章報奏而兼察劾之任者秦漢也以御史分為四司專劾百官之過者東都魏晉以來也唐則任彈劾之外而復兼公訟之事宋則任彈劾之外而復兼言事之責周官御史五史之至微者以中士下士為之特小臣之傳命者爾洎至戰國獻書多云獻書大王御史滑池之會秦趙各命御史書事而淳于髡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凡此皆記事之任而糾察之責未聞焉張蒼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李文為御史中丞數從中主文書事陳咸為中丞摠領諸郡奏事此漢之居中受文書者也叔孫通令中執法舉朝會不如儀蕭望之為大夫部按延壽之驕恣嚴延年為侍御史劾

奏霍光之廢立此漢之在外主彈擊也專席而坐
中丞之職重也光武馳馬見避桓典之望隆也張綱埋輪
都亭豺狼屏迹陳翔執法殿陛梁冀知畏魏則簪
白筆以奏不法晉則糾行馬以督百僚宋則命中
外停駐以尊之齊梁以來常命十人居曹以察之
戴冑糾儀繩紳皆整肅也韋仁約銜命出使山岳
可動摧也柳範之規拂蕭復之剛正王義方之抗奏奸
人李義府温造之威望稱職李祐曰今日瞻
落于温御史矣褚遂良為中書令

抑置田宅監察韋仁約得劾之寢紀忠為御史中丞
犯狀有五監察來俊臣亦得劾之永徽中崔茂元為
大夫始任受事得任訴訟矣正觀末年中丞李乾祐以
因臭理蒙奴又按事多為棘寺所反乃奏臺中置獄復
得主刑獄矣此唐自彈劾之外而得兼獄訟也韓琦一代
宗臣不押班細故也而王陶極詆其有跋扈之罪文
彦博三朝元老燈籠錦徵矣也而唐介疏論其嫚宮
之心呂誨之新參彈文温公自以為不及王素之風力

愈勁宋帝呼為真御史時號為獨擊鶻趙抃之鐵面御史劉摯
之鐵肝御史陸長源曰諫官須蹇蹇匪躬之士憲官
須孜孜嫉妬之人李華序崔孝公集亦曰直躬正詞
擢左補闕嫉邪忿佞除侍御史趙中令之不守法而
雷德驤一言折之張堯佐之除四使而唐介則兩使奪
之蘇子曰使丁晉公之時壹諫言事必聽其救已久矣
至如申公非諸公而攻其短其害必甚也錢惟演圖相
監察御史語右正言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毀
之范仲淹輩叩環大呼不曰沽名叩榻論諫不曰忤
旨石介慶曆聖德詩惟修惟靖立朝讜人言論醜酋忠
誠特達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為御史命予榻撲園之
議全臺論列新法之論摹府一空言及乘輿天子改
容語關廊廟宰相待罪蘇東坡論欲除御史先擇舉主
選人入臺皆不奉詔其居之以人者審也諫官御史
不兼職務入臺十旬無疏劾者罰其責之以言者專也
攬范滂之轡而宇內澄清按故人之贓而二天絕望蘇章
郅都之不避權倖而人以蒼鷹見稱與夫法惟之驅

去酷吏杜喬之表異賢良皆漢御史也孫伏伽以直言而受賞馬周以忠諫而被擢楊城以抗疏而顯名劉柄楚以危言而動上李善感諫封泰山而人以鳳鳴見褒韓文公諫罷宮市而人以山斗見仰蕭璃之繩愆糾繆王珪之激濁揚清皆唐御史也馬素訟梁適求援閣寺劉安世號殿上虎皆宋御史也蘇軾曰擢用臺諫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氣借其重權者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

元張養浩嘗著風憲忠告

國朝設都察院有都御史以為之長有副有僉以為之佐有十三道監察御史以為之屬內以振舉朝綱外以總領諸道故御史吳文等分行天下大宗則曰百姓艱難有司蔽不以聞爾等受朕耳目之寄宜悉咨訪御史湯焚等分巡天下仁宗則曰御史朕之耳目當勉副朕心必先自治方可治人若棄廉耻遠禮法則朕亦不汝貸章果陳汭巡按福建廣東宣宗

則曰御史出巡先須考察官吏守法然後百姓受福宣宗嘗作憲綱

史院

三代國史之名其來尚矣至漢有所謂高祖傳孝文傳漢著記有所謂楚漢春秋（陸賈著）禁中文史宗室屬籍迨唐始加詳焉玉牒始著于李儼會要始著于蘇冕日曆始著于韋執誼實録始著于長孫無忌吳競諸人之手又國史有書（舊唐書）政要有書（太宗政要）時政有記（姚璹宋朝纂集盛美有聖政焉編摩典章有寶訓焉富弼有三朝政要范祖禹有帝學有太平故事有中興要畧國朝以來宋濂有洪武聖政記楊士奇有三朝聖諭録李賢有天順日録婁性有皇明政要而書始備矣三代太史之官夏有終古商有高勢周禮有太史其傳遂矣至漢有太史公談以掌筆削有中丞以收圖書有宗正以掌屬籍迨唐復加盛焉以宰相而監國史則為監修之官（如房玄齡）以史館而撰國史則為修撰之官宋朝乾興

宰相馮拯提舉淳化以董元亨為史館檢討則又有
檢討而專史職者修撰也國朝雖曰功不恒修而館
局有官嘗左右乎帝側其官始詳矣成武志書皆藏
外府至漢有殿中蘭臺之藏金匱石室之貯名山大
川之所（遷作史記副本藏之名山）迨唐則加重焉著作有局所以編史
也四庫有號所以藏史也宋朝新寺建殿三班設局宗
正置寺此則為王牒之所門下置院宣徽有藏秩書
立局此則為日曆之所國朝雖曰政不時報而奏議
無遺悉儲積于內庭而其所藏愈重矣司馬遷紬石
室之書紀數千年之事漢之正史也然項羽以姦猾之椎
而帝紀反列之惠帝承正統之傳而帝紀反削之孟堅
觀東觀之書述二百年之事漢之正史也然劉歆諛
莽之恥本傳闕而不書黃霸潁川之政循吏去而不
傳此漢之述作無法之患也唐自大宗欲觀史而史又
不得以行其直自房玄齡監參國史而史又不得以行其
直敬宗曲筆變亂名實張說祈改竄易是非獨韓

昌黎所作順宗實録粗伸其意而紛紛之議後世不已
宣宗追恨至于宰臣易無全篇而後止文公天刑人禍
之言豈非有為而言與此更定不易之弊是也李沆
修之為卷五十而太祖之實録始詳王珪修之為卷三
百而仁宗之會要始備此宋之踈畧未備之失然也
神宗實録之修聖謨可覆也蔡卞何人哉尊私史而厭
宗廟薄神考而厚安石至陳瓘尊堯之集出而誣
謗之迹彰哲宗國史之成典章俱在蔡京何人哉以私
憤而摧公道謗宣仁而貶司馬至范沖辨誣之書成而誣
謗之罪著本朝楊文懿公守陳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
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内難其後史
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数年朝廷政事及當時
忠于所事皆湮没不傳及今采輯尚可補國史之闕
景皇帝已復位號而英宗實録標目猶書郕戾王附
是宜改正舊例群臣章疏留中者雖有可傳皆不得書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留中之奏悉傳史館擇而書之草奏欲上不果近有人為作華陰遺事者楊公之志亦僅行矣但未明言諸朝及廊戾王附猶無建白者為可恨也

樞府

樞府之名肇于開元官設於宋秦檜重于五代唐以前皆以宦者為之後梁始用士大而易闍宦至唐以後往往以宰臣兼之唐用郭崇韜晉用桑維翰周用范質王溥得議軍國大事其權與宰相等宋慶曆張方平請併中書而仁宗不之併元豐議臣請廢密院而神宗不之廢風寒親大解職趙中令也始平西蜀囊無寸錦終克金陵民皆安堵曹武惠也太祖所任樞臣八人而趙曹為之冠曹彬趙普吳延祚李棐王仁贍李處耘楚昭輔魏仁浦罷綏州之役而時論所稱辨継隆之罪而力爭不已錢宣靖也若未命之初天子已有飛白之記既除之後復有邊政有喜之望向文簡也大宗所任樞臣者十六人而錢向為之首契丹叛

明非細故也而萊公親扶上轂尺箠笞之契丹請
盟若少安也而馬知節言邊論兵未嘗少置真宗之所
任樞者二十九人而寇馬又其卓卓者天下兵數更為圖
籍邊方屯戍必加全補憂邊瑣者歐陽修也北伐虜
寇南平蠻僚料敵制勝名將莫加有武功者狄武襄
也王德用契丹仰望稱嘆得人范仲淹士夫聞報酌
酒相慶田況天下顒顒望致太平治平則有文彦博
元豐則有呂公著元祐則有范純仁王顗學問寡陋
大宗特取軍戒三篇以賜之夏竦衆議紛紛仁宗親
書文行忠信四字以勉之彦卿主兵趙中令以宣
懷之張耆為使晏殊以力爭之宋約為簽書王
金陵謂與牛仙客無異郝質欲在西府韓琦謂不可
比狄青白麻未追言者十八夏竦簽書曰未愜臺諫交章郭達

六部

周之分典其職有六唐之設官亦如其數尚書分曹
始于西漢定號始于東都晉魏而下或分而五或析

而六未有定員也隋制六典建官而六部之始定宋朝以
尚書郎曹出領外寄皆為定官特以寓祿秩序品
位而已神宗始舉六典之制而盡復之侍郎之名漢已
有之而今侍郎之任則自隋置也郎中之書漢已有
之而今郎中之名則自唐制也員外之名古未有之
而員外之官則自隋置也周人以冢宰征師于諸侯
司徒以旗致萬民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司馬大合
軍以從司寇而實以三公燕之異時呂侯貢道王
之日蓋大保命之而不見其危疑卒遽之事則是三
公統之由也邦布出入掌之外府金玉兵藏掌之玉
府九功九賦之入掌之內府其他如幣帛之物租賦
之用泉布之利散主于六官之屬者若不一也而不
知皆大臣得以均節會計之異時上人無用度之私下
人無賜予之濫則其區處財用之有人也豈非周之
六卿統于大臣故若分而實合與唐之六部之外又
有九寺九寺之外又有四監戶部之財散于司農少府

禮部之儀裂于大常鴻臚光禄勳與膳部之權衡
尉掌庫部之事大僕侵駕部之職其餘四監則
又以兵禮二部之所掌者而紊之故杜祐言繁之
弊有二垂二契二伯夷二伯益之說陸長源言其曠
之弊則兵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虞水不管山
川金倉不司錢谷之說豈非唐之六部紊于四
監故雖繁而實曠乎宋之元豐以前名雖未正而
事權歸一實有得于周元豐以後制雖盡復而

冗員未併未免類于唐以上總六部分合魏毛介典選吏潔
于上俗成于下晉山濤典選甄別人物各為題目
裴行儉設榜引注李朝隱裁抑僥倖張仁偉
造姓曆狀樣之法盧從愿忿發偽牒詭功之計馬
載之有聲甞閣李義之號稱平允高季輔之時
賜金鏡宋廣平之奏罷墨勅唐之吏部也陳堯
咨升擢孤寒魯宗道揭示奸弊王質之不肯
更選法杜衍之不使吏升堂賈黯之黜桑澤卿

準之薦若水國家吏部即周之冢宰也曰文選
司以掌文官之品秩曰驗封司以掌邦國之封
爵曰稽勳司以掌官人之級曰考功司以掌官吏
之考課

吏

古之設戶部也主于教后之設戶部也主于政自周而
降曰內史曰少府不一其名曰度節曰大農不一其號
李絳之不進羨餘陳恕之不上會計

戶

國朝戶部即周司徒也曰民科以掌天下之戶口
曰支科以掌天下之經費曰金科以掌天下之課程
曰倉科以掌天下之倉糧後改為浙江等十三司每
一司內仍分為民支金倉四科以領其事

禮

魯用周禮職者以為未可動秦未能用周禮詩人謂
無以固其國　周官儀禮罷棄于王呂變法之特文
公家禮卒沮于韓秦周事之日　王凝之守正不阿常
凝之抑浮尚實

國朝禮部即周宗伯也曰儀制司以掌邦國之禮儀凡學校科貢亦其所兼曰祠祭司以掌邦國之祭事凡天文地理亦其所總曰精膳司以掌邦國之膳羞兼提調一應筵宴曰主客司以掌蕃夷之朝貢兼散給一應賞賜

周禮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　山濤之不忘武備宋璟之不賞邊功

國朝兵部即周司馬也曰武選司以掌武官之勳禄品命曰職方司以掌邦國之戎器儀仗凡宋塞曰車駕司以掌元以来樞密之任悉揔于兵部而軍旅之数各隷于五府昔宋廉序大明日曆曰兵戎國之大權遂歸之于朝迭有事征伐則詔大帥佩将印領之暨旋則上章綏歸士卒其兵政有統元也

周官士師以五戒佐刑罰司寇以三典
刑邦國大司徒以八刑糾萬民小司
徒以八辟議邦法張釋之不究徐有
功之平恕歐陽觀之為因求生孫立
節之論情從法
國朝刑部即周司寇也曰憲科以掌刑
名之重者而伸冤理枉在焉比科以
掌刑名之輕者而贓法歲報在焉曰司
門科以掌編發因軍而兼統皂隸獄
卒焉曰都官科以掌提調牢獄而兼
紀官吏過名後改為浙江等十三司每一
司仍分憲比司門都官四科以領其事
而又以兩直隸府州並在京衙門量其
繁簡以屬焉如都察院因御史臺
而為之也大理司因廷獄而為之也

按察司因點檢而為之者也

周有考工之官漢有考工之室宋設工部矣而隸于三司故本曹不掌城池張玄素諫洛陽之經營狄仁傑劾上陽之過侈國朝工部即周司空也曰營繕司以掌天下興造之務曰虞衡司以掌天下山澤之事曰都水司以掌天下之水利曰屯田司以掌天下之

刑

屯種　工

監司

周以方伯燕諸侯以撣人巡四方此即封建之監司漢遣御史督諸郡遣直指巡天下此郡縣之監司也武帝之時有刺史至成帝改為州牧矣唐室之初有採訪至玄宗更而為觀察使矣宋之監司則曰轉運提刑元之監司則曰肅政廉訪國朝十三道各設按察司有按察使副使為憲司有僉事為分司李膺賈琮為刺史而贓吏莫不望風解綬朱博何武

為刺史而長吏莫不露章服罪范滂攬轡登車志在澄清蘇
章奉公守法不私故人此漢之監司也李靖等為巡察使而太
宗戒其所至如朕親睹庾何等為黜陟使而陸贄教其八計以
聽吏治齊映以刺史不如制而見 令狐峘 遽至詷為別駕劉宴自刺
賜金紫將漕有勞榮賜錦袍杜衍覆正死罪即遷員即成
正忠索治冤獄詩命遷官何士宗為荊湖轉運使事頗郤
具狀書名歐陽公為河北轉運官吏為患按察利民趙抃
在西蜀則詢訪利害陳靖在江南罷免橫賦楊紘王
綽王鼎則號江東三虎而紘之罷貪吏尤為可稱孔宗
旦李道徐尚同則號京師四瞻而宗旦之罵蠻賊尤
為可嘉鮮于侁在京東司馬公之所稱也而一路福星之
名至今不朽張顥之在河北范文正之所舉也而一路不哭
之言至今可誦包極曰體量部吏頗傷煩碎東坡曰養
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養犬以防盜不可以無
盜而養不吠之犬

行人

諭言語而叶辭令周官之行人也道政事而巡邦國周官之撢人也春秋之時子產俠一語以退晉師戰國之時相如掉三寸以完趙璧蘇武以中郎而持節足觧寒氈裘之膽元疇以辨士而唇辨終觧遏太原之師景德之時曹利一出而契丹果不敢遽三十萬之約慶曆之時富弼一語而契丹終不能加厲納之字小夷加虢吴奎以大義拒之而不賀能優侮聖孔道輔以正色斥之而知愧

學官

觧經不窮戴侍中（戴平為博士）此漢人之法也學行可師賀德基此唐人之語也（為酒）皮日休移成均博士書曰足下出文圃為諸生之耆龜作後來之綿蕞

祭酒立于漢司業監丞立于隋監簿正録立于北齊博士之官西漢已有而國子博士則始于梁也武學博士則始于宋也戴達刻石傳經儒林訂正楊恭之華山有賦士林傳布賀德仁文貢時人歌之（人歌曰文貢楊柳智德仁）盧誕儒宗天子稱之昌黎入國子而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徒相賀楊汪講國學而通經莫屈此祭酒之有人也進退作則動言是倣陽城有之 楊宗元為司業陽城作遺愛碑曰帝求師儒式找成均云云 嚴以德禮扶善過過實公有之 韓愈撰墓誌 張參手書九經山渾口誦鹿鳴武少儀燕堂鼓琴何蕃闕下唱義 大學生留陽城 此司業之有人也廣文先生才過屈宋 杜甫贈鄭虔曰先生有道出于義黃先生有云云 國子先生上規姚姒以朱雲論易折角 人曰五鹿充宗善朱雲折其角 戴馮講經重席房昭遠覽筆即下王元感看書不窮此博士之有人也傳瀨自學正至祭官以儒名者且三十餘年鄭穆以侍制兼祭酒一旦請老而諸生顧留者至三十餘人程灝學問淵源洛中師表而召判武學陳瑩中學術醇正元祐名臣而擢為博士 呂公著一為祭酒命駕親謁程頤請為學正而學者皆知性理之學王陶方任祭酒亦遣博士詣孟軻擢為學士而諸生始知有聘士之禮 王延明辭祭酒表云實劒未砥猶全切玉之功羨箭闕羽尚無衝石之勢 成周司樂則掌成均之法樂師則掌國學之政此先王作成人材之深旨舜之胄子教于后夔商之學政屬于瞽宗漢人猶知博士弟子受業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常自東都以後此意失矣　胡安定之判國子監也教
育有法深有古意雅樂歌詩乙夜乃散立經義治事齋
以訓諸生其體則仁義禮樂其文則詩書史傳其用則澤
潤生民歸于皇極伊川所謂凡從先生學者其醇厚和
易之氣望之可知異時淵篤如錢藻純明如孫覺直諒如
范純仁簡諒如錢公輔急色色有之歐公詩曰吳興先生富道
德訖訖弟子皆賢才荊公詩曰先收先生作棟梁以次
收拾楩與樟

戚畹

周用申伯始有任戚之選然以賢而不以親秦任穰侯
始有竊政之弊然以親而不以賢　扳援肺腑未免縱後
之習依憑城社或有專恣之權
漢自祿產怙勢稔成北軍之變鳳莽長好卒致篡奪之
患求如馬援掃除群雄以佐中興實武進用忠良以輔
幼冲者不多見也唐自三思怙恩昭儀彙使縉紳于是
有諸李殲焉之禍國忠小人托愛貴妃人倚泰山于是

有胡雛唱亂之兵求如長孫無忌憂勤王室郭子儀廓
清中原不多見也　竇長君少君其賓甚美彼洚灌
猶選士之有節行者為之師傅竇友東都四姓小侯立學
且拳拳于姻戚之教　宋之魏咸信更歷行陣本功臣也而脫
年方有使相之除何傳範典郡有聲本功臣也而當時
且靳鄆州之命其君之吝于用賞如此張尭佐除宣徽
使包希仁上疏力爭曹繪拜中書令吕公著執奏不可其
臣之吝于用賞如此杜亮圭免稅竹木至有鄱陽
之行王繼勳戕殺奴婢且有登州之貶其君之嚴于
用法如此潘思永有過有司奏之高士曛落戚宰臣論
之其臣之嚴于用法如此　用賞既吝則驕汰之習戢
用法既嚴則敬畏之心生　李尊勗奏請納禄力辭錫
齋王貽永終罷輔政以遠權利此戚里不自榮其家
也
國朝宣德元年漳州衛千户甘斌初以外戚推恩為
錦衣衛指揮坐罪降千户至是經赦乞復舊官宣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甘斌豪横多矣強奪民田作傳詔旨無所不至法不可以
私縱恩不可以倖得即押赴漳州天順元年會昌侯弟孫
顯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商賈英廟曰皇親豈可
如此乃命毀其房家人抵法顯宗姑免其罪而戒之

京兆

周之六鄉六鄉分治奉之畿甸治以內史此京尹之始制也
漢初以內史治京師之民以主爵中尉治京師之列侯
而諸陵豪右則又屬于太常蓋強弱相陵之弊武帝以
右內史為京兆尹以左內史為左馮翊以主爵中尉為
右扶風專治其民而列侯則屬鴻臚蓋以廣之三輔之
治又其後也元帝分陵邑以屬三輔命三輔以糾列侯
豪右民庶皆得同治蓋以列侯犯法之故　初年初所
任如石慶兒寬之徒大抵皆循良慈愛之吏末年所
用如王尊王章王駿之流往往嚴毅威名之人　民歌曰前有趙廣漢
扶弱抑強凜然風采斷獄視刑恢乎餘閒　唐李元紘　張敞後有三王
決三輔之案而權貴退氣許孟容捕神策之吏而閹寺

幷息宋則聽斷明審府無留事章聖至賦詩勞之則有若周起聽斷煩冗庭無留訟裕陵以稱職奬之則有若蔡齊剖決精敏奸無所假則李穆其人也決事神速徵嘗屢空則程林其人也王巖叟能使老姦自然畏慄杜衍自使權要不敢有干妾遵公直清正擦于之謠京師傳播包拯剛嚴不私包老之誣遠近稱嘆治鸞鳳之名而去鷹鸇之操植桃李之思而除棘荆之忿簞穀之下奸猾囊橐劇要之所文書立山

薛奎居蜀之日以德愛稱至尹開封嚴肅為治民至私以俚語目之且戒曰足不可犯蘇頌守杭之日盡釋係民至尹開封頗嚴鞭杖謂京師浩攘當以後柱惠文治之幷蒙顇臥治之比歐陽修承包希仁威嚴之後不事風采范純禮繼吳居厚刻深之餘一切以寬

郡守

漢之奸財在于郡守故郡守得以伸其權唐之奸財不在刺史故刺史無以行其志宋分藩鎮之權付郡守而

兵財則有餘熙寧收郡守之權歸朝廷而兵財為不足

漢内郡甲卒掌于郡尉邊郡兵官屬于長史守若無與于兵然部試之講太守會之虎符之調太守分之故趙廣漢之將兵屬蒲類將軍擊匈奴朱買臣將兵與橫海將軍擊南越則一郡之兵守得以自將也　千乘河東均輸有官鴈門沃陽榷鹽有丞一守若無與于財然常蒲之入郡得取之廩犧之錢郡得藏之文翁守蜀郡減省少府用度以興學校魏肖守雲中許以軍市之租以給士卒則一郡之財守得以自用也　兵得以自用則進退擊刺可以為緩急之備財得以自給則積聚散施可以支凶荒之患　刺史一嚴更為州牧而郡守之權非復前日自州牧得領兵馬則兵易而在州牧自州牧得據土地則財又轉而在州牧　刺史本戍租賦也諸鎮既強自擅租賦下頷度支刺史何有于財乎刺史持節正以掌軍旅也後諸鎮兼總所隸所之兵權刺史何有于

矣乎矣財既專于牧鎮之手内地相望皆為廣區趙魏
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吳蜀躡而和之此唐人措置之失也
守之所屬不過千里鎮之所屬支隸數郡矣羌強財
益富土地益廣所以頡頏難制之患非若守權之適中耳
宋朝解強藩之權于杯酒之間去積世之患于談笑之頃
錢谷之利入于王府精兵之強收于京畿向之支郡隸于雄藩
者今則直屬京師也今之郡吏制于帥臣者今得自奏事耳
趙贊董遵誨之徒以郡中筦榷悉與貿易而卒得捍禦之力
李漢超馬仁瑤之徒軍士許從便宜召募驍勇以為爪牙
而多有克捷之功

縣令

唐大宗曰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内外五品以上
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漢明帝曰郎官上應列
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　前漢詔書言守不
及令至明帝詔不得繆舉黃綬始言之矣班史傳循吏言
守不及令至范史載卓魯諸人始及之矣蓋養民之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郡疎而縣親除吏之法郡少而縣多漢法大守得自除
吏而刺史行部但察二千石一守得人則諸縣得人矣
漢自孝廉舉者 趙廣漢王尊劉輔尹賞 有自賢良舉者 貢禹 有自直言 王導
方正 房鳳 舉者有自茂材 薛宣龔勝尹賞 四行 何氏 舉者魏相以詐御史
傳者至于棄市何並以侍中犯法者至于斷頭胡建捕客
于蓋主之家義縱不少貸于大后外孫之罪治劇有功 何並原附
陳遵尹賞 將漕有最趙廣漢陽翟之諫治行尤異焦延壽小黃
之政上書願留王尊自號今轉守槐里朱博由櫟陽從雲
陽平陵則吏未嘗不賢矣或遷刺史 朱博 或遷諫議大夫 劉輔
或遷京輔都尉 趙廣漢 或遷御史中丞 薛宣 上之寵擢為如何朱
博為卿珺大守不肯令掾下縣曰縣自有長吏韓延壽為
馮翊京尹不肯出縣行曰縣皆賢令長下之待遇為何
如 東漢詔書之下欲皆卓魯非執要御詳之道
唐明皇以縣令理人之策召試于後迁而常濟獲第一之
擢宣宗聞醴泉考滿之政預得于父老而李君爽被刺史之
除 姚崇曰擇十道使患未盡得人安得縣令皆稱職 宋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別置尉簿悉權于縣其權重矣京等官始令受職其選清
矣吳肯管寺索牛以理拒之並范純仁衛士縱馬以法杖之姜潛
青苗不請寧棄官去范純仁民田植桑存名著作刘豪免役
不議寧投劾去屠隼縣庭植栢留琥萊公唐恕不奉
行茶法而忤使者宇文之邵不高價沽絹而拂轉
運治簿書恤孤寡非劉彝胸山之法範乎清如水平如
衡非葉康直豐稷克化穀城之謹乎 以下丞簿尉 宋人以坑治之
利常平之倉命丞職之邑版之籍地力之数命簿職之檢

覆之事巡捕之責命尉職之 裴允明一慈溪尉耳
親詣闕廷力陳世事吳擇仁一雍丘簿耳得詣朝堂親白
河事張義元為元城尉以有追捕功而特除令尹張昇
為楚丘簿以有分輔器而留守加禮 杜詩云脫身簿尉中方與
箠楚辭 以下總論守令 漢宣帝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愁嘆之聲者
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 唐大宗曰為
朕養民者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于屏風善惡之迹皆
著于名下以備黜陟 宋高宗曰縣令末也郡守本也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郡守得人則縣令何患不得人　宋守臣歲舉縣令二人
則天聖之詔也知州課縣令三條則熙寧之法也守倅察縣令
四善則元祐之令也　德義有聞清謹明著公平可稱恪謹
匪懈為四善簿書齊整差役均平為治事之最農桑懇
植田野無曠土為勸課之最屏除盜賊賑恤窮困為撫
養之最仍通取善最分三等及十事為上五為中餘為下

吏胥

文中子曰古者士登乎仕吏執乎役吏初登仕非古也其
秦之餘酷乎　蘇老泉之論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
輩皆號為儒宗而卒不能為漢立不世之大功而其卓絶
俊偉震耀四海者迺其賢人出于胥吏中者矣　六王末
畢之初而人才出于諸侯之客秦削封建之後而人才隱
于郡縣之吏　漢之兒寬射策為掌故迺為廷尉視蓄
之官何武馬宮甲科為官迺為抱閎擊柝之吏趙廣漢
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史之卒史王
尊涿郡之書佐也鮑宣縣之鄉嗇夫丙吉魯之獄吏也此漢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多奇士而老泉稱之有以矣　自朱博以吏才陵礫掾史
而諸生始有為吏之恥自世祖以名節厲世俗于是有不
肯為令史所居之郎　故唐之周興自尚書史而遷秋官
侍郎　鍾紹京本胥吏而後為中書令牛仙客由縣小吏
至大丞相此唐所進皆俗輩而王通深嘆之也　武帝
世公孫弘奏請俾廣行卒吏大守卒吏皆一藝自是以來公
卿大夫文士彬彬多文學之士　宋朝堂後之官參用吏三
司之胥必汰老疾魯宗道之判銓悉書科條揭于廳下防
吏奸也杜祈公之典曹悉自予奪俾無升堂華吏欺也
寇萊公議擢指揮使以例簿進公曰用一牙官尚
須檢例安用我輩王安石欲書除許將太常博士
吏以手約筆具陳祖宗舊制當遷左正言安石即從其
請是唐吏能執祖宗之法又安可遽棄之

宦官

周以冢宰統閽寺漢初以丞相監宮中于是無近
習之弊東漢用侯幸與政唐命中人典兵于是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內迁之變　為閹而稱士（周禮閽人上士四人）為巷伯而疾惡（巷伯詩）勃貂管蘇有功于晉楚景監繆賢音庸于秦趙　退而視其室則無妻妾之情侻而顧其後則無子孫之親　為監刁伊戾者十已七八故君子患之

成周閽人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內小臣四人王之正內五人以家宰領之漢初猶有周意以宰相得兼宮中如郎中令禁闥之內皆其所屬（呂后以審食其為左右丞相監宮中如郎中令）至文帝時鄧通之幸其寵已極小有怠慢丞相嘉檄召詣府折辱垂死而不敢言武帝雖宰相不得加官內朝然以少府統中書宰相統少府其脈絡猶得相屬況以司馬遷儒者為中書令亦不無正救之益既而石顯用事唐衛甄譚猶得條奏言其罪惡

東都以宦官專領監事是政權歸之矣唐以宦官（專典）禁衛是兵權歸之矣政權歸之則賢否混淆而其亂在朝兵權歸之則變生肘腋而其亂在宮禁文宗甘露之變欲謀去而不可得蓋至于長吁飲恨而後已此典兵尤慘于政也

西漢之制侍郎皆用明經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侍參用正人章和以後議即不在宿直之中卽皆為皇門之廬別自立監專以閹人領之自是閹人不領于外朝耳故曹節王甫無所顧忌實武何蕃誅伐之謀一泄自殞其身何進袁紹不勝其忿舉義兵除之漢于是乎毫矣　唐初之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肅代以後或命魚朝恩管神策兵或使承璀為招討使歸全義討淮賈良國監其軍高崇文討蜀劉正亮監其軍西頭之勢過于南衙樞密之權甚于宰相蕭復嘗為德宗言之而不見聽柳伉因疏程元振及之而不能用高元裕言其勢重南衙白居易言不當位大師天子知之而不能制王叔文等欲奪其權終不可得始籍朱全忠以族之唐于是乎不嗣矣東漢三公擁虛位以在上無復向時總領九卿之職唐以北衙尤重南衙無復周人以尊統卑之意所以稔成厲階爾宋朝內臣將命于外不預公事故史崇直言縣令貪廉可信也乃命監司以審察楊繼疑奏苑卒自溺可從也乃付外司以鞫劾彼安得而預政乎　黃德和之為監

軍少牽西師用呂文靖之謀而來罷監軍王守中之
為鈐鐍恐脩唐弊從富公之言而求罷鈐轄彼安得
而與矣乎　張守忠以役夫斃于木下而詆極法王繼恩
以交結中外而謫筠州是不輕免其罪也　內侍押
班雖曰遷官然未免五十年者不許之內侍磨勘雖
曰當得然仕未三十年者不與之是不輕進其官也　付
尭俞奏樞密不治內侍求內降之罪則樞密得治
其罪高若訥為樞使不除內侍留後之官　都知之

罪　王守忠　韓公富之節度之求梁適阻之是宰相得治也
無判二省　王守忠　韓絳力言妄圖押班　張茂則　呂誨極辯是臺
諫復得言也　石全語辭劉敞不撰梁惟簡語辭蘇轍
封還是給舍復得駁也　元豐大臣不尊典章以王中正
總河東之兵以李憲專應河之事鄭潤甫周尹言之蔡承
禧彭汝礪又言之司馬公劉莘老又極言之至使押班李
舜舉亦曰四郊多壘者卿大夫之恥不宜內侍掌將帥
之任　童貫握兵權于外以典兵為常師成擅文柄于

由以預政為例固蔡京王黻為之罪亦元豐大臣作俑之失也　高宗內侍之官不許兼職都知之親非時不見　溫公曰如卷伯之疾惠寺人披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呂疆之直諫曹昇之救惠馬存亮之弭亂楊後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豈無賢才乎

儒吏

古者以仁義為儒以教化為吏而儒與吏為一後世以章句為儒以法律為吏而儒與吏為二　周官九兩曰道與治孔門四科文學政事史記九流以儒為首　公孫弘假春秋以濟欺張禹托論語以文奸上尊管晏下煽申商者又甚于功利之場　晁錯劾羊張湯杜周儒術飾吏以濟時也如多詐何惠文從士以振俗也如太刻何是時也視脩儒為敗事視尚書為樸學而儒之效泯指申韓為家學　景帝指雜伯為制度而吏之實壞　孟子奮力排邪是以有仁義之道董氏首尊孔氏是以有六經之教陳元方鄭康成之徒且聲大義于一陽是以有孔孟之澤董仲舒天人三策而卒有

江都之行　許敬宗以奸佞而與美選李勣以阿佞而圖
凌烟　趙普開國元勳以丹相而竟渝金匱之盟王旦
佐命元老以美珠而不諫天書之失　歐公首倡古文
其與曾南豐蘇東坡之所講明者不但區區于操觚
弄翰之末耳以犯顏敢諫為忠以濟時行道為賢　東
坡之有聲杭郡（頗好佛老）南豐之六秉州麾皆有補于吏政　安
定門人劉彝之明水利周瀘溪之決疑獄程明道之拆粘竿
龜山先生巋然如靈光之獨存出其耿然之軀支山岳萬

鈞之重以啓趙鼎張浚殆成建炎撥亂之功晦翁先生
屹然如泰山之具瞻福星外臨以蘇生靈荒旱之餘俊成
淳熙太平之治

廉吏

虞朝設教曰簡而廉周典計吏曰樂以廉　文帝之舉
廉而萬家之縣無有應令武帝之舉廉而閭郡之廣不
薦一人籩豆不飭既如賈誼廉恥四維之勸而犬馬塗遊
至使魏其武安窮力而肆為之　漢劉寵有一錢之堅楊

震有四知之畏陽續懸魚于庭時苗留贐于官　唐陽城

有辭繻之美陸贄有却錢之名元德秀駕柴車馮元淑不帶妻子　宋沈義倫平蜀東歸惟有圖書曹彬身平江南惟帶圖籍符彥卿之美餘而大相出粟以愧其心王晉卿之貪黷而太祖置錦以愧其心有官君非屋非無宅起樓臺　魏野詩

寇準也田園貧宰相圖籍富詩書富弼也　寇公多典藩于公會客則甚盛亦退之所謂捨石之儲譽空于私室方史之室無盛于實逕然君家儉素以自敝者三十年不易或以今珠玑利之

身判棘寺不受賜錢無利心也　向敏中　李及

守杭之日愧市白樂天集趙抃入蜀之時龜鶴自隨包拯出判端城不持一硯為靖出帥南海不市南藥范文正不市硃砂　天下之廉吏有三曰自然之廉如胡賁之清恐人知也曰矯激之廉如時苗之去官留贐也曰勉強之廉如楊湛貪鄙聞薛宣之名而改節也　司馬公有布衾銘

循吏

史記所載者五人復郢市之弊者叔敖濟溱洧之人者子產也不敢廢法者石奢也援園葵去織婦者魯公儀休也不罪下吏者李離也蓋司馬遷載武帝以前之吏然也若

鄭令史起之興水利河南吳公之治第一豈能無遺乎
西漢書所載者六人在潁川而勸務農桑者黃霸朝也
在桐鄉而存問耆老者朱邑也膠東之户口歲增者王成
也渤海之盜賊屏迹者龔遂也而興學校于成都稱召父
于南陽者又文翁少信臣也蓋班固載漢興以來之吏然
也若董仲舒兒寬之經術鄧艾之治縣有政
要豈能無遺乎　范曄
觀魏颺修犀序之教任延教嫁娶之禮秦彭王奐之刑罰訓
輕減許荊劉矩之禮教化民孟嘗治獄辨孝婦之冤第五
訪開倉救貧民之飢王景有修汴渠之利劉寵有受一錢之
利佻覽致鳶鳳之譽童恢馳虎豹之名已備録矣然潁川四
長中牟三異（雉馴蝗珍童子仁心）君子猶恨不詳焉　歐陽修之新
唐書也載者十五人吾觀李惠登之興利除害而田野闢元
德秀之愛物推誠而盜賊悉帝景駿道民以至孝何易
于代民以均輸倪若水之隆儒不倦潘好禮之為政孜孜李朝
隱之清正剛烈賈敦實之政尚清淨可謂具載矣然賈顧鄭

懷薛大鼎之號河北三剌史宋璟盧奐李朝隱之號廣南三大守君子猶恨其有遺焉　張詠王誨叔之在成都而有前張後王之號邵曄陳世卿之知廣州而有邵父陳母之稱此宋守之得人也青苗不使而棄官免役不便而投劾若姜潛劉豪植桑而號著作桑植栢而號萊公栢者若范純仁寇準此宋令之得人也　以下酷吏　班固之傳循吏以武帝之時多酷吏也實酷吏而不列于酷吏者則若張湯作見知故縱之法杜周本嚴刑酷罰之流孟堅特以子孫之賢而宥之且湯之後猶有顯者而周直以湯之故而并赦之以掩非何固之以曲學媚世乎　以下諸史所遺循吏　漢如汲黯守東海而政尚清淨王尊守東郡而執圭却水張堪守漁陽而麥秀兩岐樂不可支之謹郭伋守潁川而有河潤九里京師家福之稱廉范在蜀郡因有禁火五袴之歌范華守天水政尚嚴猛黃昌惡奸皆逃王常為巴郡而民立生祠魏朗官河內而治尚清嚴　董仲舒公孫弘石慶鄭當時之輩不列于循吏者蓋以其官尤著于朝廷也趙廣漢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徒不列于循吏者蓋以其嚴明智術之相尚也

國朝洪武中于有司超群者陳希文等十有三員嘉勞賜紵表裏命宴

馬光于哲宗熙寧之九年　　薦賢

王曾首薦呂夷簡于仁宗乾興之初年陳襄首薦司

其舉曰覓親故交求彼此相薦其舉曰互相緣托契

夙有恩惠其舉曰私自書大都與奸為市其舉曰蔽

曹彬教子登壇韜畧世授卒以一子薦之　璘璋

相傳勳業無愧卒以猶子　夷簡　薦之　呂蒙正衣鉢

淹嘗攻呂夷簡而夷簡復薦仲淹燈籠錦之事　唐

介嘗劾文彦博而彦博復薦唐介　李文正之用賢

以為大臣之職業而不市私恩王文正之援賢未嘗顯

援一人而恐恩自己出　呂文正之薦包孝肅以其同

巷而不求見司馬公之薦劉元城取其無書抵政府

祁美之于牛辅狐之于荆伯柳　趙簡王問孰可為上黨守解狐曰荆伯柳曰非子之讐乎曰舉賢不避仇讐

妻師德之于狄仁傑李師錫王德用之甥而薦者凡三十餘人陳琪乃龐籍之婿而薦者至二十四人　王安國本荊公之親弟也至托公以力薦之呂惠卿本荊公之同已也至犯衆怒以力薦之呂文穆謂我為相無能但有一能用善人唐質肅言吾輔政何功惟薦二臺官無愧耳　仲淹之于晏殊蓋有知已之恩也稱壽一疏問者縮頸而每以不稱為羞荊公之文潞公有知已之恩也新法一奏識者稱快而反以異已為快

才德

忠肅慈恭德也而古謂之才　左傳　德行道義賢也而古亦謂之能　周禮　以德養其才則德泛于才之中德不足而惟以才自見則始判于德之外　人才之在天下若十指然強者奮發敏者輕銳訥者縱橫九德之辨典樂之教皆所以達其才而成其德　禮　射御敏任恤皆所以治其偏而成其全禮樂司馬論材即曰秀曰俊之賢鄉老賓興即月書季

考之行禮　奔走儛俛疏附先後夫豈其才之不
用而糾糾武夫公侯干城無非虎賁好德之人虎賁
趣馬左右攜僕夫豈其才之不任而滯彼涇舟
丞徒楫之亦無非捧璋峩峩之士　自尾生之行
一棄而德為無用　陳平傳　自跋跲之詔一行而才為有濟　漢武帝紀
弄車織薄不蠲卿井　周勰　辛亡命聞伺山澤　黥布　非
不足與集事也然叛者九起不顧盟血之未乾　奉命
絕域唇舋如流　張騫　宣威沙漠開拓土宇　衛青霍去病　非不足與謀
功也然本根蠹耗索然元氣已秋　白居易曰德如大圭
不割也才如利刃不缺也　温公曰德勝才謂之君
子才勝德謂之小人　乱世用才治世用行大宗有
意于用德也李泳以敏中而後用張詠者以敏中大耐而詠素有德望
用敏中而後用張詠者以敏中大耐而詠素有德望
也才幹則不乏德行則罕見此真宗有意于尚德也　張詠曰玉榜中得人最多孟子有雅望無
王旦以深沉有德相　如李文靖　元鎮服天下無如王公　李洛以
苦學奉親用寧取文行之趙安仁而不取盛元　梁顥曰李洛為

真宗曰文行重望如趙安仁者其幾寧用他人輔仲舒溫恭而不用致堯　徂徠石介

之須也潞公重望弼亮數世小范老子純乎王道以率

篤予衍以董厚予殊比弼以夔契比琦以周勃凡見于

一頌者皆君子人也　古靈陳襄之纂也司馬名相

首擢第一孫覺姚仁可列侍從以可備風憲舉明道以

可屬危難舉王存以張子厚以為學行修明以吳育為

端良吳恕為器識深醇覓于一纂者皆君子人也　冦

準晏薦丁謂李文靖同使在人上不可也楊文正以丁謂

告王文正曰使獨當權不可也　陳升之才智安石可

用溫公曰是不臨大節吾恵卿之明辨安石曰可用溫公

曰是用心不端

君子　即朋類

范希文不喜徂徠聖德詩而指徂徠為鬼怪元城子翁

亦惟願士大夫有此名節而不願士大夫立此門户　前漢

之黨指蕭望之劉向張猛周堪而治之者元帝與弘恭石

顯乙　夫之黨指李膺范滂二百餘人而治之者桓

于詞祖下盛元敬下
靈壁 打重疊
侍也唐之黨指獨孤損崔遠等三十餘人而治之者朱全忠與柳璨李振也此三黨者係社稷存亡 裴度元老反為新進小人所排而朋黨之說始起僧孺宗閔遂與德裕立敵而朋黨之說始熾李進則牛之黨豪為之一空牛進則李之門户為之一掃無竄逐于嶺海之間閑于蠻瘴之鄉豈唐君子之幸邪

王拱辰曰吾一網打盡矣 洛黨以順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朔黨以劉

執于梁肅王巖吏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衆惟呂大防秦人贛愙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元祐奸黨并元符黨凡三百七十人起司馬光止王化基上親書刻石于文德殿之東壁 秦檜以奸謀詭計竊弄國柄而韓侂胄之徒而諂媚之至偽學之禁一開而諸君子皆繫系大獄置遠方甚至死于荒漠者矣 裴度曰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

辛亥 邵正耳歐陽修朋黨論曰君子以同道為朋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千詞曰下盛元改千
人坐陵行重長為朋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故為人君者偏當
退小人之偽朋進君子之真朋而天下治矣

末塲節要卷之三

治門目録第三

唐虞

兩漢

宋

國朝

風俗

國論

鄉評

紀綱

三代

唐

德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詔令
法度
禮樂
教養

末場節要
治門第三
唐虞
九族既睦賛嚞嬪虞豫家以齊也百姓昭明黎民
敏德國以治也百工允釐群后德讓朝廷正也萬邦叶
和四方風動天下平也冀蒭之祥天心格也而景星慶雲之
瑞適與之相符御云歌曰御云爛兮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南風之詩南風之薰兮
之阜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人心感也而康衢繫壤之謡適與之相契

仰焉而七政齊俯焉而萬物遂無寇賊姦宄
而通人安無蠻夷猾夏而遠人格　堯舜垂
衣裳而治聖者演于易雍熙大和在唐虞儒
者紀于傳　登唐虞之朝者舉目皆善政侍
讀禹之謨而觀夏之治在禹則見地平天成萬
世永賴讀湯之誥而觀商之治在湯則見其輯
寧邦家兆民允殖讀武成等篇而觀周之治在
文王則見其懷保惠鮮咸和萬民在武王則見
其散財發粟大賚四海　大史公之論則曰夏之
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
小人以詭故周人成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
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董
仲舒書曰漢宜損周之文用夏之忠如高帝務爲
簡易文帝示民敦朴頗近忠也然治雜于霸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何在我大宗勉行仁義玄宗銳志勤儉頗近貞
也然治雜于衷庾何在我宋大宗用儒臣而能
節儉仁宗任文士而重學校君臣之間恩禮縛
繁朝廷之上議論諄復頗近文也然議論多
韜以待四方之士建旌旗以招俊乂而成功少僞學張而道學禁安在其爲文乎
禹即位之時任皐陶伯益以國政懸鍾鼓磬鐸
學校以重明倫之教泛罪人而痛百姓之異心惡旨

酒而知後世以亡國會塗山而戮防風氏之後至
今觀其紀綱典則闕石和鈞王府則有之歌可見後矣
世觀河洛者思禹功凡舞大夏者稱禹德雙湖胡氏言
每讀商書至終篇紂之亡三仁寧死寧遯寧佯
狂爲奴所以自靖自獻者不敢有一毫負先王
之心伯夷扣馬一諫凜凜乎萬世君臣之大義勿軒
武王之爲君也大之爲洪範之陳而萬世彝倫
之道明次之爲册書之戒而敬怠義欲之辨著纖

之爲九府圜法之立而泉貨之利通報本反始則
崇追王祭祀之禮垂裕後昆則立教世子之法

兩漢

高帝入關之初慰手秦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列土之封偏于同姓經術所以講明此綱也而西
漢尚經術名節所以維持此綱也而東漢尚名
節惜其陸賈勸詩書而不事甘心于馬上
之習（高帝）賈誼勸禮樂而未遑溺情于
黃老之術（文帝）學校所以教民也而功利甚申韓其說限田所以
養民也而沮于貴倖奪于擅執（孝廉賢良始于文帝茂才名經始于武帝明經在學校三者在郡國）而不免陳
湯舉茂才而有不奔父喪之譏徐淑舉孝廉而不逃月年之責南軍
北軍之無設而非三代寓兵于農之意大庙宗庙之並建而非三代尊
祖敬宗之意　文帝三賜田租六勸農（桑）惠帝除挾書律景帝減
笞法定箠令（定長短本末薄厚）孝武好大喜功任用新進刑律之濫罪及腹誹賦斂
之重（桑弘羊孔僅言利）斬伐無已（斬伐無已定令重法）昭帝在霍光則罷權酤而凡租賦宣帝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用魏相則戒煩擾而寢老田　賈誼董仲舒有定制更化之請蓋禮樂不興而德色評語之俗何以革經制不定而正朔學校之制何以興程子曰漢治雜伯又曰漢大綱正　按大綱已具君門

唐

建府立衛置六有四三府以處兵十六衛以宿將無事則為農有事則為兵有古者寓兵于農之意玄宗之時張說建議召募壯士充宿衛名曰殼騎而府兵遂亡後李泌于德宗有變兵制之請者蓋欲復府兵之舊耳　口分世業　丁中給田頃十之二八為口分則似井田之旧

太宗授人以口分世業之田取之以租庸田法有田則有租出藝有家則有調出絹有身則有庸出布玄宗兵亂之後版籍無考賦斂迫促民多逃亡至德宗時楊炎建議戶不分主客但籍見居人不分丁中但處貧富行商者所在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征之餘遂有後用兵缺之稅竹木茶漆稅屋間架民不堪矣陸贄之于德宗有變稅法之請者蓋欲復租庸調之舊耳　其取士也則有三科十科其考課也則有四事五善　唐兵三變府兵變為彍騎　一變宿衛唐文三變高祖太宗大

難始衰　沿江左餘風絺章繪句揣合低昂故王楊為之倡玄宗好

經術群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宗雅黜浮氣益稚渾則燕許擅其宗
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曆正元間羙才輩出儒術道
真涿詠聖涯于是歸愈唱之柳宗元皇甫湜李翺漢周唐之文宛然
為一王法此其極也　程子曰唐治雜夷又曰唐萬目未盡舉　按綱舉見君門

宋

受命之初朝不改籍市不易肆受命之後以文武濟武以靖代寬用儒臣
以削藩鎮之權立參政以分中書之務恤刑定折杖之法取士嚴覆試
之制立國一依于忠厚又繼以太宗真宗之盛而仁宗四十二年之治尤深于

民所謂刑以不殺為威財以不蓄為富兵以不用為功以恩禮待士夫
以寬厚待民以至誠待夷狄狄制度頗因五代之舊勸課農桑羙
則羙矣視三代養民之制何如修廣學校盛則盛矣視三代教民之
制何如禮樂紛紜歐陽修諸公制禮胡安定諸公制樂于諸儒之手視三代成禮樂之遺意何
如兵財不由于朝廷之制視三代制兵財之支遺意何如以至贓吏之戒
不嚴敗軍之法不立設官之制大冗任子之恩大濫此其萬目之未盡
舉也其厚凡弟也金匱之書千百不藏神器之重一朝脫屣其厚
勳旧也杯酒解柄終全勳名雪夜丹幸不改殊恩其待臣下也鞭

朴不行于駭陛擧罵不及于公卿其嚴閽範也內言不出于私恩不害于公故維世之君家遠之間操戈之事未聞閨門之內聚麀之耻無有然而黃袍加身未免來人之公議燭影避席未免起人疑心德昭之死未免不慮夫衆心郭后之事未免有疵于德盛則大綱亦未甚正也神宗銳于圖治任相非人均輸之政下同商賈手實之禍及于鷄豚元祐之時相司馬光而盡革除新法任呂公著而復用老成于是乎乾旋坤轉而三百年之基賴以定焉余靖宋綬復有抱攬乾剛之議者蓋全復帝主之中國以光一統之盛固其善述者之事不然則北無燕雲而落陽豈有息有之日西無盧夏而開中豈有安枕之期呂中曰國家之有天下強不如秦富不如隋形勢不如漢土地不如唐所恃者人心而已矣 呂大防嘗言前代人主朝見母后有時祖宗以來朝多皆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以臣妾之禮見仁宗以姪事姑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多不肅本朝宮禁嚴密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本朝不許預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

前代人主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步自內庭出御後殿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尚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于用刑惟本朝臣下有罪止于罷黜此寬仁之法也

國朝寬大似漢法度似唐家法似宋得而國之正雖周亦或未能及焉　祭畢便殿泣下不止遣祭皇陵哀感不勝剖符錫壤封建諸王尊號未上而宗社建所以重邦國之本大功未定而庠序設于以先郡縣之化延鴻儒以置帷幄求遺書以備省閱內言不在外私恩不在公臣禮吊伐之師有征無戰內行家人禮外行君臣禮吊伐之師有征無戰一舉而江漢清再駕而吳會平三征而閩越歸命四伐而荊湖率從中原之師兵不血刃天地之祀而金人祀天之陋習已除正神祇平之績一怒而成禁兄弟之婚均父母之服合

TAIWANIANA 臺灣圖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號而王公帝后之瀆禮盡革設官則六卿分職無事任之患紀元則一定不易無數改之煩禮儀有定式上下有章矣洪武有正韻遠通同文矣義旗所至萬民安堵天戈所指群雄蕩滌其命將也曰元末豪傑刼奪啓釁宜戒飭士卒無肆虜掠無妄殺戮毋焚丘隴無毀廬舍克敵者以成功為効樹德者以廣恩為務又曰甫等率師北征拯民艱苦君固有罪民則何辜肆行屠戮實朕不忍凡元宗室皆善待之不恭命者必罰無赦求遺書之令見于詹(詔)之初置禮賢之館在于卜鼎之日許存仁博士耳而與之講洪範廣徵之應許好問縣令也而與之論祈天永命之道至論兵政則曰治兵始可休兵講武始可偃武其于諸夷則曰彼皆限山隔海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吾恐後世持中國富強無故興兵致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命切記不可科舉罷詞賦之習民俗革夷風之陋議從
祀帝王之廟則去趙普而進潘美惡不忠也議從祀孔廟
之庶則去楊雄而進仲舒惡仕莽也其論治道也則曰爲
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之則益亂撫治民不可
擾擾之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繩之說雖
淺可以喻深歲事有種桑之法凝寒有給鹽之法學校
有卧碑之立大學有監規之降都督有五事之戒御史大
夫有九閥之喻禮部則兼明禮法學士則內宰典章嚴

陝西甲冑之修餉河南城隍之儉責安南貢物之豐抑高麗請謚
之失逞羅入貢則有龍袞衣之須黃人來庭則有三衙之勞毀陳氏
鏤金之床碎亢氏水晶之宮兵部帥府相維于內而將師無偏重之捄
布按都司相制于外而藩鎮無專恣之患

紀綱

五子之歌陶唐是載（陶唐有此異方今失傳道乱其紀綱）域撲之咏文王是歌（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而紀綱之名始立　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士夫卿大夫治
士庶人紀綱正也　漢之初以制度紀綱維持天下不一再傳而有指

大如股經大如腰如貫誼所陳者唐之初欵明紀綱為萬世法及
其季世而有藩鎮阻兵士卒逐帥如司馬公所論者
宋之初朝廷之令必行于縣縣之令必行于州州之令
必行于轉運使轉運使之令必行于吏民迨其中葉元師畏偏裨偏裨畏將
校將校畏士卒至有一夫流言道路而為之變令惟恩如司馬
公所疏者 漢以規模為紀綱唐以法令為紀綱宋以忠孝廉耻
為紀綱仲長統以井田于謹以賞罰杜黃裳以法度
為紀綱者各指其一事言之而非其本也韓昌黎之所謂存國
脉朱晦菴之所謂正人心朱子曰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敷
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 朱子曰論任賢相社稷門則立政之要也擇
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師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
也樂聞儆戒不喜道諛則所言用人之要也司馬公曰願先定
紀綱以還淳俗之美朱子曰願先正心術以立紀綱人主有公心
而後可以正此綱大臣有公道而後可以扶持此綱
論而後可以翼此綱臺諫有公

風俗

上行下效謂之風衆心安定謂之俗民受五常之性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者風也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者俗也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風俗同也

漢之風俗醇厚其後居官而置富者爲雄傑處奸而得利者爲壯士則見于貢禹之言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則見于章帝之詔 唐之風俗素朴其后虛嘿因循者爲清流行法莅官者爲俗吏則見于憲宗之世宋之風俗以通經學

右爲高以抹時行道爲賢以犯顏敢諫爲忠其後以恤民隱者爲迂儒以親庶務者爲俗吏則見于張叔夜之奏以全身保位爲賢以竭忠盡節爲愚以辨事刻薄爲才以恬退自守爲拙則見于余應求之奏 漢之風俗尚經術尚氣節唐之風俗尚辭章宋之風俗尚名檢貫誼所述之四維陸贄所陳之五術朱子曰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一峯先生曰朱雘開燕峯驊集諫侯詭隨者名之曰變通緩默自便者目之曰忠厚直言正色者非之曰矯激持心操節者

刺之曰干名此事大夫之風喪也陛下誠能塞奔競之門杜謏諛之
路奬名節之士張正直之氣則士夫之風振矣庶人帝服媚優倡飭
雕梁畫棟惟恐其不多殊色儷音惟恐其不足此奢侈之風作也陛下誠
能躬節儉之實抑浮靡之貴重僭踰之罪定上下之等則奢移
之風降矣興學校之教者尸虛名而無實行由科貢之途者
飭虛名而乏實才此學校之風衰也陛下誠能重師傳之任
嚴科貢之選則學校之風興矣珠宮梵宇照耀雲漢禿首
黃冠充塞道路此道佛之風盛也陛下誠能監梁武宋宗之
失斥禍福報應之論則道佛之風息矣苞苴一入賤可使貴賄賂一行
滯可使通黷貨載歸閭里稱慶琴鶴自隨妻子怨讟此貪之黷
風熾也陛下誠能廉介者必彰而不隱貪墨者必誅而不赦則貪
黷之風正矣

國論

元城劉氏曰唐虞三代興吾祖宗之時公論在上君相主之晚
周東漢上之人不能主公論所用非其人于是乎公論在下六國之際

議帝秦之論又主于匹夫魯仲連清議之口定六國之計皆係于
說客蘇張又褒之吾　王陵之廷爭雖不能定劉氏後致白馬之
盟不寒者伊誰之力程嬰杵臼全趙孤于艱難辛苦之中千載而
下言者猶有生氣　曹參客倩忌而遵蕭何之約束則卿大夫以
下歎言而不敢言陳平許其請以封諸呂之爵則大臣有呂歎爭
而不容爭大臣絳灌力斥少年紛更之請承相衛綰請罷申韓蘇
張亂政之學朔方之議屈于倩申公孫弘流民之議屈于九卿石慶尊号
之儀屈于外戚王莽矯制之議屈于公孫宏卒養成天下諂佞之俗李

奮范滂之徒一戰不勝公議敗績而漢鼎亦不復支矣利害
文字焚之通衢則大平興國之國論在趙中令更張議論一切
不行則天禧祥符之國論在李文靖借契丹兵朝廷許之卒奪
于呂夷簡之一言殺繼遷母撫府行之而終屈于呂端之奏澶
淵之後王欽若言之陳堯叟又言之而啟來公獨立亦識確然不
搖濮園之議堂諫爭之禮曹又爭之韓琦壁立萬仞屹然不變

德運

鄒衍執五行相勝之說曰夏得木德商德金德周德火德是也劉

向立相生之說曰帝出乎震故伏羲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
是也神農氏之時以為炎帝者為其尚火也黃帝時以為黃帝
者為其尚土也少昊氏以為金天者為其尚金也非其所尚之德
則其号特為虛談五行用事始本于東方萬物之所自起焉王
者則其象之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以一所生之行而轉相承也以建
号而推自神農而上為伏羲則知其為木德也自少昊而上為
高辛則知其為水德也自伏羲至高辛則五行之運一周矣自
堯以至于商則五行之運再周矣取相生之義劉向父子之說
為足信矣若以相勝而言則舜受堯之天下是有勝堯之心
禹受舜之天下是有勝舜之心湯之續夏出于不得已如其以商之
金而克夏之木則是彰湯之得天下出于本心矣武王伐商出于
不得已如其以周之火而克商之金則是彰武王之得天下亦出于
本心矣謂相勝之說出于秦之意則可出于帝王之意則未可也
徒見夫商尚白故以為金尚周尚赤故以為尚火若從其相勝之
說則夏之木德胡為而尚黑記檀弓有虞之毛檀云夏后氏尚黑徒見夫夏有青龍之瑞
遂以為尚木商有銀山之祥遂以為尚金若從其相勝之說則周

之火德胡為有白魚之瑞邪則鄒衍之說不足信矣秦本西戎餘分閏位不足繼周班固削而不取馬夫秦不足繼周則繼者漢也周以木而漢以火宜矣不然彊華奉赤符亦謂以火為主何耶自魏至隨皆非正統不足繼漢崔昌議去而不用馬夫自魏而隋皆不足繼漢則繼漢者唐也漢以火而唐以土宜矣不然伊川謂唐土德而少河患何耶（虞云云本朝火德多承炎見伊川語錄）莊宗中興唐祚同為一代主則土運未絕也一傳而晉以金再傳而周以木宋以火德徐鉉之言信矣受命宋分星應火辰火之祥也攸復河東昌在堇午火所旺也赤烏報蕃昌之兆紅光彰誕育之祥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改用金德矣狄越數代而紹唐者不可也噫大原後服胡公言之并不加号温公言之彼何不知乎謝絳因日抱黃琬而又用歆土德矣狄越唐而承于隋此尤不可也噫水患多應伊川應之火祀宜修胡宿言之彼昌不審乎

鄉評

周之鄉舉里選也閻胥既書其孝悌師師又書其任恤黨正又書其道藝而所書非一人月吉既攷之（校師）歲終又考之（閭胥）三年大比

國立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考之卿矣而所效非一旨武帝求賢良國人共推公孫弘以椎(充)賦萬石
以孝謹聞卽國特以其子為郎中令椎倪寬則曰知之久矣一言蕭
望之則曰此東海蕭生邪一薦龔勝則曰固以聞其名鄰生家貧
落魄縣中謂之狂生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椎擇為吏陳湯無
節不得興諸儒鄉里之論漢之有三老(初)設孝廉有教化作成之功
故如此柳仲奎之有聲揚歷先獻之軸遂居首選王復之素聞
于京師有司稱賁預先發辭張詡之試大名也將以為首薦
而詡椎張覃為第一參齊之試萊(州)御也將以為首薦而齊椎史防
為第一

詔令(德宗本制陸贄功或手非)劉元城曰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光弟出令劉向深譏于文汗)
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熟謀之已臧法之
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教天下莫不傾耳承聽
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其曰朕命惟允
曰朕不食言是舜湯有詔令也(盤庚之誥不在于三篇而在于敷心腹
戒武詔書不在于十行而在于勉憲人)之言曰道德之既薄而后務飭于言語之末躬行之實衰

而後後事于詔令之煩關中約法秦民皆悅惟恐其不王
山東布詔民之老羸扶杖而往聽頒少須更無死見德
化之成為京兆掾領常安市者見所下詔曰此聖主也見災
輪臺一兆漢脉復春
災元一詔士卒感激
國朝大祖詔有司講求律意務從中典詔有司諧看災傷
蠲除租稅釋周齊府被誣之官復湘岷代府被酖之衆允
北平差役蠲鳳陽田賦此大宗永樂之詔 停取西洋貨珍
停取造諸蕃寶船罷採交阯金珠此仁宗
洪熙之詔

禮樂

伏犧制嫁娶正姓氏以重人倫歌扶徠斷琴瑟以理性情
黃帝作冕旒制衣裳以象天地聽鳳鳳造律呂以候氣應
禮書備于周而壞于秦其制度之不合皆漢儒之附會是
亦無可疑者不然程朱何約而集釋與樂書亡于秦而出于漢
其劉歆之所校與王庶之所授豈亦有可取者不然程朱何
為表章與坐廢命礼樂 興命礼 周禮大宗伯以吉禮事鬼神以禮

帝以寶柴祀月星辰以禋沈祭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以血祭祀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祀爨祭先炊饋食祭先
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其有十二
以肉禮哀邦國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事以
弔禮哀禍災以繪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
共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
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眺視矣大師之禮用眾也
五以賓禮親邦國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冠婚之禮親成男
女以享宴之禮親賓客以賓射之禮親故
舊庶之禮親異姓之國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謂之三禮冠婚喪祭鄉
相見謂之六禮及周之衰禮制散失降及于漢若叔孫通制為綿蕞
之禮徒來一時之近功其法失之大卑魯兩生之論必期百年而後可
興其法失之大高賈誼有修禮之志而文帝容以未遑仲舒以
教化為務而武帝不暇留意王吉欲述舊禮以明王制而宣帝
不行劉向請興辟雍以陳禮樂而成帝不用後漢曹褒議
定心禮又雜以五經讖緯之文安帝命應邵作漢官儀而朝
廷制度粗立玄宗為開元禮王涇祀錄帝公肅制禮閣新儀
王彥威作曲臺新禮宋朝禮有太常因革之易則歐陽修
之所撰也三禮同進于聶崇義而陳祥道之禮書又參用
馬開寶通禮既上于劉溫叟而盧多遜之義纂亦無取焉
至邢昺王昭之徒各有制作然比皆不如文公家禮酌古準今行

之而無弊也存乎鼎而季扎之嘆興廢于秦而薦葭之刺
作唐大宗嘗欵議禮而房杜不能對貞觀之禮多陋隋之遺
撤宋大祖開寶之禮亦不過襲開元之陳迹拾五季之餘燼
國朝大祖命牛諒以制禮則曰禮者國之防範人道之紀綱
朝廷所當先務以為防範不可一日無也 以下論樂 黃帝之
樂曰雲門大卷以其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其德如雲之出也
帝堯之樂曰大章咸池以其能善均以儀民其德無所
不施也舜之德能紹放動故謂之大韶禹之德能大中
國故謂之大夏大濩者湯之樂以其德能救斯民也大武
者武之樂以其德能成功也伏犧之樂名立本神農之樂
名下謀祝融之樂名屬續少皞之樂曰九淵雖世尚洪荒
命名之義不傳然先聖後聖崇德之義則一
高帝之時叔孫通因奉樂人作宗廟樂唐之山夫人因帝
好楚聲作房中樂至武帝東封泰山還坐明堂其臣而覓
又請作神樂高唐祖之樂時命祖孝孫等作雅樂大宗
平東都破宋金剛等作凱樂至高宗時景雲見河水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臣張文收又作燕樂焉 宋乾德樂作于大常和峴之所定也 萬國朝天樂平 晉樂作于大宗郊廟祭享之所用也至仁宗因王堯臣之請則又有大安樂大晟樂焉王朴之所定以鍾律為本蓋取聲成于物而又感于人也宋李照病其太高徑而下其聲馮然鑄工受賂而照莫之辨則其失在照矣范鎮之所論以秬黍定律蓋取黍實管中而斷之為寸也司馬光惡其大拘從而議其失焉然尺長寸二而鎮實之察則其聲在鎮矣陳暘著樂書二百卷

佾胡歌舞優伶雜戲無所不載蕪穢褻嫚吾何觀焉 蔡元定律呂新書采子稱其明白淸潔鎮密通暢九分一寸之說則淮南大使可推五聲二變之教則杜氏通典可考黃鍾圓徑本于漢斛之積分變徵非調本于孔氏之禮疏而求聲氣之源因律以生尺尤所謂卓然有見者周禮大司樂所戚戚均之法又有樂德中和祇庸孝友樂語興道諷誦言語樂舞自雲門之名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

歌林鍾舞大夏以祀山川奏夷則歌仲呂舞大護以享
先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王王出入則令奏
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肆夷來貢
則奏納夏臣有功則奏章夏夫人祭則奏齊夏族人侍
之樂也皆春官鍾師之所掌樂人之六舞曰皮舞羽舞
皇舞旄舞人舞干舞是也鼓人之六鼓以雷鼓神祀
奠鼓社祭以洛鼓鬼享以鼖鼓鼖鼓軍事以鼓金
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是也牧孫通制宗廟之樂因秦
之儀文而不知其本且迎神于廟門奏嘉之至樂猶應
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為行部節奏
猶采薺肆夏乾豆上奏登歌之樂猶清廟之歌也登
歌畢終奏休成之樂美神明之既享也皇帝就廟東廂奏
永安之樂美禮之以有成也又有昭容樂礼容樂大抵
剽樂之糟粕以為虛名而已　武帝采司馬相如等詩賦
為十九章之樂惠帝更名安世樂而有十七章之歌

河間獻王所獻之雅樂歲時講肄不得嘗御所以起劉向班固之慨嘆也光武之興立四品樂曰大予樂（宴群臣用）雅頌樂（宴群臣用）辟雍鄉射用）黃門鼓吹樂（宴群臣用）短簫鐃歌（軍中用）唐七德舞九功舞七元舞謂之三大舞燕樂伎清商伎西涼伎天竺伎高麗伎龜茲伎流國伎康國伎謂之九部樂也玄宗之時樂分為二部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洪武四年禮部尚書陶凱製宴享九奏樂章成其曲一曰本大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享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盛（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大祖曰近命製成古樂器將頒于天下學校以祀孔子但古樂之詩音和而正後世之歌辭淫以柔古之律呂出人為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數後之律呂與樂音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教亦且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人與樂判然為二而欲以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但其流已久救之甚難今宜寃心于此俾樂成頒之肄習庶可復古人之意

法度

舜聖人也不嫌乎失法度之戒晉侯國也猶謹乎守法度之叙誦歌皐陶之則知乃憲之所當謹讀蔡仲之命則知厥度之不可改請改制度不廢于后元庶富之日詔班憲度無重于求手熙洽之秋熙寧治道何先問王安石以立法度為奏慶曆當世何務之問范仲淹以更法制為言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負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井田古制也秦為阡陌而漢因之封建古制也秦為郡縣而漢因之黃屋左纛秦之儀而漢不能更丞相大尉秦之官而漢不能正唐自府兵變為長征之騎而重兵偏聚于二边于是兵強則有內患兵弱則有外患而藩鎮弗狄不可支矣自省府之制壞于寔官移于僕倖于是寔官于政機外遂立黨論而寔官朋黨不可支矣宋朝人曰更制度呂蒙正曰不可更也人曰改命令朱巽曰不可改也王文正曰祖宗之法具在吾不敢有所改作李文靖曰朝廷之制具在吾不敢有更張華而當

其悔乃亡荆公何慮不及此也嗟夫常平良法也變而
爲青苗焉鹽良法也變而爲俑焉馬亏差役變爲免役
而其害有甚于差募兵變而民兵而其害有甚于市易
之法行而民無余財科舉之法行而士無教學以至水
利淤田省州縣皆私意之所爲也官非不周也而奉自
秦田非不井也而新自新魚鹽廢則法度缺矣董子
曰制度文采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文中子
曰通變天下無弊法左傳曰君子作法于凉其弊猶貪
作法于貪弊將若之何易曰制而用之謂之法推而
行之存乎其人又曰君子以制度教議德行

教養

五帝之曰成均以成虞均過不及為義也有虞氏大學
曰上庠小學曰下庠夏大學曰東序小學曰西序商大
學曰右序小學曰左序亦曰瞽宗焉周人一曰虞庠亦
曰米廩虞學也以養庶老冬讀書則在焉二曰東膠
亦曰東序夏學也以養國老春夏教干戈秋冬教羽籥

則在焉三曰瞽宗欲學也以祭樂祖春誦夏絃秋學
禮則在焉四曰天子辟雍諸侯頖宮周學也凡出征告訊
受賑獻馘在焉五曰成均六曰上庠凡承師問道取賢飲才
在焉（膠之為言糾也以糾德行為名耳以樂祖在焉瞽
矇所尊故云瞽宗以教化所出通明和諧故曰辟雍）成周地官司徒
掌邦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
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教和則民不乖
吾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
教中則民不疵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
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戚十有一曰以賢制
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有三物教萬民
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
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三德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
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教德以知逆惡三行一曰孝行以親
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凡年入學中
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
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

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至于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廢弛于戰國坑滅于嬴秦　高祖之興不事詩書未遑學校之事文景不任儒術喜言黃老之術自是勸興學校而未行劉向請興禮樂而未果及後文翁修學宮于成都蜀郡大化光武中興修大學遵亘之堂品立五經博士之官明帝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入學迨至安帝博士倚席不講學舍鞠為蔬圃矣李唐之興大宗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曰大學國學四門學生徒不下二千餘曰書學律學算學生徒不下二百餘弘文館崇文館以皇屬國戚為之廣文館四門館以臣之子孫及庶人之俊秀為之廣文館屯飛騎亦給博士高麗等國皆遣入學　宋真宗大學立八十齋又立三舍其初入外舍且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又一試補上舍生諸齋月書行義以程文合格為度山林儒士亦相講授學于舍之建不知其幾惟嵩陽林慮睢陽白鹿四大書院尤著于世　元兼周官大宰以九戒任萬民一曰三農生

九谷遂人以土宜教農以時器勸農 惠帝嘗置孝弟
力田二千石一人此設科以貴農也文帝屢頒賜民田租
之詔此免租以勸農也 武帝之時關中俗不好種麥則
下詔以勸之趙過為搜粟都尉以民未知養苗法則錫田以教
之昭帝始元之際躬耕籍田寧勸民耕此宰相勸農也
司農諸丞部州分勸少府水衡各置農官此漢之九卿
勸農也 刺史行部必問墾田博士巡行舉奏野荒此
漢之監司勸農也渤海大守龔遂勸趙過田畝南陽太守
信臣出入阡陌此漢之州郡勸農者也田稅三斗而
兩浙之農病此豕氏之軟政也牛輸租米而湖湘之農病
此馬氏之橫斂也田器有稅而河北之農病此五代之相
承也 宋朝因王方贊之請而減田賦因李允則之請而
去牛租因呂夷簡之請而免農器 田中列麥法駕親視
此大祖之德意也民間機杼請問勤渠此仁宗之優民也
賜田婦以坐席此大宗之重農也賜耕者以茶綵此仁宗
之勸農也勸農置司歲終賞罰討此皇祐之令也 念農

之歌置之坐側人耕之象繪之左右民食野豆天語惻然
民食厭澤帝心而忽然 真宗製貴粟食令珍農夫吟念農歌 詩曰曾孫來止以見
君尊之嚴出入田畝而不為屈也又曰嘗其青否以見田
駿之官相望亘觴而不為耻也吾農願無催稅打門
之聲不願有亘酒觴看之賜願無黃放白催之文不願
有連編累牘之語 以上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末塲節要卷之四
儒門目録第四
周子
康節
関洛
程子源流
朱子道友
朱子私淑
温公
安定
程子門人
朱子
朱子門人
隱逸

氣節　師道

交義　格物

樂道

末塲節要卷之四

儒門第四

周子　名淳頤字茂叔号濂溪謚元公

山谷黃氏曰周茂叔人品甚高胷中洒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短于取名而篤于求志薄于激而福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婢妾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　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不由師傳默契冊体建極屬書根極領要玉粹金井志慮粹潔光風霽月胷次洒落本乎易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極中庸之誠以極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
學顏子之學曰睹溪流之紆寒亭竹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
窮顏子之所樂圖之言太極之上而加以無極似非大易之旨若
知無形而有理之意則信周子非于大極之外復有無極矣圖
之言五行但于易四象以為水火金木而即其中而為土似與大
易之論不相合若知本體不差并行不悖之理則信周子于四
象之中而亦為五行矣　朱子曰周子後理上看邵子從數上看
朱子嘗自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今書不盡言圖不盡意
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周子窓前草不除問之曰與自家意思一般
温公　司馬光字君實　康節　邵雍堯夫謚康節　安定　胡瑗字翼之
文潞公誦公之行事曰今人不及須求之古人劉元城稱公之學術三代
而下一人而已平生所行不外乎誠無欺心也　劉安世
晁無咎云司馬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無不可對人言者耳　神宗
魏公言君實錄以樞密而辭樞密韓琦而非韓琦建儲
仁宗　神宗　新法之論是也善范鎮而非范鎮鍾律之論是也　建儲之議
自為并斥己獻三章繼入諫垣復抗累疏雖仁宗亦稱他人所不及也

新法之行始諫不從後忽然補外（架）（舉）再（丹）諫不聽告狄（翟）居洛（獨）（樂）園雖（荊）公亦稱其言不變也改位之際且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而（不）顧朋黨之禍垂沒之頃且曰四患未除死不瞑目而憂國忘家不能自已兒童知名且頌君實衛士加額擡呼相公大遼伶人敬公清名契丹伴使慕公忠亮凜然遺像後人尊仰畫工至有致富刻之稟名異時立石鐫工不肯受後袁采子賓自篤學力行清修若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簿夫（坐）（溫）公（明）（不）（觀）（名）（道）之論無以知康節為內聖外王之道不觀了翁之論無以知康節為存（存）心之學有義理之學有物理之學有性命之學是學也蓋北面李挺之而得也然叩擊于斂亟拜之間潛思于夢寐興居之際探羲文于方冊中探造化于指顧頃公之自得者多矣因神農取益取噬嗑而知畫前之易（曰）畫前元有易（詩）（刪）後更無（師）則所學不在書而在理以起震終艮明文王之八卦以天地定位明伏羲之八卦而發揮先天之學子其詩曰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則所學者不在書而在心此公之義理之學也　杜鵬（調）之而知世治之所關春雷之鳴而辨其所起之方詠楊柳之風氣象洒落

上蔡稱其為
風流人豪 推壯年之歎胥次洞達 司馬文公種壯年喪夫曰某白年時馬
聖舫性而不加增狂染性而不加損既發明孟子性善之旨習知而知
習愚而愚習性而習性習狂而狂而發明孔子習性之說論顏子之不
貳過曰皆情也非性也論歸子之上中下三品曰皆習也非性也此又公性
命之學子也同時不知公者往往以為神仙之學豈公之所學主乎誠
至誠可以通神明曾謂公為幻惑之流歟 康節詩云自從三度絕弦編不讀書來
後來不知公者又以為考數之學豈知公之學本乎心即心可以觀休咎曾
謂公為卜巫之術與不然邢和叔敬傳此學公何告以虛
心滌慮 朱子曰邵堯夫正張子房之說 朱子贊曰天挺人豪寓世寔
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步天根閉中今古酌裏乾坤 某案經義
淫道各分其齋文藝節義各隨其類其効見于梁柱榱桷之詩其驗見于
純明直溫之對是安定事于明經以為濟時之用也 述論明解子本同道言經學者主安定
言教學者主康節言理學者主二程石徂徠孫泰山則經學未嘗不講也李挺之穆伯
長則教學未嘗不論也濂溪之理學則又首道于其淳也君子獨樹明邵二
程者蓋伊川之講學未嘗遊安定之門擯康節之談道又素交于程氏之兄弟 經者某不合
手効言教者不合于理況君子所以必原其異而合其同也白今觀之仁義為體之學

與遺書言仁者相表裏至誠惻心之訓與中庸論心者同脉胳不然好
學論講明性情非源流安定之門手則知安定之非合理而言經
也觀性觀心之序即盡心知性之旨動心忍性之喻即治怒治
惧之說不然天地一問極究其理非聞諸康節之論手則知康節
之學豈非外理而求教也　諸賢寬民之語即中葉改法之議程
同救新法也講用兵戰陣之法論邊防治學重同談兵學也

開　張子謹　程顥　程頤　呂大臨　謝良佐　游酢　楊時　侯仲良　尹焞　洛　伊川學公　橫渠正公

子厚訂頑改愚有亞聖知性養氣之功正蒙理窟發前聖
未發之蘊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之道學必如聖
人而後已　游廣平曰子厚學成德尊與孟子比然循
秘其學　朱子曰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
若心力索之切深又曰二程之事橫渠循孔子之視伯夷而不知
其孰可為程門之顏閔也蓋以其道差次二程不當在弟子之列耳
正容謹節潭若神明窮理盡性笠如冰雪閑中諸生欲尊其師
自為一家故龜山疑其簡特言橫渠之學出于程氏　朱子贊曰早
說孫吳晚逃佛老勇徹單氏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訓示我廣居　以上子夏　明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
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于金石孝弟通于神明辨
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其造于約也雖事變
之感不一應之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交之吾身而
自足其致于一也異端並起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
成也和氣充洽見于聲容然望之益深而不敢慢也遇事優為從容
不迫然誠心懇切貴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命未至不欲
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已病不欲以時之利為已功其自
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意所安小官有所不屑蓋畏民
同在堂列者則稱其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邢河間則稱其為完
人胡武夷則稱其志在天下國家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
得意　朱子贊曰楊休山立玉色金声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
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坐明道　伊川言必忠信勤
尊礼義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遺民　司馬光呂公著言于朝道德
純備學問淵深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宜天民之

先覺聖代之真儒司馬光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王巖叟以聖人之說為必可信先王之道為必可行不但滯于近規不迁惑于衆說以言乎才則賈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為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致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崑山 胡五峯 呂二程 昌倡久絶之師學于今日其功比于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嵩山晁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日伊川謂明道云吾兄弟近日說話大多明道云使見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朱子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兇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乃孔子之徵較為兆而伊川乃于西監下計較如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徵較為兆而伊川之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為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及明道之言

發明極致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尤耐咀嚼非久于玩索者不知其味故明道嘗曰異日能遵師道是吾兄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不敢讓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則伊川未到然伊川收束斂制處孟子却不能到張敬夫曰濂溪之祠也曰先生啓于遠方超然自得二程先生推明究極之學則知二程之學信本于濂溪將定夫書程氏之行也曰先生有妙質聞道甚早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有虛心求益之意則知橫渠之學信得于程氏吟風弄月名利俱忘二程蓋有得于周子再見之後共談道學渙然自足橫渠蓋有得于見程子之初二程不言極而言仁不言靜而言敬若異于周子也殊不知周子論靜無不動天下歸仁君子悉有衆善無不愛且敬何嘗不本于仁于敬乎橫渠又不主于二者而主于禮若與二程異也殊不知程氏論動容周旋主于禮未嘗敢其形如死灰何嘗不本于禮乎橫渠論至虛之實至靜之動與夫仁者安靜等語又何嘗不與周程相出入乎中庸解意程子心不自滿且大其書周易干傳學者請授程子尚覬學進西風而雨悟寒雲不雨之

義義理養心得敬以直內之說深于易也玩鼠飛魚躍而得理學之妙悟秉心塞淵而得心學之善深于詩也奉揖之不書商律着見紂之自絕于天伊尹之始立大甲者以外丙仲壬幼而不立深于書也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中庸之書終用不盡深于記也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典必游優泅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春秋之精微明于春秋之經 程子從濂溪之學也而有吟風弄月吾與點也之意張氏得伊尹之論也而盡棄所學從事于道之舉信難言也程子言愛者仁之德周子言公者仁之理皆善狀然仁者何疑焉復亦難窮也程子之元者以動言周子之利萬者以靜言皆善言復者何惑焉伊川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命橫渠則曰盡心知性知天矣橫渠則曰盡心知性猶居京師引源是之也伊川曰能盡心則知性知天矣橫渠則曰盡心知性猶居京師往常安亦之也蓋混而一之者自得之學也岐而二之者為學者言也 程子謝表曰入朝見姨世俗嘗態名高毀甚史冊名言哭則不歌程氏蓋守經者而蘇則戲之此爭忿之始也呂公有事盧問程氏初無容心而蘇則疑之此又立敵之端也 策問之端未足以識子瞻而朱元晦必斥其非舜民之事不可以及呂陶而貴易則力其非程子

固不容心而附程氏之門者未能什然于懷也　范祖禹蘇之同里曰
光燾實易不與程立黨也黃庭堅蘇之門人而亦不入其黨

程子門人

呂正字　名大臨字與叔學于橫渠卒乃東見先生而卒業焉著克己銘　朱子曰
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可見他資質好
問呂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
取賢飲才立　法以用養才立辟法以正能備用立舉法以覆實得人立考法
以責往考功曰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　東見有錄所以見師法之源流充
已有銘所以見人道之廣大

范內翰　名祖禹字淳夫蜀人嘗與伊川論唐事及作唐鑑晝嘗其言伊川稱唐鑑
曰三代以來無此議論色溫和氣伊川以此稱之純粹精神睟奩以此稱之

謝上蔡　名良佐字顯道上學于河南程夫子之門初頗以該洽自多講貫充引
傳記至或終篇成誦夫子嘆曰可謂玩物喪志矣先生爽然自失面熱汗下若無所
容乃盡棄所學而學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曰也知去簡矜字伊川曰
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程門号四先生　朱子曰上蔡為人
英明果決強力不倦所著論語說及門人遺語皆行于世如以生意論仁以

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
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則最得門道教之綱領
游御史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自幼不群讀書一過目輒成誦初學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所交
皆天下士伊川見謂其賢可與適道謂龜山同游君德器粹然問道日進政事亦絶人
遠甚游酢于西銘讀之已能不逆于心言語外立得簡意思便道中庸笑胡
武夷曰一程之門號稱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显道龜山楊
中立三人是也
楊龜山名時字中立家于南劒之將樂縣證文靖公除陳議大夫請追奪安
石王爵毀去配享之像從學名遒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
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零多從佛學獨先生與
謝不變因嘆曰學者皆流于夷狄惟有楊謝二君長進胡文定論龜
山之出似屐季則有說龜山一出而當蔡京之朝再出而值南度之初人有
疑之者文定謂龜山之出以救時也蔡氏安能浼之朱子亦惜其不大
用于清康南軒幸惜其自處地位大高胡文定曰當時若能忻用必須救
得一半
尹和靖諱焞字彦明洛陽人年二十師伊川程子舉進士議誅元祐黨人

國立國會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容遂棄舉子業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持敬在乎主一問
于伊川者如此學聖之學有三記于涪陵者如此一日玩味三日涵養言踐履
從伊川羊車方得見西銘大學
張思叔名譯少家貧發憤力學遂丈名會伊川自涪還遂往受業伊川稱
其笑侯車偉又曰吾晚得二士謂張繹尹淳也又曰尹淳魚豢張繹俊俊恐過
之會終有守也
侯師聖名仲良父道濟娶程洵女呼二程為舅氏從游人欲管仲良者見其
家壁畫佛像九精佛書即去之程子謂侯生之言但可關壁聽朱子稱其學

清白勁正
劉絢學不倦傾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吾何疑焉
李籲伊川稱其才器可大任又言自予兄 倡道學能使學者視效而信從
者歙興劉絢有力焉

程子源流

武夷胡氏 胡安國字康侯不及登二程之門謝上蔡為
廬城宰公以典學使者過之不敢問以職事以弟禮入
門遂稟學焉上蔡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霜百草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死拈拍捷然獨秀侯師聖曰視義富貴如浮雲者惟康侯一人所聞在春秋蓋發于伊川也對策惟大學不誣夫元祐也

胡致堂 名寅字明仲安國長子少傑黠難制安國閉之空閣其上有雜木寅尽刻為人形安國乃置書數千卷于其上年餘寅悉成誦朱子曰胡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杯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敝于先生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當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時一冊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抵牾處

胡五峯 名宏字仁仲安國季子自幼志于大道嘗見楊中立先生于京師又從侯師聖于荊門率傳其定公學析太極精微之蘊五峯之禮學也窮皇王制作之端五峯之道學也弟寧茆堂安國作春秋傳多搜求撿討之功

羅豫章 名從彥字仲素從學楊時在羅浮山靜

坐三年著遵堯錄一篇述宋朝祖傳宏規懿範及
名臣碩輔論建謀畫下及元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
貽患國家朱子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
衆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惟仲素一人問仲素教學
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
象程子遺書則曰既思則是已發如何黃直卿曰程
先生剖析毫釐体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源洞
見道體

李延平李侗字愿中從學從羅豫章後豫結茅山田謝絕世故餘
四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得鄉迪嘗稱其如冰壺秋
月瑩徹無瑕朱子師事焉其祭文曰精義造約窮神
極微凍解冰釋發于天機

朱喬齋松山字喬年為文汪洋放肆不見津涯聞河
路之學得聖賢不傳之意乃曰誦大學中庸力于
致知誠意之地自謂編氓畚道因取佩韋之義
名喬齋生朱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朱子講熹字仲晦居建陽之考亭先自元晦
以元爲四德之首不敢當改曰仲

黃勉齋曰先生自少厲志聖賢自韋齋得中原
文獻之傳韋齋病且卒吸厲曰籍溪胡原中白水流
致中屏山劉彦冲參人吾交也學有淵源吾所敬
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
矣先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
四既猶有求道之志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

鮮與比論又曰潁悟絶人力行可謂其所論難
体認真切其為學也窮
實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
賢之蘊以一身而体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
綱常之責自筮仕以至屬纊歷試四朝仕于外者
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九日道之難行也如此一于
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語孟則深原問荅之意
于易于詩則求其本義攷其末失于書則疑

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于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注之穿鑿于禮則病王安石廢儀禮而禮記獨存（惟有士禮類篇僅存）于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度從游氏之迭誦所聞以資共暇講論經典寧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難脫然沉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以為憂大學論語更定數四誠意一章乃其絶筆楚辭集註亦晚年所作其愛君憂國雖老不忘通鑑綱目每以不及修補為恨　是以論其詩文者則曰律之呂之規之矩之不陶不鑄不歐不蘇不韓不柳也論其道學者（劉靜春）則曰卽至大也周志精也程至正也朱子則極大盡精而貫之以正　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予將有意焉而立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闇然而日章則庶幾乎斯語　吳幼清贊曰義理之微蚕絲牛毛心胷開豁海濶天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由孔子而
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
程張子繼其統至朱子而始著陳北溪謂其集諸
儒之大粹猶洙泗濂洛之淵源也李果齋謂其與太
極為一吳臨川謂其集周程之大成

朱子道友

張南軒拭字敬夫綿竹人聞道甚早與朱熹為交從胡仁仲
問程子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公退而思論仁親切之旨以書寓焉

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聆顏錄一篇朱子曰敬夫所
謂學莫先於義理之辨可謂擴前聖所謂發而同于性善養
氣之功者敬夫朱子曰吾道孤矣又贊其像曰擴仁義之
端至于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辨至于可以析秋毫拳拳乎
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
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
海一世之豪　號廣漢之學謚宣公

呂東萊名祖謙字伯恭婺婺人六世孫稽經以該物理訂史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參事情為金華之學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攝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有足以立教而垂世 朱子贊 朱子曰東萊聰明或問其學曰合陳君舉陳同父二人之學而一之謚成公扶持絶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救世之澤南軒東萊與朱子鼎立為三宋史列敬夫于道學傳而伯恭不與焉何哉蓋造詣深淺之意也陳傳良字君舉尚經制而求合乎先王政禮樂以根柢乎流俗為永嘉之學其學失之豪

陳亮字同甫智數之術可以馭兵而料敵剛烈之氣足以震撼而翕張為永康之學其學失之悍

陸象山 名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嘆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觀其有肯綮之阻維積九仞之高不敢遂有毫釐之疑雖立萬夫之表不敢聽公並視却立四視造乎至平之地務立乎至大之域其志篤其功健矣然而務存養而忽講學務約禮而忽博文疑西銘為兼愛疑無極為虛無夢寐即白晝之為屋漏既康衢之見虢為金溪之

學其學專以先立乎其大者為言非不致知也其所以致知者舉人之致知非不集義也其所以集義者異乎人之集義朱陸之辨毫釐千里正在于此大極一圖二程得于癑溪者也顧謂易有大極言圖無極獨不思易之言有以理言圖之言無以形政參展豈足酌議朱子與項平父書曰子靜專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道問學為多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偏耳又與呂祖謙曰子靜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謂也又曰子靜之學以禪

朱子門人

黃勉齋

黃幹字直卿師事朱熹以女妻之朱子曰南軒云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黃直卿名庸端并造詣純篤斯道有望于直卿者不輕

蔡元定

字季通號西山長登西山絶頂忍肌啖籛于書無所不讀閩朱熹名往師之熹知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

在弟子之列九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
焉嘗與三子曰渊汝宜紹吾易學沉汝宜演五日皇極數而春秋則以
屬知方焉朱子曰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絶之才不可屈之志
不可窮之辨蔀佗胃禁偽學謫道北卒父發字神異博聞強記
蔡九峯名沉字仲默元定次子師事朱熹以女妻之晚年欵著書
傳遂以屬沉元定獨得洪範之數未及論著曰成吾志者沉
也又覆數十年遂成書傳及洪範皇極内篇朱子曰
人讀易書季通讀難書易

陳北溪名淳字安卿朱子守漳時淳從學郡齋熹曰南来吾道得
一安卿淳無書不讀無物不格義理淹貫洞見條緒學者稱為北
溪先生

寥德明字子晦少李釋氏得楊時書大悟遂從學文公文公曰寥德明學有根據為政
能舉先生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固李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為者

李燔初見朱子朱子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
貴乎弘也燔因以弘名其齋諸生達者先令訪燔候其所發乃從熹析
東之諸生畏服熹語人曰燔進學可畏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必燔也

劉爚字晦伯發明洌源道學表章四書號雲峯居士

劉炳字蹈仲熹釋四書及傳易詩編通鑑綱目太極圖等書皆與炳往復論辨參訂熹與蔡季通書曰綱目竟無心力整頓得恐爲棄井矣蹈仲相聚想互有益近皆章句集註四書却看得一遍其間多矣所定正又與黃直卿書曰所喻學業大緊甚善此間之約諸人不見說着次第不成頭緒但蔡季通劉蹈仲說欵相約束來后山若得在彼亦以見衰老之幸也號睦堂

張洽從熹學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旨歸至于百家山經地志老子浮屠之說無所不讀熹嘉其篤志謂黃幹曰所望以來斯道之傳者二三君也自少用力于敬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爲則勇不可奪

李果齋李方子字子正叔讜謹淳篤初見熹熹謂門人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愛中要果決方子遂巢名其齋方子嘗曰吾學問雖未能周盡幸于大本見有處此心嘗覺泰然不爲物欵所潰耳

黃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

輔廣字漢卿朱子曰輔漢卿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能味更幾勉力卒究大業

徐子融朱子曰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大率志氣剛決痛決無支離纏綿之弊

余正叔朱子曰余正叔在此無日不講讀終是葛藤不斷也

方賓王爲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近日所見朋友講習未有能及此者朱子言也

鄭子上朱子曰子上說易中庸甚仔細論人心道心之說比舊益精密矣

晏亟夫朱子曰亟夫進學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

葉賀孫

朱子私淑

真西山名德秀字景元謚文忠其學以朱子爲師以斯文自任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慶卿菴曰先生大學衍義本諸聖賢之學以明王帝之治擬以佐之速從得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規範蓋莫備于斯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魏鶴山 名華父字了翁本高陸出繼魏氏因姓魏處邵菴曰
魏氏之為學即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乎小學文藝之
細以推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室漏之隱而亢極于天
地鬼神之著 華父嘗言自結髮遊聖人之門窮深家遠
今髮星星矣大惧年數之不足其于他道蓋未遑及也
許魯齋 名衡字平仲其學以朱子為師王貞金相準平繩
真行已似秋霜烈日化人如時雨和風 魯齋曰先生淳
篤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
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于體
用兼該表裏洞徹超然自得于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
餘者又有瀟洒數君子所未發者焉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
不危檀四方之名而行無悔 劉靜修論魯齋仕胡元之
朝任斯道之重直以朱子為師蓋非無義于用夏變夷
而靜修謂其以一身之利害節量天下之休戚著其
說于退齋記人公誦之
吳草廬 名徵自幼清勤謹有箴敬和有銘以女子守身為

存天理之防以武夫勝敵為過人歟之斯其學之厚則見于易書春秋禮記諸纂言其學之叙則見于學基學統諸書而深造極詣尤莫尚于邵子元文敏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

隱逸

古者逸民之行有三上焉者出處進退關繫天下雖萬乘不得而臣其次高舉遠遁不累利祿使天下常高其風又其下托隱自謀詭祿求仕故始人喜終人厭也　夷齊首山蕨薇照耀千古至春秋末造猶知有君臣之義子陵桐江一絲扶漢九鼎雖奸雄終身垂涎不敢染指伊尹莘郊之耒方釋而雲霓之望已蘇呂尚渭水之釣方投而塗炭之若已拯所謂出處進退關繫天下者也　梁鴻詠詩于霸陵之鄉臺修採藥于武安之山擲稽而嘆壯徃亭長者逢前也解綬而歸蓋為折腰者洲明也賀知章號四明狂客貴寔而不顧李渤號少室山人至三顧而不起所謂高舉遠遁

不累利禄者也　足崖壑而志城闕迹泉而心軒冕
玄纁方物坐索高價蒲輪既至浸淪初心廬藏用隱
隱居終南有捷徑之譏東漢虞曰處士者有盜名之陋
此軓書所謂鄉愿唐史所謂假隱者也　舉秀才不
知書舉學廉濁如泥　王昭素養民一語民書御屏
陳希夷致治數言有裨君政魏野送行見于烹茶鶴
避烟之詩林逋高節寓于曾無封禪詩之句閔于國
體則仲放之内議有奏宋堂之建儲有諷益于經學則
孫復之春秋發微代淵之周易旨要高擇南山三友
與張尧許邵教冕南山三友　來公力夢何羣白衣御史學校起敬孟州
逆士張喻力舉故事之當行河南布衣尹焞屢有
徵命而不應若夫常秩之未至也人期之既至也人鄙
之新法之行知興有力雖介甫亦心知其為人其有負
側席之意多矣　康節當世重望異日新法之行
門生故人皆行好事伊川天民先覺異日慶江之際
門人發揮正傳復壽國脉

氣節

陳咸之父教其子以義　周能貴士昌義尊周秦燔詩書鼠狗婿奉（叔孫通傳）漢高以孝行爲無益以儒者爲可辱（酈食其傳）封項伯以啓無節之臣名鄭籍以沮盡忠之士（酈生陸賈傳）衣盎以諸侯王相不爲卑賤而拜申屠嘉于車下爲魏其賓客自承相而下皆在一見田蚡則趨席伏地不敢爲視者至爲魏（衛）青之揮客獨一汲黯之外皆拜也孔光身爲帝師名位

第一且屈膝于奄人之美賢異時并獻符命之劉歆劉奉美新之揚雄而莽漢鼎爲人所移者伊誰之咎

光武尊禮嚴光以羊裘見天子而不爲慢以口書授三公而不爲傲無怪乎節義相望也陳蕃竇武唱于前李膺林昱和于後張儉以南郡督郵舉劾中常侍王允以大原郡吏補敖小黃門趙津皇甫規掾上計而上疏討羌周舉令平丘而上書奏事異時設席尊禮如待神明清議所臨奸雄縮頸而漢鼎終不敢染

指者伊誰之力黨禍株連甚戮如餘三國韋弗昌義
尊漢東都以後沮于晉人輕賤名舉之習汨于梁人崇
尚寂滅之風論于禮唐相習佛老之教大壞極弊于
五代亂離之世　宋朝什比漢之衛騶喜其不負劉
氏而有臣得死所之言召前代之李昉喜其不朝而
有惟知事周之語陶谷之煉中之文大祖終薄之范
質之次世宗死大宗終惜之　冠葦身為員外郎挽上衣
昔為御史今叩予榻石介布衣也濃墨大字直

大臣之夏竦仲淹司諫也伏閤大呼敢論宰相之表
簡西夏之難劇平以肩賊死仁福以身報國死虜之
所以不敢踐環慶而窺秦鳳者三公之力　居多焉
南農之變趙師旦以比賊死曹覲以不受美官死
賊之所不敢沿爵江而柔番禺者二公之力　居多焉
　靖康之際大原張述古與城存士頭可斷而腰不
可屈汾州張克戩與城終始家可死而朝廷不可負
渡江之際吳武安責虜以神人忿疾天地不容之書

至今讀之令人毛竦李顒忠責勇以汝本遠夷遷
隆大信之言至今聞之猶有生氣　精忠之節動摧
山嶽剛大之氣凌逼雲漢

師道

李延平曰天下有三本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韓子曰
右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楊
子云曰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
矣　昔者孔子以布衣匹夫而衣冠禮樂足以師表
一世其門人弟子不遠數千里而從雖饑寒流落櫝
于死而不去寧從陳蔡之厄而不忍棄鉉歌之誨寧
處匡人之圍而不敢叛聖門之教寧有漢兵之圖魯
共王之難而五書金石之聲不敢忘也　田子方受
子夏之學虛無其說李斯傳荀卿之業刑名其家
漢之諸儒爭開戶牖往往有自棄之心唐之諸儒吠
噬狂走易有厭薄之見　劉歆諸人守左氏不從公
穀習聞師者不敢尚齊魯然劉歆受學方進矛

有戶庭其視夏侯尚書之學安在　從武公之教者
升堂而遊抱琴而歌熏陽城之德者詣闕而留抗
疏而請然昌黎一代山斗百川東之且不能保籍之不
校子厚衡湘以南皆師之至荅韋中立一書恐恐然
辭怪聚罵之議　河汾王氏師友講習而能開三百
載之唐一時從遊謀如房斷如杜直如魏智如李方
布衣窮瘁之時直期以公輔之器異時以論諫稱以
征伐顯以輔賛彌縫善救其風志無不酬然　安定
之在湖以體用學也康節之在洛以象數學也得之
李挺之穆伯長之源流蓋非一日衛之學者舍學而學
王豫章子原歎傳其學而不知許先生曰須十年不仕乃可　邢和叔歎傳
其學而亦不之許先生曰先夫學未有許多言語　洛之士夫薰德而化　泰
山先生不惑傳註不為曲說自著尊王發微之書道
得高邁而李丞相迪以弟之女妻先生　孔給事道輔皆尊師之一時
學者如石守道張洞蓋魯人之所尚此面授經講
學不怠親執杖屨從容左右　瀟溪之門有二程

二程之門有呂滎揚侯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至與洛
並而遊橫渠之門者則有呂與叔蘇季明馬程子之
門張繹屹然砥柱甘心潛堅而不變（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始有自得處）馬
伸歲寒不改至執贄六十又而不已　王安石從師濂溪
而新經筆作與向時所學大戾郭忠孝稟事教去
至死不相往來　伊川教人置禮賢等齋　周禮大
宰係民之九兩司徒安民之六俗皆有閱于師儒焉
學自炎帝師悉諸軒轅師大撓少昊師四叔顓帝
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堯學于君疇舜學于務
成昭禹學于西王國湯學于成伯子文王學于時
子思武王學于貜叔孔子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
弘學琴于師襄問樂于鄾子也　周子曰師道立
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交義

觀昌黎志子厚之裨則知朋交相處之義不容變
觀丙吉貽豹之書又知朋友相規之義不苟同伐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須交以成民德至于歸厚谷風朋友之道絶天下至
于俗薄　夫所謂相處之義若程嬰杵臼全趙孤
于辛苦之中張儉李篤脫黨錮于危疑之頃若鄭
生賣友耳餘交兵此市井賤夫之所爲夫所謂相
規之義如勃朴平智不害爲交驩之約巡戰逐守不
失爲相戮力之親若東都黨錮唐人分朋無推車協
濟之意　張冠布衣交也冠公雖貴而忠定面折畧
不少恕韓億李若容莫逆交也韓公既仕而李公相
從不忍少離仲淹去國士大夫畏衷簡少有送者
而李絃王質載酒祖餞質又留語數夕　語人曰希文
賢者得爲朋黨幸矣大年補外而王曾面排謗議
賡詠詩什鄒浩言事而去也田畫豉然切責願無
以此舉自足梅盛俞既歿而貧也劉敞未嘗爲人書
銘特書碑以助其乏　歐陽修言杜衍爲人請審而謹
守規矩仲淹則恢弘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有直
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平居相處則稱美之不暇爲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事則逐諍而無私　韓忠獻與范希文上前靜
事各持異議以自駭下殿相善不失和氣而如故　君
實景仁異姓兄弟耳鍾律一事終身相非韓公杜
公世指爲朋黨耳舉兵一事彼此異見（杜衍韓琦）水洛之誠
議及尹洙洙孫甫所善也甫非佛洙正受洙也差役
之害言佛溫公東坡溫公所契也東坡非戾溫公正厚溫
公也歐宥滕宗諒仲淹曰可杜公曰不可歐宥晁仲
仲淹曰可富公曰不可（仲淹迎勞劫盜張海富弼解救諸之范公歐宥之）陳升之荊公推
穀矣既登揆席忍爲操戈之計呂惠卿荊公愛交也
既入參政遂肆攀弓之巧（荊公作君難托正謂呂也）反覆之禍溫公
先知之（嘗謂客曰吾全氏者必惠卿也）程明道與荊公同學于濂溪也
以不樂新法而絕韓維與荊公同受荅于文潞公也
以不合新法而疎鄭俠師事于荊公錢景謀素交于
荊公一論新法終身相棄司馬君實素厚于荊公劉
道原雅善于荊公一議新法屏逐不容荊公晚年謂其
姪防曰吾昔好交遊甚多皆以國事相絕歐下筆作

書相問長嘆而止意若有所愧　尚義者豈無管鮑之交全信者豈無范張之交殫貢禹之冠結蕭朱之綬膠漆如陳雷刎頸如屠賈

格物　樂道

草書此格物之功用也至誠之未盡則感魚之不察機心之一露則鷗鳥之不下此格物之本原也　顏子入告學解牛吾獨愛得養生人皆學舞勉吾獨得感常山之鳥知東野之馬悟也而不知是理得于心齋坐忘之頃曾子造舍琴之趣托浴沂之樂妙也蓋咏歌而歸天真默悟非可以迹求之　伊洛之學戶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以誠敬爲入門以踐履爲實地關中之學下學而上達文章而天性以正容謹節爲本以窮理盡性爲用　凡鳥集而知機心之不生伊川即傷弓飛鳥見曲　舉之意子厚聞驪鳴而知已意之自若即鼓琴得趣六馬仰秣之旨中孚一感可及豚魚信乎狗有吠屠之灵伊川春燕秋鴻各隨寒暑信乎雉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盛陽之物　吳江楓葉秋古人固以物而智時伊川今觀梅枝而知乾坤信矣寒城菊自花前賢咏其物之有操明道今謂草木之有怒心者信矣　程子觀石潭之潤而探天地井降之妙然楚石之迹一潤而在天地之雨非爲迁也程子以一瓶之粗而指陰陽消長之義然豐山之鍾方鳴而霜之候已應非爲怪也以下樂道　陳蔡之厄事變之至難也夫子之絃歌自如陋巷之居人情之難堪也顏子之真樂不改　有樂于物者有樂于道者稽康好鍛阮孚好蠟殷淵明之好酒鍾繇舍書其中心有瀟然不足者如伊尹之耕莘曾點之浴沂孟子之反身而誠其亦自樂其樂于外物盡忘之矣　瀟溪光風霽月齊襟洒落故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已意之妙見于窓前之草再見之後使人有吟風弄月之興蓋其平日所學者一則曰顏子二則曰顏子則宜其無慊于簞歌之樂也明道之道通

于外充然有得故見草而知造物生生之意見魚而
知物意之自適真趣寓于雲炎風輕之天佳境見于
坐上春風之日蓋其所慕者一則曰曾點二則曰曾
點宜乎無愧于春春之味也帝州之行講道自如品
題風花與堯舜三代而爲一　呂晉伯味曾子詩云
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相諸侯可憐曾點惟鳴
瑟獨對春風來不休　蔡謝上自呂晉伯凡弟昔
有見處
末塲節要卷之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未塲節要卷之五

御門目錄第五
大明集禮
資世通訓
文華大訓
禮議大訓
大明律
皇明寶訓
伍倫書
聖學心法
諸司職掌
大明會典
續資治通鑑綱目
大明日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洪武正韻
春秋本末
精誠録
孝慈録
歷代臣鑑
爲善陰隲
文華寶鑑
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昭鑒録
群經類要
憲綱
尚書會選孟子節文不可考
孝順是事實
歷代名臣奏議
周易直指周易大義
大誥
大明令
務本許
聖諭録
皇明正要
存心録
聖政記
天順日録
皇明名臣言行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末塲節要卷之五

製門第五

大明集禮 大祖草昧之初首立三局曰律局曰儀局曰誥局

大祖命徐一夔梁寅劉于周子諒胡行簡劉宗弼董彝蔡深滕公欽修理書時曾魯以元史方成因奏留之命于諸儒同修書成賜名曰大明集禮其書以吉凶軍賓嘉及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律六者爲之綱而其目則吉禮十四曰祭天曰祭地曰宗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社稷曰朝日曰夕月曰先農曰太歲曰風雲雷雨師曰嶽鎮海瀆天下山川城隍曰三皇孔子曰旗纛及馬祖先馬步馬社㐌祭厲曰祀典神祇嘉禮五曰朝會曰冊拜曰冠禮曰婚禮曰鄉飲酒禮賓禮二曰朝貢曰遣使軍禮三曰親征曰遣將曰大將出禮二曰軍賸曰喪儀樂律三曰鍾律曰雅樂曰俗樂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各一九卉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具備通十五卷

五倫書

宣宗即宣德于萬機之暇採輯經傳百家嘉言善行之有關于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道者類分為六十卷命曰五倫卷英宗即正統後改元天順序曰故嘉與萬方講求其理將以施之于身行之于家而達之于邦國俾咸圖仁義忠孝慈良之域而後已是即帝堯親睦九族帝舜慎徽五典大禹祇台德先成湯肇修人紀文武明德重民五教之所為也其與易

之裁成輔相書之敦典絞猷中庸所謂修道之教豈有二哉其書以嘉言善行爲揆目而各分其目于下嘉言無目其目皆善行如君道則以聖德聖爲首其中有敬天法祖聖孝謙德之若干目而終之以治內逮下教育臣道則以輔德經國爲首其中有典禮典銓考課薦舉之若干目而終之以謙讓不欺恬退父道無毋與伯叔母子道無女婦兄弟之道無宗族朋友之道無師生夫婦無無而嘉言善行俱無其目又按君道之目凡四十九臣道之目凡十六

資世通訓

大祖參唐虞三代之所行與先聖先賢之所言爲資世通訓君道十八事曰孝曰仁之類臣用十七事曰忠曰孝之類有所謂王綱振而強暴息則民命歸貧相恤而善相勸則民德厚士無用而農惰焉工犯分而商詐焉此四民之四罪有所謂幼而失學爲愚愚而妄爲爲癡有謂因人子之仁孝知父母之淳心

聖學心法　文華大訓

大宗即宋孝宗輯聖經格言爲書四卷名曰聖學心法
以賜仁宗即洪熙憲宗即成化彙集古今至論爲書一編
名曰文華大訓以賜孝宗即弘治心法之綱有四曰君
道臣道曰父道曰子道大訓之綱有四曰進學曰
養德曰厚倫曰明治心法之序所以詳者舉綱而目
在其中也大訓所以簡者舉綱而目在其後也

諸司職掌

高皇帝諸司職掌一書實集用禮而作全書所載
皆用人理財之事而吏部之官制戶部之財賦則其
事任而貴成者觀吏部之職掌如京朝之官屬
九幾外服之官屬九幾非作閥不可授任非類選
不以入官考覈則黜陟惟允紀録則漏報有罰吏
升升降具有資格人材之歲貢惟取實用觀戶部
職掌如懇田之數若干若何而會計若何而經費
糧儲之多寡轉運之遠近一一旬考于歲終內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嘗賜官吏之俸給一一擬議于先事庫藏之出納有程倉廒之盈虛有教如六部之長即周之所謂六鄉也六部之屬郎周之所謂三百六十屬也他若都察院因御史臺而為之者也通政司因銀臺司而爲之者也大理司則因廷獄而爲之者也分兵柄于五府者因樞密之遺意言責于六科者因諫院之舊以至大常大僕光祿之類莫不有置而亦各損益于其間此又無拘乎漢唐宋之制矣　大誥大明律諸書皆有宸翰以序其端而此書獨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通政司國初凡名祭言司職掌無序蓋大祖未成之書猶周家之周禮也會典之作深有識見

禮儀定式

洪武二十年冬十月　太祖皇帝諭大臣曰近者臣庶尊卑體統多未得宜爾等宜著禮儀以爲定式禮部尚書李原名等會官著爲禮儀定式一書凡三十七條所謂朝參之禮有八焉

後又有續編

大明會典

孝宗命儒臣採輯累朝典制勒成一編名曰大明會典其制一以聖祖爲法其義一以職掌爲主類以頒降諸書附以歷年事例使官領其事事歸于職武宗又命重加是正刊示中外先事英宗復辟嘗欵篆輯條格以續職掌之後而未底于成是書凡百捌拾卷　國朝親王嘗領宗人府今特用勳戚大臣一人而已而官固不備也國初嘗置三公府矣今特爲大臣加贈而已而府亦不建也華吏部主事之印而事多歸重于郎中栽禁門待詔之員而職惟無統于翰院詹事之設舊國無有也後設詹事少詹事府承貳官以分掌其事重官僚也升道之官舊嘗類選也今必試其才與其貌而後授之職重臺諫也其他如儀禮司之改爲鴻臚寺田監之附于欽天監五軍罷能繼事之司六部增主事之額者皆會與中損益因革之大者

大明律

大祖御製序曰朕有天下倣古爲治明理以道寺民定律以絕頑特勅六將都察院等將大誥内條目撮其要畧附載于律其遍年一切榜文禁例盡行革去

洪武三十年五月 刑部尚書劉惟謙曰臨御以来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今又特勅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于西廡之壁親御翰墨爲之裁定爲讀以洪武陸年冬十一月受命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之于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廐庫曰擅興曰盜賊曰鬬訟曰詐僞曰雜犯曰捕亡曰斷獄采

用已頒舊例二百八十八條仍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援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為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重輕之宜

續資治通鑑綱目

成化以來元史迄無定本雖有長編續編之作然采擇不精是非頗謬既以未子書法未能盡合乃申勅儒臣發秘格之載籌參因史之本文一遵朱子凡例編纂二史俾上接通鑑綱目共為一書始于宋建隆庚申終于元至正丁未凡四百有八年總二十有七卷名曰續資治通鑑綱目而凡誅亂討逆內夏外夷扶天理而遏人欲正名分以直綱常亦庶幾得朱子之意而可以羽翼乎聖經　書法凡中國為正統遼金夏皆不紀元依漢唐例及金元得中原然後分注紀年于宋年下依晉魏列

商輅等修

皇明寶訓

宋濂與詹同議以日曆之成藏于天府人欵見之有
不可得者盍如大宗貞觀正要之書編集以傳于
是輯成四十類自敘天至制蠻夷鑒為五卷總四萬
五百五十餘言

大明日曆

詹同及宋濂等修自洪武元年至洪武六年癸丑冬
十有二月凡戒飭之諄復征代之次第禮樂之因革
刑政之設施群臣之功過四夷之朝貢莫不具載合
一百卷藏諸金匱副在秘書甲寅以後則歲月修
而續藏焉宋濂序曰
太祖撫生于南服而致一統華夷之盛自天開地闢
以來惟上爲然其功高萬古一也元季綱騷奮起于
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黃屋左纛之念繼閔生民塗炭始
取土地于群雄之手而安輯之較之于古如漢高帝其
得國之正二也平生用兵百戰百勝未嘗摧鋒以至
繼天出治經綸大經皆出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

仰受成筭而已其獨禀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靜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于心目有赫其臨甚至不敢仰視惠鮮小民復恐一夫不獲其所貪墨利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侍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此皆古昔所不患也今絶無之其家法之嚴五也兵戎國之大權悉歸之于朝遠有事征伐則詔大師佩将印領之既施則上章綏歸士卒單身歸第其兵政有統六也

洪武正韻

宋濂序曰人之生也則有声声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脣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為角徵宮商羽以至于半商半徵而天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善之權與乎梁之沈約拘以四声八病始分為平上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声

津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曰禮部韻畧遂至豪
髮無敢違皆中更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敢變
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其不出于朝廷學者亦未能
盡信惟武夷吳棫患之尤深及稽易詩書而下逮于
近世凡五十家以為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叶三
百篇之上日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于世者固自
若也恭惟
太祖高皇帝親閱韻書見其此類失倫声音乖舛召
詞臣諭之曰韻學起于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
并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類亦有一韻當折為
二韻者如虞模林遮之屬卿等當廣詢通音韻
者重刊定之瀛乃與樂韶鳳輩九六謄稿始克成
編其音諧韻叶者併之否則折之義同字同而两
見者合之舊避朱諱而不改者補之註釋
則一依毛晃父子之舊勒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共
若干萬言書奏賜名曰洪武正韻勅瀛為之序

昭鑒録

洪武六年三月癸卯太祖詔秦相府右傳文原吉等類集歷代諸王事實既受命乃取東觀諸史相與研磨善與惡可爲勸懲者咸采焉其文蕪事迂則刪取其大槩或有脅淫不軌無後人理者輒棄而不收越二十有二日甲子書成凡二卷先事亦詔禮部赤修是書尚書陶凱牛諒遂録爲一卷然二書義例不同無大相遠因會粹衆論合而爲一承詔刻梓以傳名之曰昭鑒

春秋末本

洪武十一年夏五月皇太子御文華殿命侍臣講讀春秋左氏傳既而曰諸國之事雜見于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其本末未易昜若取春秋分記而類入之分記眉人程公説所著有年表名譜世本附録等類頗失之煩但依世本次第成書于是文臣傳藻等受命纂集編年一主乎魯

雖曰無事一年各具四時諸國依前次序各繫以
事其有一事再見及三見者通繫于主伯者之
下若重復者則削之訓詁以杜預爲之主凡例
所及二凡旨而後定若三十卷自春和門授進
太祖聞而嘉之賜名曰春秋本末

群經類要

洪武六年太祖以爲經之不明傳註害之傳註之
害在乎辭繁而旨深乃詔孔克表等取諸經要
言折爲若干類以恒言什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
盡聖賢之旨意又慮二儒臣未達註什之九乃
手什論語二章以賜克表俾取則而爲之克表等
承詔什四書五經以上詔賜名曰群經類要

精誠錄

太祖致齋便殿有感淵衷乃命儒臣吳沉纂集
精誠錄一書以論臣民以便省覽或援引六經孔
孟之言或間及國語左傳之說所言皆敬天忠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孝親三事令沉爲序

憲綱

英宗述列聖之意而作有憲綱有憲體儀有事例有條格隆之以揉詰訪弾奏之事專旨以督察平反之柄而其訓戒之辞有曰風憲存心須明白正大又曰風憲之官須存心忠厚又曰居風憲者須持身端肅公勤詳慎又曰行止語默必須循理守法

孝慈録

太祖作所言皆服制之事

尚書會選 又有洪範註即語劉三吾者

孟子節文 俱太祖作藏石室者不可改 又有道德辭

歷代臣鑒 又有君鑒

宣宗命儒臣採前代臣工之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編集成書名曰歷代臣鑒 其書始于春秋鄭于産終于元氏帖木兒上下二十餘年以漢唐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言之其間善類一百二十有七人起自蕭何而止于文天祥惡類四十三人起自田蚡而止于賈似道

孝順事實

大宗作自序曰孝之大足以動天地感鬼神微足以化強暴格鳥獸孚草木而自古帝王公卿下及民庶其以孝行稱者莫不名當時傳後世九二百七人　動天地者如蔡順之呼天止火姜詩之近舍湧水感鬼神者如丘傑感其母之神社羔感其文之灵化強暴者如樊滿子華之感盜而獲其母壽孫紹祖之感盜而全其父格鳥獸如蔡邕廬基而有馴兔之祥陸政養疾而有致魚之異孚草木者如孟宗泣竹而生筍沙彌哀痛而松感帝王之著名後世者如虞舜之負罪引慝文王之問寢視膳武王之繼志述事漢文帝之嘗藥亦可謂令主焉公卿之著名後世者如狄仁傑之親舍崔玄暐之甘露降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善陰騭

大宗作其輕財者如分俸以給饑民者伏湛黃香也而湛之後貴顯四世香之後封侯者二人焉鹽鉄二萬引而楊存以歸商人不以爲難緡錢四十萬而公亮以贖士女不以爲吝　共百六十五人

歷代名臣奏議

大宗以聖書諭皇太子令翰林儒臣黃淮楊士奇採古名臣直言如張良對漢高鄧禹對光武諸葛武侯對昭烈及董賈劉向谷永陸贄奏疏之類彙類以便觀覽至永樂十四年書成太宗因謂侍臣曰觀是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重人臣之直爲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爲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爲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命刊印以賜皇太子大孫及大臣

文華寶鑑　儲君昭鑑録

永樂二年太宗御奉天門召皇太子（仁宗即洪熙）授之曰

修已治人之要具于此書昔堯舜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之學貴乎知要便足爲治爾其勉之太子拜受而退上顧辅臣曰朕採經傳格言爲書名曰儲君昭鑑録今朕此書稍完廣之益以皇考聖謨大訓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法

周易直指　周易大義

仁宗在東宮下筮事用揲蓍而斷以周易凡後世俗占法皆不用嘗命楊士奇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朱氏本義要旨爲一編既進仁宗大悦名曰周易直指士奇進曰周易固爲卜筮作然文王周孔彖象十翼之辭凡修齊治平爲君爲臣之道悉具請編集以進踰年集成仁宗覽之大喜名曰周易大義先是徐好古作尚書直指金幼孜作春秋直指皆以進仁宗諭士奇曰凡此皆書數本于齋閣便寢室各置一本得備觀覽

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永樂十二年太宗諭行在翰林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妙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採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聚成編至永樂十五年三月頒其書于六部并兩京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大宗謂禮部臣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而聖賢精義悉具矣自書成朕旦夕宮中披閱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于學者若難得書籍如今之學者得此書而不勉力是自棄也

大誥三編

洪武十九年冬十二月御制大誥三編成頒示天下初上以中外臣民染元之俗往往不安職業敎做成周乃洪大誥治之制以訓化之乃取當世事之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著爲條目大誥天下久之又

慮誥條所載未能盡天下之情續爲一編以申其
意自是民之作非者鮮從化者多故又作三編
大誥其意切至而辭益詳焉每編成　上親序
之　原人心固有之善以正綱常則申明五常之
諭昭如也舉往古君臣之懿以明典則君臣同遊
之盛秩如也或彰善以示勸則朝臣優劣有司超
羣之類爲可知或痛惡以示懲則教人受職倚法爲
好之屬爲可見正婚姻以原別立鄉飲以勵俗訓
京民以同樂設社學以教人持心操節之要則有
諭官之任之語必格神人之道則有祭祀不敬之
戒其厚本抑末則乏知丁業肖明遊食之條其
除姦宄革弊其官吏下鄉魚課擾民之諭有明孝
之章有刑獄之誥君臣同心之言即書所謂元首
明哉股肱良哉者也朝元制治之戒即詩所謂戎
狄是膺荆舒是懲者也

祖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洪武六年五月祖訓録成太祖謂侍臣曰朕著祖訓録所以垂訓子孫朕經歷世故創業艱難嘗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爲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紬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世守之則永保天禄若作聰明亂舊章是違祖訓矣　永樂三年大宗賜諸王皇明祖訓且諭曰皇考所以垂訓子孫至要之道具在此書朝廷常守之可以永安宗社藩王常守之可以常保富貴　仁宗曰朕十有餘歲侍大祖側親見作祖訓屢更改易而後成書是時奉普周世子皆在大祖閒暇即召大孫及諸世子于前分條逐事委曲開諭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爲天子爲藩王能每事遵守豈有不福禄永遠者

祖訓所載如持守則修身之法也内訓則齊家之法也慎國政則治國之法也黜刑刱剿之刑不得復用重民命也東南諸夷限隔山海不得輕伐戒黷武也　大祖自序曰至于開導後人復爲祖訓

一篇立爲家法大書揭于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
首尾六年九七謄纂蓋俗儒多是古非今姦吏奢
舞文弄法共十三篇其一祖訓首章其二持守其三
嚴祀禮其四謹出入其五慎國政其六禮儀其七法
律其八内會其九内官其十職制十一兵衛十二營
膳十三供用

大明令

缺

存心録

缺

務本訓

永樂七年太宗車駕巡狩北京以仁宗隨行道途

所經過田家遍覽農具及其衣食且諭以農民勤苦之事曰此爲帝王者不可不知也遂作務本之訓授仁宗具言農事之勤勞王業之艱難與凡無逸祭祀爲政莅親用人賞罰內治外戚寺人飲食防衛理財等事曰此帝王切要之道

織婦詞 宣宗作

缺

洪武聖政記

宋濂撰濂自序曰郊廟以及百神之祭禮文咸秩則祀事嚴矣御極之日即正儲位以正青宮則大本定矣衆建諸王列封功臣則大分昭矣兵戎之衆自京師達于郡縣率皆設衛其權一出于朝遣而為將者不得私則軍政肅矣中外官有定制一華冗濫之弊而俾位絕矣冠服有別防範有嚴而民志自

定無僭侈矣他如申禁令覈實效育人材優前代
正禮之失去海嶽之封嚴宮闈之法勵忠節之訓刻
積歲之弊如斯之類不一而足

三朝聖諭録

楊士奇撰

天順目録

李賢撰

皇明政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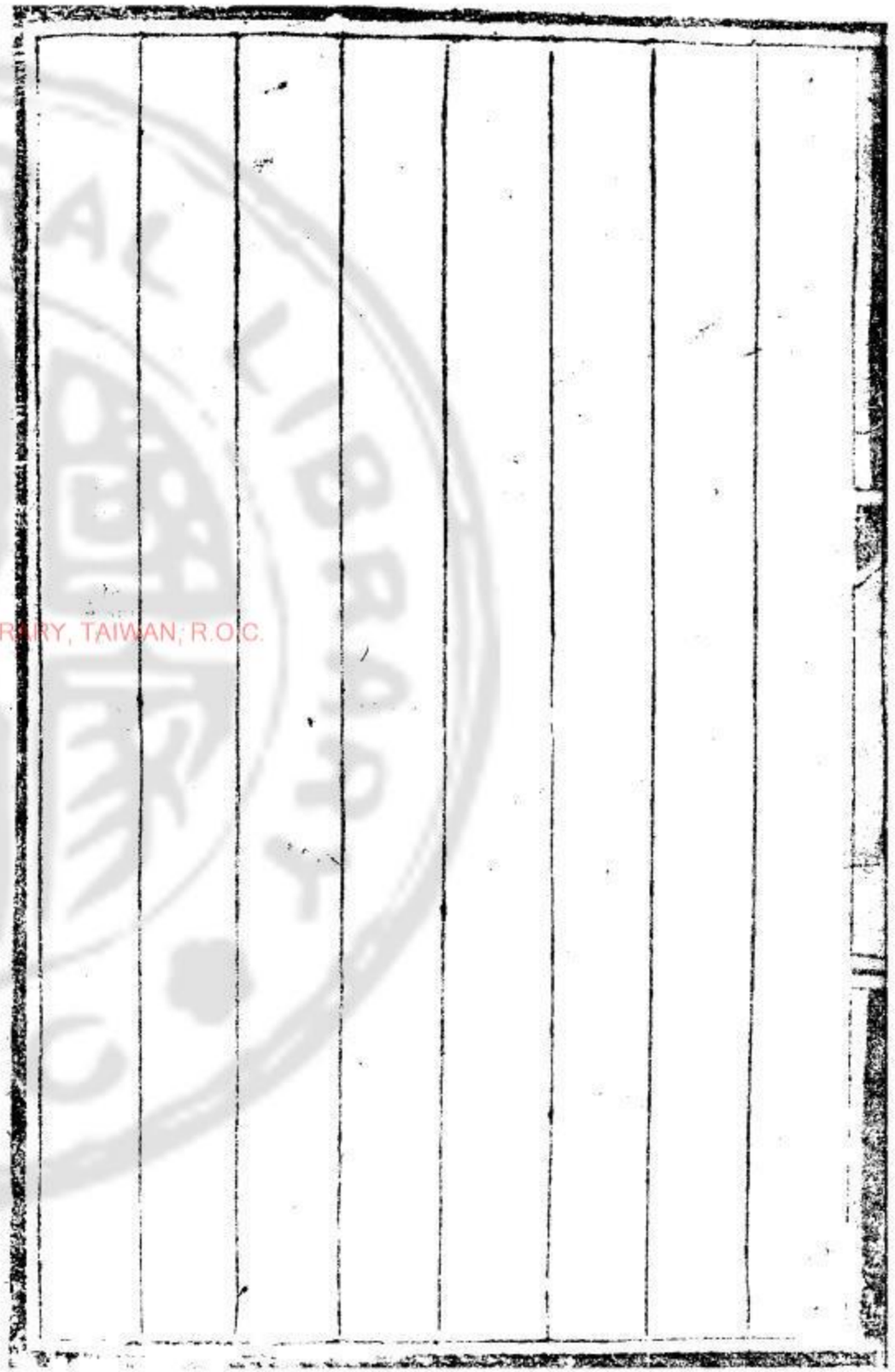
奏性撰其自序曰臣父諒嘗謂臣曰嘗觀祖
宗御制書并先正朱瀛等文集所載洪武
初年至天順末年一切祖四宗政治及賢臣問
荅之言誠千萬世治天下之法也乃照真觀
政要篇目立定四十自尊德性至禦蠻夷凡四
百五十二條其以尊德性道問學爲首者蓋尊
德性所以存心道問學所以致知與商書之傳
約處書之精一孔子之一貫同一意焉心存知

至則德修道凝王天下之本已立

皇明名臣言行録

楊廉續彭韶先作賛廉自叙曰自朱子作朱
名臣言行録其後李幼武（李士奕）有名臣續録有
族録有道學名臣録又其後元好問有金君
臣言行録蘇伯衡有元名臣事畧國朝彭
文憲公名臣賛録皆因朱子而興起
者

自徐達至楊繼宗凡　人　七楊廉所收彭鳳儀所收凡　人起徐達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末塲節要卷之六

經門目錄第六 傳附

易
詩
書
春秋
六經總論
禮記
接經
擬經
疑經
明經
論語
大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庸

孝經

孟子

家語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末塲節要卷之六

經門第六 傳附

易

伊川易傳序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于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按體用二句亭中要語蓋以至微之理而言則冲

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以至著之象而論則
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
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所謂源也言事則先
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所謂無間也
全經之旨由是而推可以該矣

伏羲畫卦而卜筮之法行于天下夏易首艮曰連
山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也商易首坤曰歸藏象
萬物之歸藏于地也故夏建寅用人正者蓋有取
于連山之首艮商建丑用地正者蓋有取于歸藏
之首坤是二易者雖皆聖人之所作而不傳于世者
以其有畫無文也孰謂連山未嘗正于夫子而劉先
伯等乃得連山于唐而校正之邪孰謂歸藏未
嘗述于夫子而長孫無忌乃得歸于唐而叙述
之邪　周易始乾謂之周者別夏商也伏羲畫八
卦以發天地之藏其位則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
東北兌東南艮西北巽西南文王爲彖辭以斷一

卦之吉凶周公係爻辭以明六爻之得失孔子爲十翼彖上彖下言一卦之義大象小象解一卦之象係辭上係辭下所以通論其本體乾文言坤文言所以發明其大義序卦以定六十四卦之次雜卦以明六十四卦之道至于說卦又非所以廣八卦之義乎人更四聖世歷三古不言周公者父子一道也秦焚六籍易以卜筮存　上經首乾坤終坎離者蓋天地以二老對立此陰陽之正也故災水之正終焉下篇首咸恒終未濟者蓋天婦以二少合體此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重卦必出于伏羲無疑也而史遷鄭玄以爲非者特出于臆度之見殊不知十三卦中已有伏羲制器尚象六十四卦已有伏羲橫圖自具圖而謂伏羲未嘗重卦可乎係辭必出于夫子無疑也而歐陽永叔之徒以爲非者特疑其子曰二字殊不知孟子自作七篇而有孟子曰蓋立文之通例周子自作易通而有周子曰又後人之所

加而謂夫子未嘗係辭可乎　九圖之傳則作于陳
摶穆修或以九爲河圖或以十爲洛書或以圖書皆
爲伏羲蓍取或以圖畫皆爲神道設教而又秘于
道家以爲修煉之術宜乎後人之致疑也然自康節
授受之後而朱子大爲著明之蓋莫有間然者矣
十翼之數則舉于輔嗣康成或以彖象附卦爻或
以文言附乾坤如杜預散左氏傳于經之下宋秉
散大玄測于首之下而或者又以爲汲冢竹書有

陰陽一篇宜乎後人之致疑也然自東萊先生古易之
定而朱子大爲叙正之蓋莫有間然者矣孔子於乾
建爲馬而周公之爻則取象于龍以龍爲純陽之物
也孔子以坤順爲牛而文王之彖則取象于馬以馬
爲行地之物也蓋二聖之旨各不同而至備者莫有
過于夫子觀說卦言諸卦之象則詳畧可見矣
程子于卦變皆以乾坤一體相合而成朱子于卦
變皆以奇耦互換而成蓋二子之言各不同而至

當者莫有過于朱子觀彖傳所什諸卦之變則得失可見矣 經分二篇固也然上經以十八變爻對而成中六卦有對而無爻此上經所以止三十卦也下經以十八變爻對而成其中二卦有對而無爻此下經所止三十四卦上經五十二陽爻五十六陰爻下經五十二陽爻五十六陰爻是經分二篇者皆有至理也卦分二體固也然自二至四互體于下震坎艮之三男互體亦爲陽巽離兌之三女互體亦爲陰是卦

取二體者亦有至理也 以下論易之傳授及易傳得失 程子易學全出于周子故作傳專言義理而人稱之曰平淡委曲更無餘蘊平易的當全無遺恨誠非虛語也朱子易學多祖于邵子故本義專言卜筮而人稱之曰上該太極不爲無體下濟生人不爲無用亦非妄言也象數理之所由寓周邵非相爲矛肓卜筮理之所以用程朱非相爲氷炭初商瞿受于孔子五傳而至田何故京房費直各有所傳高

相陳元各有所學丁寬作易說三萬言而訓詁之學與焦延壽述陰陽災異而穿鑿之說起子夏之易不依古易編次而簿費氏則爲後人之假托也可知先師之易王逼以爲易道因之而微則無資于聖經也可見王弼之傳則高談理致相尚清虛孔氏之疏則隨文生義依徇王氏以下論河圖洛書伏羲之時龍馬負圖呈于河有數至十即所謂一與六共宗而居于北二與七同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爲友而居乎西五與午相守而居乎中此河圖之文也伏羲受而則之而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東南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之八卦畫焉大禹之時神龜負書出于洛有數至九即所謂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此龜書之象也禹受而第之而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福極之九疇序焉論圖書卦數不同河圖自一至十而五居中洛書始一終九而五居中河圖左旋而生洛書右轉而克

河圖爲卦虛其中之五與十故卦之數八洛書爲
範并其中之五故圖之數九河圖以生數爲主故
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洛書以中
數爲主故其中之爲奇者亦具五奇數之象其數
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也河
之一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
各因其五而得數以附于生數之側洛書之一三七九
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

類以附于奇數之側蓋中者爲主而其外者爲客
正者爲君而其側者爲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然
河圖洛書之位與數不同何也蓋河圖以五生數統
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
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處其所
蓋主于陽以統陰而筆其變道之用也其皆以伍
居中者何也蓋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
圖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

者以一爲一故參其一陽而圖三圖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爲五矣此所以數皆以五爲中也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主全故極于十而奇偶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偶贏而奇贏之也洛書主變故極于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乏也必皆虛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二十而無偏爾其序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以生出之次言之則始下次上次左次右以復于終而文始于下也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于東次下左而陰居上右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而陽居上右也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南而宅于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左旋一周而土復克

水也是亦各有說矣其六數之六七八九不同者蓋圖之六七八九附于生數之外此陰陽老少進退銖乏之正焉洛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爲消長參互錯綜無適不合此變化無窮所以爲妙聖人則之也奈何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揔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三四爲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拆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艮兌巽震巽艮之空以爲兌震

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位與數尤曉然矣河圖之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者又九疇之子母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爲易而河圖亦可以爲範矣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不必預見洛書而亦逆與之合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不必追考河圖而已默然與之符時雖有先後數雖有多寡其理則一而已且以河圖而虛十者則洛書四十五之數也而

虛五者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
橫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
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則得十而通爲大衍之
數矣積五與十則爲十五而通爲河圖之數矣
刘歆所謂河圖洛書相爲經八卦九章相爲
表裏者非謂上下爲經左右爲緯蓋主圖而
言則圖爲經而書爲緯也主書而言則書爲
經而圖爲緯也其所以爲表裏者非以取則者
爲表相通者爲裏蓋圖之表爲八卦則其理可以
明疇書之表爲九疇而其理可以畫卦也刘歆臆
見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托言出于希夷又引天
傳以爲二者皆出于伏羲之世其易置圖書並
無明驗（以下論先天後天）伏羲之先天乾坤縱而六卦橫對待
之易易之本也文王之後天離兌橫而六卦縱流
行之易易之用也是所以不同也然而先天之
東坎西象日月之出于卯酉後天之離南坎北

象日月之正于子午先天之乾爲君以統天于南
後天之震爲帝以主宰于東是則羲文之易同符
而合轍矣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
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
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此伏羲六十四卦之橫
圖也乾以分之陽之闢也坤以翕之陰之闔也震以長
之一陽生焉巽以消之一陰生焉長則分消則翕也此
伏羲六十四卦之橫圖也　邵子先天之圖其曰無
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母
非謂復生于坤乎陽爲陰之父非謂始生于乾乎母
孕長男而爲復蓋六陰極而一陽生則有母孕長男
之象也父生長女而爲始蓋六陽極而一陰生則有
父生長女之象也此陽所以始于復而陰所以起于姤
也故嘗有詩曰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識天根豈
識人是月窟指姤卦而言月陰也窟指一陰生處
姤居先天圖之上所以謂之手探也天根指復卦

而言天陽也指一陽生處復居先天圖之下所謂之足躡也始復三卦循環無窮故曰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合為三十六

書

夫子刪書斷自唐虞以下而三墳已不在録矣歷數千年以至于宋而毛漸者乃使西京而得之伏羲則曰山墳其目有君臣民物陰陽兵象之八者神農則曰氣墳其目有歸藏生物長育止殺之八者黃帝則曰形墳其目有天地日月山川雲氣之八者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説謂之八索者所以求索其義也九丘之志謂之書九丘者以明九州之所有聚此書也　孔壁所藏安國所傳者二十五篇謂古文古文則蝌蚪書也伏生所授鼂錯所傳者二十四篇謂之今文今文則漢隸書也古文出于數百年之壁藏安知其無訛字今文出于九十歲之口授安知其無訛音古文皆平易朱子以

爲潤色之雅辭易好是也然而壁藏之中豈專存
其平易者乎今文多艱澁朱子以爲記録之實
語難工是也然而口授之際豈獨記其艱澁者乎此
正先儒之所不敢深辨者也　小序百篇與經文多
相謬戾朱子以爲非孔子所作傳序一篇與漢文
全不相似朱子以爲安國所作此正先儒之所力辨者
也傷周道之東有祖王于豳則録伯禽之正徐戎而
續以誓焉懼天下之熟力浸入于秦則取穆公之
善悔過而終于秦誓焉　以下論書　蕪五經　孰中之論則以堯舜
禹授受之心法建極之説則湯文武相傳之要道危
微精一所以開知行之端主善協一所以示傳約之義
務學則説命爲入道之門爲治則洪範爲經世之
務齊天運有羲和之律定地理有禹貢之條正
官宰禹則有周官制度修已治人則有立政無逸
洪範之稽疑即書之易也虞逑之賡歌即書之詩
也后夔伯夷所典即書之禮樂也皐陶之定功罪

即書之春秋也故五經莫備于書者此也以下論書之傳授及傳註得失
書之傳于漢者四家歐陽生傳今文書于張生爲大夏侯
歐陽氏之學夏侯勝受今文書于張生爲大夏侯
之學夏侯建傳今文書于晉梅賾始出此書之傳授
國傳古文書則直至東晉而辨五事參極之鑒老泉有洪範論傳
也宋之諸儒論洪範而辨五事參極之鑒老泉有洪範論傳
禹貢而別三江入海之味東坡有書解辨稽古爲作史者之
辭劉元城解放勳爲稱堯之道伊川講周官經世之務
當知三代致治之意龜山行周官之法度當有闕雎
麟趾之仁明道近世傳若王安石之失于鑿蘇東坡之
傷于簡林之奇之傷于繁蔡沈之傳融會貫通
不負父師之托然二典禹謨朱子蓋嘗是正不識
引用師說者以集傳本朱子所命也

詩

里巷所作者爲風風以道性情朝廷所用者爲雅
雅以正禮節宗廟所用者爲頌頌以告成功此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三經也賦者直指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緑衣之類興者托物興懷如關雎兔罝之類此詩之三緯也關雎爲國風之始言文王之治家鹿鳴爲小雅之始言文王之治臣文王爲大雅之始言文王之治廟爲頌之始言文王之治神此四始也是其說出于緯書而猶有合于理者大明在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聽候一際也天保在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采芑在午爲陽

謝陰興四際也析父在酉爲陽盛陰微五際也是其說出于緯書而全無當于理者矣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詩之六義詩有三千孔子刪爲三百十一篇王之所以爲風美盖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行于天下故其詩不雅而爲風魯之所以有頌盖成王賜周公天子禮樂魯于是乎有頌以爲廟樂故其詩不爲風而爲頌豳風所以居風之終豈以曹檜之亂極思治必如是而後可乎

商頌所以居頌之終豈非猶書之迄于周而無
録費誓秦誓者乎以二南居三百篇之首者
豈非猶易之先乾坤書之先二典者乎先儒以二
南爲正風邶庸至曹邠爲變風十三國鹿鳴至菁
莪爲正小雅二十二篇六月至何草不黄爲變小雅五十七篇文
王至卷阿爲正大雅十八篇民勞至召旻爲變小雅十二篇
然風之變者則以國之治亂不同而人所感有邪
正之異也雅之變者亦一時賢人君子憫時病
俗之所爲也謂國風以小大爲序則鄭之地豈大于
齊唐之域豈小于魏謂國風以先後爲序則檜之
先亡豈可居陳之後鄭之後封豈可居齊之先
先儒于此蓋有不敢強説者文王時無召伯之
號而召南詩曰召伯所茇文王時無齊侯之爵
而召南詩曰齊侯之子或以爲平即平王宜臼齊
侯即襄公諸兒則二南有非文王時詩矣有以
序爲夫子所作者有以序爲國史

所作衛宏所作者朱子謂毛公分其六首句冠于
篇首而宏從而增廣潤澤之然則二傳誠有
非夫子所作者淇澳賓筵同出于衛武公一則
序于小雅一則次于國風者蓋風雅頌之體與
古樂官之調樂官采之各從其類吾夫子自
衛反魯以後雅頌各得其所是也或謂孔子
刪詩三百篇皆絃歌之可合于韶武可薦于
宗廟然桑中溱洧皆淫靡非之辭果可以薦

于何等之鬼神用于何等之宗廟乎朱子曰
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
于雅以大其規和之于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
旨也以下詩之傳授及傳註得失詩之傳于漢者四家魯詩起于申
公而盛于帝賢若許生徐生皆魯詩之流也齊
詩起于轅固而盛于匡衡若翼奉師丹皆齊
詩之派也韓詩起于韓嬰而盛于王吉若食
長孫亦韓詩之裔也惟毛氏之學杓傳民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後馬融賈逵鄭康成之徒皆宗毛氏而三家遂微易雖以卜筮存而實亡考經解所授差之毫氂繆以千里之語而易初無此文則不全甚矣使非田焦費高開其源陳元王弼導其流後人何從而見易乎噫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此温公所以深憂(温公曰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不知篇數已謂周官有戰國之書)詩自春秋作而已失觀論語所援素以爲絢兮偏其反而之句而詩初無其辭則所亡者多矣使非申公毛韓爲之訓鄭元賈逵爲之註後人何從知詩乎噫讀詩以先儒爲非則啓後學之穿鑿此元城所以極論自從刪後更無詩康鄭之知詩也達置心平易始知詩呂氏之論詩也明靈甚之詩非文王受命橫渠之理窟辨之破斧之詩非周公之真破斧橫渠正蒙駁之雨無王之詩必參韓詩淇水之章必推遠詩或論黍離而知人心之不變或解狡童而知人心之已離 朱子

論小序之非明六義之理正其叶音定其篇什使三百之旨復明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風化移風俗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俗殊而變風變雅作矣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 中和祝 庸孝友 以六律爲之音 黃鍾至無射六陽律大呂至應鍾六陰律

先儒謂自有天地萬物而已寓嬰兒之嬉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理而未動也俘以黃鼓土簫以蒿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皆詩也故曰詩言志至于五子述大禹之戒相與歌詠傷今思古則變風變雅已備矣

春秋

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
所與之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所本之忠恕則道乎
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是春秋之貫乎
五經也程子以爲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
信其然矣有國者而不知春秋則前有讒而不見
後有賊而不知持身而不知春秋則守經而不通
其宜遭變而不達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
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

義者必陷篡弑之罪此春秋所以爲禮義之大
宗也魯周公之後秉禮之邦故史記時事獨詳于
列國此聖人所以不得不以魯史而作春秋也春
秋名書之意先儒嘗言之矣或謂賞以春夏
刑以秋冬夫子之意非專于賞罰也或謂褒若
春生貶若秋殺夫子之意非專于褒貶也或謂春
獲麟秋成書夫子之意又豈特爲是乎惟杜預以爲
記事者以各係月以月係時以時係年年有四時

故錯舉以爲所紀之名此說得其實爾春秋褒衣
貶之說先儒亦嘗言之矣然泥于有貶無褒之說
則春秋乃司空成旦之書聖人不如是之慘刻也泥
于有褒衣無貶之說則春秋乃稗官稗雅之盡聖人
不如是之妄作也泥于一字褒貶之說則春秋字字
皆劍戟風霜聖人又豈如是之煩勞乎惟朱子
以聖人只是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安得許多義
例此說爲得其實爾其托始于隱公蓋平王東
遷政教至是不行于天下也或以隱公魯之賢君非
矣其絶筆于獲麟美盖有所感而起因以爲終也或
以爲文成而致麟妄矣　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
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
之始所謂五始者也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
而不汚懲惡而勸善所謂五例者也至于重三
正謹三微者三正乃天地人之正三微則三正之始
萬物皆微故王道取法焉春秋大義在于大

一統正三綱內夏外夷尊王賤伯誅亂討賊是
故每歲之首必書春王正月此大一統之謂也懼
君臣之分失而書蔡人從王伐鄭懼父子之恩絕
而書晉侯殺其世子申懼嫡妾之分亂而書
惠公仲子賵薨公成風此三綱之謂也楚始見經則
以州舉吳始與會則殊而外之二國皆自稱王則
書曰子且削其葬此內夏外夷之義著矣　齊
桓之伯也則北杏之會四國貶而稱人于幽再盟

而後授之諸侯此尊王抑伯之旨明矣會于稷
不討華督之罪特書曰以成宋亂此誅亂討賊之
法嚴矣以是而推程子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
星蓋可見焉　書王世子同生之類所以序先後
之倫敦典之謂也書郊禘雩杜朝聘會同之類
所以秩上下之分庸禮之謂也季子之賢必嘉之葬
氏之惡則削之命德討罪亦可見矣隱無正而書
敦典庸禮命德討罪亦可見矣隱無正而書

正者蓋以隱公之始年用王之正月以見周之正月猶行于天下也桓無王而書王者桓公弑兄而立故以王法而正其罪也然春秋之初治在諸侯則天下猶知有周春秋之中治在五伯而天下不知有王春秋之終治在大夫而人心不知有伯故先儒陳氏以為有隱桓莊閔之春秋有僖文宣成之春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者此也（以下論春秋傳授三傳之說及諸傳得失）至有得失語其大得則左氏善于理公羊善于讖穀梁善于經語其大失則左氏失之誣穀梁失之短公羊失之俗春王正月論有不同公羊以為周正穀梁又曰夏正左氏以為周正胡氏亦曰周正以為夏正者固有所據有所據有所礙而為周正者亦有所據有所礙寃而言之不若缺之為愈此朱子之說也　公羊始于胡毋生其後董仲舒公孫弘皆以其學彰穀梁始于瑕丘公其後丑更始房鳳之徒各以其名著左氏始于張蒼其後賈

誼刊歆之徒各以其長稱此又春秋之傳授也 憲
左氏者以左氏爲大官尊公羊者以公羊爲墨
守穀梁爲廢疾 五伯功罪莫逃于康節觀物
之一書文姜罪惡莫遁于程子遺書之數語孫
復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康節著觀物論胡安
定五經口義張橫渠經學理窟朱劉趙匡之集
傳凡例劉絢之春秋綜杜預之春秋長曆葉
少蘊之春秋讞呂東萊之傳議諸
互有得

失胡文定之傳明白
然信公穀之大過求
有矣學者曷若束
到之寄盧仝詩云春秋三傳
來高閣獨抱遺經究始終
世三君莊公之世三君宣成公襄公之世者各一其
故非後重民嗟怨氣構
狄乘釁募之徵

禮記樂附

孔子詔七十二子共撰所聞以爲禮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之由或兼記體之要或雜取得失漢興禮家之書雜出于當時者二百餘篇大戴德刪爲五十八篇小戴盛刪爲四十九篇（今書四十九篇）曲禮論撰于曲臺而不及五禮之本末王制著述于博士而盡失先王之大義月令出于不韋叙秦世之官緇衣作于尼子改實論之失儒行一篇皆游說誇大之語經解數句又易經繫書之文殊不知樂記何害其爲聖人之上旨燕居閑居何害其爲夫子之言檀弓載古人之事或流于流俗之亡文語玉藻顛倒錯亂而句讀之不明坊記表記而格言甚多冠義婚義聘義射義鄉飲酒而儀文甚著故程子曰禮記多出于孔門弟子然必去不帝之月令刪諸儒之王制擇冠昏喪祭相見之禮然後可爲禮記之一書也（以後論禮之傳授傳註得失）禮之傳于漢者三家戴德傳禮于后蒼爲大戴之學戴盛傳

禮于后蒼爲小戴之學慶普傳禮于后蒼而
其後有曹褒衣父子是謂慶氏之學註禮記者
鄭玄盧植之徒疏禮記者賴達士寧之輩歷
代選舉皆以周禮儀禮禮記取士故有三禮合冤
之科王安石始罷春秋三禮子朱子一嘗建議于
朝求修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分
類相從如冠義昏義則附于冠禮昏禮射義聘
義則附于射禮聘禮書未及成而卒勉齋黃

氏始足成之有貴賤之通禮有國家之大制有
論學之精有論學之粗而其中一卷專論禮
樂之說補禮書之闕舍此其誰乎鄒浩以爲
六經門戶自申庸蘇東坡謂學術波瀾自
橫弓入張橫渠謂物我兩盡自曲禮入程子以
大學爲入德之門呂氏以少儀盡進退之事其
言近道呂氏以爲吾得樂記焉其事可備橫
渠以爲吾得禮運禮器焉文中子曰九師興

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魯韓毛詩之微也大小二戴禮之末也（此節總論五緯傳註。以下論樂）咸英韶武之音既淪律呂聲歌之獨已絕季扎猶得觀樂于魯夫子猶得聞韶于齊制氏能世其官賓公能上其書王慶所受者樂書四十二篇劉歆所校者樂書三十三篇所存者樂記樂本樂論樂詩樂言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諸篇所亡者樂奏樂品樂作樂治樂穆樂律季扎樂道樂義昭本昭須竇公諸篇雖未足盡合先王之制而可取者尚多三百而下可以補樂書之闕者其惟蔡元定之律呂新書乎

六經總論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

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溫柔敦
厚而不愚則深于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
于書者也廣博易諒而不奢則深于樂者也潔
靜精微而不賊深于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深
于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深于春秋者也
按石梁王氏疑此節非孔子之言蓋曰孔子時
春秋之筆削未出文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未應遽以此教人也
況數者之失決非經使之　易之神以知來智
以藏往非不疏通知遠也書之惟精微也詩之發乎性情止乎
厥中非不潔靜精微也詩之發乎性情止乎
禮義未始不恭儉莊敬也禮之飭貌合情周
旋楊龍衣未始不溫柔敦厚也春秋之筆削
謹嚴即易之潔靜精微也是六經又交相爲
用矣

班固曰六經之道　歸禮樂之用爲急蓋所謂

同歸者易著小人勿用之戒即春秋之褒貶也
書載洪範九疇之事即易之八卦也詩之篇什
權輿于虞廷之賡歌春秋之褒貶也本原于
禮之節文所謂禮樂爲急者蓋易以道禮樂
之原書以道禮樂之實詩以道禮樂之志春秋
以道禮樂之分以之配五行四時則春屬木易配
也夏禹大書配也秋屬金詩配也冬屬水春秋配
也禮無配者以禮如五行之土寄王四時而無不

然也故邵子曰易爲生民之府書爲長民之府詩
爲收民之府春秋爲藏民之府易以道陰陽吾
心之太極也書以道政事吾心之政也詩以道性情
吾心之性情也春秋之褒貶吾心之是非也禮之
節文樂之聲容吾心之敬和也君子所謂皆原
于心者如此易之六十四卦其要不外乎時之一
字書有五十八篇其要不外中之一言禮有三
千三百之目而其要不過曰敬詩有三百十一篇

而其要不過曰誠樂有五音十二律之節奏而和其要也春秋托二百四十年之行事而褒貶其要也贊易自羲軒序書自堯舜而下者祖三皇宗五帝也刪詩自文武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者子三王孫五伯也孔子未作六經之前楚使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周柱史之所藏周之典禮在焉吳季扎聘魯請觀周樂而魯使工為之歌風雅頌焉

原其傳之所在則周為王室典禮固在周也王子朝以典籍奔楚故楚得有書焉孔子既刪述之後自顏曾而下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見于史遷之書孟子通五經尤長于詩書見于趙岐之序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荀子曰書者政事之紀詩者中正之所止禮之敬樂之中春秋之微禮分周禮儀禮禮禮記則為七經益

以孝經論語則爲九經以春秋分三傳爲三合
孝經論語爲一則爲十經以六經加六緯則爲十
二經以易詩書三禮春秋三傳加孝經語孟爾
雅則爲十三經賈誼新書言書者德理之著
詩者德理之志董子言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楊子
言說天莫辨乎易說事莫辨乎書文中子言春
秋以舉往易以知來韓子言易奇而法詩正而
葩朱子曰四子程張周邵六經之階梯近思録四子之階梯

近世金華宋濂著六經論其言曰說天莫辯乎
易由吾心即太極也人之絜靜精微則有得于易
之教若京房溺于名數而世豈復有易乎說
事莫辨乎書由吾心政事之府也人之疏通知遠
則有得于書之教若說志莫辨乎詩由吾心統性
情也人之温柔敦厚則有得于詩之教若孔鄭專
于訓詁世豈復有書詩乎說理莫辨乎春秋由
吾心分善惡也說體莫辯乎禮由吾心有天叙也

導守民莫過乎樂由吾心有人和也人之屬辭比事
恭儉莊敬廣博易諒則有得于春秋禮樂之
教若董仲舒之流于災異大小戴記亦多未醇
世豈復有春秋禮樂哉　義烏王禘著四子
論其言曰易以明陰陽之變推性命之原然必本
之于太極太極即誠也而中庸首言性命終言天
道人道必推極于至誠故曰治易必始于中庸也書
以紀政事之實大戴國家天下之故然必先之以德
峻德一德三德是也而大學自修身以至于治國
平天下亦本原于明德故曰治書必始于大學也
春秋以貴王賤伯誅亂討賊其要則在乎正誼
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而孟子尊王道卑伯畧
闢異端距邪說其與時君言每先義而後利故
曰治春秋必始于孟子也詩以道性情而論語之
詩有曰閟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文曰可以興可
以群可以怨禮以謹節文而論語之言禮自鄉黨

以至朝廷莫不具焉樂以象功德而論語之言樂自韶武以及翕純皦繹之說莫不具焉故曰治詩及禮樂必始于論語也朱子謂當時諸儒經學有三岐蘇軾陳少南之流因文說理爲文人之經張子韶葉妄意談禪語涉幻爲禪者之經濂洛諸儒承傳有自爲儒之經易綰注云不讀易不可爲宰相董仲舒著春秋決獄二百餘條至其徒呂步舒等因之窮驗傷刻遡流失源皆其傳也尚書傳士八世傳家若歐陽歙者經學明矣然位至司徒而諸生千人不捄多賊之敗說此謂傳而習之在書何義豈于獄貨非宝之語有未思耶說詩解頤能上闕脽之義若臣衛之以詩爲相經學行矣然視政龐有漸而不能如王式敢以三百篇諫之風豈于靡共其戚之戒有未詳耶

授經

漢儒有明經之功而不無泥經之失有援經之言而不無假經之過賈捐之請勿擊朱崖王商則曰經義何以遽棄盛之奏王嘉公孫祿則曰君議無所據董仲舒以元年謹始之義而勉時君之初政儁不疑以翦贓出奔之事而辨春秋之疑獄　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詩雖有是言而無闕于邊功也劉向乃援之以頌陳湯之功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詩雖有是語初無闕于郊杞也匡衡乃取之以定南北之郊推遯卦不效以必考課不可謂無得于易然京房之法煩碎已甚人皆以為非則其法豈能行乎用刺十二牧而罷刺史不可謂無得于書然刺史之法上下相維人皆以為善則其法豈可罷乎京房何武古者庚伏來朝坐之國門之外丞相罷援荒服之義當矣而蕭望之乃假長發之詩而從單于于諸侯王之上何與經疾也古者天子之于丞相右坐為起右與

爲下而況于百官乎司直尊上公之說當矣
消勲意慢丞相乃托尊上人之言以自文何與
經戾也公孫弘受業公羊多詘不情劉歆傳
業左氏甘獻符命揚雄從事易學而投閣取
孚張禹歆附姦臣則授不語怪力亂神之言歆
行權詐則授有酒法我之文歆奪其利則授周
禮五均之法王莽充舜爲天下得人而奪國者用以
爲名湯武用天革命而伐君者取以藉口亂侯
征義和而討不附已者資焉馬伊尹放大甲而歆廢
其主者資焉馬五就湯五就桀非爲利也而
求富貴利達者以爲大人歆速其功也致辟
管叔因蔡降霍非爲己也而手刃同氣者以爲
聖人與我同志也曰公劉好貨則掊克聚斂
不知紀極曰召公闢國則窮兵遠討無有休
息曰省耕斂助不給則出錢貸民而取其息
曰藏不售與滯同則置官畜貨而自爲市

君父之仇忍恥不報則
之尊臣服醜虜則曰春秋貴夷狄華夏
詩之語而定人之禍福以占易之言而論
事之吉凶于是詩流入于五際專持子午
卯酉以驗人事易流入于行專類淫巫
瞽史以決疑心推波助瀾漢儒尤甚
者左氏作俑之過也　秦穆之享晉
文公何足以當之晉襄之享晉文也賦菁菁
意夫菁菁莪天子養育人才之詩文公何足以當之垂
隴之役鄭伯所以享趙子孟也七子從鄭伯以寵其禮
趙孟請賦詩以觀其志不知伯之侈汰已盈雖愚夫
亦知其必亡豈待賦鶉奔之詩而後見哉昭元之會鄭
伯所以享三大夫也趙孟賦匏葉以為之倡穆叔賦
鵲巢以為之和不知死生禍福雖聖人亦歸之命而
不敢必豈必因賦詩而言不復此哉夫左氏述賦詩

凡六十有六篇而合乎專對之議止于窮俞辭湛露
彤弓仲孫豹如辭肆夏元侯之三事焉其餘皆斷章
而不能合聖人之道也　觀之爲卦先王所以觀民而
設教也左氏執其說以驗陳氏之德政離之爲卦先王
所以繼離照于四方也左氏衍其說以符晉侯之必敗
叔孫婼賤賊于家臣是其見善之不明耳左氏取明
夷之占以符楚丘之妖怪南蒯家臣而君圖是其用
心之不臧耳左氏取黃裳之義以成惠伯之先見夫左
氏述卜筮者三十有三而劫于名教者止于南蒯之
事焉其餘皆附會而不能合三聖之法也　范祖禹
講月令而明奉天之事宋綬講春秋而發尊君之旨
林機論禹貢戒孝宗之貪心昭素論乾卦諷太祖之
君道　熊朋來望秩王制之論也祖禹不敢附會其說
恐滋君上封禪之侈心錫王勇智北仲虎之詰也呂公
著不敢敷陳其旨恐啓君上黷武之忍心

擬經

華黍之補亡歌繼乎詩也君子不之予東哲補南陵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詩以北笙歌六篇有文無辭故補之而老杜集本以五言爲體山谷謂其有三百篇之音山谷讀杜工部詩如盡冊一校點鐵成金有三百篇之上目湯征之補闕款續乎書也君子不之取白居易補易征篇保齋劉氏曰江州司馬湯征補亡志則高君吾不知元和制作果足追踪揮毫之體乎詞賦胎樑果足以發揮帝代之心乎而孔明出師一表本以表而自名東坡嘆其與伊訓說命相表裏國風雅頌渾厚醞籍讀之知奏黃鍾大呂商盤周誥幽深簡古讀之如登九折岐坂王通何人共既續詩矣而又續書既元經矣而又易讀既禮論矣而又樂論侈然以王氏六經自名中說一書酷類詹論正如歐陽永叔自擬韓昌黎而以梅聖俞比孟郊也安得後人不以六經奴婢咲之共建安七子有文無行通以之續詩子雲之大玄蓋準易之象數也後世所以有吳楚僭王之譏屈平之騷經蓋倣詩之比興也王逸序楚辭章句以香草比君子以龍鳳比中正美人以喻持君惡草以況小人詩之體尚忠厚騷之體類迫切是蔽于悲而作也劉總所以有異經典之誚京房之卦氣以卦氣用事候氣溫風雨元嵩之元已後周衛元嵩作元嵩疏源明爲之傳李子江論之註僧行之大衍曆皆準易

之妄者也　王褒聖主得賢臣之頌柳宗元平淮之雅皆擬詩之妄者也　趙華之吳越春秋陸賈之楚漢春秋非不求合于春秋也然游夏高弟且不能措辭況諸公乎三國之尚書史通云記注之尚書非不求合于書也然秦魯二篇聖人且不得已係于帝王之後況後世乎　石介著宋頌九篇衆謂猗那清廟之詩無以加劉禹錫三閭四章魯直且以桑離配之則宋頌之無愧猗那也宜矣尸誅之皇雅十篇范文正謂尭典舜歌而不所未聞韓退之淮西碑孫僅且僕其叙如書銘如詩則皇雅之可軋舜歌也宜矣　王元之之太祖實録其事直書曾子固之兩朝國史必主仁義雖未嘗屑屑于編年之法而褒貶實得于春秋噫子長易編年而爲記傳表書君子謂其合于春秋者以其所書者實録也

疑經

三代之時八索九丘蓋嘗亂書矣古詩三千蓋嘗混詩矣孔子出而刪其蓬蒿詩書之嘉禾自秀戰國之時莫非王士蓋有疑詩者咸丘蒙血流漂杵蓋有疑書者孟子出而掃其氛翳詩書之義理自明　劉歆曆法辭以爲出于書荀爽易納甲解于乾爲木果之後爲出于易桓寬鹽鐵論引其政察察之語爲出于春秋此僞書之可疑也　鄭氏論大衍則以木屬乎巽

不知巽乃屬木木乃資土也論洪範則以土氣爲風水氣爲雨不知雨乃地氣風乃木氣也陸布釋易之復以七日來復爲曆數之法而不知其爲道長釋頤之朷九以爲靈龜之蒙而不知其爲身貴此傳註之可疑也　棫樸作人之詩也而董仲舒繁露以爲伐崇之詩殆成五服侯甸之服也而王充論衡以爲五采之服此文意之可疑也　言出乎身夫子之繫辭也劉向謂洨治諫靈公已列以爲言如屨薄氷

萬王時之詩也劉向謂君逸對成王已引以爲証此時世之可疑也　以經求經則齊桓見咲于輪扁沈重見輕于徐元遠宜矣以心求經則經雖煨燼于秦火而心之經未燼也經雖穿鑿于漢儒而心之經未穿殿金也

明經

叁拾老明經伍拾少進士此唐人之誕也　唐人謂進士爲白衣卿相叁品白杉

焚香禮進士徹幕待經生此宋朝之詩也　仁宗皇帝伍年廷試焚香祝之曰願得忠孝狀元泊唱名則鄭獬也

唐之試明經者但取絶句　楊綰奏有司帖試明經不貴大義乃取年頭月尾孤經絶句

宋之試明經者專取記誦　明于理體爲卿所稱如唐高祖之詔經學優深可以爲師如宋太宗之科　孔穎達顔師古之訓伍經陸德明之善音釋治易則康子元議禮則元行冲談春秋則盖文達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周禮以定郊祀則褚無量奉詩禮以對祈穀祀則
王仲丘他如狄仁傑許孟容徐有功皆挺然　明經
之科明經何貢于唐哉　崔顥正崔倪佺則此明經
進士孔維則以　經及第　字爲則　聶崇義薛顏　于登
拆經疑則馮元　字宗白　先列注疏後斷己意則如劉道原
則明經何憾于宋哉　唐高祖釋奠浮屠惠秉道
士劉進禧乃得與徐文達陸德明同講高祖已数

召李元植與方士浮屠講經甚至明經壹科且雜試
以老子之學　魏相以易相漢能上陰陽之奏而不
能防戚窒之萌不知繫于金柅之戒也匡衡以詩相
漢能陳闕雎之義而不能止　寺之惡不知昏椓
靡共之戒也經術雖明奚益焉陸希聲參聖人而
作傳然未知比之匪人之戒視欽明之伍經掃地元徽
之之何附匪人學而不能用奚益焉　張禹以論語
文其諛劉歆以周官文其奸塞忠諫謂之浮言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盤庚之誥銅君子謂之朋比亂箕子之疇有因岱柴而封禪有因時巡而遊有因洛書而崇飭符瑞此用經者之賊夫經也　宋之經義名齋學者雲集有如胡安定經術傳授學者數百有如蔡端明名襄知福州時得周希孟使整泰山之孫明復徂徠之石守道南城之李泰伯閩中之陳述古瀟湘講于春陵子鳴于關中　二程鳴于伊洛也壹兎之微可起捌卦毒枝之粗可知乾坤王介甫之徒觀卦之畫指爲老鶴小大之雅指爲老鴉則于經爲鑿矣新義之行未附陸籍字說之作謬戾不經則于經爲僭矣記經粹學謂非法言春秋直筆謂非聖經則于經爲叛矣

論語

何晏曰魯論語貳拾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貳拾篇其貳拾篇中章句頗多于魯論古論出孔子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壹篇有兩子張凡貳拾壹篇篇次與齊魯論同朱子曰以何晏所序篇數攷之今之論語信爲魯論矣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稱張禹刪問王知道貳篇　程頤曰論語之書成于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貳子以子稱朱子曰楊氏謂此書首記孔子之言而以貳子之言次之蓋其尊之亞于夫子尤爲明驗至于閔損冉求亦或稱子則因其門人所記而失之不革也與柳宗元曰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又老而死而是書記其將死之言則其去孔子之時甚遠子則魯論亦有雜焉者也　論語之言無不包而莫非操有涵養之功此朱子精義之序云然也

然三省吾身其曾子之所以操存者乎肆勿爲仁其顏淵之所以操存者乎春服舞雩尭舜氣象簞瓢陋巷孔子真樂非涵養何以致　自顏子而下顚悟莫若子貢自曾子而下篤實莫若子夏故貳子之言記之獨詳　問中庸論誠而論語始終不及一誠何也龜山曰論語示人以入德之事莫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入德之方中庸言其至　呂與叔有克己復禮之問有洞然心荒

皆在我閩之語　楊子雲作法言文中子作中說皆
摸倣論語者也趙中令自謂半部論語致太平李沆
自謂取論語兩句（鄭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
鄭康成則以攷之齊論古論爲之註三論始合爲
今定本
大學（原出戴記程子始表章之）
寔而言之大學之道一敬也朱子所謂以是敬而格
物致知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以是敬而誠

意正心修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弗能奪以是敬而齊家
治國平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敬之一字
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　韓子言及于正心誠意而不及
于格物致知朱子曰此無頭學問（原重篇）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
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故朱子謂其蓋夫子之言而曾
子述之然以其無他左驗且意其或出于古昔先民之言
也故疑之而不敢質至于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多于
中庸孟子者合故知其成于曾氏門人之手而子思

以授孟子者也蓋中庸所
所謂誠身即誠意正心修
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存心養性修身者誠意正心
修身也他知謹獨之言自慊之謂常言之序義利之
分亦無不脗合焉　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學者
之先務而不論孟猶處其次蓋大學之書垂世立
教之大典通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
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事而發者也是以大學之規模雖大然其首尾

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于學
者之日用論孟之為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紀者非一
手或先後緩急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
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此大學所以為初學入
德之門也程子先是書而後論孟蓋以難易緩急言
之非以聖賢之言為有優劣也蓋不先乎大學則無
以提綱挈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語無以融
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于中庸則

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　曾子傳大學雖不及一貫而一貫八之旨實八寓乎其中其曰誠意正心者所以實衆理于一心非一而何其曰格物致知者所以求衆理于萬事非貫而何　董氏取經文定靜安慮一節置之聽訟知本章之上而結之曰此謂知之至也故格物致知章無缺章盧先生謂如董氏所　則經文一章猶玉盤缺其一角可謂知言者矣而朱子所補莫非程子之意于或問中言之益詳大學言心不言性而性在其中觀朱子于大學序言性獨詳者此也

李翺復性篇雖及格物致知然以物格爲萬物之來知至爲不應于物、

中庸

鄒氏謂六經門戶自中庸入以慎獨一語切于學者之日用也雙峯饒氏乃有疑于存心致知之言且願爲朱子之忠臣且饒氏之論以溫故知新皆知之事不

可以温故爲存心此一說也而不知吾心虛靈萬理畢具良知良能何者非故況此心一放則昏昧雜擾釋卷茫然以是爲存心奚不可也謂敦厚崇禮皆行之事不可以崇禮爲致知此一說也不知三千三百之儀毫釐之差千里之謬非辨析之精考索之當則禮何以崇以爲致知奚不可也　中庸之要一誠也朱子謂命者實理之原性者實理之體道者實理之用而教也者所謂品節是實理位育者實理之功効中庸者實

理之適可而平常費隱者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誠之一字非中庸一篇之樞紐乎　釋中庸者其論滋于佛老寂滅而或背其師說此游楊謝候不得不任其咎也觀諸輯畧諸書則可見矣　朱子亭中庸之書曰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畧相因巨細畢舉夫第一章論道之體要而其下十章皆引孔子之言以明之十二章論道之費隱而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誠明章論誠以爲一篇之樞紐三十二章　論學

以爲一篇之歸宿此吳澄之言而四支之所以分也　第一支中分爲二大節則以性道教之三言知仁勇之三事不可比而同之而第二大支即一大節也第三大支中分爲二大節則以誠之有天道人道德之有小德大德不可比而同之而第四大支即一大節也此饒氏之說而六節之所以分也　四支之中支支有脉絡之貫通六節之中節節有脉絡之貫通章也所以開篇之詳末章畧也所以摠一篇之詳詳者其綱也所謂散爲九經之屬是也畧者其臣也所謂合于一理一誠之貫是也　蘇子由引不獲乎上而不及明善誠身朱子謂其無頭學問

孟子

孟子之書以趙岐之序考之揆叙萬類非其雄才有所不能也以引書之異觀之則取其旨意畧其文辭或其大才有所闊畧也且安知尚書後出不同者在尚書而不在孟子乎又安知周禮未成不成者在周

禮而不在孟子乎　七篇之旨無不寔莫非體驗擴充之端此精義序云然也則梁惠王之告豈不足以體驗義利之辨乎觀齊宣之對豈不足體驗王伯之分乎充無欵害人之心則仁不可勝用充無欵穿窬之心則義不可勝用此孟子之不可乎體驗擴充者如此　孔子言仁多以智對如仁者愛人知者知人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蓋仁人也而禮則仁之善義宜也而智則義之藏仁主于行智主于知舉仁智而義

禮在其中矣孟子之言仁多以義對如仁之實事親義之實從兄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而後其君者蓋智之實知斯二者禮之實節文斯二者仁屬乎陰舉仁義而智禮在其中矣　司馬遷曰孟軻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朱子曰熟讀七篇氣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也趙岐堂卿曰秦焚書以其始號諸子故得不泯絶又爲外書四篇其書不能洪深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非孟子本真也按韓愈以此書爲第子所會集與岐之言不同今考其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襄王滕定公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謚軻所見諸侯未應皆先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年凡七十七年 軻始見惠王目之曰叟心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後人追爲之謚明矣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楊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義而至者也今書皆無之則知散軼也多矣岐謂秦焚書得不絶亦非也或曰豈見于外書邪若尒則岐又不當謂其不能洪深也 宋林慎思有續孟馮休有刪孟前乎休而非軻者荀卿刺軻者王充後乎休而疑軻者温公與軻辨者蘇東坡皆未若休之詳也 温公之疑孟曰於陵仲子避兄離母狷者之爲也而何以非之象敖殺舜閭里之言也而何以信之 李太伯之常語以詆之曰其言仁義亂天下

者也其言王道五伯之罪人也　鄭叔友爲藝圃折中
以悔之曰去齊國而出宿于晝是索賈待售市井
販鬻者之態也告滕君以後世必王是爲善望報委
巷溺浮屠者之心也　余乞文隱之始爲尊孟辨以
正其謬其文曰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
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殺舜之問以爲必無而不荅
則兄弟之道孰與之明倡言仁義所以闢正路之榛
蕪勸行王政所以救斯民于水火抱道待價非急
于求售也多善而不則福善之天道也朱子又爲
之補其闕蓋人倫之間正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
師友之際因問而荅又可以見仁人孝子之心仁義
之在天下乃人心之同然王道之得天下則理勢之
必然去齊之果出晝之遲孔子久速之義強于爲
善成功則天豈有望報之心　唐彭城劉軻纂孟
子而命名著翼孟三卷白樂天紀其事宋陸筠
嘉祐著翼孟音解九十一條周平園爲之序　程

順曰孟子有功于聖門又曰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賢所未發又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

孝經

孝經成于曾氏門人之手而子朱子爲之　誤誠以孝之爲經乃孔曾一時問答之辭首論學之始終中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末結之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後人分爲六章又加子曰字加詩書之文皆非孝經之舊七章以後又皆後人雜記傳記之格言而爲之傳其間戾于經意者如什要道非若經文自已而推之意釋以順天下而曰先王之以博愛亦非立愛惟親之序至于什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其書雖善亦非經文之正意論嚴父配天又非爲人臣子者所敢爲其他所失尚多具載刊誤頗注古文二

十二章孔壁所藏本也今文一十八章則何間王所得顏芝本也閨門一章開元問勑議纂修之司馬貞乃去其一章論者謂竒辛啓玄宗無禮無度之禍是非較然矣　漢藝文志曰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　何休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信斯言也則孝經乃孔子自著之書今其首章云仲尼居曾子侍則非孔子所著明矣

孔子家語

王肅著後序曰孔子家語皆當時公卿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咨訪交相對問語言也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録之名曰孔子家語奏焚詩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藏　光禄大夫劉向以爲戴聖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及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名禮

記今見其已在禮記者便除家語之本篇是滅其
原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

末塲鄧要卷之七

史門目録第七

史記 司馬遷 褚少孫補

表志上

東漢書 范曄 劉昭補

三國志

南北史

舊唐書

西漢書 班固 曹世叔妻昭補

表志下

兩漢記

晉書

隋史

新唐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
史通
通鑑綱目
通鑑前編
通鑑續編
遼金宋三史
歷年圖
丙朝國史
古文
資治通鑑
通鑑外紀
通鑑長編
宋史
元史
猪古録
皇王大紀
大事記
世史正綱
國史補
諸史捃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末塲鄙要卷之七

史門第七

史記上起軒轅蓋欵遹乎書也下迄獲麟蓋欵儁乎春秋也

大史令司馬遷續其父談書也創爲義例迄漢武獲麟之歲撰成十二紀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叙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上下三千餘載凡爲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遷沒後闕景帝紀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龜策傳靳蒯列傳等十篇褚少孫追補及益以
武帝後事辭旨淺鄙不及遷書遠甚遷書舊裴駰爲
之解云　劉向楊雄之徒博極群書皆稱其有良史之
材謂其善叙事理辨而不俚質文直其事
核不虛美不隱惡觀其叙列國之事則自土地甲兵
之類至車騎積粟之有差可謂辨矣然莫不各當
其實是辨而不華也叙貨殖之資則自粟粟漆竹
以至薪菜鮑鮓之有數可謂有矣然莫不各餙之
以文是質而不俚也紀傳上下二千餘年而論述不過
五十萬言其文直也叙五帝則因世本大戴紀叙周
氏則因左氏國語叙七雄則因戰國策叙秦漢則因
楚漢春秋作伯夷傳則因登箕山見許由冢而悲之
過梁而問夷門知魏公子之賢入楚而觀故宮知春申君
荆軻傳則曰夏扶且道其事衛青傳則曰蘇建語
予歙叙張良則見畫圖狀貌歙傳韓信則見淮陰
人言事之核也伯夷古之賢人則冠于傳首晏嬰

善歆人交則願爲執鞭不虛美也陳平之謀畧而不
諱其受金之奸張湯之薦賢而不畧其巧文之酷不隱
惡也　史記紬石室金匱之書放瓊琚玉佩之辭録
成一家世號實録武帝而惡其直筆刊落其書　紀
項羽非春秋楚王書子之法紀呂后非春秋文姜去
氏之法也述儒林則不取游夏文學傳循吏則不取
冉季政事而其所以論夫子者不過識會稽之滑辨
商羊之怪道揩矢之異測臧禧之災附老子韓非
子同傳豫讓之大義而悲求以刺客西門豹之治民而附
于滑稽稱舜從歷空穿出謂仲尼既卒而門人推
奉有若宰我與田常作亂而見殺子貢游說而變
易五國陳勝起于工人而列之世家論大道則先黃老
而後六經叙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傳貨殖則崇
勢利而羞貧賤蘇明允謂其分列聖經如碎錦班
固譏其是非頗謬于聖人潁濱作古史專以糾遷
之失可謂遷之忠臣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西漢書作于班處成于班固

班固續司馬遷史記撰十二帝紀八年表十本志七十列傳起高祖終于王莽之誅固死書頗散失章帝令其妹曹世叔妻昭就東觀緝校內八表天文志皆其所補也　范曄稱其不激詭不抑亢贍而不穢詳而有體蓋公孫弘矯飾之詭行則實其為釣名之言東方朔恢諧之詭談則節其為滑稽之雄不激詭也蓋寬饒之事主抗言則以為邦之司直梅福之去

官抗節則以為尚有典刑不抑抗也相如之風雅而及于隘邛奔亡之事則以為淫靡之戒張禹之傳授而及于後堂聲色之樂則以為乖僻之箴贍而不穢也賈誼政事之書載其萬言皆切于時事董生賢良之策載其三篇皆明于經術詳而有體也合曆與律合禮與樂易封禪為郊祀改平準為食貨此皆固取容而賤直節記時務則謹詞章而畧事實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免范華之譏以類淵與管仲同科孔向與侃傳並駁先柏午而後曹參進仲子而退再有論儒流則曰王道既微儒家始出各引一端取合諸侯書其大差處

王充著書甲班乙馬張鋪持論劣固優遷而世未有一定之論今觀遷記呂后而固亦然之遷叙陳涉而固亦取之損十表以爲八增八書而志十因天官爲天文因封禪爲郊祀因河渠爲溝洫不能自立一字而依乎遷蕃籬下是則遷其高光之開創而固特文景之守成者遷其蕭曹之發蹤而固特絳灌之逐殺者此遷固二史之辨也

表志上班史之表不及遷

昔邵氏論班固表志之優劣謂遷作歷代史表志當著歷代固作漢史表志不當著歷代固之不及遷者豈止是哉

子長負蓋世之氣登龍門探禹穴採摭異聞網羅往史自成一家如天馬駿足步驟不凡不肯少就于籠絡孟堅何足以及之夫表者與亡理亂之大畧而固之表則猶譜牒也書者制度沿革之大端

而固之志則猶案牘也　遷之諸侯年表以下以地爲主故年經而國緯所以觀天下之大勢如漢帝五年韓信王楚之類則天下之勢異姓強而同姓未有封者也如高帝六年高祖弟交王楚子肥王齊則天下之勢異姓與同姓亦畧相當也　遷之高帝功臣年表以下以時爲主故國經而年緯所以觀一時之得失如高祖功臣年表高祖功臣侯者一百四十三至文帝之時存者一百二十五武帝時存者七十一則時之守先典待舊勳得失可知矣如惠景間侯者表建元之後存者二大國大初以來又皆國除則時之政事緩急可知矣如建元以來侯者表元光元朔元狩以後不以匈奴則以南粵則知時之用兵戰功君多矣如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元光侯者七元朔侯者一百二十七則知時之分封侯子施行次第矣　漢興以來名將名臣年表以大事爲主所以觀君臣之職分如高帝元年記沛公爲漢王

之南鄭而相位書蕭何高帝九年大事記未央
宮成置上皇而相位書蕭何爲相國則君臣之職分
得失可放矣
彼班氏之表何如哉侯表徒列子孫世數之繁官表
獨書公卿拜罷之日具諸侯表曰異姓王者曰同姓
王者正以明漢初親疎相錯之旨固乃以同姓異姓
分而爲二天下大勢何觀焉功臣年表曰高祖功
臣侯者曰景惠間侯者曰建元以來侯者遷則析
而爲三正以明一時行封異同之意固乃以高惠高
后文景武昭宣元成折而爲二則當世得失可驗焉 建
元以來王子侯者表斷自建元蓋是時始行分封之典
遷意正有在也固則赴于高祖且謂聖祖建業以
廣親親殊失王子侯表之本旨矣漢興將相名
臣表不載九卿百司蓋漢興將相權重之故遷意
正有在也固乃以將相混于列職之中且不記大事
以爲主殊失將相名臣表之本旨矣 固于諸表

國立國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外自出新意以爲古今人表意有抑揚之深意
而其失尤甚范武之即士會也丘明之傳春秋明矣
而表既書士會又書武子計然爲范蠡也蔡謨之著
漢書審矣而表記書范汲录蠡又書計然　西漢公卿傳
之後有張純固以純之故不以湯爲酷吏
表志下　班史志不及遷
封禪之書因武帝有求仙之惑子長欲救其失其首

雖曰自古帝王何嘗不封禪而其贊乃云寔觀方士
祠官之意子長之意婉矣平準之書因武帝有征
利之歎子長歎箴其非往往指言洪羊致利之由子
長之意深矣　律書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
兵之優覩其論文帝事若不相類徐而考之則知文
帝之時優兵息民結和通好使民氣歡洽陰陽叶和天
地之氣亦隨以正其知造律之本矣其序曆書不言
大初而言古曆不言八十一分之術而言九百四十分之

法覩其在元封問議造漢曆號爲大初其術最驗遷書置而不取蓋古曆之失以至于朔餘大強至于後天乃改新曆而後天之失尤甚于古曆此遷所以不取大初日分之法其知作曆之本矣　書天官則初言春秋星隕而五伯代興次言漢初日蝕而諸呂作亂又次言元光狩虫尤旗見而兵師四出正以警時君修德修政之心書河渠則初言夏禹治水之源流次言秦漢治渠之利害正以知歷代水利之由　于禮書載禮論樂書載樂記遷非蹈襲也漢承秦滅學之後百氏蜂起天下知有衆說而不知有吾道所謂禮論樂記之書誰其講之　班氏之志何如哉遷謂天官而固更曰天文夫兩曜之運行五星之錯布此非関于漢之一代者而固編于國史施于何代而不可編次奚益乎遷謂河渠而固更曰溝洫夫廣深皆四尺謂之溝皆八尺謂之洫此非漢所治者而固徒以盡力溝洫之說遂以表其書名實果相當乎　合律與曆似也然考之志既言元豐七年十

二月甲子朔旦冬至日在建星又云星紀中牽牛初冬至夫建星在斗十三四度之間其與牽牛初相去蓋十餘度不應若是之遠也此雖漢曆之未精而固獨無一言辨之何邪合禮與樂似也然考之志禮樂之制初禮典之大者但言其墜而已又何邪　易封禪曰郊祀而不載原廟薦新之事宗廟迭毀之後毋乃大簡乎易平準曰食貨以幣羊均輸周民之術而比成

周泉府之法毋乃大謬乎固于八書之外自立私見以爲地理藝文五行刑法之四志意有去取之高識然熟究之亦無足取其論天子之行幸而不計里數之遠邇邵氏議其志地理之疎其論儒者之學術而至與農雜分峙李清臣譏其志藝文之陋其引書失宜者四其叙事乖理者五劉氏駁其志五行之錯刑法一志既曰大刑用甲兵則兵猶刑也而又詳于刑畧于兵一代制度漫無所考如垓下之役孔將軍左賁將

軍右淮陰當其中陽敗以誘之兩將軍縱兵淮陰
復乘之此兵家致人之術羽所以敗者由此而固惟
曰圖羽垓下曾不見其所以能勝者微遷之志後
人將何所考哉遷史功十而過一固史功一而過十且三
代世表誠能推百世之本支然伏羲神農黃帝爲三
皇少昊顓帝高辛唐虞爲五帝遷乃首皇帝而遺攘
昊名曰五帝三王之記其失一也律書誠能推上生之損益
然遷史之黃鍾九寸蓋以九寸爲分半分之寸約之得分寸十分而
乃謂之七分一其失二也王子侯表例不稱姓而下卷姓
書之蓋元始以來王子侯封權歸王氏特待以異姓之
法默寓有感慨之意其可取一也食貨志本言財利而
歷載張湯峻文窮治之法蓋武帝欲興利源先施嚴
刑而湯之慘刻不志于刑法志于食貨正原其用刑
之由其可取者二也烏可以固之短而不取其長哉

東漢書　兩漢紀泡釋字蔚宗荀悅字
　　范仲豫表宏字顏伯

泡釋爲宣城太守作後漢書十紀十志八十列傳九百

篇曄謀反伏誅十志未成梁劉昭續成之進諸侯于帝
紀增百官于書志兩都官制之詳獨行逆民之傳自謂
無慚良史簡而且周疎而不漏然王喬鳧鳥履左慈羊
鳴事皆怪妄論竇武何進之誅中官爲違天理論張
騫班勇之使西域爲遺佛書抑節義之董宣于酷吏
升忌恥之蔡琰于烈女皇后有紀而不知分之尊卑食
貨無志而不知財之豐耗梁劉昭補其表以上東漢書荀悦省班固之
繁作前漢紀于獻帝之時袁宏克伯剪范曄之穢作後
漢紀于晉室之末措辭高古倣左傳之富艷紀事精詳
左傳之富艷紀事精詳人皆以爲追乎史記之筆而事
不若史記之行實中國之事均于夷狄東都之事引乎
西京以上兩漢紀

三國志 陳壽晉人 晉書 唐太宗 南北史 隋史

三國志晉陳壽撰魏四紀二十六列傳蜀十五列傳吳二十
列傳宋文帝嫌其畧命裴松之補註其書倣馬遷之條
范顧撰辭多勸戒有益風化王通謂壽有志于史依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義而黜異端然以索米之故不立丁氏之外傳以父髡之慽遂短諸葛之將畧而題驢謝馬亦譚浪之事也曲稱曹羙虛說刘非以魏爲紀以漢吳爲傳文改漢曰蜀昧名分甚矣其後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尊昭烈爲正統正曹氏爲篡臣公議已伸而壽之失彰彰矣三國志晉書作于晉而成于唐始于何法盛等十八家之手終于房玄齡褚遂良之纂録類例多出敬播天文律例李淳風爲之唐太宗撰宣武二紀陸機王羲之傳論總題曰御撰然其文好採詭異其文多餖飣儷賦晉之亡且有鬻隧三山鯨吞九服之言即叶夫歌詠之辭賦惠皇之失御也且有溽署之氣方聞遥蛙之音罕記即叶夫表奏之語此其所失也晉書南朝諸史則沈休文名約有宋書載魏晉之事不免失于限斷之譏然以何承天書爲本彦采徐爰之説頗爲精詳裴子野有宋畧子野述沈氏之家醜休文載裴宗之世惡多記災祥之事喜陳讖緯之文江文通之齊志名淹蕭子顯之齊書子顯喜自駔騁尤多雕刻不免其文益下

之譏　梁陳之書姚思廉魏徵之所撰也而褒録祖父多匪其實雖曰爲親不免于近誣也安在其爲信乎（上聲）

後魏書魏收撰每云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史奉之則使上天按之則使入地拘收得楊休之助因謝曰無以謝德當爲公作佳傳又納爾朱榮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時謂之穢史　北齊書作于李德林而成于其子伯藥後周書撰于令孤棻而修于牛宏蘇綽多務清言互相得失　南北二史成于李延壽父子溫公稱

其爲近世佳史敘事簡徑比于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陳壽之后惟延壽可以亞之但恨其不作志事使數代制度湮華不完耳（以上北史）

南史　宋書　宋畧　齊志　齊書　梁書

陳書　北史　後魏書　北齊書　後周書　南北史

隋史創于顏師古孔穎達而成于志寧魏文貞公然或者譏其引周齊蕭梁之舊事而並列于書以王邵袁充之謬説而備載于傳是亦未爲無失也顏師古通古

今而不明天文地理之序故只令修紀傳而以十志傳之志寧淳風輩鄭夾漈謂其本末無明可以無憾遷固以來皆不及也 以上隋書

舊唐書　新唐書

舊史貞觀政要出于吳兢順宗實録出于韓愈唐曆出于柳芳而全書則刘煦成之也　新史方鎮百官表出于梅堯臣律曆五行志出于劉羲叟列傳出于宋祁

舊史李光弼父開元中封薊國公新史以為在武后時是時之先後不可合也舊史敬宗第六子成美而新史以為第伍子昭宗十子而子元而新史乃作陸元明字德明舊史徐有功無字而新史乃名洪政以字行是名字之舛訛不可窮也年月有差如魏謩之相志以為十一年而傳以為十五年姓名有差如麗景洪之將紀以為晏洪而傳以為景洪縣公之號可疑則見于吳縝之糾謬死囚之數可疑則見

于温公之考異　以李義府許敬宗姦邪而與長孫無
忌同傳以柳宗元刘禹錫之阿附而與韓愈同傳此舊
史之失也新史改之所以先君子而後小人以劉蕡之鯁直
而槩之于文苑以吳权之忠義而槩之于外戚以陽城
之卓異而槩之于隱逸以孫思邈之高尚而槩之于方
技此譙史之失也新史改之所以取大鄭而棄小目志五
行則考武德以來著其災異削其事應而不徇漢儒
之陋志天文則著武德以來著其星爲祥某星爲異而
不泛言彼蒼之象帝紀編年則得于孫氏之南齊
録述姚宗十事則得于開元之遺史皆大宗之謂牽
于多愛則出于等慈寺之碑紀武帝之謂躬受道籙則出于
會昌之文書韓愈使王涯奏之鄭舊史不書今乃道其
實所以明人臣之忠大宗拒田舍翁之諫舊史則書今乃
沒其事所掩人君之闕　新史事增于前文省于舊
固其所長也然其文滯其事晦刻元城指以爲病宜矣
使宋歐知道當繁而繁當簡而簡何病之有若夫取

彼例以較此例則不同取前傳以載後傳則不合遂以爲
新史之失史記書筆于司馬氏之父子而不免頡滑之譏
西漢書著于班氏之兄弟而不逃華嶠之譏則夫唐史
之作所編非又所集非書豈無疑似吳縝之糾謬是
文前輩互相正救之意不足爲歐公病也

五代史（公私藏弆皆正史繁猥失實公重加修定藏于家
永叔後朝廷聞之取以付國子監刊行）

歐陽五代一史取法春秋雖不敢續孔子之絶筆而識者
以其功當在班馬之間一則曰夫子作春秋因亂世而
立治法予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二則曰吾用春秋之
法師其意而不襲其文亦嘗自謂我作伶官傳豈
不滑稽也　其篇名曰家人傳則見帝王正家之意曰
梁臣傳（唐臣傳）則見不事二君之義曰死節傳則見
節義之義百行傳則見高尚之義曰唐六臣傳則見
背唐附梁之罪曰雜傳則皆歷世累朝之臣說者謂紀
例精密其以此與其立論必以嗚呼發之蓋以爲世亂之書
而致慨嘆之意說者謂法度森嚴其以此與至其叙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則文簡而能暢事增而不贅蓋自司馬遷以來一人而已
或謂春秋書災而不書祥而歐公天文不載變異黃龍
甘露之瑞纖悉具記公以通經學古爲高故其文高以犯
顏敢諫爲忠（故其辭迂）晉出帝論爲濮園議而發不爲韓曙眼音傅
韓通有以見作史之難按韓通之死太祖猶未踐極也其當在周臣明矣
古史（蘇子由）史通（劉知幾）
褚少孫之續書所以補　史之闕小司馬之索隱所
以救遷史之訛遷史何如也其氣象豪邁讀之有使人
飛出宇宙之意宛然先秦古文也又何待于蘇潁濱古
史之作乎　古史之序有曰聖人爲善如水之必寒火
之必熱不爲不善如駒虞之不殺窮脂之不穀而晦菴
稱其近世諸儒有不能及知古史有三皇五帝之說則遷
之首皇帝遺羲昊之紕始定古史削其虛誕之言則遷
之載高辛生而神靈皇帝迎日推策之訛始定琴牢陳
九聖門高第遷則畧之古史所以明其失也蘇秦從約
之書入秦而函關開此說客之浮語遷則書之古史所

以覘其正也荊軻刺客之靡耳迁史方有不欺其志之失古史之論不明軻果爲信義者乎西門豹循吏之流耳迁乃抑于滑稽之列無古史之說西門豹果徒滑稽者乎　遷史謂獻子有陰德于趙則韓晉同祖謂非周武之後乎古史所以必辨也遷史以莊子作盜跖篇詆孔子之徒故明其術不知莊子蓋取孔子古史所以必明也迁迷宰我謂其曾從田常古史辨其不爲借通迎之舉迁迷子貢謂其出而變易五國古史訂其爲不爲變詐之謀傳

攘首而不知其考擾之乖次蘇則刪之而不存記雲卿而不知其履歷之先後蘇則考之而不紊　史遷當經籍既灰之日野史雜出之移故聞見寡陋記録踈畧穎濆當學官已立之餘諸儒訂正之久故採摭無遺稽考悉備穎濆嘗謂漢景武間尚書古文詩毛氏春秋左傳皆不列于學官世讀之者少則其意惜迁未見聖人之全書又謂秦焚古書畧盡幸而野史三存者迁亦未暇詳則其意又憫迁出于煨燼之餘其諸于世俗以易古文之語此古

史之作所以憫遷也　老泉之論遷史曰其褒善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賤貪狹也簡而明劉攽愛刋漢史之誤當是而求頴濱之用心昔人有言杜征南顏秘書乃丘明孟堅之忠臣特其所謂將順者而小司馬蘇頴濱乃大史公正救之忠臣（坐古史）固史何如也其体敦厚讀之有使人欣喜相親之意溫然典誥氣象也又何待于刋知幾史通之作乎史通之序有曰三爲史臣再入東觀上窮王道下浹人倫使磁砆不得以掩瑕董猶不得以混臭

而徐堅謂其後世史官宜置座右故讀遷史不可不讀古史讀固史不可不讀史通

資治通鑑易紀傳而爲編年

司馬溫公嘗依左氏例約戰國至五代爲通志八卷上于英宗詔續其事乃辟官屬編集前漢后漢則刋貢父三國至隋則刋道原唐則劉恕五代則范純甫公乃刪爲一書凡二千一百六十二年二百九十四卷神宗御製賜名資治通鑑公又畧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目録參考群書評其異同名考異晚年又以其書
大繁著通鑑舉要　神宗序通鑑曰典刑之總會冊牘
之淵林蓋嘉其有関于風教也孝宗皇帝之序曰法其
所以興戒其所以亡蓋稱其有益于治道也十有九年
史筆始絶其用心至勞也洛與夏縣晁公遡克揀（公嘗謂惟王勝之曾讀二遍）
其爲書至繁也衆論之咨訪或得康節改曹魏之事或
得伊川定李唐之實公其訂正精也張芸叟稱云僅能
一觀更休觀書陳了齋亦以此書如藥山無一不在（溫公曰予
予作春秋終于獲麟予作
通鑑安敢始于獲麟　首書晉大夫爲諸侯所以明君臣之
義魯仲連射書聊城公則闕之張文潛亦爲仲連以布
衣遊説諸侯不當以身任天下之責曹操分香賣履
公則識之元城謂歷数百年無有知者惟公獨知其心
劉洎之死史以爲出于遂良公以爲遂良忠臣必無
諸洎之語實參之諫史以爲出于陸贄公乃謂贄有
救解之辭而無報參之意韓休必不至諸李林甫顔真
卿必不至爲賊草奏公之所論茲皆有関于風化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曹參遵何之約束正以箴儆寧大臣變法之失論
賈山所言從諫非正以譏儆寧大臣同已之罪存蘇
秦縱橫之談說以見當時辨說之覆邦家辨晁夫之
益于治道者所可惜者進曹氏而抑昭烈紀武后而黜
中宗四皓之安劉則以爲子制父桃崇之十事則以爲
臣要君屈原之離騷拳拳爲楚公乃削之而不書孔
明北伐切切興漢公乃書之以入寇又況此書浩繁非盡
出于公之手睢陽事用張中丞傳淮西事用平蔡録
其述鄭公得之諫録其述李絳得之論事能遐後
人之議乎

通鑑綱目

治鑑目録司馬公晚筆也而其書大簡不足以備歷
代之統末治鑑補遺胡文定讀書也而其事固備不足
以示後來之監戒成先正未成之志發遺書未發之蘊
文公綱目所以有益于治鑑也　歲年有久近詳書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以紀之則歲周于上而天道明矣國統有離合特書正統以別之則統正于下而人道定矣有始終興廢災祥沿革之正例者有善可爲法惡可爲戒之變例者皆大書以提要則大綱舉舉而監戒昭矣有追原其始遂原其終者有詳陳其事備載其言者皆分註以備述則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　温公嘗謂吾作此書惟王勝之嘗閱之終篇自餘君子讀未終紙思睡矣是其編次大詳也今大綱舉而衆目張其得詳畧之中乎温公又謂臣今所述止叙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之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是其勸戒未著也今監戒昭而幾微著其得褒貶之法乎歲周于上春秋備四時之意也統乎下春秋文一統之治也　戰國之時秦楚韓魏之僭王則別之使天下知僭僞之不得其正亦春秋誅吳楚之法南北之除宋齊梁陳之分治則卑之使天下知傳授之不得其統亦春秋黜五霸之意削曹魏之竊位明昭烈之正統所示天下之大分去則天之僞號存中宗之紀年　帝在房州即公在乾陵帝出奔蜀即王出居鄭所以正天下之

公論晉處士陶潛卒所以表忠臣之節秦大夫揚雄死
所以誅諛臣之心　漢史曰幸太學令不曰幸而曰視尊
師道也唐史曰尚公主令不曰尚而曰適明人倫也書孟
軻以去齊傷吾道之不行貶仁傑以繫周惡臣道之
不立元狩六年特書殺大農令顏異者嘆公卿自後取
容矣元鼎三年大書令入財補郎者嘆郎選自後益
衰矣書孟軻猶春秋書臧孫辰之告糴　廢井田作兵甲之書固春秋譏變
古不復古之意也然原廟以立書五帝以始郊書蓋
春秋嘗書立煬宮矣嘗書幸丑用郊矣皆所以譏其失
禮也原廟之立文過不經五帝之祠矯誣瀆亂我是用
紀立煬宮幸丑用郊之書法焉日食地震之書固春
秋之紀異不紀祥之意也然有年之書于蕭梁後唐
大有年之書于永平貞觀開元蓋春秋嘗書有年于
桓公矣書大有年于宣公矣皆所以著歡欣生于不
足也蕭梁後唐前此之無年多矣永平貞觀開元後
此之無年多矣我是用紀桓宣有年之書法焉　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宗之不許封禪者以太宗喜誇之君不許者其事爲異猶春秋書晉文朝王所之意也畧光武之不許封禪者以光武謙退之主不許者其事爲常猶春秋不書僖公修泮宮之意也大業之伐高麗以自將貞觀之伐高麗以親征書以其好大喜功猶春秋書王敗績于茅戎之意也三國從王伐鄭之意也呂氏之立少帝猶元暘之立子瑕也從分主之例何其宜齊桓定世子四皓安惠帝皆以權濟事者也故春秋著首止之盟而綱目取納約之義季子來歸特書曰子春秋之褒賢者蓋曰不得季子則禍難不解武氏司晨狄仁傑幾乎李子矣安得不褒之以周臣　書魏款之受禍則取胡氏之論書奉割地之和歸魏則取蘇氏之說述趙會于滹池則龜山之議也述張良誤中秦車則程子之辨也有諸人心而無疑參諸衆論而無愧　文公嘗語門人曰某作通鑑綱目後之君子必有取焉　姚文公作國統雖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表謂陳壽三國志抑昭烈帝爲先主書漢爲蜀綱目
既正昭烈之帝號以續統而子禪稱後主是亦因壽之
舊而未改也宜書帝禪始爲直筆是其爲說庶幾
乎朱子忠臣

通鑑外記劉恕通鑑前編金履祥通鑑長編李燾通鑑續編陳桱

劉恕之通鑑外紀載成周以上之事疑經傳信子史始
于皇帝蓋踵馬遷之失終于威烈是補溫公之闕
金履祥之通鑑前編採諸經傳旁諸子史所以斜外紀
之失也赴于唐虞以明君道之極其所議論深得朱子之意　李燾之通鑑長
編陳仲微之紀三王本末多取傳聞不考國史故得失
非真信疑莫辨而亦未全之書也　陳桱之通鑑續
編承遼金宋之史糾李與陳之非書太平興國之混一
本乎朱子語録之微言建興紹興之大書法乎晉元中
興之特筆上而建隆之分注有以見統之難得于其始
下而祥興之紀年有以見統之不忍絶于後書李重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謀文而君臣之分明書劾里鉢之世襲而夷狄之禍兆
尊先聖書孔尼之官重道統書周程之卒柰何起于盤
古多取路史索隱之言無記遼金宋之立國而著胡元
相傳之統其視春秋內中國外夷狄之法果無愧乎

宋史

元人進宋史表其畧有曰建隆淳化之經營景定咸
平之潤色慶曆皇祐以教化美風俗元豐熙寧以聰
明紊憲章馴致昭聖紛紛崇寧昏亂治忽昭陳千方
冊操存實本于公論若乃建炎紹興之圖回乾道淳
熙之保又正直用則人存政舉邪佞進則臣憂主辱光
寧之朝僅守宗社理廋之世日蹙封疆由姦權之擅命啓
事釁以招兵厥後瀛國歸朝吉王航海齊亡而訪王蠋
乃存秉節之臣楚痍而諭魯公堪矜守禮之國大槩聲
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效少

遼金宋三史　元史

臨川危素當元之季世而爲遼金宋之三史各自爲統議

論不決不知以宋爲正而在所特書
高皇帝命儒臣宋濂等取元之事跡而纂修焉分紀
傳以記其君后臣工善惡之實分列表志以見其位
號制度事爲之詳前有五胡而正統之在晉猶有若
也後有女真而正統之在宋猶自若也未有中國之
統盡絶而皆夷狄之歸如元者也
歷年圖 温公撰采共和以來下訖
爲卷十行每行記一年之事其年取一國爲主而以
稽古録 温公撰起自三皇下宋英宗治平末
止周共氏庚申始爲編年

兩朝國史 仁宗英宗兩朝國史全珪等撰紀傳志表凡百
之實録頗多但非定稿而是丁謂托之神宗記上日
皇王大紀 胡仁仲撰起三皇五帝至周赧王自謂至帝堯年不可信自堯以後用皇極經世
大事紀 吕東萊撰初意欲起春秋終于五代僅及姜武征和三年而止
國史補 李肇撰起
開元止長慶
世史正綱 立南
海著
諸史總論
尚書每事別記以其事之首尾後世傳記之體祖之如二
典則帝紀也三謨則臣傳也禹貢則地理志也吕刑則刑罰

志也九官之命于虞書六典之其于周官則百官志也四仲之分于堯典則五行志也春秋編年通記而後世編年之史祖之如紀吳越事則曰吳越春秋記楚漢事則曰楚漢春秋戰國記士虞氏春秋楊翟高宮氏春秋孫盛則有晉春秋吳競則有唐春秋　孔子未作春秋而天下已有春秋之名孔子已作春秋而天下復有春秋之目作于孔子之前如晉語羊舌肸習春秋楚語教太子以春秋記大丁時事則曰夏春秋記獻公時事則曰晉春秋　董狐不生天下無直筆仲尼已沒天下無公言　刻燭吟詩擊鏄次韻世未嘗無學而史史之才爲難孝先經笥世南秘書世未嘗無學而史之學爲難揚雄奇字張華博物世未嘗無識也而史之識爲難此論者所以有三長之說劉知幾之言　寖衣善貶惡不畏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録成籌爲不刊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戎夫楚之倚相又其次此史之三等也　左

氏釋經之體有四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參傳之例有三一曰正例二曰變例三曰非例爲例之精有五曰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此左氏之義例也遷固而下諸史之例有四曰從實之例曰變法之例曰省文之例曰存闕之例從實之例不拘其人變法之例不拘其迹省文之例不恤其簡存闕之例不恤其詳此遷固諸史之義例也朱子綱目大書之例有二曰正例如始終興廢災祥沿革號令征伐殺生除拜之類曰變例如善可爲法惡可爲戒之類分注之例有四或追原其始或遂原其終或詳陳其事或備載其言此朱子綱目之義例也重出　左氏之義例始于左氏而荀悦之徒祖之遷固之義例始于遷固而陳壽之徒宗之綱目義例始于朱子而作通鑑續編者又宗師之　蘇老泉嘗謂唐三百年文章非三代兩漢無敵而未嘗有一史才可與范曄陳壽抗者　秉史筆者其患有四拘于時則有

所謂而不得騁如班固漢史每餘主闕華嶠晉書
多爲時諱是也拘于才則有所窮而不得騁如魏寶
之書記事回流唐世之文猥釀不綱是也拘于私則有
所蔽而不得騁如陳壽蜀志深諱諸葛李漢順録
力詆吉甫是也拘于衆則有所制而不得騁知知幾憤
于十羊九牧韓愈卒定不全是也

將舒眼春到宮梅正旺香字外有禽惟翠羽慫
中魚日不霞觴古稀證道令焉壽百歲于公亦
戲場

舉人楊檟贈

明十三孺人柳氏五旬節壽詩

閒說閒樽壽北堂于今信是一共姜五旬靜慔
心依舊百歲寒琴癒未央勁相何嫌常自苦艷
艷誰與共爭香他年當道楊順節旨應看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風憲

河南道御史葉照贈

末塲節要卷之八
子門目録第八
顔子書
子思子
賈誼新書
大玄經
說苑
潛夫論
曾子
荀子
楊子法言
新序
鹽鉄論
申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孔叢子
家訓
帝範
潛虛
經學理窟
晦庵語録
大學衍義
中論
文中子
家範
信書
帝學
呂氏讀書記
小學
心經政經
大極圖
中說
胡子知言
策畧
論衡
易學啓蒙
律呂新書
西銘
通書
近思録
策別
呂氏春秋
韓子
家禮
承華要畧
正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洪範皇極
列子
定性書
老子

皇極經世
莊子
陸賈新語

古司馬氏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

末塲節要卷之八
子門第八
顧子書
顧子未及著書而卒又無門人録其言行其微言
奥義湮沒而不傳者多矣勝國李純仁李龐徐達左皆
嘗編顧子書其用心非不勤也顧其所采取者皆莊列荀
楊呂氏春秋之説與夫家語説苑韓書外傳之所載者而已安
能得其微妙精實之萬一乎要之達左所編優于二子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曾子

漢藝文志有曾子十八篇隋唐以來乃逸其八今大戴禮之所載者自修身以至天圓止十八耳間嘗而味之雖非曾子所自著然名言格論雜出其間而遵所聞行所知之說董子蓋嘗引之古今以爲至言意者出于門人之所集録而成于漢儒之手與要之大孝一章尤爲粹正矣

子思子七卷 古有子思子二十三篇蓋綴緝成之者潛溪辨之當以檀弓問戴晁之事猶未得失其真孔叢子所記者無乃附會幸合之甚邪

魯孔伋子思撰載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軻曰君子之牧民者亦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詐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矣

荀子二十卷 唐人楊倞爲之注且更新書爲荀子易其篇第折爲二十卷漢至作孫卿子者避宣帝諱也楊倞始改爲荀 趙荀況撰漢劉向校定其重傷題曰新書況當齊宣王威王之時聚

天下賢士俊時荀卿爲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至齊襄
王時荀卿最爲老師後適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已而歸
趙其書以性爲惡以禮爲僞非諫諍傲災祥尚強霸之道論
學術則以子思孟軻爲飾邪說文姦言與墨翟惠施同詆焉
坑焚之禍　韓昌黎曰荀氏書考其雜若不粹要
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孟子醇乎醇者
蘇東坡曰荀卿者喜爲異
說而不顧敢爲高論而不讓者意者爲人必剛愎不
孫而自許大過彼李斯者卿門人也又特甚者耳　程氏
曰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
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且性惡一句大本已失
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于誠荀子元不識誠朱
子曰能定而後能應此是荀子好話　真西山曰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
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之至貴
也其論似矣又曰荀子論大則天而道小則畏義而
節等語皆可取若所謂混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有
可疑

賈誼新書十卷 劉向刪定爲五十八篇

晁氏曰誼著事勢連語雜事凡五十八篇與班固所載
時時不同獨其說經多異義而詩尤甚以騶虞爲天
子之囿官以靈臺爲神靈之靈與毛氏殊不同 東
坡曰賈生過湘作賦以弔屈原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
于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

楊子法言十三卷

漢楊雄撰入時有問雄嘗用法言應之撰者以象
論語號曰法言每篇復爲序贊以發其大意

大玄經十卷

潛室陳氏曰易是加一倍法大玄加三倍法易卦六十

四大玄卦八十一大玄模倣周易只赶数不同耳先儒謂
將易變作十部大玄亦得但無用耳 吳臨川曰楊子
雲擬易以作大玄易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
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大玄則自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
七二十七而八十一其赶数之法既非理之正又強求合于曆
之日每首九贊二贊當晝夜合八十一首之贊凡七百二
十九僅足以當三百六十四日有半外增一跨贊以當半
日又立一贏贊以當四分日之一吁亦勞且拙矣大玄
果有得于易乎然劉歆嘲之 劉歆謂大玄可覆醬瓿 嚴尤誚之謂此
必 老蘇東坡又赶而譏之 老蘇作大玄論辨其說東坡謂雄好爲艱
險之辭以文淺易之說如大玄法言皆是
太玄果無得于易乎然桓譚稱之張衡喜之 桓譚抵其書衡張
衡稱大元窅冥淵奥
温公康節又從而推之 温公集註大元康節觀物外篇
楊雄作大元可謂見天地之奥也 大玄三方
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爲八十一首易有彖玄則有首易
有爻玄則有贊易之爻有彖而玄之贊有測易有文
言玄則有元文易有係辭玄則有攡瑩捥圖易有說
卦玄則有数易有序卦玄則有衝易有雜卦玄則有

錯此固求合于易也易之天五配以地十玄也有五
而無十 元數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 易之六畫 言二三四五上 加以六位 九六
玄也有畫而無位 初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九次 玄以元文擬文言而
元文不加之辭 大玄以辭準乾 而加之中 玄以中準中孚蓋以卦氣起于中孚故以元文加中 玄以
首名準卦而或以二首或以一首 易一卦當六日七分玄一首當四日半積之故以二首當一卦
果易乎是玄亦不專合乎易也 贊之云一以至于
上九則有取于洪範九疇之數一與六共宗以至于五
與五相宗則有取于洛書生成之數其爲首八十一則

黃鍾之天數實焉其爲朞七百二十有九則十二辰之
中數實焉泰中之數三十六其用三十三而虛其公則
大極函三而爲一之數泰積之數始于十八終于五十
四而合于七十二此則商徵益一上生之數六曰七分之數
唐一行所深非子雲祖孟喜之說自中至養抑不思
六日七分之奇數果可合于七日來復之義乎借曰
大玄以虛三起數而七日之數止于六日七分則一日八
十分之義果何義乎幸牛起數之度蔡邕所力

議而子雲自中至養求而合之欤應其度蓋祖
洛下閎之說也抑不思差天于三十度之問則四分
之虧一者果能兌乎借曰曆久必差而盈縮進退
不能爲千萬世之數則深　造始者果能窺其賾
乎子雲當莽賢之世不事進取恬于勢利獨與嚴
遵李仲光游則其學必有擾矣夫以漢之正統而
冢七百二十九替之正數以莽之閏位而取蹄蠡二替
之餘分此其立論闕于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大義

數邪理邪以斷之首而得夬卦五陽去一陰之象以
陰陽之冢而明君子小人進退之義此其爲說切于
造化之妙用治道之體數邪理邪昔韓愈讀荀子
欵合于理者存之害于理者去之有道之士于大
玄亦云　温公說玄曰班固稱諸儒或譏揚雄非聖
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余謂考之于
混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于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
于天地之季而玄不可去扣之以萬物之情而不痛

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遠繇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借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咲以爲得已之心矣

朱子語録曰楊子爲人思沉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它直是去推求然大玄亦拙底功夫

新序十卷

劉向撰成帝時採載戰國秦漢間事

說苑二十卷 唐劉毓有續說苑

劉向撰以君道臣術建本立節貴德復思政理尊賢正諫法誡善說奉使權謀至公指式談叢雜言辨物修文爲目曾南豐曰向採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故以爲法戒然其所取往往不當于理

鹽鐵論十卷

漢桓寬撰鹽鐵議起始 中賢良文學願罷郡國鹽鐵弘羊以爲此乃所以安邊境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異議至宣帝時汝南桓

寬次公冶公羊春秋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有論難著数萬言凡十六篇

潛夫論十卷

後漢王符節信撰在安和之世耿介不同于俗遂不得進隱居著書三十六篇以譏當世得失不欲彰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范曄取其書忠浮僞真實愛日述赦等五篇以爲足以觀見當時風俗頗潤益其文後韓愈亦賛其述赦旨意亦甚明云

申鑒五篇

漢荀悦仲豫撰獻帝頗好文學政在曹氏悦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此書五篇奏之其曰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于君子之塗此古今名言也

孔叢子

孔叢子者孔子八世孫鮒字子魚仕陳勝爲博士以言不見用托目疾而退論集先君仲尼子思子　子高子順之言及己之事凡二十篇叢之爲言聚也卽書目云一名

盤盂取事雜也至漢武朝大常孔藏又以其所爲賦與書
謂之連叢附于卷末

中論

後漢徐幹偉長撰幹歎下七子之一也唐太宗稱見幹中
論後三年喪篇而今書闕此

家訓七卷

北齊顏之推撰凡二十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時俗之
謬以訓子孫然其書頗崇尚釋氏

文中子

朱子曰王通見隋文帝陳其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分之不
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考之中說而
得其規模之大畧則彼之賛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
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
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
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彝至
于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

國立國會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欵
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于孔子之春秋哉龍川陳
氏曰以中說方論語以董常比顏子與門人言而名朝
之執政者與老儒將言而斥之無婉辭此讀中說者之
所同病也今按阮本則曰嚴子陵釣于湍不爾朱榮控
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襲氏本則曰嚴子陵釣于湍
石民到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民無得而稱
焉故模倣論語者門人弟子之過也襲氏本則曰出而不

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氏本則因董常
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故比方顏子之迹往往多過
內史薛公使遺書于子再拜而愛之推此心以往豈
肯退而名楊素諸公哉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窪
窳矣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謂其斥劉炫
賀若弼而不婉者過矣至于以佛爲聖人以無至無
迹爲道以五典潛五禮錯爲至治此皆撰集中說者
抄入此將以張大其師而不知反以爲累耳　問

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楊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邪荀卿之學雜于申商子雲之學本于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托空言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于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于退之原道諸篇則于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楊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向之所在終難免于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觀覽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

帝範 唐則天皇后嘗作臣範或作軌

唐太宗撰凡十二篇

真觀末著此書以賜高宗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其末頗以修汰自咎以戒高宗俾勿效已殊不知閨門之內慙德甚多豈特汰修而已哉

家範

温公家範十有二卷其自敘首易家人明以大經大訓凡
後世上自公卿下至匹夫匹婦言一行與經訓合者莫
不纂集以垂法于後世于是既揔述治家之要又門分
而事別之由祖若母由子若女若孫由諸父若兄若弟若
姑姊妹由妻若舅姑若乳母終焉門有其
事事有其法

潛虛

温公撰此書以五行爲本五行相乘爲二十五兩之得
五十首有氣體性名行變解七圖然其辭有闕者
陳氏曰言萬物皆祖于虛玄以準易虛以準玄也

信書

文軌撰此書大抵祖周易而倣大玄畧與潛虛相似
規模制造雖不免屋上架屋之譏然用心亦勤矣其數
本三統五行三其五而成十五式每十八變十五其八百二十
斷易有象曰玄有測曰潛虛有解而此書乃無之疑
注所引信曰等語則象測解之類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經學理窟

張載撰雜記經傳之言辨釋老之失

帝學

范祖禹編集上自三皇五帝迄于宋神宗凡聖學事實皆具焉祖禹元祐時在講筵嘗講前一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先按講其說平時語若不出諸口及當講開列古義仍參之以時事以為勸戒其音琅然蘇東坡曰淳夫講書言簡意明燦然成文章為今講官第一

晞顏錄

張栻取經傳中凡言及顏子者錄為之編

呂氏讀書記 嘗見作圖範集經史子傳發明人倫之道見于父子兄弟之間者為篇有自序

呂祖謙撰乾道癸巳淳熙乙未家居日閱之書隨意手筆或數字或全篇

晦菴語錄

李道傳貫之裒晦翁門人廖生明子晦而下三十二家刻

之九江其弟性傳成之又得黃幹直卿而下四十家及
前錄所無者并刻之號續錄
小學子
朱子蒐集傳記纂成有內篇以立其本原有外篇
以衍其支流內篇則立教明倫敬身稽古是也外篇則
有嘉言善行是也內篇首之以立教而所教者灑掃應
對之節愛親敬長之道焉次之以明倫而所明者父子
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叙朋友之交焉次之以
敬身所以明心術之要威儀之則衣服之制飲食之
節也又次之以稽古所以攷三代聖賢已然之迹以證立
教明倫敬身之義也外篇則述自漢以來賢人之嘉
言所以廣立教明倫敬身之義也記自漢以來賢人之
善行所以實立教明倫敬身之事也先儒北溪陳氏
謂此書綱領甚好切于日用魯齋許氏謂此書吾信
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蓋欲學者篤信而尊崇之也
大學衍義　爲治理宗而作

真西山撰其意以爲人君之學不可以無本而亦不可
不知其要也故前列二綱後分四目首之以爲治之序
見帝王之治莫不自身心始次之以爲學之本見帝
王之學亦莫不自身心始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
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次之以
崇敬畏戒逸慾者誠意正心之要又次之以謹言動正威
儀者修身之要又次之以重妃配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
齊家之要此所謂目也然其言止于修齊而不及治平
蓋以爲四者之道得而治國平天下皆在其中矣
況其所列四者之要又何莫非治平之事乎

心經政經

真西山撰心經始之以詩書周易論語中庸大學樂
記孟子之格言繼之以周程張朱之箴銘而又自爲贊
以終之其曰聖賢迭興體統法戒開卷肅然事我天君
丹守溫陵日作政經始之以康誥周官君陳君牙
呂刑周易孔子王制之確論繼之以魯鄭隋漢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賢之政績未復附錄當時諸路可采之善政以終之其四事曰律已以廉曰撫民以仁曰存心以公曰莅事以勤其十害曰斷獄不公曰聽訟不審曰淹延囚繫曰慘酷用刑曰泛濫追呼曰招引告詰曰重疊催稅曰科罰取財曰縱吏下鄉曰低價買物其會集知縣議事以詩送若曰從來守令與斯民都是同胞一體親豈有脂膏供爾祿不思痛癢切吾身此邦祇似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夕湘春一卮酒重煩散作十分春

帥福建日曰聖經有言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又曰訟終凶又曰好勇鬬狠以危父母此三者爾民所當戒也聖經又言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又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此二者爾民所當勉也

太極圖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
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
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
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
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智矣五性感
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
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
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
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
也斯其至矣　朱子曰先生之學其妙見于太極一
圖通書之言皆發此圖之蘊朱震進易說謂此圖
傳自种放穆修而胡仁仲以爲先生非止爲种穆
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耳非其至也及得誌文攷
之然後知果先生自作而非有所受于人　南軒

解太極圖序曰或曰太極圖周先生後二程先生者也今二程先生之所以講論答問見于遺書大畧可觀獨未嘗及此圖何邪爲未可遽示則聖人之遺辭見于中庸易係者先生固多所發明矣何獨秘于此邪軾應之曰二程先生雖不及此圖然于其論固多本之矣試嘗攷之當自可見也　朱子曰切以爲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謂惟程子可以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有能受之者爾　張敬夫二程先生其于四端蓋屢言之至此圖未嘗有言豈其謂其有微意乎竊意是書爲太極圖字

趙閱道贈周茂叔詩心似冰輪浸玉淵節如金井洌寒泉黃廷堅濂溪詩序周茂叔人品甚高胷中洒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意不爲人窘束　張南軒曰太極圖淵源粹精秦漢以來所未有　陸象山論故朱子累以書辨之其意以爲周子所謂無極者言無形而有理而其實則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抵未嘗謂真無也陸氏竟不能從焉圖之生陽生陰即易之所謂是生兩儀也水火木金土即易之所謂兩儀生四象也乾男坤女即四象生八卦也萬物化生即八卦定吉凶也其上之一圈者所謂太極本然之妙也其上之一圈嘗在乎陰陽動靜之中者所謂本然之妙未始相離也其五行各具于一圈者所謂分而言之一物一太極也其五行復會于一圈者所謂合而言之五行一太極也其下一圈為萬物化生者所謂萬物一太極也　問太極圖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即推至于萬物易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後萬物之理備西銘則止言陰陽洪範則止言五行或略或詳皆不同何也曰理一也人所見有詳畧耳然道理未始不相值也　問濂溪作太極圖發明造化之原橫渠作西銘揭示為學之方然二先生之學不知所造孰深

曰此未易窺測亦非學者所當輕議也

通書 舊號易通

南軒記濂溪之學曰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是知太極與誠乃自得之蘊也朱晦翁釋濂溪之書曰聖人之誠即所謂太極是知誠與太極乃無間之妙也太抵書之大旨不外乎誠之全體而誠之全體不外乎此則四十篇之旨思過半矣夫誠者實理之謂也是書首章一則曰誠二則曰誠正以發全書之旨趣示後學之根源而其所謂誠則有二焉正中庸所謂自誠而明自明而誠之旨其旨誠者聖人之本曰聖誠而已矣曰誠無僞誠無妄曰誠動于此也寂然不動也 天道 曰君子乾乾不息于誠也曰至誠則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也 人道 其論舜之心誠孔子之道德 天道 其論顏子之發聖蘊仲由之喜聞過 人道 其論聖之希天聖之明通 天道 其論士之志學君子之務實 天道 惠人以辭章決科

而昧此實理則曰文辭爲藝而道德爲實事心人
以富貴肥家而喪此實理則曰珠視軒冕塵視
金玉　太極具六則二氣五行之運行一誠立而五常
百行之發凡故誠者聖人之本即圖之太極也誠之
源則陽之動也誠斯立則陰之靜也幾之善則陽
之屬也幾之惡則陰之屬也仁義禮智信則五行
之性也孝弟忠順之百行即萬物之象也聖學
一篇言一之無欲而極明通公溥之境然學子若深
味之則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於心
矣孔子一篇言夫子道德教化而合天地四時之
妙然學者詳思之則知孔子本太極而有陰陽五
行之用矣　朱子亭曰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
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
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
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宏綱大用既非秦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學者所能驟而窺也　胡宏通書序曰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　議者曰周子之言復以利貞爲言非大易之說也周子之指中以和爲訓非中庸意也曰知周子以坤卦言則利貞亦可以言復知周子以時中言則達道亦可以爲中

中說　辨王通可疑者四

韓愈作原道篇僅有軻死不傳與荀揚大醇小疵曾無一語及河汾可疑者一也房杜王魏諸人嘗游其門皆位將相非忘乎本落糞土之義者亦不見尊其師而立之傳此可疑者二也開子明在大和中見魏孝文距通所生之年蓋百二三十年矣而其書乃有問禮于開生之語此可疑者三也李德林卒于開皇十一年通纔八歲耳而其書乃有德林請見于長安之語此可疑者四也　後人作駁中說十卷　觀中亭之論閻東

郊之書而又參隋唐之史然後知中說可信退之不
及于通先功而後道之意中序通之弟以言觸長孫
無忌王氏抑而不用陳叔達時撰隋史欲編世家避
大尉之權而不敢不傳之者蓋閣筆避權之過開生
之問禮德林之請見特傳述者錯其歲月耳唐司
空圖皮日休皆尊其學以房魏數公真其徒大書
于碑而文士又有請以王通氏配隕祀者使無其人
容有是舉乎宋柳仲塗主宗之于前孫漢公廣之
于後而伊洛大儒又稱爲隱君子極有格言荀
楊不到使無其人容有是論乎以公卿問荅而比
孔門之諸弟以陳思王曹植而比秦伯之遜以荀氏
之三仁而比殷之三仁揚雄作法言未必可法知幾作
史通未必皆通王通作中說而說未必合中

近思錄 摠六百三十條分十卷

朱子與東萊呂氏會止寒泉精舍讀周程張子之
書嘆其廣大閎博苦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莫知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因共掇取其開于大體而切于日用者以爲近思
録焉首之以求端而論道體次之以用力而論爲學
由是而處已曰克已曰家道曰出處曰義利由是而
治人曰治體治法政教警戒無愛爲我本楊墨之
愛
道也論師也過則漸至于無尚也不及則便至于爲
我過與不及固仁者之爲而無愛爲我實末流之弊
録此者欲學者不可不察也直内方外本吾儒之事
也而釋氏之收斂靜虚則有敬以直内之義滅絶倫理
義以方外何有焉録此者欲學者不可不察也論
道氣之術則以順理窒欲爲養生而闢其長生久視
之非論神仙之説則以保形煉氣爲延年而闢其白
日飛昇之妄論文王不識不知似堯舜之性之也論
大禹不矜不伐似湯武之反之也論仲尼渾淪溥博
猶太和元氣之流行論孔孟純粹而英發猶春生秋
殺之氣象以道義而陳江都謂仲舒度越于諸子者
此也以詐力而取劉璋謂孔明未盡于王道者此也作

中說而極有格言稱王道為隱君子作原道而灼
有定見許韓愈為近世豪傑周茂叔觀庭草之
交翠不除生意充滿張子厚見餓莩而食便不美
仁心周徧論明道之接人温厚挹和氣者則朱光庭謝良佐其徒論伊川之師道尊嚴立門雪者則游楊其
輩呂東萊曰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
命之說大抵非始學者之事其嘗與聞次輯之意後
生晚進于義理之本原雖不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
梗槩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
所向望而已若乃厭卑近而騖高遠躐等凌節流
于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

胡子知言

胡宏撰朱子因湖湘學者崇尚之乃曰知言固有好
處然亦有大差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
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說耳
如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已則是以

好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所謂採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會情此語有病下文謂道義明者孰知其爲人欲則是性亦不可以善言矣所謂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名之況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嘆美之辭不與惡對其天地鬼神之言亦大誇逞　東萊云知言勝似正蒙先生曰蓋後出者巧也

策別

蘇東坡曰吾聞爲治者有先後有本末嚮之所論者策畧皆當今之所宜先而爲治之大要也若夫事之利所司之得宗請知而言之蓋其摠有四其別十有七所謂其摠四者一曰課百官二曰安萬民三曰厚貨財四曰訓兵旅此之謂其摠有四一曰課百官所謂課百官者其事又有六焉一曰厲法禁二曰抑僥倖三曰決壅蔽四曰專任使五曰無責難六曰無退善是也二曰安萬民所謂安萬民者其別又有六焉一曰敦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化二曰勸親睦三曰均戶口四曰較稅賦五曰較戰守
六曰去姦民者是也三曰厚貨財所謂厚貨財者
其別又有二焉一曰省費用二曰定軍制者是也四
曰訓兵旅所謂訓兵旅者其別又有三焉一曰蓄財
用二曰練軍實三曰倡勇敢者是也別而言之十有
七焉故謂之策別

策畧

蘇東坡撰凡五篇其五曰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
以為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
陳其五事以備采擇焉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
恃以為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
其為人其二曰大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
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為政民情風俗
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
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
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而上雖其微賤無以自通于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者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其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于上而不修飭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親于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罰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呂氏春秋 高誘註

秦呂不韋撰不韋相秦致辨士厚遇之使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記二十餘萬言以爲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蓋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予之時人無增損者高誘以爲非不能也畏其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耳始皇不好士不帝則徠英茂聚畯豪簪履
充庭至以千計始皇甚惡書也不韋乃極簡冊
攻筆墨採精録異成一家言春秋之言曰十里之
聞耳不能聞帷墻之外目不能見三畝之間心不
能知而欲東至開悟南撫多鷄西服壽靡北懷
靡耳何以得哉此所以譏始皇也

論衡

後漢王充仲任撰充好論說始始詭異終有實理

以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戶牖墻壁
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什物類同異正時俗
嫌疑後蔡邕得之秘玩以爲談助王朗嘗詣邕
搜求至隱處果得論衡捉取數卷將去邕曰惟
我與爾共勿廣也客有難充書煩重者曰石多
玉寡寡者爲真龍少魚衆少者神乎充曰文衆
可以勝寡矣人無一引吾百篇大無一字吾萬言
爲可貴矣高子畧謂其如仲舒玉杯繁露而其文詳

詳則禮義莫能覈而積辭莫能盡而括幾于無眞雜矣

韓子

韓非撰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作孤憤五蠹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其書嘆曰得此人與之游雖死不恨矣急攻韓得非後用李斯之毀下吏使自殺書凡五十五篇極覈無誠悃謂夫婦父子俱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篇故大史公以爲大要皆原于道德之意

易學啓蒙

朱子自序曰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比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于吉凶悔吝之途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爲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爲蓍也分合進退從橫逆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爲也哉特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數之自然形于法象見于圖書者有以啓于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于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于象數者又比皆牽合附會而或以爲出于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因與同志頗輯舊文爲書四篇 本圖書第一原卦畫第二明蓍策第三考變占第四 河圖洛書之數位與大極未嘗不相同先天後天之卦位與圖書未嘗不相合知此則啓蒙可得而論矣 其第一篇明河圖洛書之數而八卦九疇之法象明矣觀其說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則易之本原蓋可見矣其第二篇原卦畫之理而八卦相生之義著矣其言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八卦則羲文之卦畫由此可知矣其六三篇
明蓍策之事則掛揲之用顯然矣故曰大
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
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
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卦則陰
陽老少之變各有圖以明之也其第四篇則
有考變占之說又有卦畫變圖之妙而吉凶
悔吝之塗可得而決矣

家禮

朱子自序曰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于家者言之則
名分之等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数
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一日而不
脩其文不皆所以紀綱人道之始終雖其行之有時施
之有所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
無以合宜而應節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
爲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畧無所拆衷至或遺其本

而務其末緩于實而急于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不
能舉其要而固于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
及于禮也是以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
變者而少加損益于其間以爲一家之書大抵量名
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畧浮文
敷本實以竊自附于孔子從先進之遺意　今觀
冠禮所載首言戒賓次言宿賓次言迎賓又次禮
賓使將冠者就席始加一再加三加盖冠者成人之道
也至笄禮亦有賓加笄而服背子乃醮乃字不用三
加者以女將從陽屬順少致謹始之意而示裁抑之道也
婚禮自議昏納采納幣親迎婦見舅姑廟見至婿見
婦之父母其目凡七　喪禮自初終沐浴襲奠爲位飯
含至小祥大祥禫其目四十有六祭禮自時祭忌祭墓
祭其目有三取雜儀以附之則有以極古今喪禮儀文
之詳即祖補以辨之則有以著宗支降殺之等　通禮
一篇以列乎前莫非表明喪祭冠禮之畧而尤致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于祠堂深衣者以見祠堂立則誠敬之所寓深衣制則古服之僅存　楊氏復曰先生服母喪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于冠婚名曰家禮既成爲二童行竊之以逃先生易簀其書始出行于世故冠禮則多取司馬氏昏禮則參諸司馬氏程氏喪禮則本之司馬氏后又以高氏爲最善及論附遷則取橫渠遺命治喪則以書儀疎略而用儀禮兼用司馬氏程氏而先後所見又有不同節祠則以韓魏公所行者爲法若夫明大宗小宗之法當

也至笄禮亦有賓加笄而服子乃醮乃字不用三加者以女將從陽屬順少致謹始之意而示裁抑之道也婚禮自議昏納采納幣親迎婦見舅姑廟見至婿見婦之父母其目凡七　喪禮自初終沐浴襲奠爲位飯含至小祥大祥禫其目四十有六祭禮自時祭忌祭墓祭其目有三取雜儀以附之則有以極古今喪禮儀文之詳即祖稱以辨之則有以著宗支降之等　通禮一篇以列乎前莫非表明喪祭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禮之畧而尤致意于祠堂深衣者以見祠堂立則誠敬之所寓深衣制則古服之僅存　楊氏復曰先生服母喪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葬祭篇其書最出行于世故冠禮則多取司馬氏昏禮則參諸司馬氏程氏喪禮則本之司馬氏后又以高氏爲最善及論附遷則取橫渠遺命治喪則以書儀疎畧而用儀禮兼用司馬氏程氏而先後所見又有不同節祠則以韓魏公所行者爲法若夫明大宗小宗之法嵩愛禮存羊之意此又家禮之大義所係　巖山曰按文公家禮五卷而不聞有圖夫書不盡言故圖以明之今卷首圖註多不合于本書豈文公自用予旃哉如通禮云立祠堂而圖以爲家廟也

律呂新書　其一律呂本原其二律呂證辨

蔡季通撰朱子序曰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未遠其氣與聲猶有存者逮乎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亦浸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

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我朝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
致意焉而胡瑗和現李照范鎮司馬光劉几楊傑諸賢
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況于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黠
涅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吾友蔡季通著
書兩卷凡若干言于讀之見其明白而淵深縝密
而通暢不為牽合傅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
不出于盤其言雖多出于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
一字不本于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圓徑之數
則漢斛之積分可考以九分為法則淮南太史小
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
杜氏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
疏因亦可見至于先求聲氣之原而因律以生尺
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斑斑雜見于兩漢之制蔡邕
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張子之言受詔典樂之臣
誠得此書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
之督師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季子通更歎均調節奏被
之管絃別為樂書以寃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
侯六十四陳之圖緒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曆以大倫乎
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六律六呂之子毋相生夫
妻相配莫非出行自然蓋樂有正聲有子聲有
五聲有七聲自漢以來儒者各取其一而用之皆不
知而作也間有知者不過音與器而已矣　大哉
律之為用乎以之候氣則如大史公所謂同聲而
知勝負班志所謂合氣而生風以之制曆則劉歆所
謂黃鍾為天統林鍾為地統大簇為人統以之制器
則九十黍為黃鍾之長千二百黍為黃鍾之廣樂
聲高下曲此而和度之長短量之多少衡之輕重毘此
而和而審而平故作樂者不患律呂之未諧惟患黃
鍾之未定黍之未得夫歲有豐亟地有肥磽黍有
大小黍之難齊也久矣不可不察

永皇要畧

宋真宗撰謂主器莫若長子故首以主器之條謂尊
習必用正人故次以謹習之目曰述孝則明問寢視膳
之禮曰睦親則戒博局爭道之慾崇師務學而宗
紝不外詩書禮樂貴道尚德以仁義其成恭敬溫
文勤志持謙毋好逸遊驕樂戒謹競惧常若執玉捧
盈出言必慎于絲綸正容不軽嘲咲治身好尚有鮑魚
而不登養性清心雖邪高而不食去奢在乎節用常
服浣濯之衣禮賢人書乎知人不通博望之客納諫
喜同乎藥石辨佞不惑于智囊富矣章篇昭哉

論贊

西銘 子厚常與學子堂雠之蒲左書砭愚右書
訂頑伊川曰是啓事端改曰東銘西銘

乾稱父坤稱毋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
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
父毋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
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
之疲癃残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其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遹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
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
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僻惡肯酒崇伯子之
顧養育英才頴封人之錫類不施勞而底豫舜其
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富貴福澤將厚吾
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
寧也

朱子曰程子所謂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
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莫不皆然所謂
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氣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
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
中國一人而不流于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
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于爲我之私此西銘
之本旨也

訂頑之辭渾渾乎無得而名倀倀乎無所不及

範圍不可得而過形氣不可得而繫誠有如
呂氏所賛者柰何楊龜山劉安節輩或以爲申生
隋父子惡之事過乎中庸今乃取而儕諸大舜
之底豫殊不知橫渠特以明事天之道在于修身
俟命或以孟子仁民愛物之施自有次第今乃流而
同乎墨氏之兼愛殊不知橫渠特以明聖人之心
在于一視同仁後龜山聞程子之言而釋然子
靜雖聞朱子之言而竟不悟自貴賤長
幼疲癃殘疾之分殊而言則屬乎天地之塞以氣
言也然未嘗無理一者存不可以其一而差其分之殊
此推行之仁也自聖賢善惡惇德賤形之分殊而言
則屬乎天地之帥以理言也然未嘗無分殊者在不可
以其殊而歸于理之一此存養之仁也仁之存養者
同乎天而無別仁之推行者施于人而有等此朱
子謂其綱領全在天地之塞二句者此也故伊川稱
其與孟子性善養氣同功稱其爲原道宗祖
明道稱其爲達天德稱其爲極純無雜朱子稱

國立國會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和靖尹氏
曰見伊川半年後方得大學西銘看　雖多峯曰西銘
大指不過中分爲兩節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自乾稱至大君一節）
朱子所謂基盤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毋（自于時保之至末即朱子所謂）下基　淅定夫見西銘即渙然不逆于心曰此中庸之理也
明道先生稱其能求之語言之外（中庸綱領在性道教三言而中篇之意無非教人鑒
命天之性西銘綱領亦只在其體其性之二言而終篇反覆推明亦欵不失乾父坤母之所付予者爲天地克肖之子而已定夫以爲即中庸之理豈不信其此
真西山之說

正蒙　始大虛終言動

張橫渠語造化則極乎日月寒暑之變語鬼神則極乎二氣良能之妙語陰陽則一神兩化之論倫語性命則大虛氣化之論詳人物化生之妙具之而無遺聖賢中正之道推之爲有實爲學爲政必講明其序論禮論樂必推究其原闡異端于以正其虛寂輪迴之妄論仁道于以詳其推已及人之方其思精矣其契妙矣

正蒙之作所以明西銘之旨蓋西銘不過言理一分殊

之妙正蒙之說知惟一故神惟兩故化由大虛有天之名有
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
之名即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也天地之帥吾其性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蓋兼體用言之也而
專曰大和則專以達道言之矣不遠于中庸之旨乎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是氣不離道道
不外氣也而謂性無形聚散爲客形氣無感知覺爲
容感判而爲二不遠大易之旨乎屢以大虛言則非

周子無極之旨故朱子曰無極二字落在中間大虛二字
落在一邊了以水氷爲喻則非周子誠源誠立之意矣
之爲水水本無也寒去而水消則無復可指擬豈體統各
且之指共程子曰水氷之說近于釋氏 此一節論
蓁偏駁

洪範皇極內篇

九峯蔡子自序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
者範之數數者始于一象者成于二一者奇二者偶也
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

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倫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經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又數而擬象洞極用書潛虛用圖非無作也而牽合附會自然之數益晦蝕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者數也萬事之所以失得者數也人物之所以生者數也數之體著于形數之用妙乎理然數之于象若異用也而理則一不明乎數不足與語象不明乎象不足與語數二者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也先君子曰洛書者數之原也余讀洪範而有感焉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物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微究興亡之徵兆徵顯闡幽彝倫所叙秩然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天台謝氏曰九峯蔡皇極內篇與大易並行當求其數始于三究于九成于八生備于六十五百六十其吉凶其悔吝其災祥休咎莫不粲然具見于八十一章大抵以性命為端以禮義為準因古設

教即事示戒欲正而不欲邪欲中而不欲偏為君子謀而不為小人謀先所揭天理叙民彝并與易同歸

皇極經世書 元統十二會二會曰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

邵子撰其子伯溫序曰皇極經世書凡十二卷其六之二則總元會運世之數易所謂天地之數也三之四以會經運列世數于歲甲子下紀帝堯至于五代歷年表以見天下離合治亂之迹以天時而驗人事者也五之六以運經世列世數與歲甲子下紀自帝堯至于五代書傳所載興廢治亂得失之迹以人事而驗天時者也

自七之十則以陰陽剛柔之數窮律呂聲音之數以律呂聲音之數窮動植飛走之數易所謂萬物之數也其十之十二則論皇極經世之所以為書窮日月星辰飛走動植之數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述皇帝王伯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陰陽之消長古今知治亂較然可見矣故書謂之皇極經世篇稱之觀物焉 真西山曰楊氏之大玄八十一首開氏之洞極二十七家司馬氏之潛虛五十五行皆不知而作者也天奇地耦之畫陽九陰六之數四十有六之變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之策有以加乎此我康節之學雖作用不同而其實則伏
羲所畫之卦也故其書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
以暑寒晝夜雨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情性形體走飛
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日月辰盡天地之
終始以皇帝王伯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自秦漢
以來一人而已　趙震曰元會運世六卷凡三十四篇如易之上
經聲音律呂四卷凡十六篇如易之下經觀物十二篇之文所
以暢二數之義如易之有係辭焉　康節嘗曰天下聰明
惟程伯淳正叔可傳夫學子而程子謂其兄弟那得功夫卒
辭而不學非不足經世特以其數不過加一倍法而此理可該
之耳　經世言易詩書春秋而不及禮樂者蓋皇帝王伯皆有禮
而不可以偏舉也皇帝王伯皆有樂而不可以獨指也揚子之太玄以三起
數三而九洛書數也其所以為後天之似乎邵子之經世以四起數
三四而八卦數也其所以為先天之匹乎潛虛書溫公所作所以
準玄也玄之數始于三而極于十二首虛之數始于五而極于五十
五然則謂潛虛為大玄之似亦可也謂與后天同科不可也太極一

圖周子所作所以明易也論其格局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然則謂太極為先天之匹可也謂太極與經世並論不可也潛虛之似太玄者數而不能似後天者理不相似太極之匹先天者以理而亞不能匹經世者數不相匹也太玄潛虛父子也父子異而同者也太極經世兄弟也兄弟同而異者也

老子　李耳　字伯陽　號河上公

老聃撰其西山曰百家之學惟老氏所該者衆今撰其易知者言之曰慈心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曰無為民自化好靜民自正無事民自富無欲民自樸無情民自清此近理之言也曹參以之相漢妝寧壹之效文帝以之治漢成富庶之功雖君子有取焉曰玄牝之門為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養生之言而為方士者祖焉曰將欲翕之必固與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者陰謀之言也范蠡用之以取吳張良本之以滅項而言吳者尚焉曰大道廢有仁義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首此矯弊者之言而放蕩者宗之至其以事物爲
粗迹以空虛爲妙用蒙莊氏因（莊周）之以荒唐繆悠之辭
譁于世而清談者放之養生之說則神仙方藥之所
自出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放蕩之害
至劉伶阮籍而甚清談之禍至王弼何晏而極　或
謂自漢以來有黃老之稱黃帝亦聖人也其道與老
子均乎曰此猶醫師之宗神農巫史之祖大禹非其傳
之正也或又謂文帝用黃老而天下安武帝用儒術而
海內耗則儒術果不逮黃老矣曰非也清靜慈儉老
氏之所長而文帝用之故其效如此然富之而未教也
使其用孔子之道則其成功豈止是哉若武帝之于
儒術特崇其名而已所以黷武耗生民者則神仙刑名
兵家之罪儒術何與焉　司馬遷曰世之學老子者
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以後老子格言）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師之所處荆棘

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丘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
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故貴以賤爲本　知足不
辱知止不殆若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辨若訥　道者萬
物之奥圖難于其易爲大于其細　禍兮福所倚福
兮禍所伏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莊子　名周

莊子以不羈之才肆跌宕之說創爲不必有之人設爲
不必有之物造爲天下所必無之事用以耼耒宇宙戲
薄聖賢走弄百出若無定踪固千萬世恢諧小說之
祖也然時有出于正論者見反過于老子老子之說可錄
者不過卑退自全莊子之說可錄者往往明白中節
以後莊子格言　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也無
適而非命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　魚相忘乎江湖人相
忘乎道術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仁義
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

志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丘益矣曰何謂也
曰丘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黜聰明離形去智
同于大通此謂坐忘明王之治功蓋天下　孝子不諛其親
忠臣不諂其君此臣子之盛也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
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
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　顏淵問于仲
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乎
其後矣　或聘于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

衣以繡食以芻救及其牽而入于太廟欲爲孤犢其
可得乎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
在兎得兎而忘蹄　天地者萬物之父毋也朝菌不
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
相推也

列子才顯逸而性冲淡生亂離而思寂寞默察造化
消息之運其靜退似老聃老聃用陰術而列子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其誕漫似莊周而不爲莊周侮前聖不過褻身
自利其學類楊朱故其書有楊朱篇凡楊朱之言
論倫焉張湛序謂其書往往與佛經相合按列子鄭
人班焉不以預列傳其書八篇雖與劉向校讎之意合
實則典午氏渡江後方雜出于諸家其皆列子之
本真與佛經相合者或北人好佛因列子多誕寄
影其間爲佛張本爾以後列子格言負昔士之常也死者
人之終也處常得中當何憂哉　天下有常勝之道
曰柔有不常勝之道曰剛　治國之難在于知賢而
不在自賢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　衣
則短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衣則文
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櫳出則結駟
賈陸新語　賈本肯謂天下可以馬上得不可以馬上
治十二篇咸無此意疑非陸賈之本真也
新語十二篇漢大中大夫陸賈所撰一曰道基言
天地既位而列聖制作之功次曰術事言帝王之
功當思于身三曰輔政言用賢四曰無爲言舜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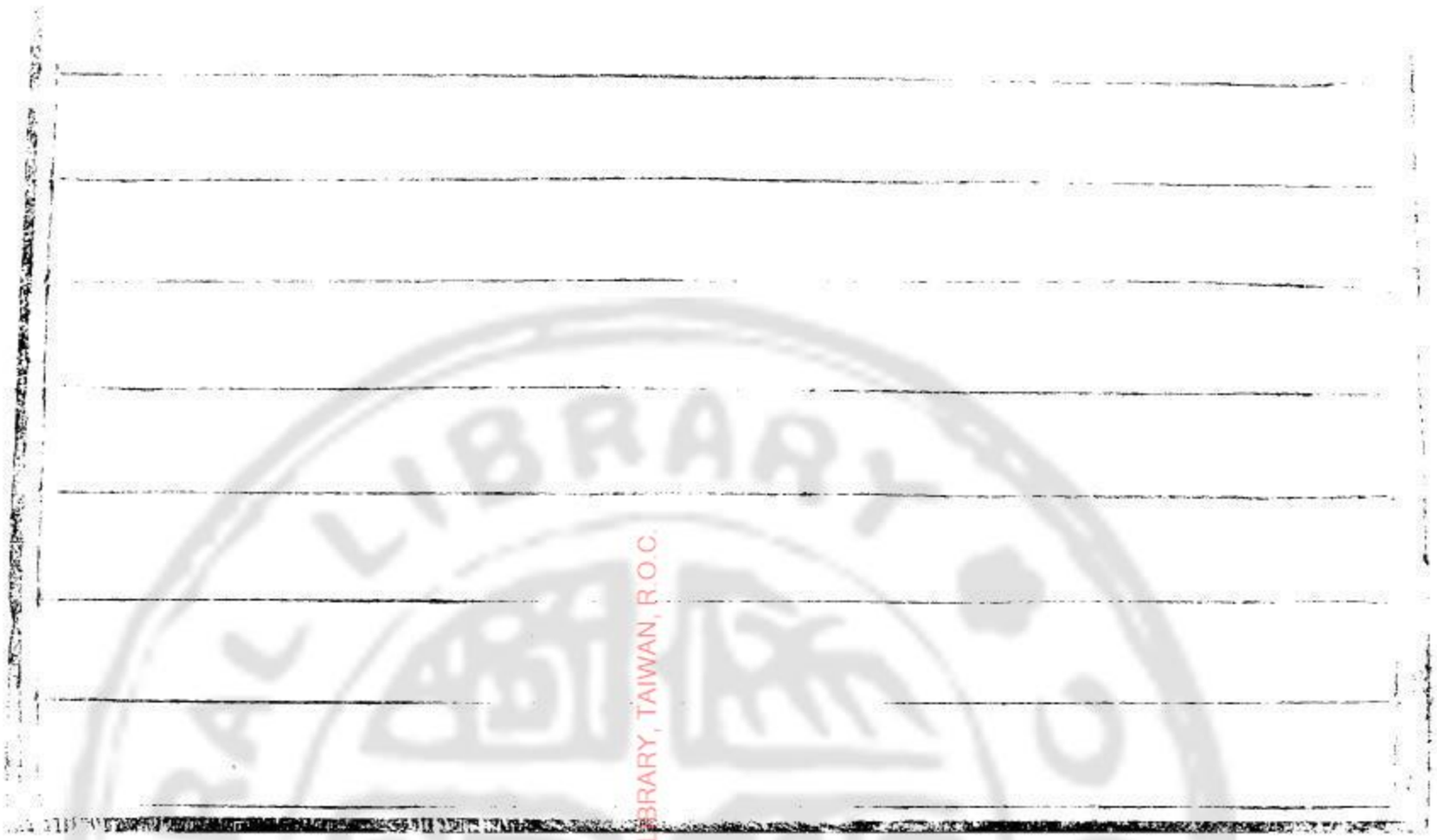
五曰辨惑言不苟合六曰慎微言謹内行七曰資質
言有美者在遇合八曰至德言善治者不尚刑
九曰懲慝言立功當專一十曰本行言力行本仁義
十一曰明誡言君臣當謹言行十二曰思務言聞見
當務執守此其大畧也然又黙神仙之妄言墨子
之非則亦有識之士矣

定性書

程明道撰張子乃有疑焉者其意以爲性具
于内而物接于外定性未能不動則循累于外物
是有意于絶外物而定其内程子之意以爲性
乃萬物之一源初無内外之間必内外合一動靜皆
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于物若性靜時能定
則動時必見誘于物矣蓋張子之學力強探力索
之意多不若程子之學從容涵咏之味洽此其
所以不能無惑其言也　紫陽朱子見辨論稱
述者不一門人勉齋黄氏則又于其間區分彙

別折爲七段是書之旨有綱領焉有條理焉所謂
擴然而大公者靜而能定性之具于内仁之所以爲
體也所謂物來而順應者動而能定性之形于外義
之所以爲用也他如當喜而喜當怒而怒聖人之自然
而定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衆人之未至
于定所以自反而去蔽之方也析而言之雖有七段合而
言之不越二言蓋大公者寂然不動太極之體所以立
順應者感而遂通太極之用所以行西銘理一之所以
爲仁分殊之所以爲義我亦此意也何嘗不與太極西銘
相表裏乎勉齋則又以不累乎物即廓然大公之謂不累乎
明此書之大意蓋不絶乎物不累乎物之二言發
物即物來順應之謂而朱子所謂仁之所以爲體義
之所以爲用亦此意也黄氏之言又曷嘗不于程朱
二子相發明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末場節要卷之九

文門目録第九

文選

文鑑

韓柳

文章揔論

杜詩

書法 以下書

文粹

文章正宗

歐蘇

離騷 并詩

詩揔論

字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字音

末塲節要卷之九

文門 詩附 字附

文選

蕭統盡選自古文士之作爲卷三十名曰文選且言章表記
須詩賦書論亦各有體苟失其體雖工弗取其用功亦勞
矣 以選自名其間不無可刪之文王右軍之序蘭亭絲
竹管絃四言兩意不免見黜似矣然劉向之序戰國有
先秦典雅之制董子之策賢良得伊周格心之學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例黜之可乎屈原之作離騷辭高意烈有風雅體特
軋卷首似矣然子雲之美新名教罪人潘元茂之九錫文
君子羞之而堅收之可乎 司馬長卿賦上林而引盧橘
夏熟班孟堅賦西都而言玉植青葱而亦取之邪羽
獵托諷之辭子虛奏雅之篇而反雜于長門蘼蕪之
語蘇李十何梁送別之詩在長安而有江漢之語宋玉高
唐神女之賦以一篇分而為亭而亦録之邪相如上林之
賦劉勰稱其繁類成艷為辭賦之英特而李白之序

大獵復謂窮壯極麗何顒之甚其去取之不一如此則
選之所録漢賦果安從哉

文粹

姚鉉盡取唐人之文掇其左者先後三變無不編次為
卷一百余之曰粹且曰擷英掇華正以古雅移言蔓辭萃
皆不取其用心勞矣以粹自名者多有可疵之體昌
昌平淮西之碑録之善矣昌黎淮西之碑果不及乎李
德裕忠諫論録之善矣昌黎爭臣之論果不及乎述

王摩詰老將行指天幸不敗爲衛青之誤述李長吉
鴈門行而不指黑雲壓城續以甲光向日之失韓柳之
遂古李杜之風雅元白之雄深而又雜以什子蘭飲馬
長城窟道士吳筠遊仙步虛而不倫　韓昌黎毛穎傳
崔白史鄙其譏戲不近人情小宋復謂送窮文毛穎傳皆
古人意思所未到可以名家其抑揚之不一如此則粹之
所編唐集果安適共

文鑑

孝宗命儒臣刪文海之蹟駁斷自中興以前彙次來上
賜名曰皇朝文鑑　程伊川之序易傳無非天理人極之真
荐酥之爲孫莘老序易傳亦皆性命仁義之妙其與文
選所載禮安國之序書杜元凱之序左傳同乎異乎蘇
東坡之直節勁氣傲雪凌霜黃魯直之風韻洒落光
風霽月其于文粹所載樂天之放蕩愚溪之嘲怨是
乎否乎文詩自雜體觀之縉紳揚厲之文如梁周翰之五
鳳樓賦鋪陳藝祖聖德進士科舉之文如王曾之有

物混成蓋有古詩風骨名臣奏議之文如張方平之諫用
丘東坡之疏買燈謎(濱)之言條例尤其表表者

文章正宗

真西山曰正宗云者以後世文辭之多變欵學者識其源
流之正也自古集録文章者衆矣若杜預虞摯諸家往
往堙沒不傳今行于世者惟梁昭明文選姚鉉文粹而
已縣今眡之二書所録果皆得源流之正乎故今所録以
明義(理)坊世用爲主其體本乎古其指近乎經者然(後)取焉
否則辭雖工亦不録其目凡四曰辭命曰議論曰叙事曰詩
賦凡二十餘卷

韓柳

韓子觀其詩葩易奇周情孔思詭然而蛟龍翔翥然而
虎鳳躍乎淮西碑氣象宏富得相如體曹戒王碑句語
簡古得子雲體韓子之文爲如何而柳子之錦心繡口
才不爲不富王佩瓊琚辭不爲不麗參之莊老以肆其
端參之穀梁以儁其氣與韓蓋頡頏也然而叙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邪倭之輩豈可附禹錫浮誕之徒豈可交自取囚山之困耳貽愚溪之辱中朝幾書哀憤窮屈南嶽諸碑契悟寂滅其興夫道濟天下之溺而文起八代之衰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優劣不言可知矣　韓子力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宋景文謂其與衍宏深佐佑六經與孟軻揚雄相表裏如原道諸篇深達聖道之用佛骨一表酷排釋氏之非比之孟子之闢楊墨同功而力倍之若所謂軻死而不得其傳者則又秦漢以來人鮮能知而程子嘗稱其必有所見當矣但以博愛爲仁則不知仁之所以爲仁而況望其能盡其心之體哉雖汲汲以道爲己任而光範三書未免雜于貪位慕祿之私東坡謂自孟子後五百年而得韓子以文言之則可而謂其可續斯道之緒則未也　評柳文者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是多也其文雖與韓並稱而其過于刻深氣象萎薾終不可並乎韓也歐陽不稱韓柳而稱韓李其不蒲于柳可見　韓子品固高而

其急功名之趨有飲博之好且因文見道識用遺體朱子已有譏議之言矣柳之人品固不及而其獷斥之後深自悔悟故非常之才不幸之甚范文正公且有矜恕之意矣（以下專論韓文）昔歐公之竄昌黎集也曰予少得韓文于李氏頴濱敝篋間閱之可愛方舉進士未暇盡力後官洛陽與尹師魯出所藏而補綴之而韓文行于世　華華傳舊所不傳而歐公録之召大顛書舊所不載而歐公辨之作詩得寬韻則波瀾橫溢泛入旁韻得狹韻則不復旁出因難見巧舊所未論而歐公始評之　毛頴傳舊史議其不近人情則公之文在唐衆而未著穆伯長鉄板而讐經手不售則公之文在宋初而未彰　讀聖德詩而知其文辭雅正與周雅爭光讀城南聯句而知其辭氣豪放雖累十百千而不困故東坡謂寄盤谷子二章不減杜子美魯直謂南溪泛三首有詩人句律予之深意則公之詩可知也　王荊公謂退之善為銘如王適張徹二銘尤奇則公之碑銘可見也　進

學解師說等作精粹入道理不下劉向小來謂送窮
文進學解皆古人意思未到則公之雜文皆周情孔
思也送李愿歸盤谷序東坡謂唐無文章惟此一
篇而已毛潁等傳洪興祖以其說出莊周寓言听
潁師彈琴一詩蓋奇作也或者妄托文忠公以爲此听
琵
瑟琴之詩既議韓公又誣歐陽叅柳子厚文蓋精
語也或者妄以表表愈佛之句改爲表奏直諫表
論顧威狀言不成文事非指寔已不免前輩之
論詩之序議三器論命意措辭絶無長處又
別出一人之手凡此數篇皆自編外集　荅劉秀才
論史之作人禍天刑特出于有激而云明水賦雖句
工乃舉子聲律之語文珍閣寺識者羞稱令縱
浮屠名教所作乃公意自不欲存者故李漢集
中不收之　黃山谷曰公之文自潮州還有不待繩
墨而自合者伊川曰退之晚年爲文所得甚多彼
上賈滑州書方年二十三而薦薛公達書殆又

冠之歲通解擇言解鄭人對三篇亦比自少時所作

附 胷中無國子監不可讀杜甫詩李華弔古戰場文且不逃韻士之所識 張燕公謫岳州而詩益悽愴人以爲得江山之助杜工部自夔州後所著篇什皆不待斧斤而自合柳子厚南遷後作曹溪南嶽諸碑妙絶古今東坡稱嘆不能自已

歐蘇

祖昌黎之謹嚴習師魯之簡古變鈎棘之句爲渾厚華軼茂之體爲平易五代史足以追班馬之筆兩制集足以踵訓誥之格歐公之文爲何如也而蘇公之駭海濤于硯滴（撓）文星于筆錍如千里之駒御以善（挽）如萬斛之泉隨地而出其視歐蓋伯仲也然程子非可議者而議之什氏非可宗者而宗之語道體則迷失本論事實則尚權謀衒浮華而忘本實貴通達而賤名譽（捨其實）夫以濟時行道爲賢以犯顏敢諫爲忠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者高下不辨可

見矣 曾子固謂歐文醇深炳蔚渾然天賦如本論
所推道德足以裨治功業黨有論者言足以定國是若
所謂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者則雖韓子亦未之及朱子
以爲萬世不易之定論是矣但爲聖人教人性非所
先則不知性之所以爲性雖倦倦于行道而六一傳未
免徇于琴樽字藝之僻蘇東坡謂韓子後三百年
得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
贄紀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 李薦記蘇子之

言曰方今太平文士輩出要使文有宗主昔歐陽
任與其故元佑以來文章愈盛者蘇子之力也 宋自
國之初被之譏君子所羞 楊億爲文用故事（之初被）
大崑之嘲爲天下笑（楊劉爲西崑體天聖以來穆修尹洙歐陽修
始變之其有用楊劉體者人截之曰莫大崑否）
劉筠唱之于前楊億和之于後雖柳仲塗穆伯長始
尚古文而猶未變也至歐陽子文體遂變讀公之文如
遊帝舜之庭听簫韶之樂戛擊雜陳而節奏雍容
以爲是文也精純典雅之文也 宋自熙寧之間黃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白蒂幾徧天下幸合虛無名曰時學荒唐誕怪名曰
時文安石作之于先惠卿述之于後雖當時能文之士
亦不變也蘇子尚古學之源流排新經之破碎人以爲
是文也雄渾環偉之文也而一時化之穿鑿之說謹守
註疏好異之學變爲正論　歐陽子醉翁亭記秦少
游謂其有賦體之累東坡謂公之此記特戲筆耳蓋
未嘗曰平生爲（此）着心最得意退之不能爲醉翁亭記
蘇子新詩麗句未免有嘲詠之過不知公之所諷特
陶情耳初不害其爲文也歐公爲翰院也托諷于祓
除祈祝之辭有裨風教蘇子書温公神道碑首言西
方之兵寡而黃河之流以復識者知其胷中有天下體
可以超宇宙排海岱　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
爲老兵筆語未有駱賓王字已罵宋王爲罪人

文章總論

詩變爲樂府之後則作屢霜操（尹伯奇作雉朝飛（衛女作牧豬子作）
拘幽操（文王作）思歸引（衛女作）即或憂或思之詩也詩變爲

離騷之後則作弔湘賦賈誼作畔牢愁楊雄即或怨或哀之詩也書自誥命之文不傳而爲制爲誥爲表者皆書之宗派書自明良之歌不作而爲賦爲頌爲箴者皆書之源流後之曰紀傳曰志贊者本春秋之遺策後之曰序曰記者即易與記之遺體　晁賈以策舉馬班以史名韋匡以經進揚劉以奏顯而程子獨稱董仲舒有儒者氣象觀夫天人三策敷陳王道繁露等篇根據義理庶幾乎此者惟孔明歐陽修謂漢無文章惟孔明出師二表可見矣蘇李之高妙曹劉之豪逸一篇心存愛國字字血淚志在愛君讒奄寺以腐草之螢而爲題憫士操以韓城之菊而爲喻庶幾此者惟陶淵明歐公謂晉無文章惟淵明歸去來辭可見矣宋之文人恪厲則王黃州石徂徠弘毅則李淇水曾南豐恢整則張石室王臨川舒婉則晁濟北張譙國誠如謂正聲諧韶護勁氣洩金石者矣三百年來文不

振直從韓柳到孫丁（王元之詩）此文之始倡也六十年來旺氣
消文章化入山川手　此文之再變也曾子文章衆無有
水之江漢星之斗（王荊公詩）此文之愈盛也　歐陽修之醉翁亭
記乃平生得意者而秦少游則以爲用賦體范文正之
岳陽樓記乃世稱曰佳者而尹師魯以爲傳奇體曾
子固之記六經閣張伯玉終不愜意陳鐸之批荅魯仲
明謂非詔語荊公以東坡醉白堂記爲韓白優劣論
蘇公以王金陵慶州學記爲學校策　樂天之詩泯存
中喜其識趣之可尚意　章子厚則譏其意趣最深杜
陵之詩黃魯直稱其今年冊一粒楊大年則薄其爲村
夫子昌黎之文歐公平生推重以家藏萬卷惟韓文
爲舊物蘇潁濱乃譏之愚溪之文東坡晚年最愛以
碑文妙絕古今而歐公乃薄之　論理若莊列論事若
蘇張托辭若屈宋至韓子集其大成而朱子有徒弊
精神之譏策試起于漢詞賦起于隋制誥起于宋
至王安石合諸科而專用經術業正則有甚于詞賦

之患 葉適字正則 黃魯直謂文以理爲主言理得辭順不貴于務奇也而實有異于孔子辭達之旨蓋其意主于爲文故耳魏文帝謂文以氣爲主言清濁異體不可以強致也而實有悖于孟子養氣之說蓋其論亦文温潤許景先備中和之氣而其文豐美 李漢 以文爲貫道之器是以末爲本也其視周子文以載道

好浮靡而曹植以浮靡應夏侯湛備孝弟之性而其

主于爲文故耳 漢武好浮誇而相如以浮誇應魏帝

之語是非何如劉禹錫高序柳子厚文曰文章興時高下學必尊師而後天下無異說文必尊經而後天下無異論 東坡撰呂惠卿之謫辭衆口稱快錢穆父作章子厚子謫辭切中事情 快快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節 范純仁之遺表曰蓋嘗先天下之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曰萬里波濤僅免江魚之葬五年瘴厲幾從山鬼之游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王元之侍涌院記切然憂國之心張

伯王之記六經閣得尊六經黜百氏之意其奏議
也如張方平之諫用兵鄭介夫之辭除授其詩章
也楊億之賦朝京闕東坡之諷水利　陸贄奏議
論者謂其有七篇仁義之談劉靜春曰宋有四
篇文字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二序伊川
程子之筆云若天馬行空步驟不凡則有司馬
遷比良遷董仲舒卿雲則有班孟堅敷奏帝
庸氣凌雲漢相如之賦大人也攬筆而作文不加
點殫衡之賦鸚鵡也枚乘之辭賦文高一代王褒之
歌頌名冠當時磨墨數升援筆成篇非溢美也
文章蓋世當世無前與王勃齊名者有盧照鄰
悃在盧前恥居王後非誇辭也七歲能詩文用數
對楊炯烟聯名者有駱賓王馬青錢字萬選萬中
者張鷟也一日千里思若湧泉蘇題也皇甫湜有不
羈之才李習之有渾厚之文　妃嬪誦詩極稱才
子則元稹之詩可見士人爭傳鷄林價售則白居

易之詩可知劉禹錫有神物之護持陳子昂爲海
内之文宗楊汝士之壓倒元白杜審言之衙官屈宋
張道濟任朝廷之大述作李德裕操國家之大手
筆常袞之文采蔚贍楊炎之文藻雄俊陸贄草詔
二下士卒感泣陸扆屬辭敏速同列敬仰張垍健筆凌
鸚鵡之賦李程雄手擢第一之科 宋楊億之筆力
雄壯天下仰慕劉筠之深渾如飛門人傳録尹誌之
簡而有法可擬春秋蘇洵之博辨宏偉讀者悚然
得于孟子讀南豐之文如三軍之鼓氣猛獸之
扶群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有慄鷙奔放雄渾
瑰偉之氣 司馬公文詞醇深有西漢之風 朱子
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
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至于
亂世之文則戰國策是也 程子謂語麗辭贍
悅可人意爲應世之文識高志遠議論卓絶
爲名世之文編之于詩書而不愧措之于天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不疑爲傳世之文　蘇子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

詩

離騷

東坡以騷爲風雅再變而讀者謂得體溫公不以騷編入通鑑而論者謂未純嗟夫坡公所學子有得于騷固也而温公所以不録者以例不得取詩賦原不能止懷王之西而知芊氏之將亡不能輔襄王以復不共戴天之讐而反受子蘭之譖故其情切其辭悲後世不知騷者則曰九歌之作近于

舛崑崙之述近于非經表遠遊之作近于放卜居之作近
于詭大一之歌繼之以湘君則近于靡惜誦之章繼
之以懷沙則近于矯故賈誼以鳳凰千仞而譏乎矣
不思誼之鵩賦不若平之以鴻鵠蛇龍而喻君子楊
雄以湛身而咲乎矣不思雄之投閣不若平之抱石
江濱而馨風千古班固以露才揚已議乎矣不思固之賦
燕然以媚竇憲不若平之獨醒而不啜其醨也九歌之
辨取其禹之平水土而牧養群生　蔣之翰稱騷經若
驚瀾奔湍欝閉而不流若長鯨蒼虬偃蹇而不
得伸若温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用若明星皎月
雲漢蒙蔽而不得出

杜詩

白樂天海圖屏風之作東坡窺見心之不忍用兵嗜殺
人如嚴武公則瞻睨而兒戲之房琯毀師公乃排衆
而申救之　山谷喜其北征篇謂退之南山不必作
荆公謂其登慈恩寺塔蓋譏天寶時事　徵卉古

塞外已隱暮雲端夏鄭公知其爲肅宗非爲月也初
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先或謂史思明尚在而非爲皇
也　石壕吏之作韓魏公知其論戍役之苦茅壁之
詠蘇公知其疾藩鎮之強　百舌一詠悉譖倭也悪木
一章傷小人也悲青坂傷戰敗之無功也嘆秋雨刺暴
雲之傷恩也兵車行蓋念驅中國之衆開邊境之地也
玩兵馬之作蓋言復西京之地掃犬羊之虜也　其
送嚴鄭公也則曰公早登台輔臨危莫致身其寄
裴道州蘇侍御也曰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擾要路思
捐驅其寄董嘉榮也則曰雲甚畫形像皆爲掃妖
氛　先輩謂公詩足以歷知一代治亂以爲一代之史則
非詞人之詩乃詩中之史也　史儒作公詩序又謂詩
與唐録猶槩見事迹復許之以爲詩之六經則非
特詩中之詩又詩中之經也江漢思歸客之句楊大
年且不能屬身輕一鳥過之字歐公嘉嘆不已東
坡稱其集大成陳無已稱其奇工易新

三百之詩一變而爲屈平之離騷猶近古也丹變而爲蘇李之五言猶高遠也三變而爲唐人之歌行則馳騁風物而情性蕩矣四變而爲沈宋之七言則專尚音律而義理微矣　以代而論體製不同建安體大康體之類是也以人而論體製亦別蘇子體沈宋體之類是也其間篇名有口號則信口成章也有楚辭則效乎騷體也放乎情懷曰歌體如行書曰行可兼諸二體則曰歌行爲通乎俚俗曰謠諺蜜如蛩聲可被諸管絃則曰樂府爲至于載事本末曰引委曲盡情曰曲興魏有氣出之唱古有江南之弄又有以嘆以怨者如昭君嘆獨處悄然是也以別以思名者如無家別靜夜思是也曰琴操曰篇咏無非詩之流也　淵明安貧樂道之心故其詩和平子美愛君憂國之心故其詩忠烈世之論者謂韓子以淵明嗜酒有所托而逃者似未之許不知韓子當元和之際

思欵致君不幸有嶺表之行故進李杜而退淵明亦其自喻之言也又謂歐公平生不愛杜詩必有短者不知歐公方倡古文以抑末學不好杜詩以其救弊之權也　楊文公天下謂之大雅歐陽公天謂之古文　昌黎詩豪矣未必暢故東坡之詩爲得于淵明山谷之詩爲得于子美　振振鷺三言之所由起關關雎鳩四言之所由起維以不永懷五言之所由起魚麗于罶魴鯉六言之所由起交交黃鳥止于棘

七言之所由起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八言之所由起　淵明命子等詩虛靜平淺有孤鶴在風之態歸去來辭蕭然物外有閑鷗忘海之勢自晉以前皆用義熙年號入宋以後惟書甲子　楊億介推毋子伯夷兄弟之句則知有綿上首陽之風異時范文正公固文而知其道至濟之大雅太忠之域例可知矣　歐公詩云玉輦經年不游幸上林花好莫爭開節盤荐也君王念舊憐遺族當使無權保厥家抑外戚也　東坡陵山谷漁父詩則取其清

新婉麗之作東坡送孟容詩則起于山谷堅城受
我降之語

書

書法

東坡言詩至杜子美書至顏魯公及題唐書後又曰顏
魯公書雄秀獨出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蓋顏之筆態
有天縱自然之妙顏之精神形于外杜子美詩格力于内杜之道于
書輸居其一世南之書固可喜也
虞世南所稱五絶而書於
而所學者禅氏之遺薛稷之書雖稱筆態遒麗時以
無及然拘于無忌遂良之舊蹟歐陽尺牘所傳人以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法書亦可貴矣而所傚者巖之書至其子通雖曰不擇
絺筆皆得如意然又切于其父之遺法　柳公權與
君論筆法之妙不求于筆而求于心蓋有得于虛精
靜思之間鍾繇露捲霞殿收狀若踈而復密王少逸鳳
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王獻之字病其疲若隆冬之折
木患其拘若嚴家之餓隸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
綰秋蛇楊子雲筆體之和緩也釵頭屈鼎足垂金李斯
之雅麗也　褚遂良之行間王潤字裹金生韓擇木
有風流間媚號伯喈中興蔡有璘有八分精妙法
衛家傳蔡中郎之書石經開悟後學訂正聖經
使無魚魯之失以其有濟于用也温公隸書家
入中庸二篇皆修身出人意當時以三絶稱之羊
之音東坡所書無非正論亦起高宗稱賞之音
柳湛之體製清絶邊出人意當時以三絶稱之羊
欣之規矩雄大而灑落奔放當時以獨步許之
漢人指十三家爲上古之文六篆爲中古之文以

隸存古爲隸古之文三者既皆謂之古文則今文又
豈出于六書之外或者謂專工古書則不宜于用
專學今書則又流于俗故徐鉉謂朝廷建高門
大冊勒之金石宜用古書若夫日用之常則今書
足矣　自書契之作取于夬而明夬之理存自書
契之藝教于周而變化之體滋氣者天地毋也有
氣而後有聲有聲而後有字形于口者謂之聲形
聲相益謂之字　伏羲畫八卦以類萬物之情由
是書契生焉蒼頡因鳥跡以成字文之制實由是字學
肇焉六書所謂象形如日月之類象其形體圓而
奇爲日闕而偶爲月所謂會意則信武之類會合人
意止戈爲武人言爲信曰轉注則考老之類建類一首
而文意轉相注受曰假借則令長之類本爲一字
借而兩用曰諧聲則江河之類以水爲形曰處事
則上下之類人在一上人在一下史佚之冊鸞書周媒
氏之填書史籀之作大篆李斯之作小篆程邈之

作頡書鍾繇之作楷書　秦人變爲八體曰大篆曰
小篆（並爵冊之所用）曰隸書（主于簡便施徒隸也）曰刻符曰摹印曰
雖書曰署書曰殳書　漢興以六體試學童曰古文曰
奇字曰篆書曰頡書（程邈作）曰繆書曰雖書　草書起
于漢初隸書盛于晉有麟鳳龜龍等隸有花草
科斗等製

字文

王聖美之治字學以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
君子以爲鑒彊可爲強則如記南方之強遲可爲
遲則如詩之行道遲遲匹可爲鴟則如輈書之匹雖
是所謂省文之字呂令言載青旂則載通爲戴漢
史言神爵則爵通爲雀借此字而用彼可也漢文紀
云祝鞏是借鞏爲禱矣禮樂志云熙事是又借熙爲
禧矣借字而兩用可也漢高紀縣咸陽則與從通文
紀無縣教訓其民則與由通百官表皐縣則與陶通
李尋傳縣俗則與縣通帝盍詩犬馬縣縣則與悠通

班固賦模先聖之大錄則與猷通借字而六用亦可也
自夫有篆隸之鑒也乱亂兩字初非通用而隸右之初焉
用混淆至乱變爲亂濁法兩字亦非通用而隸書之
後多倦點畫至濁轉爲法東字從東不從來古文也
後世艸漢書先生來來而爲東東劉字從卯音酉金古
文也後儒論漢史書劉姓爲卯金　自夫有傳焉之
訛也榷酒漕運則以榷而從木救以矺劑則以鉛而從
金亙字則易爲牙臞字則易爲臒畫魚爲魯焉帝
爲虎　三豕渡河非于夏莫之辨石鼓聲牙雖昌黎
亦未之曉　劉邠之刊誤漢書也侯表之紅縣則易
爲絳縣侯表之票客則易爲典客吳縝之斜謬唐
史也唐承訓傳載婦弱持陬則以掫爲陬張封建傳
困戲不支則以戲爲麾　伊川讀論語曰子在齊
聞韶不知肉味說者且以爲三月之近音東坡之讀尚
書也曰思曰賚賚襄哉說者以子曰之曰近日之日
武子因止戈爲武以知武之非已功晉伯宗因反正

爲乏以知豐都之必可伐因三虫食四蟲如醫和知晉侯之疾因亥有二首六身如史趙知絳老人所生日数之積

字音

沈存中曰玖與李丰異音而詩則叶玖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梁與慶畺甾其韻而詩則叶黍稷稻梁農夫之慶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則曰明曰良曰康不同韻也愚易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則曰行曰慶不同聲也蓋廣韻中以慶音卿若班固賦東都用慶字與成叶揚雄羽獵大元用慶字與殭莊叶往往比而同之則知古人蓋用古音也　高馳[illegible]冲天差愈劳愁人天與人異韻也以音推之天之反鐵因也屈原非用古音邪皎皎霞外從萬乘其如脫外與脫音殊也以音推之脫之音退也德璋非用古音邪　房中歌曰豦來致福多與國叶明堂詩曰允懷多福亦與戎叶聲若相遠也以貫誼疏觀之福之音

福則漢人非用古字邪蔣退之作元和聖德詩既韻于雨而旁見璧出或曰魚魚雅雅又曰濡及九有此詩配吉甫而作必不苟然者退之平日所習者皆古文故所作者皆古音　南方之都音猪宋人以来音離邪也吳人揖浦爲步蔣碑有之夷人以龜茲爲丘慈或以爲屈沮漸書言之

白樂天題座隅詩曰俱化爲餓

莘莘非孚也而押之可乎杜牧杜秋娘詩曰厭飫不能飽飽乃錫也而訛之可乎吁音況于古也而楊雄賦也而張良傳贊魁梧奇偉音悟　宋閩人之舉進士也詩試省題至以高與歌同韻范景仁之舉進士也詩用彩霓考官以洗約郊君賦雌霓連蜷讀霓爲人聲而黜之　深于奇字方言世說所師楊雄閱字未盡偏旁識者譏之君子寧

讀賈元公之音辨無讀王荆公之字說

末塲節要卷之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末塲節要卷之十
吏門目録第十
考課
任子
銓選
均任
世胄
爵禄
資格
久任
聞望
省官
官制
流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抑僥倖
決壅蔽
無沮善
厲法禁

專任使
無責難
職官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末塲節要卷之十

吏門第十

考課

論考課于三代之上而成周之法為甚善論考課于三代以下而李唐之法為尤詳績用弗成校于九載之後此堯之考課也黜陟幽明行于三載之終此舜之考課也　周之大宰以六計弊群吏之治廉善廉能廉敬廉法廉正廉辨是也宰夫以八職聽國計正師司族府史胥徒是也大宰以八柄

馭群臣爵祿廢置生誅予奪是也司會總受其計書而歸之大宰故不考其屬則寡而難欺大宰詳第其廢置而詔之天子故上提其綱則簡而易凡真萬世之良法也　漢之課吏郡守得課令長刺史得課守相丞相御史雜課郡國之計書而天子則受丞相之要或受計于甘泉或受計于明堂漢宣帝又置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舉于殿最其一曰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衆暴寡其二曰二千石不奉詔書背公向私侵漁百姓聚歛爲奸其三曰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煩擾刻暴剥截黎元山傾石裂妖祥訛言其四曰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其五曰二千石子弟恃倚榮勢請托所監其六曰二千石遠公損下阿附豪強通行貨賄厥後京房作考課之法而公卿以其言煩碎不可行也　元帝時　韓延壽守東都斷獄爲天下最此刑獄課也尹翁歸捕盜爲三輔最此盜賊課也卜式爲成皐令將漕最此漕運課也陳立爲天水守勸農最此農桑課也唐之善最蓋本諸此　崔明建議于魏明之朝專欵任人　邵魏可謂審矣而四科之路失之于狹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恕謂其用不尽而文具無益 晉杜預委任達官六優六劣可謂便矣而六年之考失之于濶畧　唐之法掌于吏部京官即中掌之外官員外掌之固詳于漢而其失在不由郡縣悉屬考功部是以一人之聰明待群吏之欺罔以一日之議論槩数年之功過也而可乎　蘇綽為六條以制牧守令長曰清身心敦教化盡地利擢賢良恤獄訟均賦稅是也字文周時行之經之以善以考其德締之以最以課其才一日德義有聞二日清謹名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謹匪懈其目有四謂之善　獻可替否拾遺補過近侍之最銓衡人物擢用才良選司之最礼制儀式動合經典礼官之最校讐精審明于刊定校正之最音律克諧不失節奏樂官之最楊清激濁深衣則必當考校之最決断不滯予奪合理判事之最部統有方驚守無失宿衛之最訓導有方生徒克業教官之最耕種以時收種成課屯官之最承旨敷奏吐納明敏宣納之最邊境肅清城隍修理顧防之最詳録典正詞理兼舉文史之最兵事調習武装充備督領之最賞罰嚴明攻戦必勝軍将之最占候醫卜效驗多者方術之最檢察有方行旅無壅關津之最市廛弗擾奸濫不行市司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最牧養肥碩蕃息滋多牧官之最音律克諧不失鄭奏樂官之最鞫推得情處斷平允法官之最訪察精審彈舉必當監司之最礼義興行肅清所部守令之最勤覆稽失供奉強濟勾監監曆官之最理精密皆有蓄最一最而有四善為上上一最而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為上中一最而有三善為上下一最而有三善為中上二最而有四善為上上一最而有三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弗問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徇私職務廢缺為下中居官諂詐貪濁有狀為下下此所謂九等也其最中無宰相考此二十七最而人主者又考宰相之最也九等之中中上以上每進一等則有加祿之法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則有減祿之法　唐又有六察一察官吏惡善二察籍帳賦役三察農桑倉庫四察妖猾盜賊五察德行孝友六察黜吏豪宗陸贄以計以听吏治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盈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肩視按籍繁簡以稽听斷視囚獄盈虛以稽淹滯視奸濫有無以稽禁禦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是也　當時之主其事者如孫狄之鑒班宏之公盧承慶之達崔隱甫之敏趙宗儒之貶裴都盧紹裴行儉之抑王勃楊炯趙璟誤舉而刘滋進之鄭覃微過而李泌亦之蓋能于法之外為國得人也

宋紹聖中以七事考轉運提舉等官一舉官二勸農桑三招流亡四興利除害五按察部吏貶罪六部內置獄及平及獄訟七斁察盜賊是也　熙寧中九事考校縣令一斷獄平允二稅賦不擾三差役均四盜賊屏五勸農桑六恤孤寡七修水利八戶口增衍九整治簿書是也　因唐之四等分之為三等開寶詔書則以政績優異為上恪居官次粗知職務為中臨事役慢為下景德詔條則以利國為民為上幹而無廉清而不治為中濫声頗彰為下當時若王旦為考課使而薦吕蒙正王沔為考課使而除戴子元　元朝又有戶口增田野闢詞訟簡盜賊息賦役均五事考校守令後又增以常平得法為六事焉秦之法非不酷而王稽不肯上計書漢之法非不明而壽王不肯上計簿甚者膠東偽增戶口而王成被賞臨淮誤減

田頃而康衢不知其欺隱唐太宗時萬紀訐考課不公宋仁宗
時李迪臧武臣磨勘甚者楊道州為賴史郡民知化而以催
科政拙下考何易于為縣令三年無囚而以官無異稱書殿
陸宣公曰求才貴廣考課貴精考課之法惟資于望必以資
邪祇以為苟祿者之聖書此寇奪所以有執簿之羞必以望
邪又以為盜名者之捷徑此汲黯所以有積薪之喻

資格

資格蓋自崔亮作之于魏裴光庭成之于唐匪特二子也董
仲舒云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則漢時蓋有之矣周礼以德詔
爵以功詔祿以文萬食則周時亦有之矣　成周之時卿老舉賢
能而賓其礼司徒教三物而興于學司馬辨官材而定其論
大宰詔廢置而持其柄內史贊予奪而貳其中司士掌其版而
知其数未嘗無資格也然罝兎之武夫為公侯之用非熊之老
叟為覇王之師則不專以資格拘之矣西漢之時博士高等為
尚書次等為御史學于士高等為郎中次等為掌故名隸帝籍
者不得以登版貲粟進身者不得以居顯職未嘗無資格也

然貢諛超遷一歲至大中大夫平津獨步數年至宰相封侯則不專以資格限之矣　成帝亦尚書為三曹則銓選之官起左雄為限年四十之法陳群立中正九品之法則銓選之法立唐之時選官分為三曹選法分為四事文選則吏部主之武選則兵部主之尚書則分其一侍郎則分其二是之謂三銓一日身取其体貌豐偉言取其言辭辨正三曰書取其楷正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事皆舉則以德以勞以才而校之三者既校則以制以冊以勅而授之此唐之選法大抵皆資格也　宋之時有國初之選法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曰審官別院曰流外銓有元豐之銓法審官東院為尚書左院選審官西院為尚書右選流銓為侍郎左選流外銓為侍郎右選此宋之選法大抵皆資格也　前輩有云賢才之廢于下者資格礙之也職業之廢于上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耻者爭于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玩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頹壞而不救也者皆資格之失也　故有司守法不思國

体但循人情歐陽修已言于慶曆之始爵位品職若一稱滿其意將無以役使群臣司馬光復極論于治平之初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積勞而後遷則不敢躁求苟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則何所不至東坡又嘗力陳于熙寧之初歸忠獻力言東坡未可遽入翰林且請培養使天下之士農慕降服然後可用如是而後可用資温公舉李擇為戶部訝者雖以為駭而温公不謂之躁苛如是而後可用望同一資格也司馬光用之而善常袞用之而不善崔祐甫不用而善王安石不用而不善故資格以畜常調聞望以待異才此古今之至論也

任子

舜命八元八愷皆出于高辛陽舜之用人世也周命鄭虢毛原皆出于姬姓宗盟周之用人亦以世也　虞周之時命典樂以教胄子而直温剛簡之德全出司樂以教國子而中和孝友之行備　漢人任子之法有任為太子洗馬者汲黯太子庶子蕭育史冊馮野王有任為右校書者辛慶忌博士弟子者伏諶有任為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史冊九男皆以冊為侍中有任為郎蘇武向任為中郎將者來此所任之官也

或以父任龔勝龔舍策曰其上子若孫若同子一人各除為郎或以兄任霍去病或以族父任侯霸或以宗家任趙廣漢所任之人也

漢人無教養之法至使王吉所論任子率多驕驁不遵令古直欲除而去之是故萬年教子陳咸不過以諷方朔教子亦惟以容

唐任世子之法有所謂三衛者曰親衛勳衛翊衛皆大臣之子孫為之分番宿衛而後授之祿任當武德正觀初其等有七人所共榮也有學校以教養之曰崇文館曰國子學曰廣文館曰四門館而當時皆以奏蔭之目

不知儒科之榮至使楊國忠亦願其子以明經舉是故柳子厚侫吏商而勸為吏之薰昌黎作示兒首言束書辛勤之好

宋朝參樞之子並授供奉官大臣之子止為六宅使魏咸信以宰相仁浦之子為駙馬都尉特請于朝乃得其子為寺丞是公主未有奏蔭也杜彥鈞以昭憲之姪從太祖幾二十年僅補東頭供奉官是戚里未輕奏蔭也王德用以勳臣超之子超之建旄已三十年而德用僅為忠佐是管軍方鎮未有奏蔭也

奚嶼以坐補齊郎而貶高元緒以補齊郎而貶覆試失實尚罪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主嚴何如邪戩象中以學子業未精而黜陳宗紀亦以學子業未精而除引對未精復俾稍學于嚴何如邪　自祥符定承天節奏音于是有誕節推恩之例自祥符丐請日繁白丁尽補于是有遺表推恩之例明道之間于誕節遺表郊禋之外復開致仕之例　富弼論冗濫之弊李東之請定補蔭之法父兄不知教訓子弟不修藝業此豫抑之請也臣僚不許陳乞學士精加考試此何鄭之請也熙寧大臣既廣恩意之寬復無較試之嚴此所以為濫也國朝任子之法辨嫡庶重嗣續文則三品以上止授以官而必先于國學以教之武則公侯以下皆得世襲而必先于武學以教之也

久任

重黎義和世掌天地典礼典樂終始一人平水土功遂即黜之可也而必遲之九載古人重于久任蓋如此也夫子相魯初而謗之三月而誦之子產相鄭一年而謗之三年而誦之方其謗而未誦也雖聖賢無所施其技矣　漢制惟边吏三歲一更而其他官以至藏庫之微初未嘗有終更之限也夏侯嬰自高祖時

為太僕至文帝不易其職楊雄為黃門郎歷三世不徙官此在
內者然也有為京兆尹九年張敞有為刺史五年有為郡太守八年黃霸
出外職之久任也王嘉謂文帝時吏居官或長子孫以官為氏
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業莫有苟且之意苟二千石治
行課最則璽書褒寵增秩賜金 許巡雖老龔黃霸以其
廉不欵數易朱博曹史書佐選其可用者而罷斥諸病吏
東都以後數遷屢易朱浮上疏曰近見守相數見換易疲
勞道路光武時 左雄上疏曰吏數換易則下不安業久于其事
則民服教化順帝時 李唐之時猶及四歲高宗時刘道祥曰今任官
率四考罷官知秩滿懷去民則迁陞則苟且中宗時盧懷慎曰此
州牧上佐兩幽令或一二年即迁何暇宣風恤人哉其在當時有守
桂陽十年者 有守桂州二十八年者李襲志有治并州十六年者
宋朝吕夷簡在中書二十年魏正典作坊者八年三司
數易司馬公憂之內任數易上官均憂之宋璟知秦州六
年不迁調 宰相廬者七年不迁六年而易轉運使十六人
王舉正以為憂仁宗朝 二年而換知州七人范鎮亦拳拳●有

言焉　太祖之時李漢超守關南十七年郭進控西山二十年
賀惟中守易州十余年李謙守隰州十年桃内斌守慶州
十余年董遵誨屯環州十四年遠或二十年近猶八九年假之
事權畧其細故不為間言輕有移易　張方平疏

銓選

成周選舉之法先之以司徒而終之以司馬唐人先之以礼
部而終之以吏部司馬位居司徒之次而受其成者古之取
人德行為本司徒考其德行而司馬授之政事故以司
馬受終焉若此類言之則唐之禮部乃去司徒之職而吏部
實居司馬之任所謂以德詔爵以功詔禄以久奠食則猶
唐之考功郎之數是也而家宰不與其間豈非以此為有
司之職不應干始進之門貓鼠之耶　漢至成帝選曹之名
立光武之時權歸臺閣　辯論官材司馬職也詔爵詔禄司
士職也黄散之下悉委之選吏部職也諫垣臺屬不由勅授開
元以來吏職也　漢以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為二千石二
千石之著治行者然後為九卿九卿之擢職者然後為

御史大夫然張什之十年不得調楊椎三世不徙官賈誼超
迁一歲至大中大夫公孫弘独步数年至宰相封侯　唐
人立以兩法曰試法曰集法身言書判比試法也期以十月
畢以三月者集法也其所謂三科者一曰德二曰才三曰勞
裴行儉定升降之等立銓次之法而銓法始壞裴光庭作
循資之格賢愚一緊而銓法遂壞姚崇患斟封之濫合三
銓而通掌之故有通銓之事宇文融患選舉之不公歛
精其選而分掌之故有十銓之名　宋時文選屬中書
武選屬樞密三班屬官徽院其後置審官院以分中書之權審
官東院以分樞密之政故冠準選朝官為直館者陳堯咨選人不
問寒士而升擢者三十年不與父通問則廢歸田里非賈贓之
于桑澤乎匿罪應舉及弟而奪其考者非賈贓之言李流
乎請擇主判官責成選事者蘇紳之言也請命判銓之官當
以衡鑑自任者文彥博之言也　唐人裴行儉馬戴之輩有
声望閣盧從義宋璟之流高于銓次裁抑僥倖摠銓無弊
者李朝隱李敬宣也請謁不行賜以金鑑者李義高季

輔也

聞望

周人用賢之法因民之所自擇而遂使之入長出治孟子用賢之術必徇國人之所共賢而徐加採擇　舜之用賢元凱先焉比十六族者世濟其美斯民注于耳目久矣衆望有徇吏則用召父杜母吏民稱頌郡國向治焉衆望在舊士則用顧榮賀循以結人心而江東皆歸焉衆以鄭義為重李膺龍門登者為榮用之士夫多慕用之而盜賊請降李固風裁幽鎮自臣子儀元勳一見罷紀而下焉列拜衆望在從民故諸葛起草廬謝安起東山卒成伯蜀興晉之功衆望在世臣故山甫纘戎召虎出師卒成中興之勳　汲黯在朝淮南寢謀于木處魏諸侯息兵　文彥博傳富弼一旦並拜相麻而縉紳之流至相慶賀韓琦范仲淹一旦出鎮陝府而骨寒之謹傳播軍中温公入朝人皆望治何者兒童走卒皆識司馬久矣張俊登揆再植中天何者小兒婦文皆知都督素矣

寇準無地起樓基之詩流布北虜至強咨問范鎮長嘯却
胡虜之賦傳誦高麗至問安否　曹公在天雄虜使一過
不敢馳驅王公涖大名虜使入境沐浴潔服　得人如裴度
而後可以用蔡人得人知馮翼而後可以慰關輔得人知祖
逖而後可以制石勒　刘安世市井細民皆知有刘待制
陳瓘過越田夫野老皆知陳瑩中　舜舉皐陶而不仁
者遠武舉逸民而天下歸心黜夏之役不決于室家之胥
慶而決于伊尹之復來代商之師不決于玄筮之來迎而
決于微子之既去

均任

朝廷內職措為登仙倪若水　牧守重任指曰斥地此內重外輕之弊
也承明直廬互厭其居嚴助　刺史左遷恨降之脫李沙比內輕外重
之弊也　漢制九卿出為守相如石慶大僕出為齊相之類守相入為承相刘屈氂以涿郡
太守代石慶為相或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或選博士諫大夫補郡國守
相公孫以博士迁左內史董仲舒以博士迁江都相爵助以中大夫守會稽汲黯以中大夫東漢故曹參特為齊相而得
代蕭何相國之任周勃已為丞相且率列侯之國為吏漢制

亦可見矣　汲黯犯顔敢諫一沮于弘湯之手出守淮陽雖有出
入禁闥拾遺補闕之願而不克施京房朝之正人一隕于五鹿
之宗之計出守魏郡雖有通籍殿中以防壅塞之請而不得
行蕭望之石渠名儒以石顯出補平原太守雖有雅意本朝
之思而不得遂　張知白身在館閣出領外郡歸綬官至正
郎自請治縣趙抃官知天雄而參大政刘昌言倅河南而知
宥院慶曆盛時蓋厭西兵日久而思歎整齊衆治也晏范
富杜韓俱在政府歐陽修曰素曰靖曰襄俱在諫院于是
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仲淹與弼又各上時務十餘條大抵欵
退不肯止僥倖以振綱于內易監司汰郡吏以明政化于外
及後毀謗滋甚朋黨浸起曆慶君子翻然為均逸之舉
而所用者夏竦陳執中之流耳　元祐盛時蓋痛懲熙寧
舊政而欵振起庶事也司馬呂公大防純仁相繼揆席刘摯
王存蘇轍蘇頌相繼政路諫垣則刘安世給舍則范淳甫
講筵則程伊川諸賢彈冠免青苗保甲之患罷術科誦數之
學煞楊畏力引呂章李鄧之徒鄭雍深排蘇刘朱王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黨元祐諸君子既出而卹所信者皆子原蔡確之輩耳

省官

周之天官凡卿大夫命士三百五十人地官除鄉遂虞衡山林司關司門不可考者尚四百餘人春夏秋冬四官凡五百餘人六官大畧凡三千人之數士訓誦訓無他執事掌葛掌染慤一微物是周之官若冗矣然周公以公燕冢宰召公以公燕宗伯大公以大師燕司盟蘇公以三公燕太史比命官燕攝也軍司馬與司馬戒僕戒右有軍旅則用之並屬夏官甸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則用喪祝有盟會則用詛祝比臨事臨設也局分不必專設吏胥不必別置所以若贅而實省與　漢官

職散而無統故武意在理財則司農增均輸平準郡國增鹽鉄等官意在用兵則內有八校尉征伐有將軍意在用刑則中都官獄三十六所若夫唐之官屬然多而皆虛授也　宋朝

入仕之門甚火取士之數甚優張齊賢之賜第也通榜並與通判錢若水之到選也三人各迁朝官仁宗以後所以致冗者流弊有三一特奏之法二胥吏之任三資蔭之濫真宗以後臣僚遺表傍及妻弟外生門客奴隸皆望沾恩也

世胄

八元八愷世濟其美王命山甫纘戎祖考故國喬木凡者興思
井棠遺澤愛之勿敗　世胄之親輒書所重士不世祿詩人刺之
成周以後未嘗不重世胄之選華元子罕宋公族也史魚甯武
衛卿族也子良子皮子產大叔鄭公族也晉之范欒郤趙魯
之季文季孫齊之晏嬰吳之季札相輝麟絰無非用人以
世者獨作成善教浸不知古戶氏立王子朝而階亂崔氏出卞
衛而怙權故公羊有世卿之譏非譏其以世也譏其不以
賢也　漢自任子之令既除而世胄之無聞唐自刺史世襲
之議不行而世臣之不用戴胄陵之敗義有敗于李將軍之
威望禹之驕縱卒壞雁陸博之勲代漢之世胄安世弋虞
世南之後而至于為匹房杜之後而敗于子之不肖唐之
世胄安世弋宋人文靖夷簡相慶曆之治申公新元祐之風公著呂
氏之家聲不替也忠憲輔景祐之政億特國淮正獻溫之法韓
氏之世業不墜也文正之後有純仁魏公之後有忠彥此相
業之表表者　三覆以待北戎授首楊延昭之為有功而

其父業前朝之名將也一矢加遺西番驚遁曹宝臣之為有功而其父彬開國之勲舊也馬全義之力戰已有労于太祖者也其子知節嚴飭見憚馬王超之御衆敵已有勲于太宗者也其子德用夷狄知名馬此将才之表表者　御禹名冠雲壑而其子鴻有破虜之功李戡勲著渭橋而其子憩有平淮之績

官制

伏羲氏以龍紀官神農氏以火紀官而有龍災之名軒轅氏以雲紀官少昊氏以鳥紀官而有雲鳥之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而其制有未詳夏商官倍亦克用人而其制有未備惟周之六典極為周密　自周以來諸侯兼并而皆去其籍秦不師古而盡変其制漢以大司馬至散騎為中朝之官以丞相至六百三為外朝之官以大司大傳大保為上公以丞相御史大尉為三公以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為三輔以大常光禄衛尉大僕鴻臚少府司農宗正廷尉為九卿制誠善矣然爵位大敝忝竊官曠職之譏乎　唐以尚書令一人

揔百官以大尉司空司徒為三公以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
中內侍為六省以王與嗣王郡王國公及開國公侯伯子男為
九等以九卿為九寺以六曹為六部制誠善矣然爵位重
復寧免車載斗量之譏乎　宋則三公三師有其爵兩府
兩制有其官六部九寺之並建四監三省之並設罷黜撿而
任樞密置二院而重御史文臣武士各有攸司孰不謂善制
也然職任分而不相合政權散而不相融九羊十牧一壺百
挈之諷又豈能免哉

國朝內設六部以揔治天下外設三司以分理郡邑兵柄
委于五府言路寄于六科都察院以糾庶職通政司以達
下情侍從則有翰林平獄則有大理以至太常太僕鴻臚光禄
凡此類者雖不同古人之名而得古人之實矣　三代而上官
簡而能治者以其名之皆實用也三代而下官多而不治者
以其名之皆虛文也　舜官所當慕不可因王莽廢九官之
名周制所當倣不可因後周廢六典之制既有臺省又有
寺監隋制也而唐因之既有三公又有九卿秦制也而漢

因之大宗定制七百三十員以待天下之賢憲宗省吏一千四百員而減州縣之費刀筆之吏不當并用漢人謂不可為公卿工商雜流不容濫進唐人令無得與士伍材能不擇漢相雖一言而可致賞技佐情晉椽以三語而遷除建官固不可以不定冗官又不可以不去蓋官無定制則格法為之不明官有冗員則廩祿為之虛費然則去冗官者今日第一義也昔荀勗議于晉武之朝其言九寺可併于尚書蘭省宜付于省府王虔之進言亦以職事之修在于省官朝風之澄在于併職二君子之論官職蓋有可以為後世法矣官省則員有定制職併則祿無妄用雖隆古之法不過是也　梁寅曰唐虞有四岳周則為左右二伯唐虞水未平則司空為九官之首周官作于治定之後則司空處六官之末虞札樂之官為二周則合礼樂為一虞兵刑之職為一周則兵刑分而二樞密之職古無有也漢代宋使以宦者為內樞密使承受書奏及後梁始以

士人為之至宋則與中書號為二府矣御史之職初甚卑也周官御史止于掌贊書受法令秦以御史監郡縣而其權始重漢以御史大夫為承相之輔唐則謂之憲臺宋則始分為三院元有內臺外臺之設者皆隨時為治而不容廢者也

爵祿

古者封建行而有分茅胙土之制後世郡縣立而有班爵詔祿之法　周禮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久奠食天官所掌八柄有爵以馭其貴祿以取其富戚而大畧凡于孟子　漢制爵邑周爵祿之制至為詳細而自徹侯至于公士凡二十級祿秩自三公至于百石凡十二等然其間或升秩以酬一時之勳勞或加職以示一時之恩惠或賜秩以責後日之功效則所謂爵祿者皆實惠也唐制爵祿凡王至于男凡九級祿秩至萬户至于三百凡九等然其間無俸祿之資無管

攝之柄無免役之優則所謂爵祿者皆虛名也宋制
爵有五等公侯伯子男也始而封男食邑三百終
而封公食邑二千咸平既定職田嘉祐復給俸祿田
則隨其地之有無俸則因其官之高下
而支良法美意無以加矣　大抵為國者皆患吏之貪而
不知去貪之道皆欲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本蓋古人
制祿之意有三優外官也優小吏二也優故老三也外

官加優則勉于治民而無侵漁之患小吏加優則廉于
爰已而無喪節之恥故老加優則來者知勸而勉于
事功矣　漢制子弟能自修則以為舞人郡國好文學
則以為博士第子或以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或以貲算
得官入粟拜爵斯時也科目未立流品無別似雜矣然
嚴助朱買臣以文學進則除博士大夫侍中夏侯嬰公
孫賀衛綰以材武猛勇進則除太僕中郎騶秉張湯
以法律進身則先以法官處之黃霸入粟補官則先

以財賦處之則任用何嘗不嚴乎　唐制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由天子自詔者曰制學他如除長史擢大理迁秘書者皆自武舉明法童子之科斯時也目既詳流品已分似清矣然調馬賤工鳴玉于緋紳之間伎藝雜術濫進于翰院之內普思方士玷名秘監朝恩中人濫職國子王毛仲牧隸耳至為開府王叔文棋工耳得任戶侍則任用何嘗不混乎　宋朝治体教明衛得仁不與授上佐曰彼伶官也陳舜封不與授殿直曰彼倡優也寧置宰班侍禁而不與供奉殿直曰吾不私近臣刘明恕走吏也雖為望郎不與陞階趙化醫工也雖為醫長不與遷郎伎術無得佩魚士數也伎術官有上法別清流也　進士第入迁司諫三人及第并制科迁祠部進士出身迁虞部夫司諫祠部也田世賞迁虞部特一朝奉郎也而甄別若此夫何嚴邪六曹侍郎其迁不等侍從臣僚自礼部迁戶部

戶部迁吏部當調臣僚自工部迁刑部刑部迁兵部
夫六曹侍郎特一正議大夫也而甄別若此又何嚴邪

抑僥倖

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于衆人之論也
天下之學者莫不欵仕仕者莫不欵貴如從其欵
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
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禄出乎
我者也我以為可予而予之我以為可奪而奪之

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賦斂不可以
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
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欵慎爵賞愛名器而嚴
嚴者以為不可是烏足卹哉 國家自近歲以來吏多
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
二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涖官之日淺
而問君之日長以其涖官之所得而為問君仰給之
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古

之用人其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記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然則是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而下皆試官夫試之者豈一定之謂哉固將有所廢置焉耳　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決在乎召見

改官之日此皆不可以不愛惜慎重者也今之議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彊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于我雖千百為輩莫敢不盡與臣切以為今之患惟在于任人大過是以為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于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缺）後使一二大臣雜治

之參之以其才器之優劣而定其考歲終而奏之以
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
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考補之數而止使其
奪亦雜出于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
之吏有不敢必得之心將自奮厲磨礱以求聞于
特而向之所謂用人之大弊亦不勞而自去然而議
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為差則是好惡之私
有以啓之也臣以為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其
出入變化固將付之于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
群至于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
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士而習知其為人至于旨之
試則固已不敢矣唐之得人于斯為盛今以名聞于吏
部者每歲不過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
考其材雖有失者蓋已寡矣知必曰任法而不任
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未知其果不
可以為姦也

專任使

夫吏之于民猶工人之與器異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才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為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功又其三歲一遷吏不為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于苟簡此天下之士爭以為告而臣未知其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處也是以擾擾在此如使五六年而後遷則將有十年不得調者矣　朝庭（方將）歲任子清冗官則其行之當有所待而臣以為　當今之弊甚有不可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行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珠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紝）經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驅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以書數為終身之能以府史賤吏為卿黨之榮故其民不知

有儒學講習之賢夫是以獄訟繁滋而姦不可止為治者益以苟且而不服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惡未始不由此也今夫為京兆者戴星而出見燭而入案牘笞箠交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躡乎其遷持詞而求訴者肩相摩乎其門憧憧馬不知其為誰一訊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無罪者亦不知其無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後(俊)獄訟之繁未有已也夫太司農屬者天下之所以贏虛外計之所從受命也其賦財之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橫變化足以為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付之吏吏分職乎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是以能者不過粗舉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賄賂交乎其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家天下之大弊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為今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

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于天下而欲為長遠之計者則其效不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濶而其中必將有所可觀今暮月不報政則朝廷以為是無能為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見稱于人者又以為有功而擢為兩府然則是為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

以省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朝廷既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胥吏者皆老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為卑矣苟有能者而老于此不為不用矣右之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奬之矣厲其心不聞夫驟遷以奪夫成效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槩久而不遷至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火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周旋于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

決壅蔽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許而無窻不謁而得其所欲比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詐詐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后

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两手而已疾痛疴癢動于百体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為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所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听于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脉理相通為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為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

緩急可使救令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于天有不得已而謁夫所欵如謁之于鬼神公卿大夫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為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縄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為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欵排者有小不知法而可指以為罪所欵與者雖有垂戾而可借法以為解故小人以法為姦今夫天下所為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欵有所鬻而未得則新故雜仍紛然而不決比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為煩蓋史之

所記麻思遷冀州請于猛猛曰東萊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閱郡縣化日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于纖悉莫不皆然符盈以戎狄之種至為霸王兵疆國富垂及幷平者猶之所為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吏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為當然比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欵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知

自上率之令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于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書听其治要郡縣錢幣制于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于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于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盈虛至于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以安焉而至于日出則

終日為之不給以火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也欲事之無繁則必勞于始而逸于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群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百官莫不承(宋)憚盡力于王事而不敢遊宴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急過于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宴朝而稱舜之無為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比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

莫如自上率之則雍熙敖矣

無責難

無責難者將有所深責也昔者聖人之立法與人可以過而不可以不及何則其所求于人者衆人之所能也天下有能為衆人之所不能者固無以加矣而不能者不至于犯法天下知此而猶有犯者然後可以深懲而決去之由此而言則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不能者將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後

之立法者異乎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能者不深責也是以其法不行而其事不立夫事不可以兩立也聖人知其然是故有所取必有所捨有所禁必有所寬寬之則其禁必止捨之則其取必得令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其過惡重者其罰均且夫今之難知自免舜病之矣今日為善而明日為惡猶

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彊為善以求舉惟其既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而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為哉故曰令之法責人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

此三者其職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寬猛其能舉
能不可謂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
肥瘠是可復以為牧人歟夫為長而屬之不知則
此固可以罷免而無足惜者今其屬官有罪而
其長不即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為失
察其去官者又不以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
司察夫屬郡屬郡各察夫屬縣此非人之所不能
而罰之甚輕亦可恠也今之世所以重罰貶吏者
何也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詘廉以求舉舉者皆王
公貴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
不愛其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
坐者常六七人甚者至十餘人此如盜賊篤劫良民
以苟求免耳為法之弊至于如此亦可變已乎如臣之
策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
守令令使舉官與所舉之罪均終又加之以舉官
亦無如之何終不能遵(循)之(加)終身之廉者而後舉特

推之於幸不幸而已苟已其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
誠有以督察之臣知貪利小人無容足之地又何必
于舉官焉難之

無祖善

昔者先王之為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
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
之人則其為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
畏之設為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
踴躍自奮援授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
足是以終不能至于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
絶其塗也矣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
莫不奔走于善至于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
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
聖人既已絶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
獨不仁也以為既已絶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絶
以殘害吾民是故

既已絶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于不善而又
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為善無所愛惜
而不為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
人而責其為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
不為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
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于賈豎賤人甚
者至于盜賊往往如是而儒生貴族世之
所望為君子者或至于放肆不軌小人之所
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始建之時而徐觀其
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
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于功名而
不敢僥倖知其不至于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
慰其心矣而不懈嗟夫聖人所以啟舞天下之人
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為術歟後之為政者則
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絶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
為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于此今

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習而決
取終身之富貴比雖一時之文辭而未知其臨事
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大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絶
之者三用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
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為善以自贖而今世之
法一陷于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
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比其初未必小人
易不幸而陷于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
自棄府史賤吏為国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
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
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踰于士大夫之列大
夫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
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于鞭笞戮
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
則宜有以次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
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

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致夫比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過而已臣故曰絶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絶此三者之謂也

職官考

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無清濁之殊無内外之別無文武之異何也唐虞之時禹宅揆契掌教皐陶明刑伯夷典礼羲和掌曆夔典樂益作虞垂共工蓋精而論道經邦粗而餙材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後之居位臨民者則自詭以清高而下視曲藝多能之流其執枝事上者則自于鄙俗而難語以輔世長民之事于是審音治曆醫祝之流特設其官以處之謂之雜流擯不得與縉紳伍而官之清濁相分矣昔在成周設官分職綴衣趣馬俱額俊之流宫伯内宰盡興賢史倡逮夫漢代此意猶存故以儒者為侍中以賢士備郎署如周昌袁盎輩其才能卓異者至為公卿將相為國家任大事霍光張安世是也中漢以來此意不存漢有

宮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黨職掌不相為謀流品亦復殊異而官之外内始分矣古者文以經邦武以撥乱其在大臣則出可以將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則簪筆可以待問荷戈可以前驅後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戰陣彼介胄者不復識簡編于是官人者制為左右兩選而官之文武始分矣至于有侍中給事中之官而未嘗司宮禁之事是名内而實外也有大尉司

司之官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大常有卿佐而未嘗審音樂將作有監貳而未嘗語營繕不過為儒臣養望之官是名獨而實清也尚書今在漢為司牘小吏而後世則為大臣所不敢當之穹校尉在漢為兵師要職而後世則為武弁所不屑之冗秩蓋官之名同而古之崇庫懸絶如此

厲法禁

昔者聖人制為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

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
朝而賞隨之是以上之為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
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有大臣有髦髮之
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下之為不善者亦足
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
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之者此乃聖人之所
借以狥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
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為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
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于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
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所以為得者用法始
於貴戚大臣而後及于踈賤故能以其国霸由此觀之
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
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
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
由此其故也今夫州縣之吏受賂以鬻獄其罪至
于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刑至于嬰木索受笞

華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
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為不善非特簿書
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

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強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重而不為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
之所加者至于罰金蓋無求矣夫過惡著于天下而罰不償其毫毛齒莽于公仇之間而贖悉於州縣之
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備將有所不避而況木索笞箠哉

末塲節要卷之十一

末塲節要目録第十一

戶口　田制
賦法　役法
貢法　鬻爵
鬻僧　榷酤
榷鹽　榷茶
錢幣　楮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儲蓄　荒政
漕運　内帑
坑治　理財
會計　東南財賦
郡縣財賦　省費用
均户口　較賦役
蓄財用　田賦考
錢幣考　户口考
職役考　征榷考
市糴考　土貢考
國用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户口第十一

户口

自其有兵革之禍也彫耗于戰鬬之塲扰藉于戈之役而民始不堪其命自其有刑役之害也拫連株繫于羅織之獄勞筋苦骨于繕營之工而民始不聊其生自其失農桑之業也亡而為盜賊去而為浮屠而民始不安其居夫世道之盛衰係于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家之衆寡夫家之衆寡係于君政之善否任生灵之計者可不謹與　自春秋戰國而至漢版籍莫盛于漢之元始蓋漢承累代戰爭之餘加以刘項相持盜賊蜂起轉輸征伐曾無寧歲觀曲逆一縣秦尚三百萬間者兵起僅至五千其耗可知也于是高帝講和親而民始息肩文景勸農桑而民始安業至宣帝懲海內減半之後極力撫摩膠東相勞來流民而賜爵南陽戶口增倍而賜金所以元始戶籍之登者此也　召信臣南陽太守戶口增倍賜金十斤　自三國六朝而至唐版籍莫盛于唐之開元蓋唐承南北紛乱之餘加以隨入不綱荅為盜臣內劉外夷十耗八九觀隋大業尚有八百萬餘戶至唐初僅有三百萬其耗可知也于是太宗恤刑而死罪絕火高宗承平而天下又安至玄宗懲役費並起之後厲精為治蠲徭給符而兵勞苦之役髮僧為農展而無遊手之病　姚崇為相時所以開元戶籍之登者此也　宋建隆元年版籍來上

嚴定陞降至明年户口增耗申嚴殿最放梅詢之告
仁宗曰二聖相承休養百姓今之户數至倍于前王安
石告神宗曰户口之盛無如今日本朝百年不見兵
革　越報夫差十年生聚越王因子會稽而歸乃嚴不產子之令産二子者賜酒内産三子者與保抱後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卒平吳國　王濬平吳亦用此術　慈幼養老周官重
萬民之保息養生送死孟子使八口之無飢否則邑里
蕭條而元嘉之政襄海内虚耗而元朔之治壞　民
數之獻王者拜之版圖之貢聖人式之晉行土斷之法
而民無僑寄之籍魏立鄰里之制而户無蔭附之奸
蘇東坡論秦人之伯原于商鞅招三晉之人王逢
原論唐人之衰始于禄山賠五百萬户　周礼天官
小宰八成三曰听閭里以版圖　地官大司徒掌建
邦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　大府若祭天之司民
而獻民數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
書于版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
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

受之登于天府内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治係平聲）
陳季雅曰人主之心術民命之所繫也衛文侯牧
合散亡縱二十六年而户口十倍于其初詩人歌
之曰秉心塞淵然則人主之牧民亦自牧其心
而已矣（盛衰係乎天運）三代以前天運主于西北故户口之
盛莫盛于西北三代以後天運主于東南故户口之
盛莫過于東南且舜分天下為十二故淮漢以北
居其九淮漢以南止居其三周公分天下為九州
淮漢以北居其七淮漢以南居其二此豈非三代以前
西北户口之盛者乎自漢至元始間東南户口止當
天下十之一東漢建康當天下之二西晉大康當
天下十之三季唐開元當天下十之四此非三代
之後東南户口之盛者乎（兵與僧為户口之蠹）不耕不蚕棄而
為兵不農不工逭而為僧者皆户口之蠹也是
故兵固未易去而老弱虚籍者可不以漸去之
乎度牒未可罷鬻而緇黄之蚕食者可不以漸

臧之乎

田制

鄉遂用貢法一夫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即遂人所掌是也而其所以不用都鄙之助者蓋鄉遂在都鄙之內而地狹故擇其平原曠野可畫萬夫之田而後為也都鄙用助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即匠人所掌是也而其所以不用鄉遂之貢者蓋都鄙環鄉遂之外而地廣故隨其包山路原但有九夫之地亦可井也　井田何時而始乎非始于周也蓋自黃帝經土設井立步制畝厥後夏(后)則因之而為五十之貢殷人則因之而為七十之助至于周公則制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莫不有田而五家為鄰積而為遂相交于烹葵剝棗之菜自得于衣帛食肉之樂所以大備于周也井田何時而壞乎非始于秦也蓋自魯宣稅畝而已

權與厥後觀畢戰之問則壞于滕觀李悝之議則壞于魏至于商君秉井田大壞之餘為阡陌決裂之計所以大壞于秦也　代田之制起于趙過蓋李悝之故智也一畝三歲代其處善田者令學養苗之狀無牛者教以人耕之法則行于漢武之時限田之議出于石苞蓋仲舒之遺論也上自國王公侯下自丁男丁女所受之田皆有降等則行于晉武之時均田之法男子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則歸官刺史十五頃縣令以上六頃官滿則更代此李安伯之議而行于後魏孝文之時業之制男子十五皆有田畝婦女十五皆有營業十八而受田輸租六十而退田免租此北齊孝成之制而行于清河之時也　後周伯政之初置司均之官掌田里之丁者止百畝是之謂司均歷貞觀之始度田以丈畝白為頃男年十八以上受田一頃其十畝為世業貧無以葬得

豬南世業自陝鄉徙寬鄉者并豬南口分已豬者不復受夫是之謂口分世業　漢得天下之初民亡名數逃保山澤是時土曠人稀可以行古人授田居民之制其理適甚其事甚順世儒皆有是言也不知其勢有不得行者蓋古者萬夫之地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漕為道者九為洫為塗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此數者非塞溪堅平澗谷夷丘陵壞廬舍徙城邑不可為也縱使能盡得平曠之地行之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粮窮數百年專力于此而後可望天下之地盡為井田盡為溝已而又為屋廬于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豈不迂哉漢初亦有可為之機而無可為之地愚之所惜者仲舒限民名田之說不行于時至使洪陽侯占戀草田至數萬頃張禹買田皆極膏腴康衡為丞相多取縣田以為封邑哀帝私寵宦官之田多至二千頃而貧富始相遠矣方大宗平天下之後

為口分世業每年十月里正造簿縣令應給脫
户者有禁言之則可听書之則可覩世儒皆以
為善也唐食貨志不知其勢亦有不可行者蓋三代之世
天子所以自治者甚狹而其所以治之者甚親而
甚專王城之外二百里為鄉遂鄉外之為都鄙
則已付之都鄙之長都鄙之外為邦國則五等
諸侯分治之而天子所自治者鄉遂之民耳教之生
耗皆可以歲比田之升降皆可以家數今唐為

授田之制盡使合古而其衆寡生耗進退之數不能
不責成于官吏鄉幷之縣縣幷之州州幷之朝不能
不取信于簿籍而内外官吏更易之不常遠近之殊
隔新故之相襲豈無隱欺之患哉古人行之于二
百里之間唐人欵行之于萬里之遠其弊也皆以空
文上之豈不感哉此唐初雖有能為之力而無能
為之術也愚之所甚恨者大宗正觀末年伐遼之舉
正田制既定之日以田二十頃賜征遼之功是大宗初

年已自散其制況口分世業之法不合于古乎至使公
主田園或襃幾甸太平公主宅官名田幾半京畿豐宗于
刘幽求賜之田千武宗于鄭光賜之鄭雩陽二縣良田
而兼并抑又甚矣　宋建隆初嘗行均田之法均田于
大名不實者有罰括田于鄭州殘暴者有貶維興
初又嘗下均田之詔群議紛然法成之後民
咸使之　大司徒之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遂人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廛田一百畝

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一百畝餘
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
張載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
雖欵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
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說之者衆苟處
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
之未行耳　蘇洵謂欲復井田非塞溪壑書平
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彊隴

不可為也縱使盡得平原曠野而遂規畫于其
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
于此不治他事而後可
雖有郡縣吏皆總于上率數歲一代將使誰為之
乎就使為之非少假十數歲不能定也此數十歲
之內天下將不暇耕乎
林勳上政本書曰宜假古
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
得市田其遊惰及末作者皆驅之使隸農以耕田
之羨者而雜紐錢谷以為十一之稅　立濩曰林勳
此書朱熹呂祖謙皆稱許之今考其書百里之縣
歲率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絹四千餘匹
綿三千四百斤取民過重恐後世所宜用者

賦法

自周以來財賦分為三等有田畝谷米之征則掌
于地官有園廛之征則掌于載師有帛貨泉之
貢則掌于大府凡民所有者無不稅也然鄉遂有

貢十分取一都鄙用助九分取一則田賦之輕可知園
纏無過二十取一漆林無無過二十取一則雜賦之
輕可知大宰以九賦斂財賄而斂之有度大府以九
式節財賄而用之有節此成周之法然也　魯公
履畝而稅穀而其法已壞秦君舍地而稅人而其
法愈壞十分取五漢之賦亦為三等其田則或十五而稅一
或三十而稅一或五十而稅一或除民今年田租之
半或令民無納今年之租其地則山林園池市
肆租稅之入自天下以至封君湯沐邑各為私養
不屬之大農其丁則民七歲至十七歲出口錢
十五至五十出賦錢百二十一要之未為大重也治
武宣桓灵之為君桑弘孔僅卜式之徒之為歷
患錢幣之輕也而造白金制皮幣患商賈之重
也而筭舟車及緡錢管鹽鐵而榷酒沽置軍輸而
立平準取于民無錙銖遺利高文之良法盡矣
唐之賦亦為三等有田則有租歲輸粟二斛稻

三斛而水旱霜蝗耗苗稼者免租有户則有調歲輸絹二疋絶二丈綿三兩麻三斤而水旱霜蝗耗桑麻者免租有身則有庸歲役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而苗稼桑麻耗十之七者免租庸調要亦未為大過也迨夫玄肅代德之為君宇文融楊炎裴延齡之徒之為臣立兩稅之法以竭耗編甿（楊炎立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月）窮山海之利以供給軍費有借商間架除陌之錢有拆抽進奉宣索之名

斂于民者無毫髮之遺算而大宗之良法變矣　宋之賦天下之田二十稅一猶下蠲減之令諸路之錢計其歲入不下千百餘萬至王安石相神宗借周官之書文管商之術新法行而生民病矣況南渡以後土宇半于全盛之時而兵費倍于全盛之日邪

國朝征之于夏者謂之稅徵之于秋者謂之粮其額數具于黃籍揔于户口其征輸則責之有司定之期限載觀聖祖得國之初凡事草創無

所因仍然而又兌租之詔無歲不下　袁公又問于孔子孔子曰簿賦斂則人富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對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貧也魏文侯租賦倍增于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户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交衰而負薪也徒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　憲宗時李渤曰聚斂之徒剥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絶攤逃之弊盡逃户之産稅不足者乞兌之

役法

自周而上役之輕重有不可得而知自周而下役之名目有可得而言五兩軍師之法此兵役也蒐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此閭族黨之相保受此鄉役也有司徒焉則因地之善惡以均役有族師焉則校民之衆寡以起復有鄉大夫焉則計年之老少以徙

役有均人焉則論歲之豐凶以行役役之多者則
輕于什一役之少者則重于什一戴長補短均為
什一而無幸不幸者此周之役法所以善也周室
既微侯國始橫我獨南行之詩作而兵役苦矣
適彼樂土之懷興而鄉役重矣　秦皇之時民一
歲也戍一歲力役而民無餘財孝惠時民孝第
力田者免役孝景時民九十一子者免役兵革
不興民稍樂業未幾而武帝有七科之謫曰吏有
罪亡命贅壻賈人故有市籍父母有市籍蓋已
重矣然此七科之外豈無他役乎蓋七科者也戍
之役而其他猶多也未幾而昭帝又有三更之役
曰卒更謂正卒一月一更曰踐更謂顧更者月踐二
千曰過更謂戍者雖止三日而未可便還故一歲一更
而不行者以錢給之然此三更之外豈無他役乎蓋
三更者卒伍之役而其餘尤多也　此齊分九等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户富者稅其資貧者役其力後周立二旬之役豊年增一旬荒年免一旬　唐定租庸調謂之法歲役二十日謂之庸閏加二日不役者為絹三尺有事而加役二十日免調三十日租調俱免尚有寬恤之意柰何楊炎為相取大曆中一年科歛最多者為額總為兩稅則租庸調存其中矣数年以後傭錢已納差役如故炎之禍斯民可勝道邪宋行差役之法民浚河漕則日加廩給民遞道路則特為禁止二十而後成丁六十即入免役尚無暴橫之征禁何王安石為相立顧役之法收上戶緡錢入官加以二分為水旱之備謂之寬剩厥後民既納錢而役不免官直差發而錢不給渡江之後遂為定制安石之禍斯民可勝咎邪　楊繪言助役之法則謂其說有五劉摯言助役之法則謂其患有十以差顧二法付之有司者李常言也以免役二法別為一書者秦觀言也温公門人蘇子瞻則議温公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役之不便荊公門人章子厚則議荊公顧役之不論無為之役法龜山則有天下不同之嘆論湖北之沒法南軒則有修正其害之事溫公欵変新法伊川且有未可輕動役法之言子瞻更定役法伊川復有無以杜絶人議之憲世禄之家若可以舍役矣横渠不欵其怙勢而苟兒鄉鄰之訴若難以平一矣明道必為之按籍以定差　昔范純仁諫溫公変差役之法曰宰相當求賢才布列庶位則法度雖有不便亦無所害苟不得人雖付以良法若失先後之次亦足以病民然則欵寛鄉役之法當自郡縣始也　宋城之役春秋所忿鄫山之戍秦民不堪周之役無過家一人唐之役不過二十日

貢法

禹貢一篇立萬世經常之法也然揚之貢金雍之琳琅何以異于漢人酎金之獻荊之大龜梁之熊羆何以異于漢人天馬之求青之海錯揚之橘柚何以異

于唐人荔枝之貢蓋亦古者常賦之中以貢為賦便民之良法也後世常賦之外方物復求困民之弊政也自夫有酎金之獻也列侯廢黜郡國蕭條而民始困矣自夫有天馬之求也興師大宛遣使西城而民又困矣武帝自夫有荔枝之貢也兵火摧督道途枕籍而民愈困矣玄宗朱徽崇以朱勔領花石綱于蘇州元世祖遣使求奇宝于馬八國桓公使家父來求車文帝却千里馬漢之美談太宗黜權萬紀唐之盛事郡國異味不得獻御者漢光武也南海獻荔枝龍眼奔騰險阻死者繼路勅大官勿復受獻者漢和帝也因唐羌言狀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乃上者漢安帝也封還桂陽太守文懿之大珠者漢順帝也隋煬帝幸江都謁見者專問礼餉豐薄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

唐太宗謂踰境外求極為勞擾名田鷹犬非有詔不獻後世子孫乃有如太宗

之生日貢獻至數千萬加以恩澤者德宗之臣有日進月進因而得遷官者有如憲宗之畧戒後有獻無入右銀臺司以避尊士錢徽者嗚呼祖宗立制之善而子孫猶繼之以不善児貽謀不善者哉 韋皐有日進李蕚有月進周世宗命王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下詔悉罷之詔曰所奉止于朕躬所害彼于黔庶又曰積于有司之中甚為無用之物 白居易有詩云割我心頭肉市汝眼前思進并傳長春節及他慶賀不得輒有所貢獻者宋大祖

也所貢飲食關之無害為詔者真宗也真宗諸州歲供新茶寧斤而不入仁宗廣南果實寧却而不受宗高閭中新荔寧罷而不納其于唐之淡茶有貢 孔毅父以明州歲貢淡茶 亦果有獻者異矣交州進馴犀真宗則還之交州獻白馬則却之進崑崙奴者返之其于漢之白雉有詩 武帝 白狼有歌 顯宗 者異矣 萬國貢珍孟堅作賦 東都賦 寸天之貢杜陵賦詩使知東坡之詠貢荔枝罪林甫而耐伯遊豈不愧死乎我

大祖于國初即定諸州所貢之額如大常寺之牲幣歛
天監之紙曆大醫院之藥材光禄寺之厨料宝鉞司
之桑穰與夫皮角翎鰾之屬皆有資于國用者也
著為定額俾其歲辦外此珍奇玩好皆不取焉遇
有急闕之用則拆租以市
鸜鵒爵　鸜鵒僧
夫人主擅威福之柄命爵訓禄所得專也曰崇德文王
世子宗廟之中以爵曰以賢周礼以賢制爵截乎不敢以輕畀曰不瀆
爵不瀆德瀆乎不敢以過予經曰論定
爵為位崇德也
人人主私之不可鸜之可乎嘗考鸜爵之制始于
漢王嘉嘉漢人也代天之言得不為漢發哉　漢
高當草昧之初將欵收拾人才以開一代之治而曰
有能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于天下既定第蕭
何之次先雍齒之侯是亦已之私然而未甚失也
夫何文帝從晁錯備邊之言令民納粟以拜
緇衣爵不瀆而民作原　曰不踰成十八年

爵故景帝之世上郡之旱而復修賣爵之令至
裁其價以招人其後武帝以繫胡之費又創立武
功令入得以入爵而補吏故卜式首以家財輸邊乃
至超拜中郎左庶長告天下以風百姓則吏
道雜而多端矣其間亦能得人如張釋之為廷獄
而天下無冤民黃霸守潁川而治行第一然作法
于凉其弊尤貪故東都之後有吏人入穀而得
闕內侯者有銅臭入錢以買三公者崔烈馴而至于
晉武之時賣官得錢入私門刘毅曰桓灵賣官錢入官庫階下賣錢入私門唐至
德之後納錢百千則賜明經品秩耗弊至是極矣
宋咸平末入粟六百石與補上造之請天禧之時出
粟五百石賜第班行之請淳熙之君曰理財有道
均斡出入足矣安用輕官爵以益貨財元祐之臣
曰納粟不如資蔭資蔭不如進士上官均言與之服餙如
康定之制可也尸洙上疏與之兌役如嘉祐之制可也與
之監臨物務而不與之參軍判官如慶曆之制亦

可也雖鬻何病 以下鬻僧

有常業而不知為僧三代而上王政修明民常業而始起為僧韓子曰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歐陽子曰井田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蓋復之也惟其傷之是以闢之王者顧可鬻之與 佛之為教古無有也東漢以來始入中國至唐玄宗听楊國忠之言始納錢以度僧然則鬻度之法始于此與一人為僧一夫失業故妄度姦人使壞正法姚崇為元宗言之若不鈐制當失六十萬丁李德裕為穆宗言之 經業既精方許籍記行于宋之際寧四千未度當降約束行于宋之至道王魯言剃度大多皆惰農遊手之人張知白曰臣任樞密日嘗斷刼盜一人皆是僧行賈昌朝謂所度皆無賴奸人不可故陳執中執政之時或五十而度一人至和元年或百人而度一人至慭寧以後則冗濫矣河東修城則以僧牒陝西糴穀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僧牒永興羅米則以僧牒蓋黜寧以前重本抑末
不以鬻牒為利黜寧以後務末忘本必以鬻牒為利
黜寧以前王曾言其多宋祁言其冗黜寧以前程
灝言不鬻錢公輔乞并裁損宋高宗曰一人為僧則
一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以度牒之利又曰一夫受田百
畝一夫為僧即百畝之田不耕矣　国家于僧道其
度牒三年一出給府不過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私
自鬻劄者必刑不通經典者必黜而高皇帝又
作清教録以諭之　永樂之時游民八百人私披剃為
僧來請度牒大宗則命兵部盡編軍籍天順二年
大監興安三年度僧數萬英宗曰僧徒豈可如此
泛濫出榜禁之

榷酤

自古至今酒禁大畧有三以民之傻德敗性而禁者
一也以民之糜耗粟而禁者二也借古人酒禁之名
而為規利之術者三也酒之為物古人惟以供祀而

君臣之間以彝酒相戒毋群飲者執拘以歸于周子
其殺刑之至重莫比為甚聖人如此者不過防閑
私欵而已至于地官有司虩以掌市飲之禁秋官
有萍氏以掌幾酒謹酒之禁皆是意也漢初酤酒
有禁而時有酺賜蓋因秦法之舊蕭何作為律令
群飲者罰金四兩至漢文以即位而賜民酺景帝以歲
旱而禁民酤豈非為害酤耗粟之故邪當其未權之初
猶有吏荅歌呼之習曹參傳其既權之後光禄之即醉汚厩
陛九卿諸吏仲天烏楊惲朝廷之間且有此則小民何所
不至邪甚矣弘羊之作俑也武帝多事弘羊乃置官
榷酒考其歲月至天漢三載初榷春秋暮年利源
益浚惟恐民之不弊酒也始元賢良文學之徒願
罷榷酤而遂刻去亦幾乎古矣霍光不學無術
未能取康誥之書以嚴群飲之禁乃令民得自
沽酒而官稅升四錢其見攘一鷄者乎　其後長
安三輔每有私酤之弊而他日用度不給大臣又

有賣瑩之請（翟方進雖未意行而言利之徒因取為六笑之令民始病于此矣厥後相仍指為常制陳文帝以國用不足而行榷沽唐肅宗以廩食方屈而禁酒酤代宗令酤户而納月租德宗以榷賤而隋兩稅此皆指此為規利之媒也五代以來其法愈酷王章私酒消滴犯而至死況不止于消滴乎（宋大祖令滴至一石）漢初犯私麴至十萬斤者始處極典益合論者棄市況不止于勺合乎（宋祖詔民犯私麴至十萬斤者始處極典）益州麴錢太宗寧除而不課江南酒課真宗寧罷而不取學士失酒斥而不用近臣酬飲去之不容有周人正德之意乾德之詔縻穀有戒慶曆之令群飲有禁即漢初重本之意自王安石增酒課于青苗方散之時而為困民之舉張肆設樂惑亂民心果何俗也設法命名籠取市利果何義也弘羊榷酒之法至是又變矣

榷鹽

昔禹貢以青州貢鹽而鹽用始興當時鹽雖入貢而與民通用也周人以鹽人掌鹽而鹽用始重當時鹽雖有官而未嘗

不在民也至管仲以魚鹽富國以功利相君着海王之篇
興鹽筴之利（管仲曰海王之国董正盬筴先王塞令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貧之在君奪之在君至使禁榷之法與古今相為終始仲其作俑之厄也秦之鹽利至二十倍于古澤之山
澤為私奉養則漢之不在民可知矣然漢初隄防未密搜取
未悉吳王者大海椎視方倚頓之富與天子埒漢初猶有遺利在民也既置
職掌監臨之官設稽考均輸之職而桑弘羊孔僅之徒鞭箠尽民始告竭
賢良之對諄諄乎均輸鹽鉄之罷諸儒之論切切乎毋與民爭利
之言豈無所見哉昭帝議弛而不果至元帝罷之未幾復置
魏因衛覬之言而置鹽官陳留枲荔之言而立鹽稅沿歷堂
唐始為軍國大計焉鹽之池十有八鹽之井六百四十皆隸
度支五琦劉晏講明備盡天下財計鹽利居半官兵諸
費皆仰給之其後軍費日滋鹽價日踴有以数斗之粟而
易一升之鹽民有不勝之病比韓昌黎所議十二事卒使
張平叔屈服之也
宋朝淮鹽之法李沆以公行之而便蔡京以私行之而病
解鹽之法盛度以義行之而利蔡京以利行之而敝并

庸蜀之鹽王莽臣不之榷而王宗望榷之河北之鹽張方平不之榷而章子厚榷之君子小人其鑒柄也如此

宋朝北方之鹽盡出解池疏為畦隴決水以灌者南風一播鹽始成熟此池之顆鹽也南方之鹽產于海西蜀之鹽產于井煎熬出素烹煉成鹽此海井之末鹽也河北所產成于鹵地永康所產出于山崖此出于地出于山之鹽也胡中之鹽或生于木或生于石此出于木出于石之鹽也

國朝于天下產鹽之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每歲鹽課各有定額行鹽各有地方凡遇開中鹽粮量所在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召商而中納之國用之常則挨次而照之謂之常股鹽邊用之急則越次而給與謂之存積鹽存積既興常股遂斁遂使今日之存積無異前日之常股議者不此之慮往往峻法以禁私鹽殊不知罰愈峻而害愈甚唐之黃巢王仙芝元之張誠皆鹽徒也

宋儒胡寅拆中甄深元勰之言而斷之曰鹽之為物天

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也官為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由是言之鹽之為利禁之不可也不禁之亦不可也要必于可禁不可禁之間隨地立法因時制宜按琛謂天子富有四海何患于貧宜弛禁與民共之繄謂鹽池之禁積而散之以濟國用禹興土貢之法而茶之名未聞周礼列祭祀賓客之名物而茶之名未聞漢設商笑之法而茶之笋未有自唐陸羽性酷嗜茶乃著茶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

推茶 茶本名荼推一名苦荬今通謂之茶

具尤備如常伯熊嗜之玉川子盧仝嗜之江湖散人嗜之故天下益知飲茶回紇入朝亦驅馬市之矣 故

陸龜蒙

茶之有稅始于趙贊 德宗時贊議稅茶漆竹 行于張滂至王播則有增稅至王涯則有搉法迨至于宋往往與鹽利相等故搉茶之法紛紛不一然大要有三乾德之搉務淳化之交引咸平之三分景德之三說此鬻之在官者淳化二年貼射置法通之商賈者嘉祐三年均賦于民此賦之茶戶者仁宗初建茶務歲造大小龍鳳茶始于丁謂而成于蔡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歐陽修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　大朝捐茶利于民而不利其入凡前代所謂榷務貼射交引茶有諸種名色今皆無之惟于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于關津要害置數批驗茶引所而已及每年遣行人齎榜于行茶地方張掛俾民知禁又于西番入貢為之禁限每人許其順帶有定數所以然者非為私奉蓋欲資外國之馬以為邊境之備焉耳　昔宋開寶中有司請高茶價大祖曰茶則善矣無乃困吾民乎

錢幣

堯鑄錢于歷山以遺洪水而鑄也湯鑄錢于莊山以遺大旱而鑄也後謂高諭之表是蓋聖人特為水旱權宜之設未嘗倚之以為經常之用至周太公立九府圜法而國家之經用始資焉錢圓含方輕重以銖而錢之制以定利于刀流于泉而錢之用以通錢之為用助乎此與景王當周之季欲更鑄大錢而單縚公始有子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說雖繆公之言弗听太公之制遽更而勸農振乏百姓利焉秦之錢質和周高祖鑄之于漢為筦錢高后變之為八銖自是以後文帝重而為半兩武帝輕而為三銖八九十年之間錢幣屢更而商農俱病武帝元狩五年罷半兩而鑄五銖雖變于新室而光武復還武帝之舊以其輕重適中故也自五銖之行多之不加重火之不加輕則三官之鑄至元始中積至二百八十億萬魏文帝罷五銖錢以谷帛為市買至

明帝大和間復立五銖他如蜀先主之直百吳孫權之當千愈變而愈重晉元帝之四分沈充又之沈即宋廢帝之來子荇葉愈變而愈輕甚至曰鵝眼曰綖環入水不沉十萬不盈一掬　由三國歷南北以至于隋錢之名義不一而足至北齊有稱錢之令至隋有置用之法唐興當直之法猶沿前代夫當直之法始于漢武京師赤仄之制自漢以後或以一當兩宋元嘉或以一當十梁敬帝甚至以一當千　武德八分之行是也未幾乾

封之鑄以一當十終唐之世經費不給則議鑄兵役不
支則請鑄鏈或以一當二或以一當三當五者有之當十
大錢者有之比直當更迭之弊也　漢初猶有盜鑄
之令至文帝弛禁放鑄雖以賈誼七福之說不能感
帝之听故吳鄧之錢布于天下富埒天子財過王
者利權弛而不收武帝禁鄙國無專鑄鑄之誡是
也章帝罷之縱民自鑄利權收而復弛勢利人主
之大柄其可弛之于下哉　唐至玄宗錢禁未弛

夫何放鑄之議雜起于張九齡之徒九齡曰放鑄是劉
秩則曰放鑄非是一非卒無定論止詔禁惡錢而已周
世宗以民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乃立監鑄錢凡民
間銅器佛像皆毀以鑄錢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平
興國後又鑄大平通寶自後改元必更鑄以年號為文
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紊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船
不復識錢之出國用日耗
國朝聖祖未登極之前即創大中通寶既登極之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鑄洪武通寶大宗鑄永樂通寶宣宗鑄宣德通寶
百七十年僅此四種錢
夫錢輕則物必重而有壅遏不行之患錢重則物必
輕而有盜鑄不已之憂必若漢之五銖唐之開元庶
乎輕重得中矣嘗論三代之世用錢至少秦漢之後
用錢浸多葉正則謂三代不得不少豈非井田法
行而民皆務本以遂末乎謂後世不得不多豈非
井田法廢而民皆務本以棄末乎

楮幣

周官小宰以官府之成經邦治七日听稱責以傳別
此故楮幣之所由來也識者謂傳別券書也蓋民間私
相稱貸以為符驗而小宰特听而已故曰右者券幣
造于下而行于下故其用听于民之自便者此也由周
而漢武帝有所謂皮幣由漢而唐憲宗有所謂
飛錢而公私蕪濟焉故曰後世券弊造于上而行于
下故其用貴于君民之俱便者此也　宋大祖為交

引祥符中張詠鎮蜀患鉄錢之重設交一
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至仁宗天聖中薛田請置交
子務以權出入于是始置益州交子務然行于蜀而未
行于外也熙寧中欲行于河東以莫若之言而罷欲
行于陝西以張景寧之言而罷其後以條例司之議
而各置務則散于外焉仁宗天聖制之初一界一百
二十五萬至哲宗紹聖則增為一百四十萬至元符則
增為一百八十萬至高宗建炎則增為三百七十萬
雖以辛巳用兵而中外之數僅于百萬而止其多若此
幾何而不軽乎以方寸之楮飛錢政遠不積錢以為本
不能以空文行此富弼所以為神宗言也
國朝立法之初嘗設寶泉提舉司仰造大明寶泉與歷
代銅錢兼行使用
陳應雷曰重楮之令苟以信行之于民奚傷不以信
行之于民奚益今之議重楮者率曰仰造之不可
不正是楮之軽固病于數之多也曷則曰楮不病

于多而病于虛多則止于不勝用火則鄰于無所用自以五準一之令失信于天下雖多方營救祇見其愈出而愈虛然則重積之令可不以信行之乎

古者以錢重而制積故積輕而便民後世以錢之而製積故積多而病民然彼此可以通融遠近不至拮閊則可以經久而無敝

儲蓄

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前漢志曰餘三年食進業曰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年餘九年食夫無儲蓄則謂之不太平蓋天時之豐歉不常而吾之儲蓄有常則雖有水旱民無菜色唐虞三代之盛者不以是與賈誼之策欵驅民歸于田畝以抑末技遊食之輩比儲蓄之上策也使賈誼之說行則所謂一夫耕之十人食之一婦蚕之十人衣之者何有乎晁錯欵實民于塞下以開鬻爵贖罪之路比儲蓄之中策

也使錯之說行則所謂粟行五百里衆有饑色千里
餽粮士有飢色者何有乎　常平之法始于魏之李
悝悝之說曰糴貴則傷民糴賤則傷農故大熟糴王
而舍一中熟則糴二而舍一下熟則糴一而舍二小饑則
糴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糴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糴大
熟之所斂文侯用其策而魏以強至漢宣帝時耿
壽昌奏令邊郡皆築谷賤則增價糴之以利農
谷貴則減價糴之以利民而常平之名遂立矣漢有常平

而無義倉常平亦屢置屢罷之者元宗也後之者顯宗也　義倉之法始于隋之長孫平平之
說曰諸州里社各立義倉隨土地之宜出其粟麥隨田畝
之數課其多少收獲之日貯之倉窖荒歉之歲散于里
社文帝用其策而隋以富至唐太宗時戴胄奏令王公
而下有田者皆畝稅二升商賈客戶無田者皆分為
九等每歲收其所入荒年散其所斂而義倉之法
遂盛矣

逮于宋初常平之制猶存京師則置場諸路則

置倉增價以糴則命使臣減價以糶則命司農柰
何王安石始変其法舉糴本而為青苗之錢斂散度倉
以求二分之息豐年則民賤賣其谷而易錢以輸
官荒年則民賤賣其田而貟錢以納稅甚者伐桑
賣薪屠牛賣肉而尚不能比常平之利民者又為病民之
具比常平之顛末知此也　唐有義倉而無常平
然義倉亦屢置屢罷之者高宗也復之者玄宗
也逮于宋初其制猶詳一創于乾德再復于元豐
或一石輸五升或一石輸一斗柰何南渡以來盡廢其
制社倉轉為縣倉民始不與而為官吏之侈用縣倉
轉而為郡倉民益相遠而為軍國之資費官知其斂
未知其散民知其入未知其出甚者指為常則重斂
急征而義倉之恤民者又為害民之本此義倉之
顛末如此也
孝宗時立朱熹社倉法于諸路初建之崇安縣開糴鄉
有社倉一所熹請于應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

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飢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食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以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是鄉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後請以其法行之他處

丘瓊曰朱熹社倉之法固善矣然里社不能輩得如熹者以主之又不能皆得如劉如愚父子者以為之助熹固自言其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

為鄉閭立此無窮之計然則其成此倉也蓋亦不易矣

管仲說桓公曰歲有豐歉故谷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重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輕桓公用其說而齊以強仲之力也厥後其法不行于齊一饑于春秋而黜敖為粥食饑再饑于戰國而孟子勸王發棠然則仲之法誠不可廢矣　桑弘羊之平準蓋以天下之財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足而時價騰踊故設平準于京師物貴則賣之物賤則買之是固管仲之遺法也然其本心大槩捄聚斂以濟君之多欲其去仲也又天淵矣唐玄宗之和糴蓋以江淮之漕運不繼而兵食冗多故設和糴于近郡增時價十二三得谷数百萬石是又若悝之遺意也然考其實大抵有增價之糴無減價之糶徒以濟國之用而不恤民之飢其去悝也又霄壤矣　荀卿曰田野縣鄙者財之本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者貨之源也財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　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待民之艱阨関市之委積以養孤老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

仲長統曰夫人待君子而得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斂以取優饒者也　陳君曰舉市糴之法又當立為三策

出內府緡錢百萬付之三司以斂邊糴此則和糴之法
而祥符之制也出內府綾羅錦綺直百八十萬付北
河漕臣以市糴此博糴之法而咸平之制也募商人
匿粟于極邊度地里遠近增其虛佔給券以苍償之
此則便糴之法而景德之制也

荒政

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生有預備之政上也修李悝之
政次也所在蓄積有司均糶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
次也咸無焉設糜粥又次也 呂東萊文 朱熹有言自古國家
傾覆之由何嘗不起于盜賊盜賊竊發之患何嘗不起
于飢餓吁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是以先王于民也備之
于未荒之前救之于方荒之際而又養之于已荒之
後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薄征三曰緩刑
四曰弛役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
樂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盜賊 呂祖謙以散薄征為荒
政之大網舉緩刑至去
幾為救荒之要術以緩刑除盜為紓權皆舉大抵周官雖分六職然其關節脉理
皆相應耳如散利須考大府天府內府凡掌財賦之官如薄征須考九賦九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禮言天子之救荒曰膳不舉樂食不祭肺馬不食谷馳道不除然又曰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則救荒固不若備荒之有素也詩言宣王之憂旱鞫哉庶正疫哉家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然又曰在亳則有積倉粢糧在申則有峙糧饟糇則憂旱固不若防旱之有素也

孜之春秋有年則書書之非褒也以見前此皆無年大有年則書書之非褒也以見前此皆大無年僖公之時不雨則每時而一書以見僖公之有志于民文公之時不雨則歷時而總書以見文公之無志于民知乎此則知天子之荒政矣汲黯之在漢矯詔先發倉賑飢而後奏此善救荒者也然與其為汲黯吾寧為耿壽昌之長平歸昌黎在唐上疏罷稅錢草果以恤旱此善救荒者也然與其為昌黎吾寧為戴胄之義倉常平之法不行而唐漢之備荒無素于是始有丞相出粟之令矣義倉之法不行而唐之備荒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素于是始有天子逐粮之嘆矣　陳亮佐在杭州發
公廩減價而糶以濟民趙閱道在浙西詔商賈增價
而糴以濟民富弼在青州活四十萬人則以民之粟還
在梓州活数千百人則以官之禄范文正公與繕造以
救荒則兩浙之民不流徙蔡文忠公弛塩禁以救荒
則京東之民頌其德魏韓公救荒之策為尤詳蠲租
稅也罷冗官也縱流而不禁也募入粟而有賞也朱
文公救荒之政為尤善放田租也勸出粟也招誘商
人也戒斂官吏也朱子救荒南康截綱未留夏稅若干檢旱傷放田租若干
又觀朱子之救荒于浙東也請告身幾百本錢糴米幾百斛給付使先王之澤存可以無李悝之平糴矣使平糴之
法行可以無朱子之荒政矣　富弼在青州因濟飢
民募軍萬計司馬因遣使賑濟河北上言莫若擇公正
之人為監司使察災傷州縣不勝任者易之使各賑濟
本州縣之民趙抃在越州令屬縣使各書以對而董
其偷辛棄疾帥湖南賑濟榜文祇用八字曰劫禾曰
斬閉糴者配　朱子言于其君曰臣曾摹得蘇軾

與林希書說濕寧中救荒之弊費荒而無益以救之遲故也其言深切可謂後來之鑒曾鞏救災議曰為今之計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日今被災州郡為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當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備其耕商得治其貨賄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于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

漕運

觀禹貢所載入于渭乱于河之類所輸不過九州之方物則知漕運之法三代之時未立也觀管子所載粟行五百里之類所漕不過一時輒卒則知國都之漕春秋之時亦未聞也　秦饋粟于晉自雍及絳吳開溝于邦自江達淮始皇攻匈奴輸渤海之粟致河北之倉高祖擊項籍運關中之粟取敖倉之積斯皆漕運

之所自來也　漢初京師之運仰給近郡故歲漕關中不過數十萬石諸侯不粟不至京師故吳王聚粮多至三十餘年武帝以來而非昔日北矣外給兵糧則增漕運故南通邛僰負擔轉漕朔方東轉倉海之粟以擊朝鮮而漕河湟之谷以威羌雲而兵費廣矣內多官徒則增運故張湯通褒斜道五百里以漕鄭當時鑿涇渭渠三百里以漕既增漕為百餘萬石又增漕為四百萬石而國用侈矣此漢漕運之顛末也　自是而後如冠恂輦車驟駕于河內虞翊開漕船運于成都孔明木牛流馬之運稱于蜀鄧艾泛舟江淮稱于魏謝玄壍呂梁之水以運于晉宇文愷鑿渠之水以運于隋斯皆漕運之得其人也　唐初府兵之法未壞故關東不過漕十餘萬石而足以贍軍官吏之員未多故每歲不過費一三萬斛而足以廩祿開元以後而非國初比矣漕運之路有加于前故李杰開汴州梁公壅以漕齊澣開泗州廣濟渠

以漕盧暉則開通濟渠以漕帝堅則開廣運潭以漕而惟恐漕之不廣矣漕運之數有加于前故裴耀卿三年運七百萬餘石崔希逸一年運百八十萬石劉晏歲運百十萬石李泌歲運百三十萬石而惟恐運之不多矣此唐漕運之始終也　宋建都于汴其漕運則有四路江淮之粟自汴河而至陝西之粟自黃河而入陳蔡之粟自惠民河而通京東之粟自廣濟河而通而其得入則若張士遜范昇又許元之徒也既而徽宗之末改轉搬之法為直達之規始者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自直達法行而船之壞不及整矣始者以迴船載鹽以其鹽償費自直達法行而民之勞無所酬矣此宋之漕運所以不及于唐也元建都于燕而漕運則自海道浙東西之粟自浙入海江東西之粟自江入海淮東西之粟自淮入海自海數千里以至直沽而其得入則如朱清張瑄羅壁之徒也然而海道之運無淺沙之慶有風波之險以農民力耕積累之漸官吏征摧輸納

之苦一旦委于渊海民力因穷國用乏矣此元之漕運
又酷于宋也
國朝海舟罷直沽之運常歲盈到淮倂之倉轉兌用坐
食之兵督運授分閘之計民至于今是賴豈非大宗
之始謀恭襄之偉績哉
論漕在得人論魗餉之勢在于今日因地勢二日便民力而已
要其所以致是者必得人任其責也 論漕不知屯田
給一月是給一月而已也一月之外其能給之乎歲
之外其能餉之乎惟夫屯田之規倖燧不籌則執耒耜
以耘耨羽檄一馳則彼甲冑以征行
內帑 坑冶
古者以財為公用故有公藏而無私帑後世以財為私用
故有私藏而無公帑周人制于家宰家宰大臣也故不
敢有侈用之心漢初屬于少府外朝也故亦無滲漏
之弊至東漢歷唐率干以閹人掌之而財用始專為
私用耳周官之書有大府有玉府有天府有外府

有内府皆王之府藏也凡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則大府掌之凡良貨賄之藏以供王之珠玉則王府掌之凡藏國之寶鎮寶器則天府掌之而外府之藏則掌布之出入以共百物之用内府之藏則受九貢九賦之貨賄以待邦之大用別而言府庫之名不同合而言皆聖人之所藏也揔于大宰脉絡相通于後世之征斂無藝耗費出無經者異矣

漢人財賦分為二品其一給公家之用則司農之所掌而陂澤市租隸焉當観哀帝以武庫兵送董賢而當時已議其非元帝之時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内外公用可謂良法況少府外朝之臣而得主内庭之物故官掖無横出之私閹官無干預之弊尤漢人之美意安有一已之私乎

東漢始以禁錢掌之司農非不可也及司農不能應公庭之費用于是章和而來立之別

而田租均輸隸焉其一以給天子之私用則少府之

監而用閹人領之異時威灵之君每嘆天子無私財而開鴻都賣爵以為私藏矣唐人始以財賦歸之在藏非不可也及第五琦不能禁豪將之求取于是納之內帑而亦用廷習領之至楊炎請出內帑以歸有司當是時方喜有正規之風未幾盧杞一用而炎卒貶死異時德宗瓊林大盈第為己蓄而不計邦用之虛盈矣（按漢別監唐大盈與周漢內府光府之制同借不歸于大臣以啓異時宦官之恣耳）宋初以府庫充盈別建內帑以藏之故歸璣謂祖宗置內倉蓋倣水旱兵革之用非蓄私財而充己欵司馬光亦曰祖宗置內藏以倣急饑兵革之費非以供奉養倣賜予故其子孫如真宗金帛雖多不敢私用仁宗朕于宮中一無所費異時三十庫之羨侈為歌詩皆列聖積累儉約之所致（神宗即景福殿聚金帛為兵費是年始更庫名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兵圖儉犹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受設內庫期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俊積羨累又揭以詩門曰每處多惕心志意遵洪業顧予不武安何以成健）明道出禁錢以賜縣官此則為經費之助也皇祐出內藏庫絹以

糴軍粮至和又出内藏庫錢以糴軍儲此則為軍實之費也陝西博糴濟饑民則齎奉宸錢三兩河北水災欵行賑貸則出内藏緡三十萬匹非為民用也景祐中真宗令内庫取索必經三司景祐中程琳為三司使禁中所取輒覆奏罷

國家之内帑不一而足有承運庫以收貯金銀有廣惠庫以收貯錢鈔曰廣源曰廣積各有其名曰天財曰贓罰各異其號至于甲乙丙丁戊字之庫又各有所收貯焉祖宗朝郡縣官初除例有賜予知府知州知縣則文綺四羅二綃布各六疋如之毋妻及長子各半又有道理費知府白金五十兩知州知縣三十兩佐貳以下各有差今無此常賜而有司至取司農經費以給火府以下抗冶曰談玄理者問之以貨利則耻言手校鉛汞者付之以牙籌則羞執管子書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金上有鍮石者下有銅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上有赭石者下有鉄此山之見榮者也

昔者堯有九年之水而鑄歷山之金湯有七年之旱而
鑄莊山之金六府之修金與其一荆揚之貢金有其三
周人幷人掌金石錫石之地而為厲禁則其利始重
矣　漢文帝時銅山之錢吳鄧鑄之武帝時麟趾
之像黃金為之而未嘗有禁也明帝時巢湖之金
大守獻之元魏時驪山之鑛置官採之而亦未嘗有
禁也唐時銅銀鉄錫之冶三百六十八陝宣潤饒衢信六
州銀冶五十八銅冶九十六鉄山五錫山二鉛山四汾州礬石
山七宋時産金之所四十有七産銅之所三十有六産
鉄之所四十有七産鉛之所一産錫之所一水銀朱砂之
所一
國家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間或有之隨取隨竭
往年浙之温處閩之福建開場置官令内侍以守之差
憲臣以督之所得不償所費昔王莽時省中黃金六十
萬斤陳平以四萬斤間楚君臣卓鄙鴆金亦多其餘
三五十斤者不可勝數近世金不以斤計雖人主未有以

百金予人者佛事未興故多金杜鎬所以對其君乘輿服御禁銷金真宗所以語其臣

理財

陸贄曰地方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度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先王立程量入為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　蘇軾曰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間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缺)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于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于厚賦斂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于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計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　蘇子由曰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求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不可得也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人君所為無不成所欲無不如意矣　曾鞏曰用財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財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易致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講求真仁英三朝所以費用其財者考知其數即今比舊罷其所可罷損其所當損從其約而杜其泛竝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矣周禮理財之法居多而其制用之柄則付之大臣有大宰以制其出有司徒以制其入而官屬之制于大宰者為尤詳焉有職內以會其入有職歲以會其出有職幣以會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餘而其大要則總之以司會而掌之以司書其所以參校鉤稽之者曰有日要月有月成歲有歲會若夫司徒之屬則又有所謂泉府廩人舍人者焉或以分其財守或以取其財用　昔者周盖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始皇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疲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君之一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戈獵之廣天下弗能供也　賈山至言　賈誼言于文帝曰生

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予即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何招而不至今驅民而歸之農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而民樂其所矣　漢高祖時張蒼為計相唐户部爲有度支至德宗時以尚書劉

晏判度支宋有三司使號曰計省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以庫倉皆滿乃蠲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煬帝即位征伐巡遊不息征伐怨叛以至于亡此明效大驗也彼王安石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斂理財雖以天下自奉不為過而其黨遂倡為豐亨豫泰惟王不會之說飾六藝文姦言以誤人國家其萬世之罪人與　唐制戶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其屬有四一曰戶二曰度支三曰金四曰倉　歐陽修曇

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足而下不困　李翔有平賦書謂人皆知重斂之為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也何者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流者不歸而土地有不耕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輕斂則人樂其生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拓日蕃盡力耕之地有餘利是故善為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可得也　宋大祖于講武殿置封樁庫嘗積繒帛二百

萬意胡公首大宗置景福殿庫隸內倉庫揀納諸州上供物曰此蓋憲司計之臣不能均節異時用度有闕復賦率于民耳　立璚曰今曰為國家大費者親藩宗室世襲武臣額外文職是也今日雖不至如宋之桓然轍之言因其勢循其理以其漸微為之節使見在者無損而將來者有限則賈誼所謂失今不治之痼疾他日必無也　賈誼之告文帝曰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無饑不可得也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無寒不可得也而陸贄之告德宗亦曰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家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　宋仁宗朝張方平之論足國也曰天下之蠹在于兼并而其所以言兼并者曰上侵王者之利焉下鋤齊民之業焉豪奪單弱踰肩交通貴勢而莫之禁焉而王禁而莫之止焉因其富厚之積困于浮費而其所以言司馬光之論理財也曰公家之浮費者曰官無常員俸祿有增而無損焉兵無定數衣粮日費而不繼焉府庫竭矣而賜予無節焉風俗

敝矣而奢僭無制焉

會計

自唐李吉甫為元和國計簿丁謂因之為景德會計録其後林特作于祥符田況作于皇祐蔡襄作于治平韓絳作于熙寧蘇轍作于元祐元祐所會計者其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所以摠括天下財賦出入之數　漢自京師高祖立法舉天下之財盡入于治粟内史又有計相以總之尚書以會之則計簿之職嚴矣然自計相之職罷而丞相不知錢穀出入之數尚書之權輕而官帑或有官錢放散之弊甚至計簿具文務為欺謾往往督責之私而膠東戶口偽增萬餘樂成隱由幾四百頃終不得撿泥其姦也　唐自大宗立法舉天下之財賦盡入于左藏大府又有此部以覆之度支以領之則總核之計詳矣然自兩稅之日興而中年之用度已倍于前日自無名之斂起而元和之計簿已無救于汙吏甚至興師動衆財賦衰耗往往移借家

將而天變于上莫之知人怨于下莫之恤終不能有以抑沮其橫也寔觀黃龍之詔旨又覆杜牧之罪言其亦有感于世與　陳晉公隱錢穀數于充羨之時恐啓其君侈汰之習李惟清上度支簿于民困之日必啓其君省簡之念論會財以善君忘寔財用之弊固所以善君政會財用之數亦所以善君心何者有無必知仁儉之心所由起也寔實必見節約之念所由生也

東南財賦　郡縣財賦

夏書論揚州之貢其田下下而不及于諸州其貢遼革而不及于絲紵則夏時東南財賦未盛也周禮載楊州之賦其谷無黍稷穀麥而惟稻其利有金錫竹箭而無他則周之時東南財賦猶未盛也至漢而稍盛矣吳王鑄銅山之錢富于天子枚乘言海陵之粟多于漢室其盛可知然而漢之財賦率出于關東故江淮之漕運猶未著至唐而又盛矣高祖漕東南之粟以給關中大宗漕東南之粟以伐遼東其盛也可見然而唐之漕運未

廣于國初故江淮之財賦猶未大括也玄宗以來而漕運始大行于東南觀夫韓滉以漕江南粟致位宰相李錡以漕江南粟飛楊踐扈江淮米未至六軍脫巾大呼于道江淮米既至德宗父子舉酒相慶而其數之多始于二百萬石終于三百萬石信所謂江淮乃財賦之淵藪矣宋興以來而漕運又愈盛于東南觀夫范旻主漕計江漢之粟輦運相繼許元為判官瀕江之粟干艘而上陝西之粟歲五十萬石京東之粟歲四十萬石而江淮之粟始于三百萬石終于六百萬石信所謂江淮乃天下之敖倉矣

唐建都于關中而江淮去京六七千里故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江以次轉送且自河而上皆以篙俻夫而輸此唐漕運之良法也宋建都于汴京而江淮去京四五千里故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以次轉運江船之迴皆以塩償其所費此宋漕運之良法也　丘文莊曰

自唐宋以來國計咸仰于東南其在今日尤為切要重地歸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

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今國家居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而此五郡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自宣德正統以来每擇有心計重臣巡撫其地以司其歲入蓋以此地國計所資故也諺有之曰蘇松熟天下足（以下郡縣財賦）井田之法行而財藏于民漢承秦阡陌之後加之武帝多事之餘取民之目愈悉已不在民矣而山澤之利以供郡國之粟初不盡歸于少府焉田租之入以備軍國之用初不盡歸于司農矣盬鐵之租雖置官權而所留于郡國猶有餘藏亦不盡歸于上林焉所以一有軍興用度大農調郡國以給之郡國災荒朝廷亦取旁郡錢穀以助之其三輔所在廩犧官錢至百餘萬而鑠陽一縣其錢亦不下數十千雖然歛收錢穀州縣事也稽收計簿朝廷事也是以調發不給者加以之興之刑（趙廣漢傳尉史禹効蘇賢）用度無據者臨之以放散之罪此又漢人之良法也　唐之強藩陸梁者不申戶口而州縣所租歸于藩臣之手守臣訣侯者無錙銖之遺利設大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立內庫而斂于國者無毫髮之遺策私家無銅爐平
地無銅山而民之錢空于官爾唐人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糴
新穀而民之衣食竭于官耳聶夷中詩宋初海內分裂天下賦
入不上于版曹者大半削平僭亂師旅歲興仰給于縣
州郡委任轉運分任郡守郡中賦稅之利得以擅之聽其
調度亦不盡責其上供也是故為三司者不敢斂州縣之
財以厚公帑為漕使郡守者不敢輦州郡之財以入
京師陳晉卿任三司使矣茶法之定止從中策而取
利大深者置而不用焉用宋大初之言張方平嘗任三司使矣拱
辰榷鹽之請公乃具陳本末立止其事且請下免榷之詔
焉此為三司使者然也張士遜嘗為江西轉運矣王旦
以榷利之至告之而士遜未嘗求雖刀之利富公弼嘗知
青州矣朝廷輦青州之錢以入而富公力言其害此為漕
使守臣然也王金陵何人哉茶鹽坑冶有使者而茶鹽

坑冶之利州縣不得私其利場房河度募衙門而州縣不得私其有二稅分數舊屬州縣也至是歸運司徵經費矣軍資錢帛舊與州縣也至是亦歸運司徵經費矣昔聽其回易也今禁之昔許其醞造也今限之其行均輸市易之法而商賈之民困行寬剩役錢之法而下户之民困行青苗放息之法而天下之民困（青苗二分取息范鎮曰青苗者唐亂世所為是盜跖之行也）噫二頃荒田都賣盡要錢準備納青苗公獨不聞此詩乎　柳子厚有捕蛇說張文昌有猛虎行

省費用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于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于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于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于天下俯已以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

為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于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欵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欵益以不給不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念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感未可以知其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禦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為病者何異此　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崴嵬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荊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洛其費用之衆又有倍于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啼啼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之計百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當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

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
不能者一歲之入綽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
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于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于厚
賦斂(改)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
至于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
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
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　今天下之利莫
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
榷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
譬之于人其多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
以至于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後(恨)具見而無遺若
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
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為費用不可復省
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為國乎臣有以知
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
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

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師實輕以不急之實而
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
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
不可以卒去至于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
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
飾老佛之宮而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
給以巨萬計此何為者也天下之吏為不少矣將患未
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脩舉而其患莫不
盡去今河水為患不使濵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
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為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
人坐籌于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
江淮之間又有發運榷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為費豈
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
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為之廐長立而馬益瘠今為政
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為
不多也臣以為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

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均户口

夫中國之地足以食中國之民有餘也而民常病于不足何哉地無變遷而民有聚聚則散則爭于不足之中而散則棄于有餘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遺利而民用不足昔者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衆寡而受田于官一夫而百畝民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當周之時四海之內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百同而為九百萬夫之地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為六百萬夫之地又以上中下田三等而通之以再易為率則王畿之內足以食三百萬之衆以九州言之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方也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之地而食五人則是萬有三千五百萬人何以仰給于其中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穀常有餘而地力不耗何者均

之有術也自井田廢而天下之民轉徙無常惟其所樂則聚以成市側肩躡足以爭尋常挈子妻負子以分升合雖有豐年而民無餘蓄一遇水旱則弱者轉于溝壑而彊者聚為盜賊地非不足而民非加多也蓋亦不得均民之術而已夫民之不均其弊有二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忽故而重新則民不均夫民之為農者莫不重遷其墳墓廬舍桑麻果蔬牛羊耒耜皆為子孫百年之計惟其百工技藝無事樹藝游手浮食之民然後可以懷輕

資而極其所往是故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則農民捨其禾耜而游于四方擇其所利而居之其弊一也凡人之情息于久安而謹於新集水旱之後盜賊之餘則必省刑罰薄稅斂輕力役以懷逋逃之民而其久安而未變者則不肯無故而加恤是故上之人忽故而重新則其民稍稍引去聚於其所重之地以至于衆多而不能容其弊二也臣欲去其二弊而開其二利以均斯民昔者聖人之興作也必因今情故易為功必因時之勢故易為力今欲無故而遷徙

安居之民分多而益寡則怨謗之門盜賊之端必起于此未享其利而先被其害臣愚以為民之情莫不懷土而重去惟士大夫出身而仕者狃于遷徙之樂而忘其鄉西漢之制吏二千石皆徙諸陵(鬱)為今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任至某者皆(燒)荊襄唐鄧許(洛)改陳蔡之間今士大夫無不樂居于此者故恐獨往而不能濟彼見其儕類等夷之人莫不在焉則(其)去惟恐後耳此其所謂困人之情夫天下不能歲歲而豐也則必有饑饉流亡之所民方其困急時父子且不能相顧又安知去鄉之為戚哉當此之時募其樂徙者而使所過廩之費不甚厚而民樂行此其所為因時之勢然此二者皆稅其田貸其耕耘之具而緩其(其)租然後可以固夫意夫如是天下之民庶乎有息肩之漸也

較賦役

自兩稅之興因地之廣狹瘠腴而制賦因賦之多少而制役其初蓋甚均也責之厚賦其(財)足以供署之重

役則其力足以堪何者其輕重厚薄一出于地而不可易也户無常賦視地以為賦人無常役視賦以為役是故貧者鬻田則賦輕而富者加地則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勝亦所以破兼并之門而塞僥倖之源也及其后世歲月既久則小民稍稍為姦度官吏耳目之所不及則雖有法禁公行而不忌今夫一戶之賦官知其為賦之多少而不知其為地之幾何也如此則增損出入惟其意之所為官吏雖明法禁雖嚴而其勢無由以止絶且其為姦常起于貿易之際夫鬻田者必窮迫之人而所從鬻者必富厚有餘之家富者恃其有餘而邀之貧者迫于饑寒而欵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賦有田者反迫困窮之中苟可以緩一時之急則不暇計其他日之利害故富者他日以益而賦不加多貧者他日以削而賦不加少又其姦民欵計免其賦役者割數畝之賦而取焉是以數十年來天下之賦大抵淆亂有兼并之加之以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直或者亦貪其直之微

族而賦甚輕有貧弱之家而不免于重役以至于破敗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賦有而其人亡者天下皆是也夫天下不可以有僥倖也天下有一人焉僥倖而免則亦必有一人焉不幸而蒙其弊今天下僥倖者如此之衆則其不倖而受其弊者從可知矣三代之賦以什一為輕今之法本不至于什一而取然天下敝敝然以賦斂為病者豈其歲久而姦生偏重而不均以至于此歟雖然天下皆知其為患而不能去何者勢不可也今欲按行其地之廣狹瘠腴之實而官必據其所直之數而取其易田之稅是故欲知其地之廣狹瘠腴可以其稅推也久遠者不可復知矣其數年之間皆足以推較求之故府猶可得而見苟其稅多者則知其直多直多者則知其田多且美也如此而其賦以亦將一切出于其意之喜怒而其患心益深是故士大夫畏之而不敢議以臣為之此最易見者弗顧之察耳夫易田者必有契契必有所直之數據所直之數必得其廣狹瘠腴之實而官必據其所直之數而取其易田之稅是故欲知其地之廣狹瘠腴可以其稅推也久遠者不可復知矣其數年之間皆足以推較求之故府猶可得而見苟其稅多者則知其直多直多者則知其田多且美也如此而其賦以其役輕夫人亡而賦在者可以有均矣鬻田者皆以其直

之多少而給其賦重為之禁而使不敢以不實之直而書之契則夫自今以往者貿易之際為姦者其少息矣要以知凡地之所宜多少而以稅參之如此則持籌之吏坐于帳中足以周知四境之虛實不過數月而民得以少蘇不然數十年之後將不勝其弊重者日以輕輕者日以重而未知夫所終也

蓄材用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進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為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咸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押者至于猒玩之所惰洋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示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怨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衰未

嘗少壯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
今 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絶之議非
不欲絶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空朝廷無所恃也沿邊之
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窺亭而北嚮吏士未戰而
先期于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 朝廷無
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循足以為有人乎天下未嘗無
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
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為用而不
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
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
其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
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
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
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
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
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為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然

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興兵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畧收勇擇之士而開賮在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 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罷然莫不自以為知兵也来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于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嵗厭之而知其無益故休兵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為武舉方畧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然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于言語又不可以較之于武力獨見之于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于治兵子王治兵於為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為賈觀之以為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于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捍而不知戰此

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畧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殫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才庶乎可得而用也

文獻通考田賦考

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內復有公卿大夫　地祿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孫世守文其土之肥磽生蠶之豐耗視之如其家不煩考覈而姦偽無所容故其時天下之田盡屬於官民仰給於官者也故受田於官食其力而輸其賦仰事俯育一視同仁而無甚貧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內自私一人獨運於其上而守宰之任驟更數易視其地如傳舍而閭里之情偽雖賢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受其姦敝無窮故

秦漢以來官不復可授田而田遂為庶人之私有亦其勢然也雖其間如元魏之天和李唐之貞觀稍欲復三代之規然不久而其制遂隳者蓋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故也三代而下天下非天子以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之井田是豈奪民之田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行也隨田之任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商鞅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后之為國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則又至於煩擾無稽而國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

文獻通考錢幣考

生民所資曰衣與食物之無閑於衣食而實適于用者曰珠玉五金先王以為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於是以適用之物作為貨幣以權之故上古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世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刀布即古錢之名）然珠玉黃金為世難得之物至若摧輕重通貧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銅而已故九府圜法自周以来未之有改也然古者俗朴而用簡故錢有餘后世俗侈而用糜故錢不足於是錢之直日輕錢之數日多數多而直輕則其致逮也難自唐以来始制為飛券釣引之属以通商賈之孥齎貿易者其法蓋執券引以取錢而非以券引為錢也宋慶曆以来蜀始有交子建炎以来東南始有會子自交會既行而始直以楮為錢矣夫珠玉黃金可貴之物也銅雖無足貴可通用之物也貴且適用者制幣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為幣則始以無用為用矣舉方尺腐敗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籍以衣饑籍以食貪籍以富蓋未之有然銅重而楮輕鼓鑄繁難而印造簡易今捨其重且難者而用其輕且易者而又不免犯銅之禁無捜銅之苛亦可便也

文獻通考戶口考

古者户口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而多窳惰之輩行是人也古之人方

其為士則道問學及其為農則及稼穡及其為兵則善戰陣救之所向無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而扞成其民民衆則其國強民寡則其國弱蓋當時國之與立者民也光岳既分風氣日漓民生其間才益之而智益劣士拘于文墨而授之介胄則漸農安于鋤梩而問之刀筆則發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毀其肩摩袂接三尺莽不足以滿吁者總總也于是民之多寡不足為國之盛衰官既無籍于民之材而徒欲多為之治以征其身户調口賦日增月益上之人厭棄賤薄不倚民為重而民益窮苦憔悴祇以為累矣

役民者官也役于官者民也郡有守縣有令鄉有長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在軍旅則執干戈興土木則親畚鍤調征行則負羸紲以至追胥乃作之任其事不同而皆役于官者也役民者逸役于官者勞其理則然然則鄉里長長非役也後世乃麾用其民為鄉長里正者不勝詠求之苛吝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戶役矣唐宋而後下之任戶役者其費曰重上之議戶役者其制曰祥于是曰差曰顧曰義紛紜雜襲而法出姦生莫能禁止意咸周之里宰黨長皆有祿秩之命官兩漢之三老嗇夫皆有參望之名言蓋後世之任役者昌黎參之至者極乎

征榷攷

征榷之途有二曰山澤茶鹽是也曰關市酒沽征商是也蓋言利者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而欲與民庶爭貨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則曰山澤天地之藏而豪強擅之關市貨物之聚而商賈擅之聚于豪強商賈以給國家之用而無專仰給于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遠圖也自是說立而後之加詳于征榷者莫不藉是聚斂之不已則併其利源奪之官自煮鹽酤酒採茶鑄鉄以至市易之利源日開官既不能自辦而豪強商賈之徒又不可復擅然既立以為課額則有財者不任其虧減于是又為均派之法或計日而課鹽錢或望戶而榷酒沽或于民之有田者計其頃畝而令于賦視之時帶納以求及額而征榷遍于天下矣蓋自昔之榷利曰取之豪強商賈之徒以擾農民及其久也則農民不獲豪強商賈之利而代受豪強商賈之榷或識者知其苛橫而國計所需不可止也

市糴考

市者商賈之事百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倣于周官之泉

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籍吕者也

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倣於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求糴皆竒糴籍吕者也然泉府與平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于民用也則官買之糴之及其適于民用也則官賣之糴之蓋憖悉有無田為貧民之地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然沿襲既久古意寖失其市物也亦曰權吾買居貨待價之謀及夫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為而指為富國之術矣其糴粟也亦詒曰抶貧民穀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指為積粟之入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買和糴而強配數目不給價足視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籍以利民不可不究其顛末也

土貢攷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為王畿之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當無者市易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即租稅也
漢唐以來任土所貢無代無之著之令甲猶曰當其租入
然李叔之世務為苛橫往往租自租貢自貢矣至于
珍禽奇獸袞服異味或荒淫之君降昔取索或姦諂之
臣希意創貢往往有出于經常之外者甚至措留
官賦陰增民輸而命之曰羨餘以供奉上下相蒙苟
悅其名而於百姓則重困矣

國用攷

賈山至言曰昔者周盖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
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
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而不能勝夫求
一君之用耳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然
則國之廢興非財也財火而國延財多而國促真效商
觀矣盖自周官六典有大府又有王府內府且有惟王不
會之說後之為國者因之兩漢財賦曰大農者國家之
帑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
之私蓄也唐既有轉運

度支而復有瓊林大盈不既有户部三司而復有封
椿内藏于是天下之財其歸于上者復有公私恭儉賢
主常捐内帑以濟軍國之用故民俗而其祚昌遥後僻
王至糜外府以供耳目之娛故財匱而其民怨此又歷代
制國用者龜鑑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末塲節要卷之十二

禮門目錄第十二

世譜　一
姓氏　一
名諱　一
謚法　一
歲書　一
射禮　一
視學　一
釋奠　一
名賢從祀　一
抑奔競　一
排異端　一
方言　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睦族
習藝
科舉
辟舉
天文
策試
分野
群祀
儲才
燕禮
武舉
考校
曆法
郊祀
廟祀
律呂
選舉考
王禮考
經籍考
象緯考
樂校考
學考
帝系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古香齋

國家圖書館藏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禮門十二

世譜　姓氏

能言其祖郯子見稱不識其先籍談遺嘆古者別生分類而作世譜時則有着姓氏之書以敘昭穆而命小史時則有姓氏之官　考之司馬迁世表五帝之相承三王之相繼無非出乎皇帝之後世之執泛昧之說者曰契生于卵后稷人跡世系無可考

也殊不知稷契之事經傳歆以見天命精微之意泥五德之說者曰高辛以水生木夏禹以木生金世系又必信也殊不知五德之說又特出于漢儒附會之私　秦起西戎特一醜類托于伯翳之所出若難信也況呂政寄身不帝而亦玷伯翳之後可乎漢起沛中特一亭長本唐堯之所出似無疑也況鄙哉劉裕亦冒元王而亦玷唐虞之後可乎曹魏之興肇于窪官曹騰而以為曹叔振鐸之

裔矧嵩本息養氏姓無者邪唐祖之興肇于隴西北道而以為出于皐陶夫何倫矧以禮為李姓氏不經邪普之敬塘西夷裔也而改姓石氏唐之克用朱邪族也而冒姓李氏宋太祖應明宗天生聖人之祝太宗驗玉帝為趾之詳說者謂世系實出于伯夷殆有所見大抵以後姓氏無書無怪乎夷夏貴賤之混也（李彼作景會萬年錄蘇子由作苟卿聖祖殿記皆曰宋出伯益以下姓氏子長之叙司馬所出也其先司馬遷晉後復奔魏投之春秋隋會奔秦後自秦入魏入魏而還晉豈有自晉奔魏之理則知子長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說也妄子雲之叙楊氏所出也其祖食采晉陽後為陽侯考之張衡言晉夫人食采于陽氏食我有罪而楊氏弗無有所謂陽侯者則知子雲之說也踈　古者姓氏之權出于上故姓氏難考為齊為魯為宋為衛楊氏以國也為戴為武為宣為穆楊氏以謚也賜氏以官則若司寇司馬賜氏以爵則若王孫公孫賜謚以字則若孟孫叔孫賜氏以居則若東門西門三鳥五鹿以志賜也巫氏匠陶以事賜也籍談之籍以其

司晉之與董狐之董以其董晉之史凡此皆上所命也

邾子之後去邑而為朱氏邢叔之後去邑而為于氏踈氏至東晳去足以為東橋氏至周文帝去水而為喬此以字而訛其姓者也夏啓封支子為羊而其後為辛氏周武王封騩叔于西虢而其後為郭氏步徑氏訛為慕容氏訛而為稽自稽康始此以聲相近而訛其姓也趙奢因封馬服君其後轉為馬氏田千秋得乘小車入省中時人謂車丞相其

後轉爲車氏京房本李姓也推律而姓京陸羽不知所出也筮易而姓陸慶純因辟安帝諱改賀氏禿髮賀以魏大武謂與同源轉爲源氏楚人以項籍之故而易籍爲席閩人以王審之故而易沈爲尤是數者非更姓之私乎灌孟本張姓也爲灌嬰舍人而冒爲灌氏負凝之本劉姓也慕伍員忠烈而冒爲負氏李元諒本安姓也養于閹尹而冒爲駱氏衛青本鄭姓而冒姓衛鄭注本魚姓而冒姓氏數者非冒姓之矣乎　劉氏而其姓有六攡氏一族自舜別爲姚氏自齊王建之子別爲王氏而其姓有四是姓多而訛其族杜氏一姓自吏伯之後爲杜成杜氏王赫子威之後爲濮陽杜氏一姓而五望張氏一族自常山王耳之後爲河間張氏至廟相亮爲鄭州張氏一姓而十望是望多而訛其姓清河崔氏一望而三房博陸崔氏一望而四房趙郡李氏一望而六房隴西李氏一望而四房

則望多而訛其望知遠之劉出于沙陀部人能無累于劉累之後敬塘之石出于西夷部種能無累于石蟾之後此夷秋之僭也范希文少依母氏冒朱姓已稱朱學究也既長知其世家泣從范氏其視滕公隨外家而姓孫所見遠矣秋青遠祖秋梁公己有詰身可驗也公以一時遭際不能兇梁公之後其視郭崇韜哭子儀之墓杜正倫鑒南杜之杜固者所得多矣子厚無得有玷邾公京卞愈人借名端

明 蔡 隋唐以上先王宗法之意猶存官有簿狀以紀民之盛衰家有譜系以紀族之分合五代以後其書漸失不傳雖子張知幾三良史猶昧姓氏之學 尧之後繼封于唐而為唐氏舜之後始封于虞而為虞氏者以此国氏也傳說築于傅嚴而為傅氏東家主于蒙山而為蒙氏此以地之也氏以字者曰子桑子言而龍氏客氏則以名焉氏以字者曰孟孫季孫而五續 衽左史左史則以族以官焉以函德氏者蛸

也奔也以吉德氏者冬日也老成也以枝氏者卜氏以事氏者日實氏所氏楊孫賈孫則又以族氏惠叔顏成則又以謚氏成公氏成王氏則又以爵氏

名諱

楚臣名籍義士所鄙（高祖臧項籍令楚旧臣皆名籍）雇氏不名後世榮之文王諱昌而箕子陳洪範曰而邦其昌厲王諱胡而其子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詩書不諱也春秋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仲幾莊公名同而書同盟者臨文不諱也周公成王詩書克昌厥后又曰駿發爾私者廟中不諱也此非徇公而合禮乎後之爲漢武諱（清）徹侯改爲通侯爲光武諱秀才改爲茂才（班固）莊助改爲嚴助（避明帝）此固尊其所當尊然吕后名雉字爲野鷄豈宜尊邪爲唐帝諱者劉渊易爲劉元海戴渊易爲戴若思名季龍者石虎名諱捨虎者韓擒此避其所當避漢元后之父名禁改禁中曰省中豈宜避邪（王）禁重伸

受業之徒名曰步訏司馬長卿以墓蘭而名曰相如豈有尊之而復名之乎衛侯諱惡而衛有石惡父稱義之而子名獻之豈有君父可同諱乎劉歆當世儒宗竊纖而易歆為秀唐世名臣其名隱而字顯者乃以字行文何取于父母之名其子乎此皆徇私背禮之失也　宋之先正識與不識皆稱師魯諱兒童走卒皆謂君實以字貫行也市井相語指元城曰劉待制閨婦相呼指魏公曰張都督以官稱也崇呼學士而不呼丁度英宗呼侍郎而不呼韓琦至姓宋改名庠而不名郊為時諱也此如姚元崇以開元尊號之改而獨名崇之意父諱林而不除翰林為親避也如此李賀為父名晉肅不舉進士之意　韓文公有諱辨歐陽公有改古集錄

謚法

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為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惧為惡二者為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于朝廷而至要莫先于謚法　程顥言嘗考史記謚法解惟周公旦大公望開嗣

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叙謚法　表記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恥名浮于行也交特牲
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謂人死無謚謂將謚有謚曲禮已孤累
貴不為父作謚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檀弓公
卒文子卒其子戊請謚于君曰請所以易其名者君
乃謂之貞惠文子論語孔文子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故
謂之文公叔文子與大夫撰同升諸公故之文公叔文
子　秦人以謚為子議父臣議君而除去之鄭樵謂
以謚易名尚不敢稱兄可加之以惡乎失古意矣　謚
法不見于五經其書見于世者有周公謚法有春秋
謚法有廣謚有今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斷
有劉熙之書有來奥書有沇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
王彦威之書有蘇冕之書有扈相之書有蘇洵之
書　晋之賈充姦回蔽逆諡之以荒奉考以其以外孫為嗣故謚為荒　固
為幸矣武帝更之為武何邪唐之許敬宗棄長子
于荒郊嫁少女于夷貊謚之以謬表思古請王福時謂義不可棄亦為幸

笑而高宗易之何邪宋之夏竦初謚文正仁宗以竦東宮舊臣謚可馬光上疏以為竦不足以當此按宋以前人臣無謚文正者文正即唐之文貞如楊綰是也後改之莊亦不足以掩竦之大惡宋仁宗時韓維上陳執中謚議而責以居大臣不能正典禮之失謚以榮灵　蕭何鎮國撫民而為勲臣之首張良運籌決勝而為帝者之師一則文忠一則文成宜也魏徵引君當道而有忠愛之心蕭瑀事君克忠而有猜貳之性一則文貞一則貞僖當也　馬援起自隴西雖有明珠文犀之謗而亦得謚為忠誠孔明起自隆中雖有食少事煩之誚而謚得謚為忠武徐有功雖屢罷屢復而從首以事偽周然志在存唐不謂之忠正而何裴晉公雖屢相屢復而不能厲志以復河朔然志存匡復不謂之文忠而何寇萊公却戎狄保社稷故號為大忠韓魏公定大業安中州故號為忠勇司馬光至誠為本保又王家故文正歐陽公古文為倡眞安宗社故謚文忠　李清臣議　唐宋議謚掌大常博士凡于法應得謚者

考其行狀撰定謚文移文吏部郎中覆定之
本朝雖設大常博士而不掌謚議稽古定制凡大臣
有功德于世者謚皆自上賜洪武初惟武臣有謚如
徐達謚武寧常遇春謚忠武類文臣無謚如劉基
宋濂類至永樂中文臣始得謚蓋自姚廣孝胡廣
始也自後文臣亦多有之

藏書

成周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夫典
籍之府上映奎壁圖書之文下沂河洛所以振文風昭世
教立人極讀聖傳豈但充棟汗牛哉
自秦人焚烈之餘尺籍不存其所存者特博士之書耳
至項氏咸陽三日火亦皆煨燼惠帝除挾書之律而書
始出武帝建藏書之冊而書始集成帝復求遺于書矣
下轉群書總之而爲七畧而漢之書始備矣外有大
常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劉向校經
傳于詩賦任宏校兵書伊咸校術數李柱國校

方技經傳則有易詩書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之九種諸子則有儒道陰陽法律縱橫雜農小說之十種詩賦其種有五書有四術數則曰天文曆譜五行龜筮雜占刑法也方技則曰醫經經方房中神仙也　光武中興復好典籍明帝繼軌又加潤色而班固傳毅又依劉歆七畧而為書部自獻帝西遷之餘圖書縑帛皆為惟　矣魏氏采掇遺逸藏在秘書分為甲乙丙丁四部東晋之來雖幾散失元嘉

諸人復充補亡謝靈運有月録四部王儉又撰述七志一曰經典志以紀六藝史記二曰諸子志以紀古今諸如三曰文翰志以紀詩賦四曰軍書志以紀兵書曰陰陽曰術藝曰圖譜又紀圖緯方技圖書之書自是而後一失于周師之入郢而江陵之典籍盡焚再失于爾朱之倡亂而洛陽之經史復散三失于唐初砥柱之覆溺而東都之卷帙盡亡

唐正觀間命魏徵輩為秘監請求天下所藏其書開

元間命馬懷素修圖書借録民間未見之文名儒實學出入校讐經史子集分為四部藏之盛莫盛于開元至禄山之亂寸牘不藏而斯文復遠矣後苗發等使江淮發遺書又後鄭覃請秘閣採經籍四庫諸書至是復全分藏于十二庫之下至黄巢之亂存者已少昭宗遷洛而是書又蕩然無遺矣

宋太祖搆求遺書不吝千金求書之詔每歲下之未幾江南李氏獻書二萬餘卷宋太宗太平則建三館

端拱則建秘閣祥符詔求書萬五千七百餘卷嘉祐詔求書得五百卷

本朝太祖日不暇給而先求遺書于至正丙午之秋大宗肇北京勅翰林院九南京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集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求樂四年太宗至文淵閣觧縉言閣中經史粗備子集尚多闕則曰士人家稍有餘資皆欵積書況于朝廷可闕乎遂會禮部尚書李賜遣人四出購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射禮

六藝之習以射為事五兵之長以射為難古之射者以觀德後之射者以觀藝弧矢之作始于黃帝侯明之典著于虞書　周人有大射賓射燕射鄉射其名有四所謂大射則皮侯賓射則采侯燕射則獸侯者其別有三其弓則有王弓弧弓夾弓庾弓唐弓六者之異其矢則有枉矢絜矢殺矢鏑矢矰矢茀矢常矢車矢八者之殊五射之辨則一曰白矢二曰參連三曰剡注四曰襄尺五曰井儀五物之詢則一曰和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大射則天子諸侯與其臣異侯者所以辨其等也賓射燕射則天子諸侯與其臣同侯者所以一其權也天子六耦諸侯四耦孤卿大夫三耦士二耦所射之耦異也天子于郊諸侯于境大夫于鄉士于學所射之地異也天子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卑所服有遠近也天子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明

尊卑所統有廣狹也天子以騶虞虞諸侯以貍首
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明樂奏上下有節也後之儒
者知其意者蓋少故社祐則曰帝王之時侯國相攻
士之志藝以射為首鄭玄則曰天子中之能信諸侯臣
下中之得為諸侯馬融則以為正在鵠內貫達則
以為鵠在正內後之人君舉其禮者蓋漢明帝行
大射于辟雍唐高祖行大射于殿庭貞觀則行于顯
道殿前開元則行于景福樓下　射義曰故射者進
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躰直然後持弓矢審固
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又曰古者
歲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其容躰比于禮其節
奏比于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中少者不得與于祭數
與于祭君有慶而益地數不與于祭君有責而削地
本朝洪武三年初詔天下開科第三場面試四事其一曰射
以觀其中數多寡即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意也又令
天下府州縣學訓誨生員每日講讀經書罷于學後

設一射圃教生員習射朔望指圃行射禮是即州長
令民射于州序之意也三代射禮不行已久惟晉痤亮曾依周制以行

視學

車駕一幸宮墻動色與禮一行俎豆生輝古者視學為
常典後世視學為曠儀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
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
先聖先師焉三代之時小徵而視學所以游其志也未見其輕
于徵也士不變而視學所以衆其教也未見其嫌瀆也春

入學秋頒學一歲而再學子未見其繁且數也　王制凡
入學以釋奠將入學小胥大胥小學正簡不率教者以告于
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元士大夫皆不舉不
變二日不舉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
以告于王而升于司馬曰進士

明帝尊師重傳此先王大合樂之舉而史筆紀之為矣
談唐太宗敬幸釋菜高祖武德七年亦嘗幸季此先王春入學之常唐
人嘆幸以為僅觀

宋太祖幸學者三故贊先聖曰尼父誕生河海標異祖述
堯舜有德無位宗親謁聖祠故贊先聖曰維時載雍戴
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宇幸崇　端拱幸国學而玩易之奏
命博士李覺講淳化又幸講書之堯典說命　命孫奭講此太宗舉行之
典也景德三年幸国子而覽書庫明年又謁先聖以展拜
此真宗舉行之典也淳熙之禮行什奠吾道有光義閩中
庸聖學高明此孝宗親幸之禮也嘉泰之詔命司成紬
繹周官束帛戔戔寵及青衿此寧宗親幸之禮也　哲
宗幸學命豐稷講無逸或謂呂大防曰天子視學非有
爵命之賞則有金帛之賜今皆無之何也大防曰天子視學
蓋常事也德意在焉小惠何足道哉

釋奠

顛倒衣裳何損于明德而奉記以顛褒錫圭褒何裨于聖
射而唐録以延什奠之禮所施不一會同飲至行釋奠送告
廟社出征凱旋行什奠以告執馘立學之日行什奠于
先師祖學之日命什奠于先老後世所行者推時祭什

奠而已什菜之禮所施不一婦見于舅姑釋菜用芹菜茆子見先聖什菜用蘋菜君視臣飲有釋菜之禮周禮占夢有什菜之禮後世所行者惟時祭用釋而已什奠有牲牢而什羞則無什奠有幣帛而什羞則無其日用丁以文明之盛也雲雷之象則寓于尊罍奇耦之數則行于籩豆奠幣而後獻爵先誠而後物也再獻而後旅爵先尊而後卑也什奠所以致其厚故合樂以興武什羞所以致其簿故興樂而不酒以玄所以致其虔也幣以帛

所以尚其質也車駕過魯祀以 太牢漢高祖所以開四葉之漢國學建廟象以衣冠唐高祖所以啓三百年之唐宋人文運聿興儀文大備以顏為亞聖優之公爵舊制也至是則優進孟子而同列于南面配食之位以四賢之科列為十哲而顏淵居其首舊制也至是則優進顏子于配食而十哲坐于東西之列以左丘明而下二十人繪圖于壁者舊制也至是則以韓昌黎諸賢皆進于從祀之列以下追封魯衰誅為尼父至平帝元始加褒成宣尼公至唐而加王爵至元而又加贈大成至聖

之號

唐玄宗加以文宣之宜且以武后何人而亦有隆道之稱

以下襲封自孔覇封褒成君至魏而加侯爵至元人教養孔

孟氏之子孫我

太祖有遣祭酒孔克堅展祭于闕里復定天下郡縣廟

學之規享祀之制而一時議禮大臣徒何簡易獻爵殿

上無再拜之禮從祀兩廡總一爵之獻其可乎以下言歷代聖師配享之殊

自周以上師伯夷后夔自漢以下師周公孔子唐既升

于侑坐宋又升孟子于配位以賈逵等二十二人並為先師

則始于直觀以曾參等廿人並為列伯則始于閒

元因升顏子而以頫孫補十哲因配于思而削伯魚之

從祀則又不能無微論也父叔梁訖封齊国公毋顏氏魯国夫人妻于官氏軍国夫人

名賢從祀

孔門諸賢之賜如家語所載采拾肆賢而無秦冉顏何史

記所載采拾柒賢而無琴牢陳亢文翁石室則但采拾叁賢

杜祐通典則有捌拾叁賢唐之從祀采通典之數采之從

祀來石室之數配享堂下凡十二人從祀廡者七十二人其
為數又可得而知也　第子追贈公侯伯始于玄宗之開
元諸儒之有封爵始于貞宗之咸平顏路曾晳孔鯉及父
而從祀廡間顏淵曼參孔伋乃子而配享堂上昔人雖齊
聖則父子之間兩無礙矣　丘濬曰自禮經有什奠于先
聖先師之說唐貞觀中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有功于
聖經以為先師從祀先聖廟庭如左丘明卜子夏公羊
高穀梁亦代勝高堂生戴勝毛萇孔安國劉向鄭重
杜子春馬融王肅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弼杜預范甯賈逵
至宋神宗進荀況楊雄韓愈于從祀此三人者其功又不專
于一經其後以王安石配享及祀王雱雖是群邪私意
然亦以其有作三經義之功理宗崇尚理學列周敦頤
等七大儒以從祀後又薦秘司馬光邵雍此又儒者重
明聖道俾大明于世也夫自唐人列祀諸儒如荀況之性惡
楊雄之詆身王弼之虛無賈逵之讖緯戴勝之貪殘

馬融之荒鄙杜預之短喪多得罪于聖門者其間醇
正如董仲舒顧不得侑食至于元天曆中始秩祀焉我
聖祖開国之初首去楊雄之祀正統改元用言者從祀吳
澄後又以胡安国蔡沉真德秀列在庭（東廡增至五十四人西廡增五十五人以下武學）唐宋之所謂武學者以武成王為師而配以
孫武吳起張良之徒大武成之所以為武成豈但鷹楊
牧野之武而彼數子者并不足以望籓籬也況文武初非
二途而吾夫子文事武備又豈有所歉于是哉唐宋之所謂
算學者以軒轅為先師而配以隸首史區梓慎裨竈
之屬夫軒轅之所以為軒轅豈徒迎日推筴之美而
彼數子者亦未足以窺其閫奥也況等之為術列于六
藝而吾夫子依仁游藝又豈有所闕于此哉

養老

鄉飲之儀其飲有四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
賢者三則州長習射而飲四則黨正蜡祭而飲儀禮既著其
事禮記又什其義故儀文有可得而考者　賓主以象天地嚴

疑之氣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故坐賓于西北以賓率人以義者也天地温和之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以主人接人以仁者也坐僎于東北以輔主也坐介于西南以輔賓也　九十者六豆八十者五豆七十者四豆六十者三豆此物之品序也始之以禮者敬也中之以樂者教和也拜迎拜至拜既拜沈教之至也請安請坐旅爵和之至也降盥降洗潔也辭盥辭洗讓也序賓以賢貴德也序僎以爵貴貴也飲食必祭不忘本也工歌必獻不忘功也德及天地盟不忘賤也

父坐子立孝也老坐少立第也　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所謂升歌三終也笙奏南陔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也歌魚麗則笙吹由庚間之歌曲有嘉魚則笙吹崇丘間之歌南山有臺則笙吹由儀間之所謂間歌三終也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歌葛覃則笙吹采蘋合之笙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所謂間歌三終也是禮雖始于周而養老之禮有虞氏已行之矣自周而後一見于東漢永平之郎學再見于晉武大駕之辟雍三見于貞觀之鄉校

國朝每歲孟春之望孟冬之朔行于庠序善良者席于門內過
惡者列于門外

功臣配享

予享先王爾祖與之此侑食之始制有功大常祭于大烝此侑
食之定制周禮漢高祖詔定元功位次若蕭何以下共二十八人歌
曰漢蕭何曹參張敖周勃陳樊噲與酈商夏侯嬰汝陰王
陵并靳歙陳武既昌符寬王吸并薛歐周昌不復無灌嬰昌盛
達十八人勳或問大侯位次良于何以不與陳嬰皆室曰漢封功臣其盟哲之辭
曰非軍功不侯于軍功中文三事最重百從起豐沛二百從起關

中破秦三曰從定三秦良平
皆後附所以不在此數 宣帝圖功臣于麒麟閣凡十二人歌曰漢宣
麒麟閣雇光第一人韓增張安世趙充國與隽魏相并丙吉杜
延年劉得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共十八人將鄧禹馬成吳漢鄭王良賈
復并陳俊耿弇杜茂及寇恂付後岑彭又無鐸焉異王霸
朱祐無任光祭遵及李忠景丹萬修加蓋延邳彤姚期
劉隆植耿純藏宮馬武竇遺下馬援獨不遇只爲伏
房聯帝室 又益以王常李通卓茂為三十二人 唐太宗貞觀七十功臣二十

人于灵烟閣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勣魏
徵虞世南蕭瑀張公謹尉遲恭段志玄唐儉高士廉
柴紹長孫順德劉弘基劉正會程知節段志玄唐儉高士廉
侯君集張亮或曰以許敬宗之姦佞而與十八學士之選以侯君
集之小人而與陵烟之數皆失實也
唐肅宗亦圖功臣于凌烟閣若郭子儀李光弼德宗郊詔
圖勳臣于旧臣之次若李盛焉遂
宋寧宗建昭勳臣崇德閣圖累朝功臣若趙普曹彬薛
居正潘美石熙載李沆王旦李迪王曾富弼韓琦呂夷簡
曾公亮司馬光韓忠彦韓世忠張浚史浩呂頤浩
趙鼎陳康伯曹琓評曰趙晉渝金匱之盟王旦受美珠之婿利
秦檜之手史彌遠有德而後世有何功而岳武穆用違乾坤竟死于
忠愍親扶日月幸陞于欽若之奸
功之臣以趙普為員藝祖為不忠罷安童以為祀厥祖
為難並于是定以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
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曾參陳平周
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
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濬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木亦

老溫伯顏　九三十有七人

國朝廟祀以徐達至孫世傑十二人配

太祖以張玉至姚廣孝四人配

太宗

抑奔競　排異端

朝扣秦關暮　遊燕壁此奔競之風　始昌也上書公車曳

車曳裾王門此奔競之風　益熾也　井田法行孝校政舉故

人安分守而為怙靜之習井田制壞學校政廢此人無定向帝

甘為僥倖之態此蘇秦落說六國日夜皇皇而嘆其無負

郭之田也　朱雘一開鴈雀駢集潭潭相府趙者如市　子

雲漢之大儒甘有羨新之作昌黎一代山斗三上宰相之書

問疾而嘗糞　會食而捫鬚丁謂唐虞三代之時人有去行

士有全節三揖而進一辭而退禮如此其峻也四平而仕五十

而爵進如此其迂也論足後官任官後爵仕如此其難也

不傳贄為臣則不敢見諸侯分如此其嚴也二十四友非音

之美士所以納交子貢謚八關十六子非唐之美談所以迎

合于逢吉

宋范果獻玉堂之記不入翰院胡旦獻河平之頌不置
墓唐介不以私書至京師則擢之御史王君正不以私事
于朝迕則處之諫諍張師旦兩及相門王旦却以素定
韓持國一介大賢伊川却以不求韓維自守靜退而得
薦于彥博劉器之不通門訊而得薦于溫公方登強
仕脱然勇退則有若錢若水未及掛冠遽爾請老則有
如韓見素張璟十年不求磨戛于文之邵十五年退居

禮部第一人庭唱抗聲進士第一科求試館職舊例也而范鎮不肯自陳進士第
賊嚴一字之春秋孟子門楊畧以明七篇之仁義黃
老之學唱于蓋公和于賈誼大熾于司馬談之父子吾道
厄而董仲舒則罷黜百家衰章六經釋氏之學漢明帝
無故開其端梁武帝無識宗其教唐憲又從而實在惟
異之迎吾道再厄而韓文公抵排異端斥佛老仁義之
說盛則楊墨之學廢歐陽之本論然也迂四民之常居

毀中國之衣冠石但徠恠說然也欲除其弊必徙其徒非李方叔浮屠之論乎欲非其非必迂其是非李泰伯廣潛之書乎明道推極其教之失曰故溺者入于枯槁疏通者歸于恣肆伊川推極難辨之弊則曰楊墨之禍慘丁申韓什老之禍慘于楊墨邵子謂老子得易之体孟子得意之用豈知孟子非老子之傳哉蓋老子則靜翕守冲退無為孟子則存心養性擴充四端其言非矣諸子謂老氏亦难為抗衡攻之者執說及出其下豈以吾道與異端等哉蓋當彼之時既無其儒老氏之學亦非淺近其言是矣

國朝太祖道士獻道書則命郤之有司匠言見老人則門其証妄

太宗欲修觀音閣延上壽則曰人情修短有定数因道士獻道經則曰旅所用治天下者五經耳

孝宗之時方氏李洛省左道亂吹則嘗之荒漠妖僧繼曉惑世誣民則戮之市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方言

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陳湯傳既曰無鼓西域傳又曰毋寡是一字而二音也班固史既曰龜茲為慈詘　華史又曰龜茲為屈沮是一字而三音也此夷習之未定者楚自克庸文物可觀而曰憑曰羌何陋也蜀自文翁之化儒學彬彬而以亦為蜀何訛也此舊染之未洗者南方以都音猪宋人以采音離豈意中國衣冠之地而如是邪魯以居為姬音齊以邪為徐婁以得來為登秉豈意聖賢禮義之邦而亦如是邪

吾天子以而為如孟子有所謂施云者柳聖賢不能自拔于流俗與吳淮輕淺燕趙重濁秦隴則去聲多入柔益則平聲以去江東取類與河北復殊莊嶽齊音雖衆楚莫辨　陳勝傳謂多為夥楚元王傳謂空為立玉式傳謂立為區是以意而什也以案為語辭見于蘭陵三十二篇以頗為楚語之助見于史記陳涉家以那為去聲而亦為語助見于韓伯休傳是以字而者也指褋紐為

衣船杜詩有之天子呼來不上船之證也杜甫人仙歌指簟為桃笙柳詩有之蒲扇姚笙安可帶之證也稱蒲為步韓文碑言之安移子齊戰國策有之一鄴字而為愛為哀一怨字而為憂為思楊子雲方言有之楊子云作方言識者宗之劉子元歆作方言有志而未果當世以為恨撐黎孤奎陸機猶莫之知況下于機者乎魏冑踰糟使無田荼則朱輔其何録　周禮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其叶其禮與其辭言譯之凡其交送迎之禮節幣帛之辭令而擯相之

國朝建八館教俊民習番夷之字授以通事之官

睦族

黄帝之子皆為諸侯堯自唐侯為天子封其子于有冊舜承堯禪有天下封其第于有庫禹之後則封以國為氏者十三湯之後則封以國為氏者九七武王克商之後封兄第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十四人若魯衛曹滕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盛則周

召相其治衷則立伯扶其弱秦嬌周之弊枝葉剪去子第無尺土之封劉氏一呼開門無藩籬之固漢有天下之後大者既世襲封小者亦屬宗正朱虛列侯河間獻王豈不有光王牒哉失何王子分封之令下而諸侯削弱侯國宿衛之禁嚴而族屬疏遠異時劉襲諸人因王莽之奸與漢赤符者殆有所激而然邪晉矯魏弊宗藩太建疎遠亦有握兵之權諸王相爭五胡因有中原之擾

唐有天下之後親者固寵殊恩疎者亦疏王爵江夏庶難河間立功豈不增重于王室哉失何未至冊傳而降封也禮已薄迨至親盡而任宦之制已混異時劉秋名儒因武后之亂歎行封建者殆亦有所感而然邪

宋則分王有爵南班有恩遷官有等出補有法意何勸也睦親有宅睦宗有院分賜有銘廣歌有詩情何密也故其當時其勤于學問則有手抄經史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家者有上詩賦十卷者有以文章第進士者其忠
于規諫則有所獻多忠言者有所上門治原者有論
新法而感泣者其嚴于律己則有自奉儉薄者有
性謹寡欲者有事親至孝者
封運古聖人因民心順天道公天下之大本大端也
後之論治道者但以爲郡縣得人自足以爲治封
建疏遠固難于復行如此亦足以自達其意矣矣必
如宗元之論謂封建勢也非聖人本意郡則公也公
自秦人始以自取夫不鑒之罪也哉 古者維藩惟翰以固本
更漢之世則本未俱弱
古者名山大川不以封若漢之吳等得鑄山煮海之王侯永無朋
觀之理漢之河間獻三雅卓爾不群後乃有東平王者或道或非禮之
為又有梁王者
則致夫唯明之事 建昭中東平王宇不得于母而太后至
有遺言成帝遣使諭以禮書言諸侯在位不驕以致
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社稷可保責王改
過自責又遣中使賜東平太后璽書言母子之間骨
肉之恩寬忍以貴之又以詔書勑輔相以非禮導王
者以名聞真西山謂處之曲盡得治親之誼也 鴻嘉中梁

王丘陵按惡有可發其隱私
為公侯隱諱增朝廷之榮
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闕者不然之效劉宗室之恥其得治親之
誼真氏謂谷永之言可謂知大体也

儲材　習藝　燕禮

漢高屈用群策駕馭英雄當時未嘗無材也而猛
士之思已見于大風之歌　孝武廣開數路收召
賢俊當時盛稱得人也而訢弛之求且見于東
年之詔推原其故方逢蒿未刈夷狄未服也登
壇而拜渾洗而聽臨行策士下詔求賢斯時也

福裨行伍皆歎奮厲山林草澤皆歎興起迫
干戈既定元勳宿將接迹何惟乎之材之嘆三
勃果能成誅呂安劉之功儲一雁光果能定擁昭
立宣之策　晉有王謝而江右賴以全唐有房
杜而貞觀賴以治宋之承平得韓范富歐而非
家又安宋之南渡得張韓劉岳而國家寧

游藝列于志道據德依仁之先　禮之目有五吉嘉
軍賓嘉掌于周官大宗伯樂之目有六雲門咸池
大韶大夏大濩大武掌于周官大司樂　矢參連
剡注襄尺井儀此射之目有五鳴和鸞逐水曲過君
表　舞交衢遂禽左非御之目有六乎象　形會意
轉注處事　假借諧聲此書之目有六而方田粟布衰
分步廣商功均輸盈朒方程勾股非數之目有九乎
凡此皆周官保氏之所掌也大抵禮樂中和之德射
御以觀　德行書數以達　事變
自夫開雎麟趾之化徵而世遂以投劍擊柱之禮為禮自
夫鳳儀獸舞之迹遠而世遂以操忍立門之樂為樂徹堅中的
以為射策肥挠　韘以為御字褭金生行間玉潤矣則美
矣其如古之書何故孔壁之科斗時人莫識焉上鞭筭幕
下運籌巧則巧矣其如古之筭何故黃鐘之寸分至今未定

以下燕禮　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凡弟以燕享之禮
親四方賓客則燕禮之設其來久矣于時鹿鳴燕賓客

也四牡勞使臣也皇華遣使臣也棠棣燕兄弟也伐木燕
朋友也　夫婚禮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
不處也
漢高祖長樂一宴而君臣之情不合唐明皇曲江一宴而君
臣之好不終宋諸君歲時享燕亦按故事而始為之禮
耳　李昌齡請命中使巡察梁潤請以所宴為圖

科舉

古者以德行取士而士之進者為有序後世以文章取

士而士之者為多門且選舉之名何始乎詢岳
闢門明目達聰斯時也三德六德感致身于
有邦有家之位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斯時
也三宅三俊皆見用于嚴惟不式之時初未開
選舉為何名也　考之成周大司徒以鄉三物
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
樂正又有四術詩書禮樂問習書其敏仕
恤而升諸族師族師書其孝弟睦婣而升諸黨

正黨正書其德行道藝而升諸州州長書其
德行道藝而升諸鄉鄉猶未至于王朝也鄉諭
秀士而升諸司徒曰選士之秀而升諸學曰俊士
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
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進于王而升諸司馬
曰進士猶未命之以官也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
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從官之任
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成周之所以盛也

劉漢之興惠帝詔舉孝第力田者復其身
武帝詔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賢良方正始于帝
茂才明經始于帝茂才有三科曰明經明律
治劇而明經又分為三科甲科為郎中乙科
為太子舍人丙科為文學掌故辟召又分四科
德行高潔志節清白為一科學通行修經中博士為一科
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為章奏文中御史為一科剛毅
多畧遭事不斷才任三輔令為一科元光

五年又詔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元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此取士以德行猶有閭之遺意也豪傑之士意不奮起如董仲舒公孫弘之徒則以賢良舉路溫舒蓋寬饒之輩則以孝廉舉匡衡肅望之則以明經進主父偃嚴安則以上書顯武帝設科射策而公卿始宣帝詔內群國文學高第各一人比國發異舉士之始元康四年詔令中大夫巡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士則遣使行天下舉士之始光武詔三公等歲舉茂才四行各一謂之四行者厚質朴謙遜節儉也謂之茂才者避光武諱改秀為茂也順帝之時左雄議改察舉之法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誠章奏張衡又奏增孝第及能徒政者為四科當時雖得陳蕃李膺之輩終不能免胡廣虞詡等之駁　魏陳郡立九品官人之法惟知伐門不辨賢遇歷晉南北朝至隋選舉之法皆用之至皇中方

罷故劉毅言九品有八損而官材有三難天三難者
人物難知一也爰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八損自上
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以至廢棄貶之義仕愛憎之道而損
政之道凡八焉至隋始建進士之科　唐制取士之科大
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
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
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更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
童子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有以待非
常之才焉　唐科目雖多而行之久惟進士明經二科然進士以声韻為孝不本
於經明經以帖誦為能不窮義經所謂德行者不復問矣
制舉亦分而為二科曰直言極諫將學宏辭武后策問貢
士于洛陽殿前此後世臨軒策士之始玄宗令諸州貢舉
省試不第願入學者聽此後世下第舉人入學之始　若
其得人之盛明經得秋仁傑徐有功進士得顏真卿嘉
貞直言極諫得裴度韓休博孝宏辭得陸贄韓愈
宋之時初設制舉三科曰賢良方正得直言極諫經義
優深可為師法詳問政理達　教化至天聖中增為六科

曰博通墳典明于教賢良方正直言極諫才識兼茂明于
礼用詳明吏治可使從政識洞韜畧運籌決勝軍謀宏
遠才任邊計又增以高蹈丘園淪逸草澤茂才異等書判
拔萃四科道謂之天聖十科當時得人如蘇軾中賢良
吳育中才識富弼中異等余靖中拔萃皆為一代名臣以
論進士科 宋朝進士王唐謂其名為將相科故春官之試始未
有也唐玄宗以考功望輕移試禮部于是有定所焉設衛
周如未有也自唐楊浚始開三行試于是為改事焉進士
試以詩賦策論自唐始也至宋 厥寧後加經義之制
王安石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易詩書周禮禮記兼論語孟子中
書擇大義試須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
義我粗解章句而已糊名之制行于淳化而諸州之糊則自明
道始易書之制立于祥符而諸州之易書則自景
祐始傳義有禁防于雍熙匿服有禁防于天德慶
曆則有胄貢之禁祥符則有挾書之禁封印卷者
因温仲舒之言而行嚴禁案燭因戚綸之言而行
祥符張士遜請行避親別頭之法景祐賈昌朝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隨待別頭之法 迭誠取士或多或少而與迭誠不
除則始自嘉祐之二年 舉士數歲或一舉而三歲
一舉則始自治平之四年 自來額等 唱名于是
有唱名及第之典 自王世則等 錫宴于是有錫宴
瓊林之禮 懷州發解秦已 銓次 秦 大名舉子
自相推先 張詠 張覃 李迪有聲禮部不除王曾首薦復
冠春官齊賢受知先朝擢自下第蔡齊俛有儀狀
擢居首選 韓琦唱名大史奏瑞楊寘賜第公卿皆
賀王曾狀元及第不在溫鮑范鎮禮部第二不肯自陳
東坡及遣李爲歐公悞取 劉輝 糊名易書之法果可用
乎滕靖易名他州以取解 本名希古 王洙願保匿服而不易冒
貫匿服之法果可繩乎此王文正公所以舉斛場條貫授
地而不取也
國朝太祖于開國之初即詔天下曰自洪武三年爲始特設科
舉以起揀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
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庭品高下使中

州文臣先曾科舉而進非科舉者不得與官至七年又
令禮部頒行科舉程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秋鄉試辰
戌丑未年春會試各專一經皆兼四書初場及終場未能者
許減二道　司馬溫公元祐十科曰行誼純固為師表知兼
為蒲休　節操方正備獻納　如李嶠之為蒲州刺史　知勇過人倫將師　如謝安之為諫議
公正聰明倫監司　如唐衛之為荊州刺史　經術精道倫講讀　如魏元忠為兼侍讀之
該博倫顧問　如張說為文章與學士修撰　文章典麗倫著述　如魏元忠為吳競薦善于訟公
如宋益為張鷟之　善治財賦　如李衡為吳主　練習法令　丙吉為于定國

朱子貢舉私議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于鄉黨而
達于國都所以居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他慕又曰古者教校之法
取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
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為大成今治經者皆舍其所難
而就其所易僅窮其一而不及其餘若諸子之學同出于
聖人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皆不可開者若
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試義各三道諸經皆兼大學論
語中庸孟子義各一道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以

附焉諸史及時務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試策各三道使治經者必守家法荅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以己意有司命題必依章句如是則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用于世矣易詩書為一科三禮三傳為一科周而復始此經之三科也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為一科三國志晉書南北史為一科道禮新儀為一科兵法刑統勅令為一科周而復始也史之四科也

宋辭之科體有二十曰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賦頌序昌黎曰吉之豪傑必勲是選龜山曰古人得已似不如此

武舉

自周人以射御賓興已有用武取士之意然未有其名耳漢武以來有其名而未存科耳及唐武后又別立一科謂之武舉而進士武舉始兩立焉唐選舉志不在武舉謂法不足道不知郭子儀亦自武舉異等出成周之時士在庠序閭有賓客之射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從偶則以射平時以此教養參歲以此賓興大者君則為六卿之官出則為六鄉之將次者八則為此閭族黨之師行皆率兩師旅之師特未名言用武以取士也

漢武帝以良家子而立選成帝以知名而召募有詔舉明悅戰陣有詔舉武猛堪任（俱安帝灵帝詔舉名戰陣之畧昔諸公車晉武帝詔舉勇猛才力之人以名開是名一立人皆知之甘延壽伸威州國號爲賢將趙充國坐困西羌揮映麟閣甘趙本以良家子第應選也馬隆偏扇制車深入力戰秦涼削平功名第一隆本以猛將應募也尚未聞設以取士也唐之坐廟堂任州縣者以執矣爲耻守邊彊入宿衛者不識

丁字開元有軍謀宏遠之科天寶有明習孫吳之科有馬倉步射有翹聞負重遂與之選判爲二途文選則州縣以鄉飲禮送之于禮部武舉則州縣以鄉飲禮送之于兵部于是得人如裴端俊郭子儀皆爲國名臣宋時覆設武舉州舍生稱武選士内舍生稱武陵士以策論定其去取以弓馬定其高下文武遂爲二文學以文宣王爲師武學以武成王爲師以七書命題孫子吳子司馬法尉撩子唐太宗李衛公問

對凡五而大公六韜也文武龍虎豹犬黃石公三畧
曰正畧丁畧中畧共為七書　蘇老泉謂弓馬
粗才富鄭公謂皆庸安鄙淺蘇老泉又謂弓馬
策試未可盡使兩制舉所聞方畧弓馬勇而有
謀者待以不次之位范文正亦謂今可謂忠之門挾
智勇之器堪將才者密授兵畧試邊任一朝用之
不堪顛沛
國朝諸衛立武學凡軍官子弟使習經史韜畧照文舉
鄉試之年從巡按御史于十月內考兩京武學
于兵部月考優等選次年夏四月兵部初九日場
較騎射人發九矢中三矢以上者為合式十二日較
步射亦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為合式十五日三場試策
道論一道

辟舉

謹簡乃僚書有明訓薦聞辟召傳為美談　周以鄉
舉取士而府史惟長所辟漢制公府之椽佐郡邑之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吏諸侯王圖之內史以下皆得舉于其長觀夫曹參為相國擇郡國史詔除爲丞相史唐衛為丞相署陸賜集椽此相府所辟也何武奚司空辟鮑宣為西曹椽史高以大司馬辟龐衡為議曹吏此大司空大司馬所辟府也禹吏之辟于郡國則如周景以刺史而辟陳蕃為別駕王渙以考成令而辟仇覽為主簿是也內史以下之辟于諸侯王國則如趙王張教以田叔為郎中齊王棄以魏勃為將軍是也至有奉書一歲而後至者有公府九辟而不就者有政事不問投劾而去者有諫諍不合投傳而往者唐則子儀置府朔方而辟黃裳張鎰馬燧出使三城而辟張建封陝一則克復兩京一則大破靈曜四子之功固不可誣也若韓愈皇甫湜辟于裴晉公鄭度淮蔡之時而元濟就縛者豈易得乎宋則韓范西鎮陝府而辟尹洙狄青武襄南征儂蠻而辟孫沔乾曜一則降款請和一則詣闕請降罪之固不可泯也若吳玠劉子羽辟于張魏公出鎮陝蜀之日而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鄙遂寧者豈易能乎蘇東坡曰無責難者將有所
深責也昔者聖人之立法于人可以過而不可以不及何則
其所責于人者衆人之所能也天下有能為衆人之所不
能者固無以加矣而不能者不至于犯法天下如此而猶有犯者
然後可以深懲而決去之由此而言則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
難能也後之立法者異于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能者不
深責也是以其法不行而其事不立夫事不可以兩立聖
人知其然是故有所取必有所舍有所禁必有所寛
寛之則其禁不必止捨之則其取必得今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
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
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罰均
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為善而明日為惡猶不
可保況于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
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亦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
莫不強勉為善以求舉惟其既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
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

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而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為哉
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
令令使舉官與并舉之罪均終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
終不能逆知終身之廉者而後舉特推之于幸不幸而
已苟以其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力誠有以督察之臣知貪
利小人無不足之地又何必于舉官焉難之 以下舉主 擇舉
主于未用之先責舉主于已用之後此古今薦舉之良
法也舉親舉讎但守公道不敢以名器為房奩之物薦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保國願盡臣職不敢以私恩為桃李之地 漢唐盛時薦
舉之法最為得體漢法郡守可薦 濟南太守薦終軍 公府可薦 王府薦嚴助合宗 夫薦賢之路雖寬而無冗濫
如吳公薦賈誼王商薦鮑宣敘孫薦兩生皆獲 仁聲名之士
唐法有薦舉四十者 杜淹 有薦為疏至三十人者 李吉甫 夫薦賢之數
雖多而無混淆故杜淹所薦為而後皆果爾知名吉甫所薦
天下稱為得人往往無偉位之弊乾漢唐舉主之法論漢法尤
嚴于唐舉獄吏有贓者貶秩 嚴延年舉茂才不實者前

張勃舉
尸張湯　牽方正失礼者左遷何武舉左正　此漢之得人有由矣

冒彌曰有德者然後知人之德有才者然後知人之才歐公曰廉者舉清廉贓者舉貪濁　宋吕祐之舉東野曰宣坐狥妻弟而貶夏侯或舉曹利涉坐狥勢而劾崔能之任卽墨未滿歲移秩則罪舉者之欺蔽路垣之令餘抗貪墨敗露則劾曹司之妄薦陳升之任執政不敢私薦一士謝泌為諫議未嘗奔走于職事乃所以求知所以能擢呂舜従勤于職事乃所以求知

考校

昌黎名儒三至礼部何蕃義士終身不第此猶可也齊皐以貴而不得舉王參元以富而不得舉是畏嫌而自私也錢徽典舉而私擢李宗閔之親叅達珣典舉而陰取楊國忠之子是狥情而自私也宋朝宋白典舉官而蘇易簡王禹稱中選程羽掌貢舉而張詠冠準聯白　張詠曰吾楞中得人最多謹重有折衷爭知冠公當方面則詠不敢辞詠字下兩行平分張方平司文賦尚體要歐陽修持衡文變渾雅　王介甫以私學取天下士至有以雅為鵝之弊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卿取策問而當皆訕前朝阿當世　東坡遺李薦則自
嘆曰過眼終迷日五色陳彭年有親戚為所求則批其詩曰
落却親情賣至公主司冬烘錯認顏標典舉徇情私擢濟
川姓武李迪落顏本有声也雖黜迪而取迪王復能則素知名
也遂私復而取復　范景文用彩霓之韻未悞而黜蘇
東坡作刑賞之論見疑而降　歐陽公得論甚喜欲置第二疑門生曾鞏第二　火山軍
之名得之夢泥抹　劉禪王俊民之謚已播城市宋祁甲科兄
郊次之以文而取也然進郊而退祁孟第不可先兄沈文
通第一馮京次之以文而抜也然升馮京而降文通盖胥胄
不可先寒畯　以下宏辭　陸贄論諫仁義其備数百李絳搜求成
敗其種五十規諫可尚也裴度策勳淮蔡強蕃屏氣杜
黃裳收功兩河唐室中興事業可嘉也鄭　文場幷權深
摧其鋒蕭折回紇付功沮其氣其忠節高矣高諧與司文
衡無卑弱氣崔元掌直制誥有典誥風其文學純矣此
唐之宏辞得人也　論事不及己之私則有丁度事君不
發人之私則有李熙靖何正大也程琳則不屈于繼明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世勳則不附于蔡京何剛方也段少連伏閤于明道晁
詠之上書于元符何鰓介也此宋宏辭之得人也　王汪劉禹
錫本博學宏辭也而阿附匪人君子羞之秦檜本辭學兼
茂也而姦謀誤國後世有憾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
濁如泥　思若湧泉如蘇遲氣備中和如許景先授筆
古誼如齊幹文章顯名如燕許手筆然後可以展詔
誥必敷奏機辨如新豐布衣　馬周通達國體如洛陽年
少賈誼以論議則郎凱之于災異以考賢則孔融之稱一
鶚然後可以為章表楊清激濁葆衣善貶惡莫大乎口誡
觀司馬相如寧慰父老之心明諭天子之志則得體焉運
幕府之機奏武功之捷者莫大乎露布觀薛收馬上占
辭敏若宿成則有法焉條陳利害警肅遠遐莫大乎
檄書觀房玄齡千里論事若對面語則中度焉
托當時之事實垂銘鍥以無窮者莫如銘必若華山之
作高標赫世　壁飛雨之辭可誦也補袞職之將闕防
機微于未然莫如箴必如曰戒之作室本無暗垣之有

耳可佩也翼乎若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斯可
以言頌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斯可以言記
貫穿古今網羅散失其學如此而後謂之宏李商隱所謂皇王之道
成章其辭如此而後謂之博尽識聖賢之文尽知然後可以為博學宏辭

天文

右之論天者多矣有曰蓋天有曰宣天有曰穹天有曰安天有
曰昕天蓋天之說　離為周髀　蓋天形如蓋本包羲氏立周天歷宣天言
天碧無有窮色所謂宣夜也穹天言
形穹窿如鷄子晉從耳所陳安天言
說昕天天勢東低北軒吳姚信所造周髀召周公受于商　考其
制度之尽善而為萬世之通行者未有如渾天者也何者觀楊
雄有八事之難則知蓋天之不如渾天也觀好奇侫異之責則
知昕天安天穹天又不如渾天也　晉天文志　渾天之制起于誰乎或曰
唐尧即位羲和立渾儀或曰舜齊七政所言璿璣者謂渾
天儀也李長創言璿璣為渾天儀王蕃言渾天儀者義
和之舊器其後洛下閎景尹壽昌鮮于妥人行于西漢張
衡賈逵行于東都陸績行于晉王蕃行于吳李淳風

行于唐皆其精于制作者　黃帝之曆起辛卯嶺帝之曆起乙卯虞舜之曆起戊午曆之所作非渾天不可也

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帝（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道之所行非渾儀不可也中州之數常明者百有二十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者三千五百微星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錢樂之則以朱黑白而別三家星曹洪則以白青黃而別三家星以考星宿非渾天不可也自軫十二度至亢四度則知其為壽星自氐五度至尾九度則知其為大火自尾十一度至南斗十一度則知其為析木以考纏度非渾儀不可也

華林之置（梁華林殿前置銅儀孔所造）觀象之制（後魏晉崇修渾儀以觀星）常殫最密疑渾之制（唐大宗制銅儀于武成之制（唐明皇詔一行置于武成殿）常殫最密魏劉曜史官孔捷常為雙環橫規單規以銅為之其法見用于時也梁帝為橫規為南軸單規為北軸以木為之其法見用于時也唐大宗為六合儀三辰儀四游儀以銅為之未幾易之以鉄其法見用于時也志天文不知璣衡歐陽公深以為疑賦璣衡不知儀象況存中所以深嘆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平子之推算則渾天之說行于漢魚一行之曆法則唐之
鉄儀特為觀美之具耳必有張思訓文殿之制而後可知
月之行度有沈括能營三司之歎而可知雲物之禎祥有
蘇子容激水轉輪之智而後知星辰之纏次朱子言天左
旋日月皆右行主曆家退數而言也蔡氏言天左旋日月
麗天亦左旋主曆家進數而言也靖康之亂儀象之
器尽帰于金元龍衣用金旧而規環不叶郭守敬乃創為
簡儀仰儀及諸儀表意謂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
約為大半少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于餘分纖微皆有可
考而又當時西海測景之所凡三十有七東極高麗西極滇
北南踰朱崖北尽鐵勒皆古人所未為者其法具載元
史　堯有曆象四時所由定而不知堯之心自具一曆象
也舜有璣衡七政所由齊而不知舜之心自具一璣衡也

曆法

大易推変革之義而治曆明時所當先周官設馮相之職
而歲月日辰有所掌　黄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車區占星氣大撓作甲子而以容成總其術則曆有自來矣少昊使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啓毋鳥氏司閉而鳳鳥氏為曆正則曆又再講矣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而曆法愈詳帝堯使羲仲叔主春夏和仲叔主秋冬而曆法大備　漢之曆凡四變張蒼用顓頊曆馬遷用大初曆成帝時劉歆作三統曆章帝時李梵作四分曆其後劉烜又有乾象曆可謂備矣自觀今之大初曆本于鍾律故晦朔弦望皆不忒其序惟此為善自漢之後若曆之春秋長曆杜預之常慶曆何承天之新曆崔浩之戊寅元曆隋之皇極曆皆互有得失也　唐之曆凡八蠻高祖有傳仁均曆高宗有李淳風曆開元有一行大衍曆代宗有宣慮五紀曆其後又有觀象宣明崇元等曆自今觀之惟大衍曆本于蓍策故章步紀元皆有合于易而二十三家之曆盡廢矣自唐之後如周王朴之欽天曆宋祖天祖之應天曆宋末之會元曆元許衡之受時曆耶律楚材之庚午曆亦各有可取者

按大初曆以黃鍾十一分為日法復自前曆上元得閏差捏格之厥

十月甲子建朔旦甲子日夜半甲子時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以為曆元大衍曆以
朞當歲以又當月以策當日以天地之三統位剛柔以天地之三終紀閏餘以卦氣定七十二候以中
星正西氣以合朔正日月之會躔者日之行每日遲地一周凡行三百六
以日度正周天之數以下曆法日　躔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與天會是為
一歲也月離者月之行每日遲地一周凡不及日十二度十九分
三百六十五而周則是于三百六十之外盈五日也與天會者一
歲十二次朔由之以生然十二朔凡三百五十四有奇而周則

是于三百六十之中少五日也　日法者分一日為十二辰又細分
為百刻而又細分之則是四分曆以為九百四十大初以為分十一
大衍曆以為三千四十是也蓋取其便于推步氣朔而已日何嘗
有法乎斗分者斗柄指十二辰而又細分為二十四氣而又細分
之則和大初以為三百分十五大衍以為七百七十九是也蓋取其便
于觀候星辰而已斗何嘗有分乎閏餘者氣盈朔虛之
所致蓋定歲不可不依朔虛之數而節氣不可不數閏餘
之月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積至十九年七閏而氣閏之同

日也歲差者運日纏之所致蓋天道平運而行則漸差而
四日道內轉而縮則漸差而東故皇極曆以為七十五年差一
度大衍曆以為八十三年差一度者也漢志章部紀元之說
吾得而知矣十九年七閏而至朔同日謂之章七十六年四章而
至朔同在甲子日謂之蔀凡一千五百二十歲而至朔同在甲子
時謂之紀凡四千五百六十歲而至朔同在甲子年謂之元此作
曆之本也康節元會運世之說吾可得而知矣元有十二萬
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
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時三十年為世十二世為運三十運
則為會十二會為元此造化之一終也　天地之數其妙不同
測者常在于氓忽毫釐之間而其日月星辰之象陰陽寒
暑之氣推移盈縮亦有時而不齊不可以一定求之
國朝高皇帝改司天臺為欽天監于時分理四時者有吳
源杜敬龔敬趙氏望其人焉　丘濬言洪武中刻漏博士
元統言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曆隨時修改以合天道我
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時曆法以元至元辛巳為曆元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四
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千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
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抄辛巳至今
年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誠能于曆官疇人之外
博詢博訪必有能明曆理如楊子雲善立差法如鄧克
夫者出焉

策試

古者敷納以言後世試士以策漢以策對者始于晁
錯自錯而下如董如弘如欽來皆以策舉也仲舒天人三策議
論淵源有裨于帝之初政其視公孫弘誣水旱以獻諛杜
欽援申伯以誣鳳谷永托后宮以市直為何如唐以策對
者始于裴垍自垍而下如元白如劉蕡皆以策顯
也劉蕡力攻藩鎮之強痛斥閹寺之橫有益于唐之初政
其視僧孺論法令詔令元稹論有唐設科白居易條有
唐禮樂為何如張方平戒十策傑然于賢良之科
蘇子由直言君相起然于方正之對此制科之得人也落

鈇當熙寧之初直詆時政而不恤大臣之怒張九成當紹興之
時公言百執而不憚天子之嫌此進士之得人也昔東坡謂科
塲之文風俗所繫所牧者天下莫不以為法所棄者天下莫
不以為戒今始以策取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
誰敢不然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遂以亡

郊祀

肆類于禋書而郊祀之禮已創禋祀具于周官而郊祀之
禮大備郊所以祀天天即帝也而天之佐乃有五方之帝故祀
天于圜丘而祀五方之帝各于其郊焉社所以祀地地
即也而土之佐乃有五土之祇故各于其社焉秦之制祀天不于圜丘而于山下祀地不于方澤
而于澤中且有咸陽四時之祀漢之制祀天不于圜丘而于
耳泉祀地不于方澤而于汾陰且有渭陽五帝之庙至鄭
玄而增為六天矣其說曰東方青帝灵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
招拒北方黑帝叶光紀中央黄帝含樞紐而昊天上帝則北辰
耀魄宝其為六天且謂王者各感五帝之精而生德運代謝如以水德王則叶光紀
為威帝以木德王則灵威仰為感帝其祭之也孟春祭感帝于南郊李秋享于五帝于明堂冬至祀昊天于圜丘四時及夏季土德王者各祭其帝于其郊
五帝之祭九天昊天之祭惟一其為九祭猶不知國有三公且不可帝謂天之帝知是其多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鄭玄亟之說曰有山昆山侖之地祇乃地中之至高者也所謂中國至山昆山侖之東南是也有神州之地祇則但王畿五千里之內是也其祭之也夏至之日祀山昆山侖地祇于方澤禮如冬至昊天之圜丘孟秋之月祀神祇于北郊禮如是孟春感帝之南郊若為蔡抑不知土有三王且不可而謂帝之祇如是其多歟

元狩之制春秋則天地合宇于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于南北建武之制南郊則兆于洛陽之南北郊則兆于洛陽之陰自六天之說出于鄭玄而歷代遂以天與帝為二祈穀祭上帝也大雩祭五帝也大享祭五帝也而天之特祭蓋少矣自合祭之說出于新莽而歷代遂以天地為一漢之祭合祭也唐之祭合祭也宋之祭合祭也而地之特祭蓋少矣唐雖罷六天之說出于鄭玄而景靈宮之祭率因老氏宋雖倣三世之帝禮而乾德中六年而再講開室中五歲而于洛大宗十年而一郊真宗六年而一郊其沿革大畧如此祀天于冬至者以其陽氣來復于上天之祭也故樂用圜鍾于其震之宮取其出乎震之義謂之圜者取其形以象天也圜鍾為宮三變黃鍾為角大簇為徵祭洗為羽各一變三一者陽奇之數也祭地于夏至者取其陰氣潛萌于下地之祭也故樂用函鍾于未之位取其神居于未

之義謂之函者取其容以象地也函鍾為宮四變大簇為
角姑洗為徵南宮為羽各二變四二者陰偶之數也祀天
于圓丘者陽之象圓而高也曰圓丘曰泰壇曰南郊同一
所也祀地于方澤者陰之象方而下也曰方澤曰泰折
曰北郊同一處也言壇則知泰折之為坎而壇設于圓丘之南
所以燔柴而升煙也言折則知泰壇之為圓而坎設于方澤
之北所以瘞埋而達氣也祀天則天神南面而王北面順陽
位也祀地則地祇北面而王南面順陰位也蒼璧所以禮天象
天之蒼而圓也璜琮所以禮地象地之黃而方也雷鼓雷
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所以祀天而雲門者象
雲氣之出入亦天也靈鼓靈鼗陰竹之管空桑之琴瑟
咸池之舞所以祭地而咸池者象地水之周遍亦地也
其日甲子周天統之正朔也其日用辛周始郊之日至也
其犢角栗其牲體全骫骳尚赤貴其純也異乎秦之黃牛
羝羊騂駒龍馬者矣其器樽杓鬱尊其藉藁秸
貴其質也異乎漢之壇有八觚席有六采者矣乘

玉幣繁纓十有二就貴其盛也異乎後世之鹵簿徒為
充斥者矣服大裘冕兼皇冕十有二旒貴其文也異乎後
世之冠袍徒為簡便者矣其禮文大畧如此古今郊祀
之議有二曰天地並祀之義祖宗並配之義夫郊祭之禮
記于周典三代以來未之有改也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
後亦間有之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
之開皇唐肅宗之先天皆分祭也開元制禮事主于合祭
元豐議禮又專主合祭元祐再議紹聖再議而合祭之說
遂膠固而不可移顧臨曰合祭是范純禮曰分祭是蘇軾曰
分祭非劉安世曰合祭非君子但觀昊天有成命之詩聖
人合言郊祀天地之義則合祭之禮誠當也配享之禮肇
于周易三代以來亦未之有變也後之議者或主以嚴父
之說或主以尊祖之說漢之前皆主特配而漢之後尚多
用之如有虞氏以禹配夏后以鯀配商人以冥配周人以稷配
皆特配也漢之元始以高祖配天帝高后配帝祫唐之
貞觀始以神堯配天帝玄元配感帝宗景祐又有三聖

送配之說宋皇祐又有三聖同配之說王珪曰請以父配呂
誨曰請以祖配錢公輔曰請以祖宗李受傳曰請以祖考
君子但觀思文我將之詩聖人載后稷文王配祀之意則
並配之禮亦宜也五天帝之外有五人帝則青帝大昊赤
帝神農黃帝軒轅白帝少昊黑帝顓頊人帝所以
配天帝也五人帝之外則有五帝佐則青神勾芒赤帝
祝融黃神后土龍白神蓐收黑神玄冥五祀所以配五帝
也郊天七獻而無初亞者燔玉幣以降神非嘏之也祀地七
獻而無初亞祼者瘞玉幣以降神非嘏之也　國朝聖祖初得天下即築壇
為南北郊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祀地于方澤後斷自
宸裁復為合祭之禮而以正月行禮大祀則　天子射
親從祀則大臣分獻則未祭而先期擇日天子既省牲矣
仍遣大臣往視兢兢乎一月之間將祭而先告大廟天子
既誓戒矣仍遣御史點察儳示乎三日之內昔蘇軾有曰
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宰相以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
也我朝今皆罷之

分野

自黃帝區野分州得國萬區在舜為十二州在禹為九州（禹貢之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夏制也爾雅冀幽營兗徐揚荆豫梁雍商制也職方之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周制也商有幽營而無禹貢之徐梁此三代九州之不同也）在秦為三十六郡在漢為十三部在唐為十道在宋太宗分為十五路仁宗折為十八路神宗又折為二十三路國朝內有兩畿外有十三省（布政司）畿內郡縣親領于六部故曰直隸順天應天在天子輦轂下與內諸司相頡頏不以直隸稱國初止十二布政司後革思州宣慰司以其地併貴州陞為布政司永樂平安南又立交阯布政司未幾罷之

鄭（鄭康成）樵曰外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　後世之為史者主于州縣故州縣移易而其書遂廢矣　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城皆有分星郤此則分野之說其來尚矣然古之星經至漢散亡保章氏分星不可攷今堪輿所載雖有郡國所屬非古數也鄭玄所引十二次之本漢地里志大畧見于左氏國語然漢費直班固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邑魏陳章唐李淳風諸家之說大同小異其為十二
州之分星明矣　角亢氐屬兗州即鄭之分野斗牛女屬
揚州即吳越之分野虛危當青州為齊之分室壁當
并州為衛之分奎婁當徐州為魯之分胃昴畢當
冀州為趙之分此角參屬益州為魏之分井鬼則屬秦
分焉柳井張屬三州周分而翼軫則屬荊周楚分焉蓋
嘗疑之揚居東南而星紀在北奚居東北而大梁在西
之類此其最差遠也井在北而鶉首在南此其正得纏次者也國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商歲
在鶉火云歲之所在即我分野賈公彥取為正義曰
分星者以語國始分封之年值歲星所在之辰以為之
分次此說非也蓋古人封國之初命之以主祀之意若堯
舜封閼伯于商丘主辰則辰為商星商人是因封實
沈于大夏主參則參為夏星唐人是因唐後為晉
故參為晉星則是古人始封國命以主祀之義無疑
漢魏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辰次度數各因其時昏

数與歲星遷徙亦非天文之正不可為據又況魏徙大梁則
河西合于東并秦挍宜陽則上黨入于興鬼方戰國未嘗時
星衆之言猶有明驗今則同在旬畿之內或者猶執漢書地
理以求是不知通變也　善乎唐一行之言十二次惟以雲漢
始終言之雲漢江河之氣也認山河脉絡于兩戒識雲漢
升沉于四維正參以古漢郡國其于區處分野之所在
如指諸掌矣或又以北斗五星亦有分屬雍主于魏冀
主于福青兗主于機揚徐主于權荊主于開梁豫主

于搖光此繫之北斗

以至辰是三燕趙此繫于五星者蓋星有氣耳

廟祀

廟制之來遠矣唐之廟有文祖虞之廟有神宗夏人四廟至
子孫而五商人五廟至子孫而七周公制禮而廟制大備然鄭玄
馬融以為周人七廟曰周禮八閒守廟一守姜源廟其餘七人
人正合七廟之數周禮六尸旅酬一人先發爵共為七人正
是七尸之數劉歆王肅以為周人九廟曰天子諸侯降殺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數與歲星遷徙亦非天文之正不可為據又況魏徙大梁則
河西合于東并秦挾冝陽則上黨入于興鬼方戰國未嘗時
星衆之言猶有明驗今則同在甸畿之內或者猶執漢書地
理以求是不知通變也　善乎唐一行之言十二次惟以雲漢
始終言之雲漢江河之氣也認山河脉絡于兩戒識雲漢
升沉于四維正參以古漢郡國其于區處分野之所在
如指諸掌矣或又以北斗五星亦有分屬雍主于魏冀
主于福青兗主于機楊徐主于權荆主于開梁豫主
于搖光此繫之北斗者也歲星主于齊吳熒惑主于楚越
以至辰星三燕趙此繫于五星者蓋星有氣耳

廟祀

廟制之來遠矣唐之廟有文祖虞之廟有神宗夏人四廟至
子孫而五商人五廟至子孫而七周公制禮而廟制大備鄭玄
馬融以為周人七廟曰周禮八閽守廟一守姜源廟其餘七人
人正合七廟之數周禮六尸祓酌一人先發爵共為七人正
是七尸之數劉歆王肅以為周人九廟曰天子諸侯降殺以

兩豈有諸侯祭四親廟而天子亦祭四親廟王者祭殤下及玉也豈有下及無服之孫而上不及無服之祖以今觀之七廟為非蓋父昭子穆之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之無定法者義也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在四親廟之中而未祧故止七廟懿王親盡以後文武已在三昭穆之外而不祧為故九廟此先儒不易之定論也以上廟制祭祀之來遠矣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帝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周公制禮而祭祀愈詳祭某父曰天子旬服共日祭侯服共月祀要服共時享賓服共歲貢其說出于左傳韋玄成曰天子日祭于祖月祭于廟時享于祧歲聘于壇禘其說出于漢志今以考之日祭為非蓋禮不可以大過而大過則瀆也禮不可以不及而不及則簡也周官春禴秋嘗冬蒸四祭皆為時祭之禮而無日祭祭法王考皇考顯考祖考四祭皆為月祭之禮而無日祭此聖經不易之大法也以上祭祀

王制言天子之祭曰格禴禘

禘祫嘗祫烝此小祫也而大祫則非此之謂蓋合群廟之主于大祖之廟周禮所謂以肆獻享先王是矣通典言有虞之祭春禴夏禘秋嘗冬烝四祭皆為時祭之禮而無日祭此聖經不易之大法也以上祭祀王制言天子之祭曰祫禴禘祫嘗祫烝此小祫也而大祫則非此之謂蓋合群廟之主于大祖之廟周禮所謂以肆獻享先王是矣通典言有虞之祭春禴夏禘秋嘗冬烝四祭皆為時祭之禮而無日祭此聖經不易

之廟周禮所謂饋食享先王是矣禘尊卑者交矣祫之為言合也謂為合度飲食者非者或謂之間祀以其祭在嘗時之間也或謂之殷祭以其祭比諸禮為盛也祫亦謂之朝享以其為即位朝廟之祭也禘亦謂之追享以其為追祭自出之帝也禘祫之名義其不可同蓋如此　虞夏祖顓頊而嚳顓頊之系出自黃帝故帝嚳而以稷配商周祖稷契之系出自帝嚳而以稷契配魯以諸侯用天子之禮而禘祭之廢自魯始漢以君子

並列于祫而祫祭之爇自漢始漢不祫劉氏之始祖于天上皇之
廟而禘感生赤煙恕魏不禘曹氏之始祖于夏士君之廟而
禘感生黃帝含樞紐光武在位禘祭僅能再舉則幾
于踈而怠玄宗之祭禘祫並在一歲則幾于數而瀆唐之
禘祫皆合群廟之主宋之禘祫亦合郤廟之主承訛襲謬
戾古非經其禘祫之禮制不同蓋如此諸儒之論莫同異
于大小之說也馬融王肅以為禘大祫小其說出于論語治
天下如指諸掌之說鄭玄以為祫小其說出于公羊大事于大
廟之說甲可壹否終無定論而其最不經者乃謂一祭二名
禮無降殺以今考之諸侯之廟則有祫祭而禘祭則非
天子不行蓋禘大祫小無疑矣　諸儒之論莫同異于先
後之說也高堂隆鄭玄以為前三後二駁之者曰二年而
祫為月有餘二年而禘為月不足徐邈以為前二後三駁之
者曰禘在祫前則是三年祫在禘後則是二年此是彼非卒無
確論而其最無稽者乃歆中分五年制一祫焉以今觀之裘
除朝享是謂祫祭而禘祭則至明年乃行之蓋祫先禘

國立國會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後無疑矣　三年一閏則天道小備故三年一祫五年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禘此祫禘之年也禘以四月則春夏之間生長之時故祭其所自生祫以十月則秋冬之交成熟之祭故歹其所由本此祫禘之月也　禘用四斉三酒祫用五斉四酒則酒有多少之不可或者乃以酒之多少為祭之大小殊不知宗廟九獻而郊祀七獻為廟大于郊乎禘用四代之樂祫用六代之樂則樂有多少之不同或者乃以樂之多少為祭之尊卑殊知方澤八変而圓丘六変為地尊于天乎　仁孝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敬霜露悽愴既親祫祖而又推之以祭于始祖之父既祭親廟而又推之以及于已祧之廟此先王禘祫之禮意也斉禮之数樂武之用虎雖犧豪之隆殺有不同羽籥干戈之繁戚有不等此祫禘之禮文也禘感生赤帝之說幾同于溼巫瞽史禘毀廟主之說幾于欺世誣聖此諸儒之妄說也大小之辨人自為說而不能一先後之論代自為制而不能同此則諸儒之疑辭也以上祫祭禘祭　昭穆之祭照常為常穆常為穆所謂廗蔡廊霍鼀衛毛聃為文

之昭邢晉應韓為武之穆凡蔣邢茅為周公之胤蓋世代雖遠終不可易也尊卑之辨則尊不可貶卑不可僭所謂山節藻稅復廟重簷為天子之廟黝堊斲礱為諸侯之廟倉囷斷角為大夫之廟蓋等威截然終不可紊也

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卑廟之列則東為昭西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南為穆廟則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

此自南向主則皆東向既祭親矣又有祫祭以及于毀廟既祭大祖矣又有禘祭以及于始祖其廟制之嚴其祭祀之盛如此

唐漢廟以來之廟制吾惑焉原廟衣冠始于孝惠之飭非叔孫通之制禮別室藏主始于孝明之亂命臣子之苟從孝宣別有寢園之祠光武別有春陵之祠晉之廟至七代十一室唐之廟至九代十一室宋初止祀四親廟宋末至祀十二帝而其最疾者同堂異室之制先儒之所以深惜永嘆而不能正者也

漢唐以下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祭享吾感焉西都之祭一歲至三十五次東都之祭一次至三十八宰有日祭于寢有日祭于廟光武則原廟有祭命守令行事魏人則別殿有祀用家人之祀梁武之祭以麵為牲元魏之祭以馬為牲唐之祭或至用什伍蘭之禮宋之祭或至用道家焚修之典而其最泥古者則禘祫大小之議歷代之所以群咻聚訟而不能決者也唐祀之禮有義焉有恩焉有禮緯曰唐立五廟王制曰夏五廟小記曰王者四廟鄭玄因之王肅云天子七廟降殺以兩劉歆謂

文武為世室不祧乃在昭穆之外韓愈范祖禹陳祥道輩皆因有諸七廟觀德在商以前而宗無定數驗諸奇甲以下則歆之言是也祫之行于三時者為時祫惟合未毀之主行于三年者為大祫則祧主在焉大祫者毛氏以為秋張純以為冬攡之以物成享侑之義則純之說似也西漢通郡縣為廟百七十餘東漢合九室為一堂繁簡殊絕如此廟初祫沿魏晉故習中壺而左右列代宗正位大祖遷軟懿二祖不得合食德宗時顏真卿請伸孝尊先于

是遷祔懿祫于廟後裴都言其非李嶠請復藏于夾室
裴樞請建石室于寢園柳冕請建別廟而張薦則請
乘之昭穆仍虛東向之位其後獻祖竟遷而太祖東向
二年而後決而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者竟
不用其禮不足言也論禮之詳者莫如宋初昭穆未辨
虛東西位仁宗時趙良規請太祖東向王舉正等請依故
事虛東向神宗當治平之未用張方平等議祧禧祖及
熙寧間張衡等議復之司馬光輩皆以為不可而王安
石主之于是僖祖始立程頤常論之曰世謂僖祖無功
業天下基本皆出于此其為功業孰大焉高宗時董
弅王普請大祖東向廖剛謂僖祖以下四主當遷別室
祫則就享曰安厚復謂宜別廟異祭不亂祫制雖不
果行而僖廟已為之一憾寧宗當紹興之末用曾三復
鄭僑等議始建別廟遷四主而太祖東向祫則先四主
而後太廟而朱熹有議曰原太祖始立親廟之心踐位
行禮當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而後可以為孝且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祖大宗自為世室以冠群廟則亦不待東向然為尊
也故尊太祖以東向者為義奉僖祖以東向者為恩
義者今日臣子之願恩故大祖當日之心與其詘恩以伸義
就若詘義以伸恩故雖光宗榻前之命而詔不果下趙
汝愚以宗室之賢相而議不肯從于是僖祖之廟祀始
遷熙寧之正禮終失以上雜論國朝內有奉先殿以藏神主而
每月一薦外有大廟以藏衣冠而每歲五享孝宗登
極之日適憲宗升祔之時乃采庭臣議正德祖廟祀之位舉
懿祖奉祧之禮以德祖比稷契以大祖大宗比湯文武而
配天之享其尊尊因在每歲暮大祫于三年之禮亦有
加焉

羣祀

雲祭之祭何祭也所以禱水旱也天子雩于上帝諸侯
雩于上公大夫雩于卿士天子雩九州山川諸侯雩封內
山川大夫雩食邑山川此雩雲祭之神異也周之雩以
四月蓋周以建子為正而四月即今之二月秦之雩

以五月蓋秦以建亥為正而五月即今之二月此雩祭之月異也或以雩祭之義為遠而謂遠為百穀求雨之祭或以雩之音近呼為文巫吁嗟其声以祭穀梁傳以為雩則旱見此又請儒雩祭得雨日雩公羊傳則以為雩則旱見此又請儒雩祭之說異也以上雩祭蜡祭之祭何祭也沂以息民物也夏曰清祀商曰平平周曰蜡秦曰臘隋人有俱蜡之禮唐人有勺蜡之典此蜡祭之制異也水行之君以子蜡木行之君以卯蜡火行之君以午蜡土行之君以戌蜡金行之君以酉蜡祭之

日異也皮弁素服禮用大割樂用六變謂之蜡草笠黃衣芾用葛帶杖用榛杖謂之朮神之數此又諸儒蜡祭之說異也按蜡之名張載謂昆虫不當祀而以百虫足其數昆虫誠不當祀也陳祥道以貓虎為禽獸當與陳氏為正魏晉以後皆有其禮右者所祭者八神而已皆有功于農事者也先嗇一司嗇二郵表畷四貓五坊六水庸七昆虫八後世以上蜡祭所祀之神乃至于八十有五座一百九十有二位何也以言夫社稷之祭則祭五土之神為社祭穀谷之神為稷人臣有平土之功則以之配社共工氏之子龍高陽氏之子黎是也人臣有播穀之功則以之配稷烈山氏之子柱厲山氏之子農是也其位則

中門之右其列則社東稷西其制則不屋而遷國之社以
屋其表則不木而大夫之社樹木其壇則北面其主則以石天
子之社以五色土諸侯之社以五方色土辨其等也天子之社用
大宇諸侯之社用少宇殺其物也春祭曰祈秋祭曰報因
時而異也君行有冝功成有郵因事而異也玉以兩珪酌
以三獻脩其禮也歌以應鍾舞以咸池脩其樂也祭之
以春官十之以肆師擇之以元日蔵事之重也武王行于
新邑高祖禱于汾楡光武立于洛陽沿革之異也二仲反臚

日此漢之三祭也二仲之戊子此扈之二祭也自不立官而社
稷之禮始廢自不立州社之禮始廢一廢于漢之中世再
廢于扈之建州社稷之禮其果可廢哉（以上社稷）以言乎
封禪之祭祀天于山上謂之封祀地于山下謂之禪六
經無封禪之文是文也管仲疏其源史遷沒其流季仲
揚其波張說助其瀾也帝王無封禪之事是事也祖龍噓
其烟孝武吹其燼隋帝熾其膏玄宗烈其焰也既曰伏羲
神農禪云又曰三皇禪繹繹其說自相牴牾也既曰帝

罌尧舜禪云云又曰五帝禪亭亭其說自相予有也云
云一山也或以為在東山或以為在蒙陰亭亭一石也或以為
在牟陰或以為在距平諸儒之說訖無訂正歷代之制
訖無至當千乘萬騎靡不從幸百灵群祀靡不
祐享鐫之以玉牒聰之以金繩頌功德惟恐不至也藏之以玉
匱封之以石泥稱制度惟恐不盛也茂陵書以為天下
之壯觀倪寬建論以為帝王之盛節房玄齡唐之名
相也至以是為美盛德之形容闡後王之休烈韓昌黎世之大
儒也至以是為鋪張對天之洪休揚厲無前之偉績于
以詡世蠱听于以肆情示誇封禪之禮其果可行哉
以上封禪 田疇龜拆閭閻舸涸如之何不雩而其不合于義者
春秋譏其失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如之何不蜡而其不合于
義者蘇子以為戲社稷古制也然有遠禮矣今則不
古矣故張文宗以為不足觀封禪非古制也設有喜功
好大則必行矣故蘇子由以為不足信 國朝內設大社外
則藩臬郡縣皆有社稷壇春秋二仲以上戊日致祭其大

社則列于大祀天子親祭而以大祖大宗配焉以上總論雩蜡社稷封禪
以言夫社稷則天子之三社曰王社曰亳社諸侯之三社曰國社
曰侯社曰置社蓋大社國社為百姓而立王社侯社為籍
田而立亳社置社則遷國之社也以言夫宗廟則有禘
之祭曰春禴夏禘秋嘗冬烝蓋成周之祭曰春祀夏禴秋
嘗冬烝蓋祠取其祭之薄嘗取其嘗
秋穀烝取其備品物而以禘為大祭故稱之也祭日月之
禮歲凡有四迎歲之始祭日于東郊祭日于西郊也郊天

之日配于東方月配于西方二也二方祭日月四也祭日月三也十月祈年
于天宗合祭日月四也祭山川之禮歲凡有四迎氣之始
以貍祭山林以沉祭山澤一也郊天之日嶽鎮海瀆居
二等山林川澤居三等三也大雩祀山川三也歲終大蜡合祭
山川四也有高禖之祭則以仲春玄鳥至之日行之所謂
姜源從帝而祀郊禖簡狄從帝而祈禖是也有司
祭之祭則日在北陸藏氷而行之所謂藏氷則黑牡秬
黍以享司寒出氷則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是也六宗則祭

法謂埋少牢于泰昭祭時相近于坎壇祭寒暑王宮
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而劉邵謂太極之
氣為六氣之宗魏之謂天皇大帝與五帝而六者妄矣七
祀則祭法謂一曰司命二曰中霤三曰國門四曰國行五曰泰厲六
曰戶七曰竈大夫以下無司命泰厲之祭是謂五祀而左
傳以為重　熙黎勾龍之五官劉歆以為門井戶竈中霤
之五祀者妄矣五時之祭祐于周泰而偏于漢周有武陽
等時秦有上下四時漢有黑時其制則密東時祭青帝
也下時祭炎帝也上時祭黃帝也西時祭白帝也黑時祭
黑帝也八神祠則秦始皇之制天齊祭天梁父祭地三山
之興山祭陰陽盛山之萊山祭日月蚩尤祭五岳琅琊祭四時
非八神祠乎三大禮則唐宋之制唐制朝獻大清宮
朝享大廟而後祀南郊宋制朝獻景靈宮朝享大廟而
後祀南郊非三大禮乎祝有六祝則順祝求豐也年年
祝求永貞也吉祝求福祥也化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
也策祝遠罪戾也號有六號則神號天地號也鬼號人鬼

虢也虢地祇虢也牲虢如黍曰香合巹幣曰
量幣也祈有六祈則類以祭上帝造以祭祖禰禬以祭
月之類禜以祭山川之數禦攻說而六也玉有六玉則青
珪以禮東方赤璋以禮南方白琥以禮西方玄璜以禮
北方與璧琮而六也酒有五齊則泛齊醴齊盎齊緹沘而三
酒非醆登清者乎獻之有九則王獻一三五七后獻二四六公臣
終九獻而七獻非去初亞之二祼乎醧齊之不列于五齊
者祼為九獻之首故尊之也玄酒之不列于三酒者水為
五味之主故尚之也尊之有六尊則畫以牛形為犧尊
飾以象體為象尊尊而壺尊善尊大尊山尊總為
六者無非盛齊酒者也彝之有六彝則畫以虎形為虎彝
畫以雉形為雉彝而鷄彝鳥彝斝彝黃彝總為六者無
非盛醧者也

律呂

選舉攷

古之用人德行為首才能次之冥朝載采亦有九德周
家賓興考其德行于才能不屑屑也兩漢以來刺使
守相得以專辟召之權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私人
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閈之毀譽而試之以曹祿之職業
然後保之入脩王宮以階清顯蓋其為法雖有愧于古
人德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至于隋而州郡
僚屬皆命于銓曹縉紳發軔悉由于科目自以銓曹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署官而所案者資格而已于是勘籍小吏得以司昇
沉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考詞章而已于是操觚
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夫其始仕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
專主于詞章其既仕也付之于勘籍小吏而專校其資
格于是賢與能之意無復存者矣然此二法者歷數
百年而不可以復更一或更之則蕩無法度而僥濫者
愈不可澄汰亦獨何哉又古人之取士蓋將以官之三代之時
法制雖簡而考核本明毀譽既公而賢否自判往往當

時士之被舉者未有不入官而非有二途也降及後世巧
偽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為取士之途銓選為舉官
之途二者各自為防閑檢沉之法至唐則以試士屬之礼部
試吏屬之吏部于是科目之法銓曹之法日新月異不
相為謀蓋有舉于礼部而不得官者不舉于礼部而得
官者而士之所以進身之途轍亦復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

學校攷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王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礼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五民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礼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致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即一黨之師也州長即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為比長閭胥上之為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為吏者其德行道義俱足以為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便掌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後之則為民教之則為士官

之則為吏夠此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趣政與教始殊途于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為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礼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新規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後之為吏者皆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昔者之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官皆芻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況榮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由學

而外者滔滔也于是所謂學若如是為粉餙太平之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為無益于興衰理乱之故矣

王礼考

古者經礼礼義皆曰三百蓋無有能知其節目之詳者矣然揔其凡有五曰吉凶軍賓嘉舉其大有六曰冠昏喪祭鄉相見此先王制礼之畧也秦漢而後因革不同有古有而今無者如大射聘礼士相見鄉飲酒投壺之類是也有古無而今有者如聖節上壽上尊號拜表之類是也有其事通乎古今而其後世未嘗制為一定之礼者若臣庶以下冠婚喪祭是也凡若是者皆本無沿革不煩紀録而通乎古今而代有因革者為國家祭祀學校選舉以至朝儀巡狩田獵冠冕服章圭壁符璽車旗鹵簿及凶礼之憫恤耳今自國祀學校選舉已有專門外朝儀以下揔謂之王礼蓋本睘卷

樂考

記曰声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政蓋言樂之正哇有

開于時之理乱也然自三代以後號為
安樂之者漢唐與宋漢莫盛于文景之時然至孝武時河
間獻王始獻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嘗存肄之歲時以備数
然不常御及郊廟皆非雅声至哀帝時始罷鄭声用雅樂
而漢之運祚且移于王莽矣唐莫盛于貞観開元之時
然所用者教坊俗樂閱工人常肄習之其不可教者乃習
雅樂然則其所謂樂者可知矣宋莫盛于大聖景祐之
時當時胡瑗李照阮逸范鎮之徒奉奉以律呂未諧声
音未正為憂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時始置大晟樂自謂
古雅而宋之士字遂陷玄真矣蓋古者因樂以観政而後世
則方其務政施仁之時未暇樂及其承平之後綱紀法度
皆以具舉敵國外患皆已銷亡君相他無所施為學士大
夫他無所論說然後始其制樂樂既成而政已弛國已衰矣昔
宋開皇中制樂用和妥之說而擯萬室常之議能救隋
之亡乎然室常雖不能制樂以保隋之長存而猶能听樂
而知隋之必亡其宿悟神解亦有過人者竊嘗謂世之

興衰理乱固未必由樂若欲議樂必如師曠州鳩萬室常
王令言之徒其自得之妙豈有法之可傳者而後之君子
乃欵強為議論宛律呂于黍之黍之縱横求正音于声
之清濁或澄之以殘闕斷爛之簡編埋沒銷蝕之尺量而
自謂得之何異刻燭舟霞焦叩槃捫燭之為愚固不知其說
也

經籍攷

昔秦燔經籍而獨存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學者抱恨終
古焉以今考之易與春秋二經首末俱存詩亡其六篇或以
為笙詩元無其辭是詩亦謂嘗忘也礼本無成書載紀雜
出漢儒所編儀礼十七篇及六典最晚出六典僅亡冬官
然其書純駁相伴其存亡未足為經之疵也獨夏商
周之書亡其四十六篇耳然則秦所燔除書之外俱未嘗亡
也若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錮而並無一卷流
傳至今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
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為之興廢也漢隋唐宋之史俱有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志然漢志所載之書以隋志考之十已云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復如是豈亦秦為之厄哉昌黎公所謂為之也易則其傳之也不遠豈不信然

帝系考

昔大史公信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蓋譏世文學者以空言著書而歷代統系無所考訂也于是作為三代世表然黃帝以下譜之然五帝之事遠矣而遷必欲詳其世次按圖而索往往牴捂故歐陽公取譏其不能闕所不知而務多聞以為勝然自三代以後至于近世史牒所載昭然可考學者童而習之屈指而得大槩至其傳世歷年之延促枝分派別之遠近猝然而問雖華顛鉅儒不能以遽對則以無統系之書故也

象緯考

昔三代之時俱有大史其所職掌者察天文紀時政蓋合占候記載之事以一人司之漢時大史公掌天官不治

民而紬史記金匱石室之書猶是任也至宣帝時以
其官為令之行大史公文書亦其修撰之職他官領之于是
大史官惟知占候而已蓋必三任合而為一則豪緯有変
紀録無遺斯可以考一代天文運行之常変而推其
休祥然三任之廢離隔不相為謀蓋已久矣昔春

末塲節要卷之十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末塲節要卷之十三

兵門目錄第十三

兵制　兵法
禁兵　幾兵
民兵　訓兵
用兵　車戰
舟師　步騎
馬政　選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御將
和戎
教戰守
練軍實
備邊
兵考
定軍制
倡勇敢

古今圖書集成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兵制

粵自軒轅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陣唐虞有苗頑之征夏啓有扈之誓成湯造攻于牧宮武王勝商于牧野而兵之來也非一日矣惟成周之兵制為大備考之周官鄉遂以五起數一家出一人以為兵故一鄉萬二千五百家一軍萬二千五百人六鄉凡七萬五千家六軍凡七萬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千人都鄙以伺起数七家出一人為兵故王畿千里六十四萬井而出車萬乘侯國百里六十四千井出車千乘君則為比閭族黨州鄉之民行則為伍兩卒旅軍師之乘兵農無彼此也諸侯之兵不足而後發六遂六遂之兵不足而後發六鄉內外有輕重也春振旅以蒐夏芟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因其時之隙而簡兵也克商以庸蜀平淮以江漢征徐命魯公追貊以韓侯遒其地之便而出兵也蓋周兵制之善如此晉惠公作州兵則二千五百家成一軍而一鄉三軍之法壞魯成公作丘甲則一丘十六井出一乘而一甸四乘之法壞魏之兵以武卒秦之兵以銳士而兵制之壞也非一國矣惟齊之兵制為大壞考之管子作內政于國中以寓兵自軌里連鄉積而至于五鄉為師則所統凡一萬人作鄙制于國外以寓農自邑族鄉縣積而至于十縣為屬則所統凡萬家工商之鄉凡六鄙制之屬凡五皆所以為民也國高各將五鄉公室自將五鄉皆所以為兵也國之內無一農國之

外無一兵而兵農合矣無一家不供軍無一人不授甲而民力竭矣長勺之戰帶甲千萬兵車千乘是空國而為兵矣臨淄之中戶惟七萬卒二十萬是盡室而為兵矣齊制之酷如此秦之兵所以亡秦亦所以亡秦給郡縣者一月而更謂之更卒給中都者一歲而更謂之正卒屯戍者謂之戍卒臨洮之戰卒長城之卒四十萬五嶺之卒五十萬驪山之卒幾十萬阿房之卒幾千萬欤後勝廣起于卒劉項起于徒役守令者卒屠城邑者卒而秦遂族滅矣漢之兵所以強漢亦所以弱漢南軍主守衛王宮衛尉主之屬有東明南屯公車朔平朱雀玄武蒼龍北屯八區司北軍主巡徼京城中衛主之其屬有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屯騎胡騎騎虎賁中壘八校尉郡國兵上于南軍三輔兵上于北軍而內兵之盛可知巴蜀三河潁川則有材官隴西天水安定則有騎士西北之地多車騎東南之地多樓船臨淄則有弩手荊楚則有劒客而

外兵之盛可知厥後耿恭將北軍五校擊羌鄧馮將
北軍五校擊胡外兵不足御變內兵疲于奔命而漢
遂不支矣唐之府兵多因周隋之舊諸府六百三十所
而關中三百六十所強幹弱枝之法可謂良矣其農
隙而教閱也則折衝掌其節度其有事而調發也則
郡府驗其符契行兵則甲冑自備裝糧自備無養兵
之費也罷兵則將歸于朝兵散于府無握兵之重也
秦何開元之後府兵之措闕而不補折衝之將久而不
遷一變而為旗騎始于張說則關內有常屯之兵而
番上之制始廢再變而為方鎮始于林甫則邊塞有
長征之兵而番戍之制始廢廣騎變而有禁軍方鎮
強而劫天子而唐遂以困矣宋又變五代之舊五
代之藩鎮大重宋則易以文臣五代之禁旅大橫宋則
奪其兵柄天下之兵本于揮密有發兵之柄無握兵
之重京師之兵總于三衙而三衙有握兵之重無發兵
之柄隸侍衛者為班直隸邊州者為屯駐諸司募者

曰役兵諸州募者曰庸兵什伍其民教而閱之曰民兵蕃夷內附糾而用之曰蕃兵秦何易世而後保甲兵造于厲寧而兵始變義勇兵制于治平而民始怨康定之間元昊陸梁而兵疲于西崇宣之季女真犯京而兵蹙于北天下之民困于養兵天下之兵弊于應敵而宋遂以遷矣 評曰太宗之府兵不如管子之內政蓋府兵有心壞之勢而內政有必伯之勢也管子之內政又不如周之甸賦蓋內政有必伯之術而甸賦有必王之理也井田不復則甸賦不可復封建不復則鄉遂不可復內政不可施于齊而不能使齊譬如

趙公之司馬光司馬公不能使唐宗譬如

太宗之時夫以齊唐之兵制且然而況于秦漢以及宋元乎

國朝內之所設有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有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彼此相制也外之所設有都司留守司以衛方面有護衛衛守禦所以衛郡縣上下相維也且錦衣等衛但總于兵部而不隸于伍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餘內外衛分皆隸于五府而亦總于兵部其所設軍士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為一衛二千一百十二名為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為一百戶所于統重(衝)輕之中而寓防微杜漸之意

兵法

黃帝五陣則直陣屬木銳陣屬火圓陣屬土方陣屬金曲陣屬水也大公三陣天陣謂星宿孤虛地陣謂山川向背人陣謂編伍彌縫也風后八陣則天地風雷虎翼蛇螣龍飛鳥翔也孫子八陣則方圓牝牡衝直方罝車輪行鳥也(天)起八陣則又有曲直銳卦車廂車軒鵝鸛(直)衝陣之異孔明八陣則又有洞當中黃龍騰鳥翔連衝揵奇虎翼折衝之殊李靖之六花陣則中軍外有左虞候右虞候左一廂右一廂而其所謂中二陣者則中為中軍外為遊爽而以大黑大赤當子午青蛇白雲當卯酉左突右擊當寅申前衝後衝當巳亥推兌決勝當辰戌破敵先鋒當丑未是謂十

二之數至于大司馬九伐之法則四面削其地謂之隳入其地謂之伐出其君謂之壇削其地謂之兵加其境謂之侵討治其罪謂之正誅其君謂之殘塞之使不與鄰國交通謂之杜絶其國謂之滅也孫子九地之術則自戰其地謂之散地不深謂之輕地彼此皆利其地謂之爭地彼此皆可以來謂之交地諸侯之地三屬衢地入敵之深背城之多者先至得天下之衆者謂之衢地入敵之深背城之多者謂之重地山林險阻川澤難行謂之險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謂之圍地疾戰則生不疾戰則亡者謂之死地也晁錯之所謂五技一曰平原易地輕車突騎二曰勁弩長戟射疏及遠三曰堅甲利刃游弩往來四曰材官騶發矢道同的五曰下馬地鬬劒戟相接是皆中國之所長匈奴之所短也孔明之所謂五習則一曰目習謂見旌旗之號而知指揮之變識發蔽之意二曰耳習謂耳聞金鼓之聲而知動靜之宜合行止之節三曰心習謂教令之事而知刑罰之嚴趍功賞之利四曰手習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手習五兵之器而知長短之用精戰鬪之機五日足習謂足習趍引之利而知坐作之節熟進退之路是皆將之所以馭衆者也

良授一編書亢佐大業山濤論兵暗合孫吳畢誠言項羽學萬人敵遂推諸侯張兵揖為頗牧至長平而後知兵書坐讀之兵書不足用至街亭而後知軍計坐論之軍計不足信投之死地而後生此兵法也推韓淮濬能識之先為不可勝以待勝此兵法也推趙充國能用之蔡臏設伏以待龐涓至王恢用之則罔功趙奢疾走以破秦軍至曹操用之則罔功充國之緩先零兵法所謂窮寇勿追也而大宗之擒薛仁杲必有以乘其窮曹操之勝張繡兵法所謂歸師勿遏也而盛彥師之擒李密必以遏其歸陶侃雖用兵而常得法外意去病不學法而顧方略如何趙括讀父書而敗于長平馬謖善論兵而敗于街亭　論兵以法不若論兵以義周戈一揮侯國效順漢旌一顧士卒歸心　有胷中之兵書

有紙上之兵書如淮陰之囊沙武侯之流馬陳平之
六出奇計孫臏之臧龍龐涓則胷中之兵書　有兵家
之談兵有儒家之談兵兵以勢合則知制兵不可無其
法兵以機動則知用兵不可泥其法　蓋兵無強弱將苟
得人則其臨機制勝如珠走盤故有充國則圖上方畧
以制先零有李愬則雪夜入城以擒元濟有景弁則
決策進攻以平齊把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禁兵　畿兵　民兵

成周宿衛之制居則宮正宮伯之衛行則虎賁氏之
衛僕從之衛掌于大僕宿衛掌于司隸其制
蓋不一矣然虎賁綴衣無非吉士侍御僕從罔匪正
人執鉄鉞而止文身者皆用寤寐之士大夫居虎門而
詔王儆者乃率四夷之賤隷糾其德行稽其功緒勸
以善也掌其糾禁嚴以詰賓防以過也蓋人君慶
內逺之時多處外逺之時少親之意玩親大臣之
意嚴令宮正宮伯之兵衛即衛圄為大宰之屬

而虎賁之虎士掌于司馬司隸之五隸掌于司寇皆聽命于大宰內外相維而人心無非辟之干彼此相制而政令無下移之漸此成周之制所以盡善也漢制南軍北軍猶有周人遺意故朱虛入衛卒平諸呂方朔執戟坐折董偃袁盎以申鄧却慎夫人之坐日磾之侍縛莽何羅之逆王國侯國俱不得入同族法限不得與龔勝薦望之之賢寧從退兒則宿衛所任之人固無隔于周耳自武帝疎遠外庭之後衛尉之職領于將軍城門之兵領于司馬光武光祿大夫不在宿直議郎不與執戟遂使禁嚴之地盡為黃門之廬可勝嘆哉　唐之三衛曰親衛勳衛翊衛六軍則左右羽林龍武神武十六衛則左右衛左右驍衛武衛威衛領軍衛金吾衛監門衛千牛衛及其後也宦官典兵則南衙日輕北衙日重而其橫遂不可制矣　宋之三衛曰殿前侍衛馬軍步軍四廂

曰捧曰天十衛則左右金吾衛大將軍左右衛上
將軍諸衛大將軍諸衛將軍率府率率府副
率及其後也權重誤國則親兵日弱宿衛日少而
其勢遂不可支矣
國朝禁兵凡十二衛皆以番直宿衛而錦衣所
掌者（乃）鹵簿儀仗之事旗手所司者乃旗纛金
鼓之物諸衛統軍卒而錦衣獨領將校諸軍
皆世卒而府軍獨簽紹軍至于勳衛則又以功

臣子弟為之豈無意哉（幾兵以下幾兵漢之幾兵始為番上
猶近古也厥後番上變為常屯常屯變為遠征
是以京師單弱閹宦恣肆終藉州牧之兵以除
之閹宦雖除而董卓之禍成矣唐之幾兵始為
府衛猶近古也厥後府兵變為長從長從變為
禁軍是以神策強盛閹宦弄權終籍藩鎮之
兵以誅之神策雖誅而朱李之變興矣　宋則
州縣精兵悉萃京師以錢兵之權付樞府以揆

兵之重委三衙彼此相制也以禁軍之強者備周廬
以禁軍之次者代諸路內外相繼也秦何景佑以
來虎責質荷不知戰鬬龍衙力綿不能按甲皇
城御士至有竊兵軍頭步直或有理器大聲容
盛而武備衰
國朝太祖建都于南太宗建都于北各置幾兵以衛
王室左府所屬者留守等八衙而右府所屬者
虎責等五衙馬前府所屬者天策等六衙而後
府所屬者又橫海等六衙馬自神策以至和陽六
衙又中府所屬也以下民兵以民為兵在古則為常法在
今則為權宜漢人調兵之法起田者為吏卒為衛
士者業農桑唐人府兵之制無事則執耒以耕
有事則荷戈以戰及後李抱真昭義步兵冠于
山東李德裕雄邊子弟振于南詔此固籍民
兵之效然其弊也非所願為而強之使從又其弊
也非所素習而軀之使戰民于是乎不堪矣　宋

初京師之兵強郡縣之兵弱一有警急悉調京師
京師不足以民兵足之振武保捷宣毅義勇皆
兵出于民而隸之州縣者也是故禁旅不若土人
陳實言之京兵不若土兵田況言之彼其習于風土
長于戰鬬故能動有成功 慰寧大臣用趙子幾
之言行團集保甲之法為法既密為教益酷
甚至王師驕橫奴視民兵有敵則前驅以行有功
則攘為己有主帥者又不能明賞罰以勸懲之孰
肯武衛以為備禦之方武王當平治之後周可
以固其心訓以紀律以齊其志助以官軍以厲其氣
有敵必禦而官軍不至于坐視有功必賞而主帥
不至于沮抑則緩急其可恃矣 按民兵即
訓兵 用兵 車戰 舟師 步騎
大舜當至治之時固可以鼓琴而來南風之詩矣
然典謨所述在內則明射以為教養之術在外則

以建寨而奏戰戈之頌矣然周官所載小司徒則以會萬民之卒伍為任大司馬則以統六師平邦國為職　高祖創西漢內有乘之外有都試光武創東漢投戈講藝息馬論道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大宗所以興唐習戰有池講武有殿太祖所以興宋晉武帝當平吳之後恃其治而徹州縣之備唐皇當開元之後恃其治而去中國之防　殷陽修言于仁宗曰數年以來點兵不絕然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新集之兵所在教習逮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才所教者無旗鼓之節往來刑縣愁嘆嗷嗷既多疾病亡怙之人又無訓戒精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教兵之實藝也　丘濬曰行軍不可無陣而陣法必有擾依自昔以來所傳者雖多然皆以八陣圖為得其法說者為八陣始于黃帝用之以破蚩尤于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于魚腹平沙之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墨石爲八行桓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
莫能識之此即九軍陣法隋韓擒虎得其法以
授李靖靖爲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大抵八陣即九
軍九軍即六花也宋蔡元定爲八陣圖說朱子
謂其分開方圖陳法不相混雜亦有取而又嘗與
之論陣法元定曰譬如一箇十分雄壯的人與一箇四
五分人厮打雄壯的只有力四五分的却識相打法
對副雄壯者更不費力只指點將去這見得八陣

之法有以寡敵衆之理由此觀之則訓練之間不可
不知古人陳法也明矣以下用兵古人用兵者于儀以寬先
弼以嚴王前羽以衆謝玄以寡孫臏臧寵而虞詡
則增竈李廣無部伍而程不識則正部伍曹參
以身督戰未可謂過于雅歌授壺之祭遵李愬
以夜入城未可謂優于輕裘緩帶之羊祜高阻
伐鬼方遠之以三年之久初何拘于師久暴而財
用竭之言諸葛軍渭南遺之以巾幗之辱又何

拘于我欲戰而敵人不得與戰之說歸師勿遏曹操所以敗張繡也皇甫嵩犯之而破王國窮寇勿追趙充國所以緩步零也唐太宗犯之而降薛仁杲縻布覆楚軍兵少而勢分者敗也曹公用之何為拒袁紹而斬顏良驕卒喪燕師臨敵而易將者危也秦軍用之何為將白起而軍趙括兵尚神速而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之鋒果速乎兵尚安緩而郭子儀兌曹前登辛攻陝郡之勝果緩乎雨水欲涉必待其定度兵法也而李衛公擒蕭銳則(淮)濤湍急乘水傳墨焉風逆則堅陣以待審候兵法也而張彥澤敗契丹則逆風而戰出其不意焉(以下車戰)粵自夏啓制御以正而勝有扈成湯龍旂十乘而克有夏臨衝閑閑文王以之而伐崇檀車煌煌武王以之而伐紂宣王命吉甫以北伐則元戎十乘也命方叔以南征則其車三千也戎車孔博淮夷遂克

非魯僖乎。矜其車甲。西戎就討非秦襄乎
自漢以來維未能盡用而制敵取勝亦間有之如
夏侯嬰以兵車而破李由公孫賀以輕車而出
雲中是也宋國于西北制敵取勝莫有利于車如
澶淵之戰李德隆以大車環壘步騎處中戎
馬因是而遁去陽城之勝符彥師以拒馬為行寨
虜騎因是而莫御宋是也
立文莊曰車戰之法中國與中國人戰之法也
何也彼此皆用車戰而相遇于平原曠野之地
故可用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若夫中國與夷狄戰
其地則險阻也其人則步與騎也五乘之車之布也
不成列其動也不能行是坐以待困也幸而不敗
可矣而欲用之以克捷取勝不亦難乎以下舟師武王伐
紂而有盟津之會此舟師之始也宣王平淮而有
江漢之詩此舟師之盛也未買臣治接船而破
東越楊僕發水軍而平南越此舟師之用于漢

着河間王大治舟艦陸並進而羊 江陵曹成王
選步艦至二萬人而平 希烈此舟師之用于唐
者漢無志兵之書唐無水戰之史 漢昆明
有池所以爲習戰之地而唐人亦踵其故事以
訓兵馬所以得志于水戰也妥及于宋舟師一
技固未嘗不講亦未嘗輕用 師有潛伏則其
謀在察徵馬孰有窒礙則其謀在攻堅馬火箭
焚舟則其謀在以輪激水而不用風馬 步騎古者
兵以徒後世因之而爲步古者戰以車後世因
之而用騎高岡峻阪前有積石後有叢木此
步之所利也平原曠野前無山林後無溝瀆此
騎之所利也 馬援以三千兵擊先零謝玄以
八千兵而敗苻堅則步兵爲有功矣吳漢以五
千騎而擊王郎李靖以三千騎而龍衣突陣則騎
兵爲有功矣 益步減騎田況有言什騎就步
當爾有論者蓋以步兵中國之所長也騎兵夷狄

之所長也用其所長而不強其所短三公之處深矣無而用之豈非帝王萬全之策乎不然有騎而無步漢高之所以困白登也有步而無騎李陵之所以降匈奴也若乃馮敬為步將而不能當曹參項佗為騎將而不能當灌嬰又其所用有善有不善所習有精有不精也

馬政

古者閒國之富教馬以對而司馬之職特為戎政設也行地莫如馬易之取象于馬以馬乃剛健之物也天之龍象于辰以馬乃天駟四之星也于周馬政之弊者莫弊于宋漢唐之馬政雖未為不善而終不及周者也漢唐之馬政雖未為無弊而終不若宋者也自周言之校人掌王六馬則有種戎齊道田駉之異庾人掌十二閑則有侯持教駣攻駒之法菊養則掌之圉人牧地則屬之牧師此其養于官者

也王畿千里之内有馬萬乘諸侯百里之國有
馬百乘一同之地出戎馬四
疋此其養于民者也他如晉有屈產之乘魯有
駉篇之頌秦非子汧渭之蕃息衛文公騂牝之三
千盖周之季世尤若是其盛焉　自漢言之京師
有天子九廄邊郡有三十六苑遼東諸郡則有牧師
大原等地則有馬官其牧于官者不為不盛漢
初令民養馬一匹復卒二人其後假民馬每三歲
牧息十一烏氏居塞馬數千匹橋挑居塞馬數
千匹其牧于民者不為不盛矣厥後衛霍之戰
騎斃于北者不下數百萬庾利之善馬來于西
者纔至數十疋內郡籍民馬以補軍騎外郡發
驢駝以負糧食則漢之馬政已不及初矣　唐之
馬政其初有府兵之馬當給馬者官與其直
周歲不戰者亦許其賣張萬歲為大僕卿則
馬勝于高宗之時王毛仲為閑廄使則馬盛

于玄宗之時　宋制英宗以前養于官揔之以
郡牧領之以守倅神宗以後養于民熙寧五年
所行者戶馬也元豐七年所行者保馬也戶馬則
是蠲其科賦保馬則是蠲其征役每都限馬十
五疋期以十五年而足天下不勝其弊迨至民病
已極乃市之于戎狄始易之以銅錢次易之以
銀絹其後轉易之以茶而置茶馬司任其職者
有若陸師閔等奉課百萬獲馬萬疋又一變也

養之于民則民受其弊而國之利亦少且民所
養者必多駑弱此宋之法也而漢之招馬于
民唐之令兵賣馬已濫觴此意矣市之于邊
則敢得其利而國之費亦廣且彼之所賣者必
非駿足亦宋之法也而漢之求馬貳師唐之借
馬突厥已權輿此意矣　必得其地則水草豐
而馬肥碩風氣寒而馬力勁如周之汧渭唐
之隴右是其地矣必得其人則秣飼有時而遂

其養考校有法而得其良若周之非于唐之毛仲是其人也 漁陽之勁馬不能拒于儀于長安符融之鉄騎不能慴謝玄于淝水漢馬之奇必在于宛城龍媒之種多出于西域

國朝在内設大僕寺以掌天下之馬政在外設行大僕寺苑馬寺以掌一方之馬政在陝西四川設茶馬司以掌邊方之馬政朝廷每歲遣大僕以巡視遣御史以印烙

丘文莊曰今日兩京畿及山東河南牧之于民山西陝西遼東牧之于官在官者有名而無實在民者有損而無益今日當立通融之法兩京畿及山東河南于民養之外擇地以立監牧山西陝西遼東于官養之外設法以為倢散制畜養之規修廐牧之所勘牧地之數廣牧芟之利入分支兌之等寬追陪之限如此則名稱其實有益而無損矣

國家無事邊塵不飛是時也可以言蓄將國家多事羽檄交馳是時也可以言用將西漢羽林之選而得善騎射之趙充國儲將可謂豫矣而高祖奮劒豐沛登壇一拜有以收無双之韓信踞洗一臨有以挫爪牙之悍布將何嘗預儲亦惟精神以感召之耳李唐武舉之制而得抱勇智之郭子儀擇將可謂審矣而光武起兵南陽脫情一迎可以屈善兵之馬援混沌一奨可以激巾車之馮異將何嘗素蓄哉惟氣類以招徠之耳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此拘于時變者也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此拘于門望者也山東出相山西出將此拘于地里者也必待時變則未免有臨渴掘井之誚必求門望則未免有肉食者鄙之譏必擇地里則未免有

守株待兎之失伊尹莘野耕夫成湯得之以
征桀傳說岩野築夫高宗得之以伐鬼方
大公磻磎釣叟武王得之以伐紂管仲舉于
射鉤孟明舉于敗績此不以罪而見廢也攘
直按于寒微吳起按于鬻孫此不以遠而見
遺也蘇秦之合從張儀之連衡此不以詐而
疏也衛青之為奴去病之假子此不以賤而
棄也兵法論將以五才為體所謂知信仁勇
嚴是也以五謹為用所謂理備果戒約是
也其曰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
可辱愛民可煩非五危乎其曰不量衆寡
本之刑德失于訓練非理與怒法令不行不
擇曉勇非六敗乎又有九術者曰仁將義將禮
將智將信將步將騎將猛將太將則各有其
術焉又有十過者曰可暴可久可貴可劳可
窘可誑可侮可亂可事可欺是將之過焉

人君當察將以八徵之法必問之以言以觀其
辭窮之以辭以觀其變與之間牒以觀其誠
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使之以財以觀其廉試之
以色以觀其貞告之以難以觀其勇辟之以酒
以觀其態論將非難論相為難有萬何則
不患無帥患無德以下取將高祖善將鎮國
家傑莫知焉倪天下已定乃慨然有感于
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
國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
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嘗
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
百餘所而盛于開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
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
官之儲是以其兵雖聚于京師而天下亦不
至于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

耕而聚于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于縣官有漢唐之費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倫而兼用之是以無受其弊并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乎吳蜀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孚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若其不給其弊皆起于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

時安得猛士之歌盖帝知馭將之道而不知馭邊將之道也鄧寇何如人邪光武用之而始終保全英衛何如人邪太宗馭之而始終屈服宋祖樽酒片言兵權盡釋至馭無邊將則訟郭進者交付郭進間劉進或二十年或八九年何任之專也盖明其約束正其典憲待攻將之法也破其岸畧其邊幅待守將之法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備邊

和戎

書載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成周之時獫狁孔熾邊則命南仲以興築城之役猶侵內則命吉甫以伸薄伐之威漢之為邊患者莫甚于匈奴自平城之役以來或入隴西或出北谷而漢所以備之者北邊諸郡特戍兵屯西北一邊以養荒馬發五庫以贍邊兵發少府以助邊費為謀已密然而兵連禍結中國罷耗蓋當時為將者青霍去病而已無怪其軍調之不寧也唐之為邊患莫盛于吐蕃自安史之亂以來或陷隴右或犯咸陽而唐所以禦之者貞觀之初分十道置都督而隴西一道乃居其八天寶之際除易都督為節度而隴右之兵凡七萬五千建以籌邊之樓蓋以制南之衆為法亦嚴然而投閒抵隙窮兵黷橫蓋當時為將者渾瑊駱元光而已　宋以靈夏盡畀于

德明而河曲半臨于契丹中國失控抱之險疆
場無藩籬之固是以夏之服蜀惟怵于遼而
宋之奔命每疲于夏後雖塞傷門城大順而
故境未復于漢唐驅逐未還于河外幸而太宗
之時尹繼倫敗之于徐河邊圍稍寧真宗之時
寇準却之于澶淵和議遂定然寇準之策方
用而王欽若之譖已行李綱之功未成而耿南
仲之毀已至追夫秦檜主和岳飛被戮上下宴
安邦國殄瘁今日之計大畧二端而已愛民惜
費者則曰拒之拒之誠是也消舊恩而開來
隙不免如楊雄之所慮好大喜功者則曰受之受
之誠是也敵中國以事夷狄不免如汲黯之所
譏二者之間蓋有道焉昔唐文皇謂鴻臚卿劉
善固曰遠人朝貢不絕受之則煩迎送拒之則失
和親處之以道使懷而不怨朱子曰聖人之所
以制馭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

業其備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以下和戎）和戎之說發于劉敬鼂錯于仲舒而其原起于晋之魏絳然晋之和戎事晋也此所以收五利之全漢之和戎漢事戎也此所以（清）屢警之患文帝時匈奴嘗請和矣而足反居上首顧居下遂莫能追乎景開之侵武帝時匈奴嘗請和矣而王恢議擊安國議和猶莫能禦乎馬邑之詐靖康之和不踰期歲景德之和不及三年王倫之使未旋而兀朮之師遂舉秦檜之約雖堅而逆亮之盟遂渝范仲淹議和議之策其隆禮謹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厲兵以攻守為實事彼不皆盟我則撫納無倦（納）將貢德我則攻守皆宜

文獻通考兵考

周官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

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練之法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使之為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為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共出一人也每甸始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發方及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于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于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後世士自為士農自為農工商末技凡此四民者平時不識甲兵為何物而所謂兵者乃出于四民之外故為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一有征戰則盡數驅之以當鋒刃無有休息之期甚則以未嘗訓

練之民而使之戰是棄民也書秉以來始專
用募兵于是兵與民判然為二途護日教養于
平時而驅用于一旦然其季世則兵數愈多而驕
悍而為弱為害不淺不惟是以疲國力而又足以
促國寐矣

教戰守 九下 敘事通論子事別

夫當今生民之患安在我在於知安而不知
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

THE BOARD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他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
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
戰秋冬之際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
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鍾鼓旌旗之間而不
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
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
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
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

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惧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大平之樂泰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弛痿蹙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馳奔鳥竄乞為臣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于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觸膚之所浸漬輕霜相露而押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為之毒今王公貴人處于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龍寒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本甚而養之太高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勞

趨步動作使其四體狃于寒暑之變然後可以
剛健彊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
日久矣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于
閨門論戰鬬之事則縮脛而股慄聞盜賊之名
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為生
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
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
無事則以為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
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
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于戰戰者必
然之勢也不先于我則先于彼不出于西則出
于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
也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于
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陷死地則其為患
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
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

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教以行陣
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
則聚于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
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為無
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為
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
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
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
而多怨陵厲百姓而激變其上者何故此莫心以為
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于兵
彼知有所敵則固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
害之除豈不亦甚明歟

定軍制

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為
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于兵若千有餘年而
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還矣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于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盛而不可並形其勢然也今其有百頃之閒田則是以牧馬于駟而不知其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于農夫而方其為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建國之初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大祖大宗躬環甲冑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于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為守也而可以長久不變乎費豈大于養兵養之費豈大于征戍行令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

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遞
往者紛紛来者纍纍雖不過數百(餘)為輩而要其
歸無以異于數千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
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
未嘗有戰鬬之事武夫悍(捍)卒非有勞伐可以
邀其上之人然皆無得為休息閑居無用之兵
者其意以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閒
府庫輦金帛若有所眥一逆其意則欷羣

趣而噪呼此何為者也天下一家且數十百年矣
民之戴君至于海隅無以異于畿甸亦不必
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蜀之有
妖賊舉(近)歲具州之亂未非必禁兵致之臣
愚以為郡縣之士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
禁兵可以漸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
哉山川之所習風(氣)夜之所休四方之民一也昔者
戰國常(用)聞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

常以抗衡于上國又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于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可以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歡欣踊躍出于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慮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少天子詘從捍城之外無所復聞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餽之勞費之者者又已過半矣

練軍實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于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為閑民而役于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
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彊銳足以犯死
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
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彊蓋春秋之時諸侯相
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
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裨而徼其游卒歃
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江河如後世之戰
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為兵則其勢不
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
為民捨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為兵
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而其姓名已
書于官府之籍行不得為商居不得為農
而仰食于官至于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
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
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
不過四十余年之間勇銳彊力之氣足以犯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冒刃者不過三十余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
凡二十年無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
則是五十萬可去也兵十年則是五年為無益之
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
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
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
耶其弊皆起于分民而為兵兵不得休使老
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
而見屠于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為
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棄民之無罪而死者
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
役舉籍平民以為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
下旱蝗以及近歲青齊之飢與河朔之水災
民急而為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歲
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
能當古之十五而食衣之費百倍于古此甚非

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為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其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為五十以上願復為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為兵者比自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為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為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心日知其不出十年而為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

然以無用之兵終日坐食之費而為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于無罪而死彼皆利其不過十年而復為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于叫呼無賴以自乘于這人今夫天下之患在于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賊盜戎狄掠之而不能執今使民得更代而為兵兵得復還而為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猶

有言者将已為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
教則緩急有所不濟矣所謂十年而代者豈
有舉軍而並去之理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
将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
可以無憂矣

倡勇敢

臣聞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
将而将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

莫先乎倡倡莫善乎彩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
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拾人而人莫之識
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
一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
之相去若達與搤至于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于
爻霞之間而差于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将與
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于白刃之中
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鍾鼓之聲而

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于如此則閭閻之小
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于殺人當其發
也其心飜然其色勃然若不以可已者雖天下
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
未始不測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
奪其性不忘其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飜
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飜然
教然之心而開其深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
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
食其食皆任其事爭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臯
爭先而致其死則飜然衆矣鋒刃相及兵搶相
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于一
夫之先發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
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
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飜然勃然之間而用
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

其一自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欽觀兵于四夷以乘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于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于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不亦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正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為倡也天下之禍

莫大于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畧外視内顧莫不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于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余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其緩急將誰為之倡哉

文獻通考四裔考

昔者先王疆理天下制立五服所謂蠻夷戎狄其在要荒之内九州之中者則被之聲教彊以戎索唐虞三代之際其詳不可得而知矣春秋所録如荆舒之屬也夷則萊朱之屬也戎則山戎北戎陸渾赤駒之屬也載之經傳如齊桓之所攘魏絳之所和其種類雖用戎狄而皆錯處于華地故不容不有以制服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羈縻之至于沙漠之濱瘴海之外固未嘗窮兵黷武絕大漢
踰懸度必欵郡縣其部落衣冠其旃毳以震耀當時而誇
示後世也秦始皇既并六國始北却匈奴南取粤至漢武
帝時東并朝鮮西攻甘涼南闢交趾珠厓北斥朔方河南以
至車師大宛夜郎昆明之屬俱遣信使持重賄招徠而羈
置之俾得通于上國冤其廣大割齊民以附毳狄弊所恃以
事無用自是之後世謹梯航歷伐載記所叙其風氣之差殊
習俗之詭異可考而知至其世代傳授之詳則固不能以備知也

末場節要卷之十四
刑門目録第十四
律令
恤刑
訊匠罪
簡刑官
制刑具
去姦民
赦令
聽訟
彌盜賊
申寃抑
刑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末場節要卷之十四

刑門第十四

律令

舜典曰象以典刑夏作禹刑湯制官刑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周人所謂三典刑新國用輕典平國用中典亂國用重典是也所謂三刺訊群臣訊群吏訊萬民是也三就則大罪于原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夫于市士于朝刑之者異也三居則大罪于四裔次則
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流之者異也（就居是辟制）五禁宮禁官
禁國禁野禁軍禁所以左右刑罰也五戒則誓用之軍旅
誥用之會同禁用諸田役糾用諸國中憲用諸都鄙以先
後于刑罰也五聽則用之察物（猶）其說具于周禮非辭色氣耳
目者乎五遇則用之正刑其說出于呂刑非官文內貨来者
乎三赦則曰幼弱老耄蠢愚三宥則曰過失不識遺忘八刑則
大司徒之所以糾萬民曰不孝不睦不婣不悌不任不恤造言

亂民是也八辭則司寇之所以麗邦法曰議親議故議賢議
功議貴議勤議賓議辟（是）曰八成則曰邦汚邦賊邦諜
犯邦令矯邦令為邦盜為邦誣是也八字則曰以曰（猶如）
侵用官物無文記以盜論有文記（猶）盜論曰皆曰各皆謂
無首從各謂各加罪而及則更變上意更其連上文即則
文同義異若則文殊意會各有其例　子產鑄刑書鄧析
向責之曰（鑄刑書于鼎以為國之常法）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惧民之
有爭心也趙鞅鑄刑鼎（范宣子所為刑書）而仲尼譏之曰晉其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乎失其度矣商鞅改法為刑律律之書始名佺倫截竹
為律律之義始取　魏文侯時李悝法著經六篇一盜法
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　孟康曰刑罰之
事律擅興厩戶三篇為九章叔孫通又增為十八篇至
武帝時增至三百五十九章房玄齡因蕭何三篇增以名
例衛戍禁宿衛制賊盜鬬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共為
十二章漢之律雖始于九章然其後有所謂律本章
勾夾事比例五曹詔書春秋決獄見于漢官儀者益詳
矣張湯趙禹輩增為幾千餘條則楊雄所謂不必學
者也唐之律雖始于十二章然其後有所謂開元舊格
開元新格開元敕令大中刑律見于史志亦寖長孫
無忌增為五百餘條則叔向所謂不必鑄者也　刑統有
賦作于傳霖曰著而有定者律之文變而無窮者法之
意刑罰五等例分八字亦可謂明白者矣律令改式作于
玄齡其文曰治于已然之謂律禁于未然之謂令設于此待
彼之至謂之格設于此使彼之效謂之式亦可謂要切矣

唐律尚有可議如妻無七出義絕離之分為三祖免以上之親有本宗外姻之異而混為一盜賊堅收乎人命職制並取乎賍賕是也宋朝則有累朝編勅勅令元朝則有制詔條格斷例　虞之五刑則墨劓非宮大辟糸暴秦之五刑則黥劓斬左右趾梟首菹骨而後世之五刑則笞（自十至五十）杖（自六十至一百）徒（自一年至三年凡五等）流（自千里至三千里凡五等）死（刑絞斬二等）

本朝有大明律其綱有六其目四百六十有大明令其綱有陸其目一百四十五（其餘見制度門）

赦令

粵自赦過宥罪象于易解害災肆赦具于舜典呂刑則有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禮司赦之宥有三司剌之赦有三五制疑獄泛與衆共之衆疑赦之管仲曰文有三情武無一赦赦者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人將不勝其福故赦者奔馬之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纏也　馬蹄齧曰唐虞三代之所謂赦者或以其情之可矜或以其事之可疑或以其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然後赦之所謂議事以制者也後世乃有大赦之法不問情之淺深罪之輕重凡所犯在赦前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盜賊及作姦犯科者不詰于是赦遂為偏枯之物長姦之門矣　今考之史始受命則赦（如漢文初即位赦之類）改年號則赦獲珍禽奇獸則赦（如高帝立生皇孫則赦平叛亂則赦開皇后則赦立太子則赦（如太子類）河水清則赦刻章壅則赦立

境土則赦遇災異則赦（如文帝日食武帝地震之類）有疾病則赦郊祀天地則赦行大典禮則赦或三年一赦或七年一赦或十年一赦或一歲再赦或一歲三赦甚至或得以蔭補子孫或得以封爵祖考（胡致堂言）吳漢攻戰之士也臨終獻言勸光武以無赦陳壽于孔明有憾者也而稱譽不赦之卓　王符（述）赦論曰賊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數赦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苟悅曰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禪立后大赦孟先責薦禔曰夫赦者偏枯之

物非明世之所宜有也初丞相亮為相十四年終兩赦時
有言公大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
漢不願為赦先帝亦曰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
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及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
歲赦宥何益于治　唐太宗自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
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唖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朕今當遵
慎赦　靈帝行冠禮大赦天下而黨人不與焉自是後比
五赦而益增五族之錮又五赦而黃巾起不得已乃赦黨
人黨人無罪而顧忠于君乃經十赦不得已而後赦此豈
直偏拈而已于是董卓角之袁紹　之曹操靡之獻帝
為所挾而不得赦伏后為所弒而不得赦二皇子為所
殺而不得赦語赦至此無益明矣魯國大旱春秋非之
以其無謂而盡赦也　王伽縱囚徒李參等七十人依期至
京無流叛隋帝聞而赦之唐太宗縱囚三百九十人復來
歸乃悉赦之而歐陽脩作縱論[四]以致譏　元人西僧作歲
佛事或恣意縱囚以售其奸效宪俾良善者喑唖而飲恨

恤刑　聽訟

舜于嗣位之始而申之欽哉恤刑之訓孰不曰虞之恤刑者在是狱民叶于中之治則有由矣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皐陶作士惟明克允成王立國之初而發庶獄庶慎之訓孰不曰周之恤刑者在是狱囹圄虚空之治則有由矣司寇蘇公敬以由獄君陳命辟爾惟厥中或者謂四凶之誅蚩尤之罰不免群飲不孰則淫斯民于非辜導其民于非善是縱姦也群飲不孰則淫斯民于非辜是滋惡也　文帝後元年即有決獄之問而幾致刑錯大宗正觀初年而議決罪之誅而斷獄數百然釋之守法力持寬恕而鼂錯刑名者已慼其脉矣鄭公仁義潤澤生民而德舜小人鍥薄之習已截其規矣宋大祖立折杖之法寬常刑之典京師鞫獄改用士人州郡重辟覆以刑部　宣帝地節四年令郡國歲歲繫囚明帝聞韓朗言楚獄之寃自幸洛陽獄録囚徒出千餘人章帝元和三年詔除一人犯罪禁至三屬之

條唐制凡囚已刑無親屬者將作給棺瘞于京師曠有
磚銘上揭以榜家人得取以葬　唐太宗覽明堂鍼灸
圖而禁笞背之法宋太祖讀虞書而嘆近世法綱之
密宋太宗躬聽疑獄能燭隱微親錄繫囚或至日昃（下吹訟斷獄）
易訟卦曰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噬嗑噬
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書呂刑曰簡孚有衆惟貌有
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觀詩之行露則知文王之時猶
有不曾禮聘而訟為聘女之訟者（雀角鼠牙是也）　周禮小司徒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大司寇以兩造聽民訟束
矢于朝然後聽之小司寇以五聲聽民訟求民情士師之職凡以財
獄訟者正之以傳別以約劑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
使無訟乎　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
囚周禮大司寇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
獄訟以邦法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敝之小司寇以
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

讀書則用法士師掌官中之政會察獄訟之辭以招
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朝士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
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内之治聽期外不聽
王制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次有旨無簡不聽成
獄辭吏以獄告成于平正聽之正以獄告于大司寇大司寇
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
之三公以獄成告于王王三又宥然後刑制刑
訊臣罪　訊盜賊

天尊地卑繫于易廉遠堂高載于史人君之于臣罪可
不思所以處之乎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汙穢者則曰簠
簋不飭淫亂男女無別者則曰惟簿不脩罔上不忠者
則曰臣節未著罷軟不勝者則曰下官不職于國之
紀則曰行事不請　賈誼言并見大戴禮卒下
大夫之罪不在五刑之域者聞有遣發則白冠麤纓盤
水加劒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而加
之也其有罪者聞命則北面跪而自裁君不使人牽

升而刑殺之也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者貴貴也王之
同族有罪不即市者親親也又有八議以寬之周禮小司寇凡有爵者與未七十者與
掌囚凡有爵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左傳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叔向有焉猶將十世宥之
以勸能者賈誼曰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
無戮辱唐大宗曰鄭善果雖有罪官品不卑豈可與
諸囚為伍張說因張嘉貞欲決杖裴伷進言于玄宗曰刑

不上大夫以其近于君者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　高帝鑒
蕭何景帝繫周勃此漢治所以雜伯大宗赦蘊古高
宗赦無忌唐制所以雜夷大宗嘗命大將軍張士貴
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魏徵諫曰將軍之
職為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治法況以杖輕下吏乎明皇
以宋璟坐監朝堂杖人輕貶睦州刺史盧懷慎言璟明
時重器所坐者小望垂矜録　宋興三百年未嘗殺一
士大夫　以下拜盜賊　成周之世所以防奸盜者既有士師之

所掌又有司厲氏之所掌既有夜士之所掌又有司圜
氏之所掌幾內則有脩閭氏　自周
以降善治盜者饑寒不恤赤子弄兵籠奚遂既行而渤海
定賊吏誅求厥民怨叛賈琮一出而郊止寧趙廣漢治京
兆以鉤鉅察奸張誅治益州賊為良民　必有虞書養民
之德而後可以用皐陶禦寇之刑必有周官散利薄征
之政而後可以用周官除盜之法　致盜之源或曰民困于
飢寒而吏不恤也或曰經畧
使不得入侵欺虜縛以致怨恨預盜之術殷陽子謂明賞
罰之法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秦少游謂渠魁盡殺
而弗赦足以奪奸雄之氣脅從汙染不治而許其自新
則足以安反側心東坡謂貢舉之外別設一科以收遺才
使奸雄無徒

簡刑官　伸寃抑　制刑具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周官司寇詰姦
慝刑暴亂按司寇六卿之一在虞廷謂之士師在周謂之司寇在漢
謂之廷尉唐宋以來刑部尚書侍郎是也

呂刑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躬惟克
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又曰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
牧又曰非佞拆獄惟良拆獄周禮刑官屬大司寇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教而糾戒之
冠中大夫二人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教而糾戒之
于公辨孝婦之冤孫公救使臣之罪伍賈教陳元以孝
蘇瓊諭普明以義隽門不疑行縣録囚殿陽觀為囚求生
李素立犯顏敢諫徐有功用法平恕人有盜高廟玉環
者釋之則奏以棄市文帝人有訴冒資蔭者戴冑則處之
以斷流大宗貞觀初崔仁師按青州謀反獄仁帝止坐其
魁首十餘人煬帝時有盜竊發稍涉疑似張元濟尋
其狀内五人嘗為盜餘悉平民竟不敢執奏武后時人曰
遇来俊必死俊臣遇徐杜必生有功景倹宋太宗始用儒士為司理
判官神宗置律學設教授公試習律令生員議三道先
是置刑法科其考試関防如諸科法以下伸寃抑周禮大司寇
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悉至擊鼓以訟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長朝士掌
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長朝士掌

外朝之法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大僕建路
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　寒朗辨楚因
宪于明帝之時唐臨無宪因于高宗之時刑[削]制其刑[削]易之于刑
具屢屢言之蒙之初六以桎梏也械其手足也坎之上六以
徽纆言繫縛其身者也噬嗑之初與上以校言械其頸與
足者也周禮大司寇以圜土教聚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
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
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　唐虞三代以[下]俱用肉刑至文帝始
廢用笞蓋權輿虞夏之鞭扑也然未爲笞令景帝是笞令
笞之制始用竹受笞之處專在臀隋文帝始定爲令之
五刑凡前代考訊之具若大棒束杖車輻輮底之類
盡除不用唐宋因之制爲刑具各有等第
本朝于大明律卷首作爲橫圖以記獄具

文獻通考刑考

昔漢陳咸言爲人議法當依于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
與人重比蓋漢承秦法過于嚴酷以武宣之君張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臣淫刑喜殺習以為常咸之言蓋有激也竊嘗以為劓刑椓黥宮亡之刑也而唐虞薄之收拏赤族亡秦之法也而漢魏以来遵之以賢聖之君而不免襲亂霣之制由是觀之咸言亡為可味也漢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髡法過輕而畧無懲創笞法過重而至于死法其後乃去笞而獨髡減死罪一等即止于髡鉗進髡鉗一等即入于死而深文酷吏務從重比故死刑不勝其衆魏晉以来病之然不知減笞數而使之不死乃徒欲復刑肉以全其生肉刑卒不可復遂獨以髡鉗為生刑所欲活者傳生義于是傷人者或拆腰躰而絕(截)其毛髮所欲陷者與死比于是犯罪者既已刑殺而復誅其宗親輕重失宜莫此為甚及隋唐以来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五者即有虞所謂鞭朴流宅雖聖人復起不可偏廢也若夫苟纂輕刑之名而不恤憲女殺之患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俾無辜罹毒書抱沉冤而莫伸帝舞文則賊賄者無後患之可憫則亦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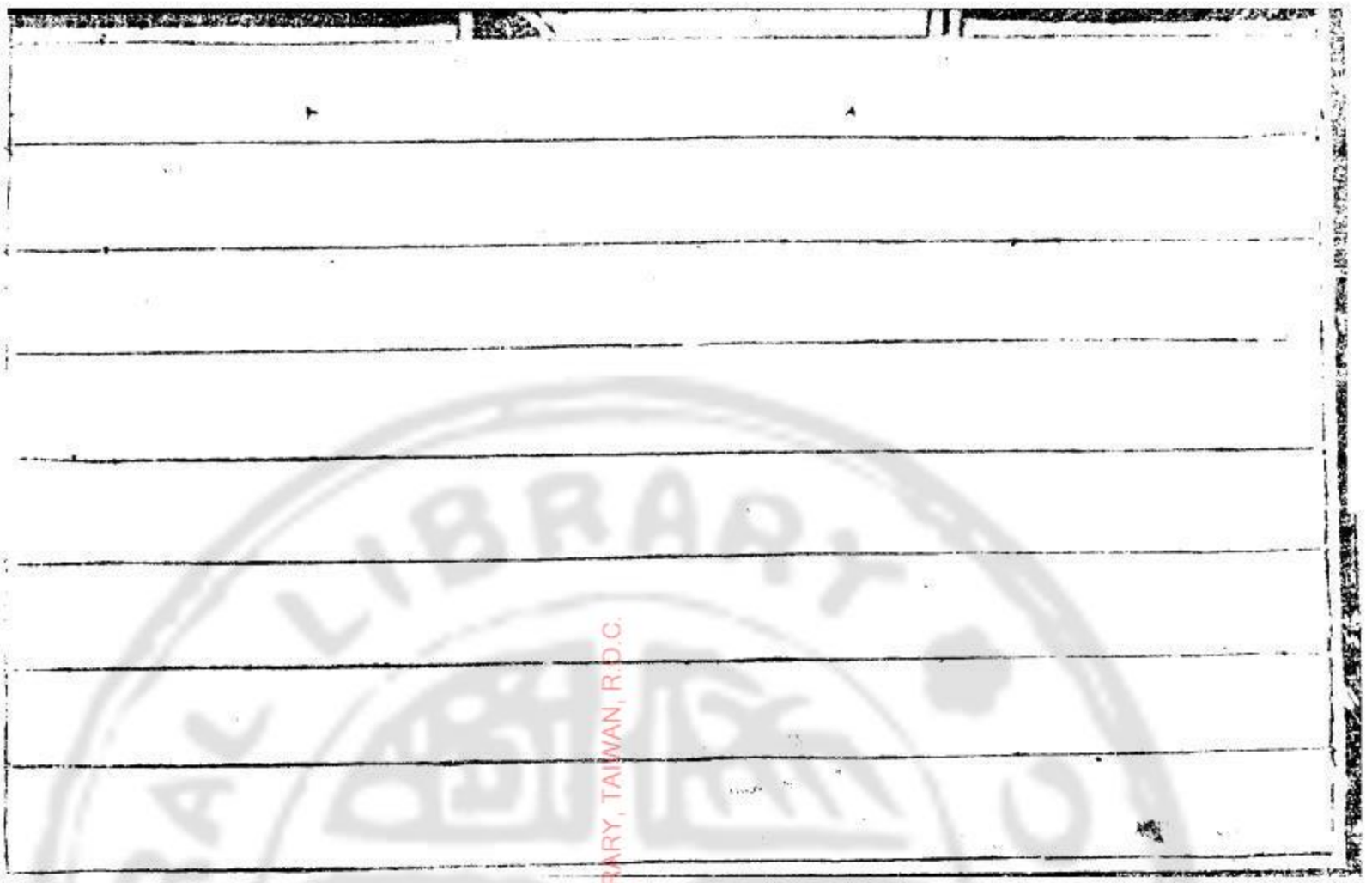
聖人明刑弼教之本意

策別內姦民

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平治之日休養生息而姦民得容於其間蓄而不發以待天下之豪至於時有所激勢有所乘則潰裂四出不終朝而毒流於天下（聖人）愛知其然是以嚴法禁督官吏以司察天下之姦民而去之夫大亂之本必起于小姦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常至于亂天下今夫世之所（人）以為可畏者必曰豪俠大盜此不知變者之說非也天下無小姦則豪俠大盜無以為資耳其治平無事之時雖敖戲為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殘忍貪暴之心無所發洩則亦時出為盜賊聚為博奕群飲于市肆而吐蔑于郊野小者呼鷄逐狗大者椎牛發冢無所不至指父母妻子而相與嗜指凡此者舉非（秦有嬰勿鋤耕不務相率而為奸事者謂之小盜）小盜也昔三代之聖王果斷而不疑誅除孽去無有遺類所以擁護良民而使安其居及夫（至）後世刑法日已深嚴而姦之法乃不及于三代何者待其敗露自入于刑而後去也夫

為惡而不入于刑者固已衆矣有終身為不義而其罪
不可指名以附于法者有巧為規避持吏短長而不可
詰者又有因緣幸會而免者始必待其自入于刑則其
所去者蓋無幾耳昔周之制民有罪惡未彰于法而
其下罪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後(授)宥而舍之其化之不從威
之不格惠若其鄉之民而未入于五刑者謂之罷民凡罷民
不使冠帶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由是觀之
則周之盛時日夜整齊其人民而勠去其不善譬如獐
人終日馳驅踐踩於草茅之中搜求伏兎而搏之不
待其自投網羅而後取之也夫然故小惡不容于鄉大
惡不容于國禮樂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
由之此故也今天下久安天子以仁恕為心而士大夫一切以
寬厚為稱上意以懦夫庸人又有僥倖務出罪人外以
邀雪冤之貴而內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下頗有
不誅之姦將為子孫憂宜明勅天下之吏使以歲時

糾察凶民而徙其尤無良者不必待其自入于刑而閭
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訟而數
犯法者皆誅無赦誅一鄉之姦則一國之人悅要在誅寡而悅衆則雖舜亦如此
而已矣天下有三患而變患之憂不與焉有内大臣之
變有外諸侯之叛有匹夫群起之禍此三者其勢長
相持内大臣有權則外諸侯不叛外諸侯彊則匹夫群
起之禍不作今者内無權臣外無彊諸侯而萬世之後
其可憂者姦民也臣故曰去姦民以為安民之終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末場節要卷之十五
工門目録第十五
都邑　城池
宮闕　明堂
屯田　水利
河道　冕服
寶器　寶璽
鹵簿　制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潮汐

都邑　城池　宮闕

堯之都于平陽舜之都于蒲坂禹之都魏湯之都亳文王之封都鎬（封作豐）成王都鎬京則謂之宗周天下之至險所以援天下之形勝也周公營洛邑則謂之成周天下之至中所以承天地之正氣也洛以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京宋以汴梁為東京洛陽為西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金陵龍盤虎踞孔明所謂帝王之宅王導所謂經營
四方此其根本我
太祖始建都于斯自昔都金陵者若吳若晉皆偏安
一隅而不能恢復中原可惜也金臺鳳峙龍翔蘇秦
所謂天府之國社牧所謂王不得不王伯不得不伯者我
太宗始遷都于斯自古都金臺者若金若元皆非我
族類而不能平治中國可恨也天下財賦出于東南而
金陵為之會天下戎馬勝于西北而金臺為之樞用東
南之財賦統西北之戎馬無敵于天下矣以上都邑國有城池猶家
有籓籬也家有籓籬則盜賊不欺侵國有城池則寇
敵不敢侮說者范仲淹謂天有九閽帝有九重是以王
公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也　山河之固可保也而吳起則有
在德之言　臺之城可貴也而文子則有守道之論夏桀
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
湯放之南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
南修政不得武滅之則險果可恃乎　東方之城咮于

詩楚丘之城載于史實庸之繕師所以完韓國築
城鑾池孟子所以告滕君奉秦始皇并諸侯靈壞城郭惟恐
天下有所悍蔽以拒我漢高祖定天下而令郡縣邑城惟
恐天下無悍蔽以養生則險果不可恃乎以上城池帝之聖
者曰禹而宮室其卑也太
王迁都而有皐門應門之立宣王考室而有前堂後室
之制夏桀瓊宮以殫天下之財力商紂瑤臺以取天下之
滅亡新(僖公)作南門(定公)新作雉門者作其所不當作也有以来
聖人之譏始修洋宮始修閟宮修其所當修也有以致詩
人之美晉成計四十金而射堂遂止秦皇何為有阿宮
城房之作漢文惜十金產而露臺遽罷武帝何為有
柏梁臺之建唐大宗端門方徹而飛僊之宮已基于方
寸之中宋大祖宮殿新成而邪曲之私不容于靈臺之內我
大祖薦璧之上特命儒臣畫以大學衍聖子之格其以仁義為
巖道德為盛乎宮殿之中特以畫工繪以經營稼穡之勞
其以耕農為務戎備為事乎以上宮闕

六經有明堂之文而無其說孔孟有明堂之說而無其制考工有明堂之制而未必詳繙書詳明堂之制而未必當神農謂之天府黃帝謂之合宮堯謂之衢室舜謂之總章夏謂之世堂商謂之重屋而各異其名周之明堂或在泰山漢之明堂或在汶上隋寓之雩唐壇寓之圜丘淳于登以為在國內而各異其地皇帝以之祭上帝堯舜以之祭五帝周以之祀文王漢以之祀大孝以祭五天帝鄭玄以為祭五人帝而其祭有不同黃帝為殿堯舜為五府大戴以為九室十二堂月令以為四堂十三室考工記五室唐制三層而其制有不一　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紀白曰明紀黑曰玄矩又有五色之異東曰青陽南曰明堂中曰大室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又有五方之殊　其取象之意則上同以象天下方以象地四闕以象四時八牖以象八風堂高三尺以象三統周圍九階以象九州設十有二座以象十有二月博二十四丈以象二十四氣戶之數以取象于三十

六兩牖之教則取象于七十二風堂方二百四十四尺以取象乎
坤之策屋圓二百一十六丈則取象于乾之策蓋其取象
之意如此也　漢武得之于斷而溺於怪漢明得之于文而
惑于讖梁武得之于柔昊而失之于侈隋則奪于群議唐則溺
失之于殿隋則奪于群議唐則溺于泥侈徒為文具而已　朱
子明堂議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家意當有九室如井田
之制分為九區中為大廟大室東為青陽西為總章
南為明堂北為玄堂四處皆有大室左介右介中為大廟

左為左介右為右介共九室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
耳唯大廟大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
用井田遺意理或然也昔周公舉明堂之典而我
將之詩惟欽儀刑文王日靖四方夙夜威畏以保天命
是知古人之禮文難明古人之禮意易曉

七田

三代之時分田授井井田之中卒伍寓焉耒耜之
下干戈屬焉而無國養兵之費也有事則荷戈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事則執耜以耕而民無常役之勞也此所以屯田之制春秋之時井田廢兵不諳耒耜之勤民不識干戈之具而兵農始分為二矣故管子有師行三百里國無二年所積之語孫武有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之嘆李俚說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遂亟征科而民始困　漢文帝從晁錯之請勸民耕塞下而屯田之法始立武帝從桑弘羊之言卒田輪臺而屯田之制始行　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外國使者　自是或遣戰士田敦煌至鹽澤皆武帝之時也或調故吏將發習射戰士田張掖郡皆宣帝之時也趙充國擊先零至金城上屯田之策以為屯田內有無窮之利外有守衛之備請罷騎兵留步兵屯田是以官無坐食之費民省轉輸之勞大獲地利坐困西羌　以上漢

趙充國屯田十四事其大畧一言屯田致穀威德並行言

據其肥饒以待其叛三言使民不失農業四曰罷騎

兵以省大費五言令士卒循河湟漕六言以閑暇繕治

七言不出兵銳得必勝之理八言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九言不損威武虜難乘間十言毋驚動河西大斤小斤使生他變之憂十一言治湟樞中道橋以制西域十二言欠省既省縣役豫息以戒不虞

晉羊祜之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祜之始至軍無百日之儲及其季年有十年之積平吳之後杜預在荊州召修召(信)臣遺迹激用湔清諸以漫原田萬餘頃分殭刋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　魏武帝敎經畧四方而苦軍食之不足故棗祗建置屯田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後司馬宣王督軍伐吳而敎資糧之充廣故鄧艾請為屯田淮南淮北而分人置營且田且守　屯田之利有三一曰固守禦二曰省轉輸之勞三曰足國家之用　諸葛之守渭南使兵卒雜耕于渭濱民間而居民按堵由斜谷伐鞏以運糧不繼故也　東晉荀羨之鎮下邳使士卒屯田于東陽之石磻而公私無利北齊蘇瑒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議修石磻等屯而數歲收十萬石故北境得以周贍後
魏文之時李虔請立屯田相水陸之宜而公私豐贍隋文
帝之時趙仲卿大興屯田于長城等處而獲利甚博
唐之屯田開元之際屯田遍于天下隸司農等者每二十
頃為一屯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為一屯元和之時韓
重華起代北懇田三百頃出賦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
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粟一年大熟後懇田三千
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郭
子儀在河中而躬耕百畝故軍士不勸而耕致野無
曠土軍有餘糧之效婁師德在豐州躬耕率下故士
卒樂為之田卒致資食有儲數至百萬之驗　宋太宗
時以陳恕為營田使恕恐恐變生不測密奏止之後淳化
中又沮何承矩屯田之議（恕謂士卒皆將隋之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恐變生不測）韓世
忠田金陵岳飛田鄂州王之奇田兩淮吳玠田梁洋俱有
成效范仲淹之區畫曾南豐之條對皆以屯田在所必行
貴乎守將得人耳　朱子曰屯田實邊最為寬民力之大

者　漢之屯田以兵唐之屯田以民魏晉以皆軍興屯田故
不及于民宋或謂兵卒或謂丁夫蓋兼用兵民矣夫屯
田以民斯可以免軍旅坐食之費屯田以兵者亦可以足
國家儲備之資　元學士虞集亦嘗言于勝國謂京
師之東瀕海数千里皆葭葦之場宜用浙人之去築
隄捍水為田廣種秔稻可歲收百萬餘石以濟國用
且可省漕運之費其議雖見沮于時後丞相脫脫用
原議而舉行之果獲利如集言　國朝之制就于衛所
所在有閑曠之地分軍以立屯堡俾其且耕且守蓋
以十分為率七分屯耕遇有驚急朝發夕至近世又于各道專設風憲官一員以提督之屯
具農器則總于屯曹細糧子粒則司于戶部有衛
所之處則有管屯之兵非若唐人專設農事以領之
也每軍受田二十畝納租六石而餘丁所受所納比之正
軍則又殺焉
丘文莊曰必先無擾田之害然後牧耕田之利若夫

遠地勢孤必如充國所謂乘塞列隧虜大功不能為害又有山阜以望遠有營壘以休息時出遊兵以防寇盜使耕屯之卒心無所恐得以盡力于農畝之中又當邊境無事之時遣官循行相視土宜一如充國所言者處置防護守兵屯種

水利

自大禹通九河陂九澤泄畎澮巨川而盡力乎溝洫商人始為井田之制其法至周大備觀其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十里為成成間有洫百里為同同間有澮其營溝行水之制則職之匠人俾任其浚導之功止水蓄水之令則班之稻人使專其儲蓄之地是以可決則決而無泆溢之患可塞則塞而無乾旱之憂　戰國之時孫叔敖起芍陂而楚受其惠文公穿腹口蜀以富饒史起鑿漳水于衛而鄴旁有稻梁之詠鄭國導涇水于秦而穀口有禾黍之歌自漢以來講明尤備內而京師外而列郡又遠而邊地源流派分原隰碁布是故嚴熊穿龍首渠于馮

翊之地俾寬穿六輔渠千左内史之治白公引涇水于池
陽之區決區降雨荷鍤成雲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豈
非京師之利乎王景重修芍陂以灌盧江之境馬臻
始立鏡湖以利會稽之人召信臣造鉏盧陂而溉田三
萬頃文翁穿湔湅口以溉蜀郡之田鄭當時引渭穿渠
而渠下之民得溉田萬餘頃此非都郡之利乎桑弘羊
奏輪臺立渠而溉田五千頃趙充國議立屯田而鮮水左
右亦有橋七十所是又遍地之利也　漢之京師則少
府總禁池之事其屬則有水司空有都水三輔以行京師之職太常以
領巴陵之渠郡國則九江有陂湖官南海有徍浦官南
郡江夏有雲夢官夫既任于内又分于外安有雍閼之
憂哉　晉杜預疏刑玄水之張闓立新豐之塘而溉田為
多魏之刁壺鑿文山之渠溉官司之田而為利十陪唐龍
得臣引黃河以溉田長孫祥毀碾磑以導渠李龍襲在楊
州築白城之塘引雷陂之水梨幹尹京兆決鄭白之渠

後秦漢之永孟簡開瀆于常州而沃瀼有四千餘頃之
廣溫造開渠于朗州而溉田有三千餘頃之廣田弘平
開古河之道而水患以除白居易浚錢塘之湖而水利以
興此唐之得人也　宋若許景山修蘭何之故隄趙尚
范文正興水利有功而治累得聲則有劉彝　自今日
觀之齊魯以北極目千里皆膏腴之地霖雨至春則水無
所洩而一望彌漫亢陽于夏則旱無所救而千里枯槁
民之嗷嗷于凍餒者恒以是也昔李冰在蜀薛胄在
允西門豹在魏姜師度在易或築堤或鑿渠皆灌
田數十萬頃民至今稱之司民牧者倣其法而行夫之
豈不可乎

河道

蔡季通曰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至元世祖使招討使
方探知之其源在星宿海　河起于崑崙自龍門而下
入于中國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則知三江治而震

澤定也又曰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則知九河既而
河流安也自周定王五年河徙砦礫始失故道而中國數
被其害漢時或決酸棗或決瓠子或決東郡金堤其勢
漸東宋時或決大明或決館陶或決澶州曹村其勢漸
南金元以来由過淮以入西至　國朝驟徙于徐州又
徙于東平又徙于臨清然今濟寧而下每有旱乾之憂
東平以上又有漂溺之慮故東南之計莫若畧倣單鍔
之論疏決壅滯以道其歸而夏忠靖所行則其成效也
北河之計莫若畧倣賈讓之策多穿漕渠以殺水勢而陳
恭襄所行則其明驗也

冕服

仰之而冠以莊其首俯之而佩以端其視耳之有纊以正其聽粤考諸書予欵觀古人之象日月
天下治蓋考諸乾坤粤考諸書予欵觀古人之象日月
星辰山龍華虫作繪宗彝火粉米黼黻絺綉以五采
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周人幷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

秉延紐五采繅有十二就皆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玉之
皮弁繪五綵玉瑱象邸玉笄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司
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變之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
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
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群
小祀則玄冕凡兵事韋弁服視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
吉事服弁服凡弔事服經服大札大荒大戎素服司裘掌
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
獻功裘以待頒賜燕人掌王之服燕為赤烏黑烏赤繶黃
繶青燕素燕葛燕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自周而
降漢制通天冠隋制平冕（俗所謂平天冠）　唐制翼善冠（坐冕）　漢制衮
龍袍隋制赭黃袍唐亦用赭黃袍宋人天子之服一曰大衮
冕二曰衮冕三曰通天冠絳紗袍四曰履袍五曰衫袍六曰窄
袍天子祀享朝覲親耕及視事燕居之服也七曰御閱服
天子之戎服也　宋英宗治平二年李肖上言冕以周官
為本凡十二旒間以采玉加以紘綖之飾衮以虞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始凡十二章首以辰象別以衣裳繪繡之采東漢至唐
史官名儒記述前制皆無珠翠犀寶之述蓋衣冕之服
不可以珠怪累也英宗詔禮官參定奏曰宜如有言　立南海
曰冕服之制雖曰華不為靡費而不及奢然必有中制也
若魏明帝之用珊瑚六朝之用翡翠宋人之繡龍錦七星
紫雲白鶴皆非禮之禮也且不可以見師長況用以祀天地祖
宗哉

寶卷　寶璽

舜以圭璧而為瑞禹以玉石而為貢至周則大備焉謹其藏
于玉府詳其議于玉藻有典瑞之所掌有玉人之所造以
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信圭侯執桓圭伯執
躬圭子執谷璧男執蒲璧是也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
以白琥禮西方是也天子以是而至敬于天諸侯以是盡誠
于天子至若先世所藏之重器有事于宗廟則陳之以示
能守臨終而顧命則列之以見其全歸唐肅宗感于妖

言而以為寶者上帝所賜也遂改年號以應之元世祖感于賈胡而以為寶者夷地所產也遂遣使者以求之（以下皇璽）

周禮掌節凡貨賄用璽節（印是時上下通用璽也又考春秋公治問璽是書時印章皆用璽也自秦以來惟天子印得稱璽故其詔制謂之璽書臣下不得用也）漢制璽有六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唐制璽有八神璽以鎮中國蔵而不用受命璽以封禪禮神皇帝行璽以報王公書皇帝之璽以勞王公

皇帝信璽以召王公天子行璽以報四夷書天子之璽以勞四夷五代周制寶有二曰皇帝承天受命寶宋興承之大祖又制太宗受命之寶太宗制承天受命之寶是後諸帝嗣服皆自為一寶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為文高宗中興御府蔵玉寶十有一曰寶（文曰承天福民萬億永無極）二曰受命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云云又作金寶三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文曰欽崇國祀）云云本朝之御九有仍設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寶寺職掌 漢有符節堂 唐有符寶郎

丘南海曰按傳國璽圖說謂其方四寸秦始皇并六國得和氏璧命李斯篆其文孫壽刻之子嬰奉其璽降漢高祖即位服之世謂之傳國寶厥後平帝崩孺子未立藏于長樂宮王莽簒位使王舜迫太后求之出璽投地刓缺角做玨其後璽歸光武至獻帝時掌璽者投于井中孫堅于井中得之後徐璆得以送獻帝尋以禪魏魏以禪晉五胡亂華為劉石所得後復歸之東晉是後宋齊梁陳以至于隋隋滅陳蕭後携之入突厥唐太宗求之不得乃自刻玉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貞觀四年蕭后始自突厥奉璽歸于唐宋溫裕唐璽入于梁梁王入後唐廢帝自焚自是璽不知所在自秦而後得其璽者遂傳以為真有受命之符無是璽也乃至目之為白玟天子 刘氏三房遂璽不在舉舊為白玟天子

不知受命者不于其德而顧區區于一物之用乎三

代有遷之長享國皆數百年初未聞有此璽也
秦自作璽之後僅七八年遺匿閒于沙丘內袒負
于軹道烏在其為壽且昌哉又曰秦璽歷代皆
用其名永嘉之亂沒劉曜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
其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者晉所自刻者也非
秦璽也大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
者謂之神璽乃燕慕容氏所刻者也非秦璽也劉
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為隋有者其文雖
與秦同乃姚秦所刻者也非秦璽也開運之末沒
于耶律後為女真所獲者則以受天明命惟德
永昌為文乃石晉所刻者也非秦璽也若夫元人所
得之璽揚桓以為秦璽考璽在漢為元后所擲
缺角有微玷魏文帝制其旁曰魏受漢傳國之
寶今此印其缺角無玷其旁無魏所刻字非秦
所制明甚豈元人所得于拾得妻者即宋元符所
得于咸陽民家段義之改物乎

鹵簿　制度

鹵簿之制其來尚矣制度之善莫如周禮文之備莫如周王之玉輅十有再就為祀天用之而以朝以賓不與焉常有十二蒔亦祀天用之而以戎不與焉干執盾而夾王車者不他用也獨用于祭祀之時服衮冕而從王車者不他見也獨見于郊祀之日　秦始皇自侈出警入蹕之衛九國式車之制徒車羅綺前旌後旗其禮不用于祀天而用于東遊出狩之舉漢武自備大僕屬車之乘甘泉鹵簿之儀千乘萬騎羽葆霓旌其禮不用于祀天而用于遊幸求僊之舉宋自范祖禹討論故事而始定鹵簿之圖自陶谷為儀禮使而始定鹵簿之制其遵駕押杖執杖之服色次第則從開元五色之禮與五行相生之序焉其乘輿則增造五

輅身奉則備用六引作于乾德之四年用于開寶之四年焉天子之制凡四曰大駕曰法駕郊祀明堂大享所用者曰鸞駕曰黃麾仗朝謁陵廟省方親征所用也至若所用之人數大駕凡二萬人有二分之一者法大備前代多用之郊廟而今集士傳臚則用之前代或用之朝會而今三年朝賀則用之（以下制度）舜巡諸侯而審律量衡之同禹貽子孫而定開石和閘鈞之法周立司市以平物價漢命張倉以定章程東方之神其名勾芒執規司春南方之神其名祝融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其名蓐收執矩司秋北方之神其名玄冥執權司冬劉歆之議載在班書最為詳悉一曰備數二曰和声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所謂備數者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而不失故紀于一十于十長于百大于千行于萬也所謂和声者律

呂以成之支干以該之故中于宮觸于角祉于徵章于
商宇于羽也所謂審度者以子谷秬黍之中者一黍
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以為一分自分而上十為
差率故別于分忖于寸度于尺張于丈信于引也所謂
嘉量者本起于黃鍾之龠以子谷秬黍之中者千有二
百粒可實其龠自龠而上十為差率故始于龠合于合登
于升聚于斗角于斛也所謂權衡者亦起于黃鍾之龠每
龠二十銖二十四銖成兩十六兩成斤三十斤成鈞四鈞成石故
始于銖兩于兩明于斤權于鈞終于石也

潮汐

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于大空之中地承水力
以自持與元氣相為升降氣升地浮則水溢而為潮
氣降地浮則縮而為汐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為
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
為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一夜合
天地之氣九再升再降故一日間潮汐皆再焉當卯酉

之日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乎他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于他日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此位為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卯為陽中酉為陰中也　余襄公安道曰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之左旋一日一周臨于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

子午則水平乎南北夜望此盈往往不絕皆係于月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大陰西沒之期晝緩于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率亦如是自望(弦)望晝緩一夜潮自望而晦夜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甚疾故晦朔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故潮之去來亦合水曰不晝盈虛消息一之月于陰陽之所以分也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

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　禮記曰潮月日夕江海之水朝生為潮夕至為汐應焉由朔至望明生而為息自望及晦見而為消水陰物也而生于陽潮汐休　日而滋長隨月而漸移日起于朔月盈于望一朔一望天西運一周有奇月東行逆日之所躔月合于地下之中則日之所沒也故潮平于地下之中而會于月潮于寅則汐于申潮于巳則汐于亥西辰而盈西辰而縮日百刻為晝三分時得八刻三分八刻之一周天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十二次次得三十度八十分度之三十五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漸遠于日故潮汐之期浸移日後六刻三分刻之一朝夕而再至故一晦望而再周朔後三日明生而潮壯望後三日魄見而汐湧每歲仲春月落水生而汐微仲秋月明水落而潮倍盛于大寒極陰而盈弱于大暑畏陽而縮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山海經以為海鰌之出入浮畧書以為神龍之變化盧肇以為日出于海衝擊而成實叔家以為隨月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爲王充以爲隨氣之進退浙江之潮激騰奔激特爲雄壯者蓋龕赭二山南北對峙夾爲海門岸勢逼湧爲濤耳說者謂子胥之怒妄誕甚矣吳越中載梁閒正中錢鏐始築堤捍海塘于後潮通江門外潮水晝夜衝急版築不就因命強弩數百以射潮頭又致禱胥山祠既而潮水避錢塘東擊西陵遂成隄岸此偶然之事

夫括州海溢溺者九千餘人清州海溢漂者五千餘家密州海溢有毀城之決兩浙海溢壞民居之衆往時錢塘江岸率用新土潮水衝擊屢築屢毀厥後轉運張夏命作石堤以捍江潮故免怒濤之衝注時潮水失利取給江潮多入市民甚病之厥後杭守蘇軾浚茅山塩橋二河以受江河潮水故免市洶之患大抵人力勝也

文獻通攷輿地考

昔堯時禹別九州至舜分十二州周職分復分爲九州而又與禹異漢承秦分天下爲郡國而復以十三州統

之晉時分州為十九自晉以後為州寖多所統寖狹且
建治之地一不亦姑以揚州言之自漢以来或治歷陽或治
壽春或治曲阿或治合肥或治建業而唐裕治廣陵至
南北分裂之後務為夸大僑置諸州以會稽為東陽
京口為南徐廣陵為南兗歷陽為南豫歷城為南
冀襄陽為南雍魯郡為徐州而漢則屬
豫州所領陳留在南郡為豫州而晉則屬兗州所領
雖折磔裂循名失實而漢晉之九州宋不可考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末塲節要卷之十五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